



淮

海

集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王氏重

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淮海集目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敕 宋史 長篇 年譜 淮海閒居
 集自序 原序 序 條說 象贊 賦詩文十七卷後集
 詩文二卷詞一卷補遺續補遺 攷證 校閱姓名 跋

淮海集目



國家圖書館

 004850068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宋秦觀撰觀事蹟具宋史文苑傳觀與兩弟觀觀皆知名而觀集獨傳本傳稱文麗而思深若溪漁隱叢話載蘇軾薦觀於王安石安石各書述葉致遠之言以爲清新婉麗有侶鮑謝放陶孫詩評則謂其詩如時女步春終傷婉麗元好問論詩絕句因有女郎詩之譏今觀其集少年所作神鋒太備或有之概以爲靡曼之音則詆之太甚呂本中童蒙訓曰少游兩砌墮危芳風樞納飛絮之類李公擇以爲謝家兄弟不能過也過嶺以後詩高古嚴重自成一家與舊作不同斯公論矣觀雷州詩八首後人誤編之東坡集中不能辨別則安得概目以小石調乎其古文在當時亦最有名故陳善捫蝨新話曰呂居仁嘗言少游從東坡游而其文字乃自學西漢以余觀之少游文格但正所進策論頗若刻露不甚含蓄若比東坡不覺望洋而歎然亦自成一家云云亦定評也王直方詩話稱觀作贈參寥詩末句曰平康在何處十里帶垂楊爲孫覺所訶後編淮海集遂改云經句滯酒伴猶未獻長楊則此集爲觀所自定文獻通攷別集類載淮海集三十卷又歌詞類載淮海集一卷宋史則作四十卷今本卷數與宋史相同而多後集六卷長短句分爲三卷蓋嘉靖中高郵張綬以黃齋本及監本重爲編次云

淮海詞一卷宋秦觀撰觀有淮海集已著錄書錄解題載淮海詞一卷而傳本俱稱二卷此本爲毛晉所刻僅八十七調哀爲一卷乃雜采諸書而成非其舊帙其總目注原本三卷特姑存舊數云爾晉跋雖稱訂譌按遺而校雖尙多疎漏如集內長相思鐵甕城高一闕乃用賀鑄韻尾句作鴛鴦未老不詞匯所載則作鴛鴦未老綢繆攷當時楊无咎亦有此調與觀同賦注云用方回韻其尾句乃佳期永卜綢繆知詞匯爲是矣又河傳一闕尾句作悶損人天不管攷黃庭堅亦有此調尾句作好殺人天不管自注云因少游詞戲以好字易瘦

字是觀原詞當是瘦殺人天不管悶損二字爲後人妄改也至喚起一聲人悄一闕乃在橫州詠海棠作詞各醉柳春詳見冷齋夜話此本乃闕其題但以三方空記之亦爲失考今並釐正稍還其舊觀詩格不及蘇黃而詞則情韻兼勝在蘇黃之上流傳雖少要爲倚聲家一作手宋葉夢得避暑錄話曰秦少游亦善爲樂府語工而入律知樂者謂之作家歌蔡絛鐵圍山叢談亦記觀塔范温常預貴人家會貴人有侍兒喜歌秦少游長短句坐閒略不顧温酒酣歡洽始問此即何人温遽起叉手對曰某乃山抹微雲女塔也聞者絕倒云云夢得蔡京客條蔡京子而所言如是則觀詞爲當時所重可知矣

除左宣教即太學博士校正秘書省書籍敕

朕惟太學者教化之源博士者儒賢之選俾天下之士守道而服業任至重也未始輕授汝觀賢良昭於薦剡條對列於制科辨論精深暢明作述特除左宣教即太學博士校正秘書省書籍朕之所期豈在承譎襲舛蹈常喜舊而已哉宜懋遠猷無忘所學

追贈直龍圖閣敕

敕故宣德郎秦觀等自熙寧大臣用事變法始以異同排斥士大夫維我神祖念之不忘元豐之末稍稍收召接於元祐英俊登朝而爾四人以文采風流爲一時冠學者欣慕之及繼述之論起黨籍之禁行而爾四人每爲罪首則學者以其言爲諱自是以來縉紳道喪綱紀日墜嗣至宣和之亂言之可爲痛心肆朕纂承既從昭洗今爾四人復加褒贈斯足以見朕志矣嗚呼西清之游書殿之選唯爾曹爲稱使生而得用能盡其才亦何止於是歟舉以追命聊伸齎志之恨亦以少慰天下士大夫之心英爽不忘敢此休顯以上二數前數字爲後人屬作姓依年議之舊議入使改

宋史文苑傳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舉進士
不中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與己意合見蘇軾於徐爲賦
黃樓軾以爲有屈宋才又介其詩於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
軾勉以應舉爲親養始登第調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軾以賢
良方正薦於朝除太學博士校正秘書省書籍遷正字而復爲兼國
史院編修官上日有硯墨器幣之賜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以
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望指候伺過失
既而無所得則以謁告寫佛書爲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橫州又徙
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出游華光亭爲客道夢中長短
句索水欲飲水至啖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傷之
年五十二有文集四十卷觀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及死軾聞之歎
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復有斯人乎第觀字少章觀字少儀
皆能文

案觀字少儀
觀字少章

長編道光二十一年補苴

元祐五年五月庚寅右諫議大夫朱光庭言新除太學博士秦觀素號薄徒惡行非一豈可以為人之師伏望特罷新命詔觀別與差遣六月丁卯詔秘書省見校對黃本書籍可添一員以明州定海縣主簿秦觀充校對黃本

附十一月丙戌御史中丞蘇轍言給事中朱光庭自知人品凡下專務離疾勝己如楊畏以母老屢乞閒官至今侍養不闕而光庭誣其貪冒官罷遂致母亡秦觀以文學知名朝廷擢為太常博士而光庭加以暗昧之過欲遂廢棄朝廷知其誣罔疑用二人有加於舊

元祐六年七月己卯左宣德郎臣大臨秘書省校對黃本書籍秦觀並為正字

八月詔秦觀罷正字依舊校對黃本書籍以御史賈易言觀過失及觀自請也

附諫議大夫鄭雍論趙君錫賈易以為君錫弱易強君錫薦秦觀既除正字易彈秦觀無行不可以汙文館君錫即自劾蓋出於易劫持也

右正言姚勳論君錫昨除中書領職以來雷同低昂無所建明稱觀才美既極薦訖及屬官有言旋行陳首取舍翻覆貽笑多士元祐八年六月右朝奉郎司農寺丞秦定為江南東路轉運判官

案李燾長編元祐八年六月後紹聖四年四月前缺

元符元年九月丙午朔庚戌追官勒停橫州編管秦觀特除各永不收敘移送處州編管以傅會司馬光等同惡相濟也案處州是雷州之屬

重編淮海先生年譜節要據無錫秦氏嘉慶中元刻

宋仁宗皇祐元年己丑先生生 先生姓秦氏名觀字太虛改字少

游別號刊溝居士學者稱淮海先生先世居江南中徙揚州為高郵

州武寧鄉在廂里人大父承議公諱某父元化公諱某師事胡安定

先生瑗有聲太學母戚氏承議公赴官南康道出九江先生生

皇祐四年壬辰四歲 先生大父承議公官滿歲受代寓止僧舍

至和元年甲午六歲 先生始入小學父元化公游太學歸觀言太

學人物之盛數稱海陵王君觀高才力學遂以其名各先生

案李氏王夫人墓誌銘但言元化公稱王君觀及其從弟觀而不

言名先生先生之說見之舊譜然王君觀從弟名觀先生之季

弟亦名觀或取二王之名先後以名其子似可信也又案王夫人

墓誌銘言至和中先君游太學不指元年以下案諸俱秦氏重編

宋史秦觀傳第觀皆能文淮海集詩題二云觀

觀二第作小室一云奇觀觀二第蓋觀非季弟

嘉祐三年戊戌十歲 先生通孝經語孟大義

嘉祐八年癸卯十五歲 先生父元化公卒

英宗治平四年丁未十九歲 先生娶潭州寧鄉主簿徐成甫女名

文美

案徐君主簿行狀成甫初娶張氏繼娶蔡氏女二人文美英文英

柔

神宗熙寧二年己酉二十一歲 先生作浮山堰賦

熙寧三年庚戌二十二歲 先生叔父定登萊祖洽榜進士第授會

稽尉

案大音先生鏞云高郵譜定先生諸父仕至端明殿學士卒葬江

都西山秦家莊有秦端明定墓墓在乃高郵舊志云又大官所云高

熙寧五年壬子二十四歲 先生讀兵家書作單騎見虜賦書屯田

郎中俞汝尚墓表施元之東坡詩注退翁之卒孫莘老以為事類龐

公為表其墓秦少游為書之

案汝尚字退翁吳興人孫莘老於熙寧四年十二月自廣德移守

吳興六年春移守廬州俱見施注墓表之作當在守吳興時先生

在其幕府

案記夢蒼劉全美詩起句云歲逢困敦斗指申辰次庚辰漏傳子

蓋子年七月庚辰日也考元豐七年甲子紹聖三年丙子七月皆

無庚辰年壽長編熙寧五年壬子六月己酉朔閏七月戊申朔詩

中所云辰次庚辰者七月初二日也

熙寧七年甲寅二十六歲 先生聞蘇公軾為時文宗欲往游其門

未果會蘇公自杭倅知密州道經揚州先生預作公筆語題於一寺

中公見之大驚及晤孫莘老出先生詩詞數百篇讀之乃歎曰向書

壁者必此耶也遂結神交

熙寧八年乙卯二十七歲 先生撰徐成甫行狀及蔡氏哀詞

熙寧九年丙辰二十八歲 先生同孫莘老參寥子訪潭南老人於

歷陽之惠濟院浴湯泉游龍洞謁項羽祠得詩三十首湯泉賦一篇

熙寧十年丁巳二十九歲 先生謁蘇公軾于彭城贈蘇公詩作孫

莘老寄老庵賦追作游湯泉記

元豐元年戊午三十歲 先生舉鄉貢報罷退居高郵作掩關銘黃

樓賦數二鶴賦

案查慎行蘇公年表是年秦少游將入京應舉至徐謁公黃魯直

以古風二首上公黃秦二君奉教於公始此蓋不詳先生於前一

年先見蘇公於彭城也

元豐二年己未三十一歲 先生作五百羅漢記將如越省大父承

議公及叔父定於會稽會蘇公軾自徐州徙知湖州遂與偕行過無



觀音院同蘇公徧游諸寺別蘇公至德清道中作詩還寄遂如越聞蘇公下詔獄渡江至吳與問訊復過杭州同參寥子月夜游風篁嶺謁辨才於潮音堂作龍井題名記及龍井記東游鑑湖謁禹廟題蓬萊閣與領越州程公關相得歡甚作會稽唱和詩序錄寶林禪院事實作會稽懷古諸詞歲莫還高郵除夕抵家

為山抹微雲君
案先生客會稽作滿庭芳詞即山抹微雲篇蘇公極賞此詞戲呼

元豐三年庚申三十二歲 鮮于公侁字子駿為揚州守先生為作揚州集序邵彥瞻為揚州從事先生為作集瑞圖序作書唁蘇公子

黃州公第子由留輓將赴高安過高郵先生相從兩日送至邵伯棧贈詩而還子由留輓甚久先生值寒食上冢不得從已而和其廣陵諸詩為杭州法惠院作雪齋記夏中暑秋疾大劇浹月始安時黃魯直為先生寫龍井雪齋兩記先生寓書參寥子寄錢唐僧勒石冬得蘇黃州書作與李樂天簡

元豐四年辛酉二十三歲 先生叔父定自會稽得替便道取疾入京改官先生侍承議公還高郵安厝亡孀於揚州與弟觀觀習制科

之文秋應省試題名荅蘇黃州書作徐氏張夫人墓誌銘西行赴京

師高郵後學附案津梁公題跋內所載先生親杏帖有云師歸去歲入京禮此遺補又云家叔已往家州遊海知縣據此先生叔父改官後承議公未卒前附識於此

元豐五年壬戌三十四歲 先生應禮部試罷歸過南陽新亭有詩寄王子發如黃州侯蘇公作弔鍾文過廬山訪大覺理公南游玉簡而歸作圓通禪師行狀大父承議公卒

案大音先生鏞曰先生游廬山玉簡於詩文無攷唯圓通院白衣閣三絕句及後九年作俞紫芝字序述昔游玉簡山訪蕭子雲故隱道見靈芝生磐石上遇童子老人共譚事又元豐七年蘇公游廬山跋先生所與辨才題名疑即此時

元豐六年癸亥三十五歲 先生輯精騎集自為序代俞次舉作御書手詔記作李氏王夫人墓誌銘曾子固哀詞

案先生蠶書子閉居婦善蠶從婦論蠶又子游濟河之閒見蠶者豫事時作知克人可為蠶師先生自高郵至汴必經克境此當自京師歸閉居所作又案逆旅集自序亦云子閉居有所聞輒書記之然皆未詳年月無從編次附載於此

元豐七年甲子三十六歲 蘇公軾書薦先生于王荆公安石荆公復蘇公書先生以小象索得蘇公贊自次詩文為十卷號淮海閉居集

案大音先生鏞曰蘇公跋先生廬山題名太虛今年三十六又云元豐七年五月十九日慧日院大雨中書

元豐八年乙丑三十七歲 先生登焦蹈榜進士第作謝及第啓上王岐公論薦士書上呂申公晦叔書先生慕馬少游之為人改字少游陳無已師道為作字序除定海主簿調蔡州教授奉母夫人赴蔡州書王氏齋壁蘇公召為禮部郎中先生啓賀又作謁先師文神宗皇帝晏駕功德疏廣氏夫人墓誌銘

案先生書王氏齋壁云皇祐逮今四十一年攷儀真本山東本鄂州本及仁和本皆同而舊譜載皇祐逮今幾四十年蓋因先生任蔡州教授在三十七歲而四十一歲則在京師與文中書為汝南學官及各奉其母相遭於此不合也高郵後學附案無已字序又未自記作元祐元年二月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三十八歲 先生在蔡州作太皇太后皇太后上尊號受冊及坤成節與龍節賀表為太守向公作祀境內諸神文蘇公軾與鮮于公侁以賢良方正薦先生於朝先生致鮮于公書劉貢父放赴京過汝南先生作詩送之作汝水漲澗說作王定國注論語序廬州使君任公墓表

案舊譜於元豐八年載是歲有登第後書詞攷青詞內輒取甲寅

之歲疑是丙寅之譜

元祐二年丁卯三十九歲 先生自汝南被召至京師為忌者所中

復引疾歸汝南范公純仁薦先生堪備著述之科檄至先生作書以

謝先生第少章親客京師黃魯直以寄寂名其齋贈以詩先生亦作

詩寄親觀二弟作鮮于子駿行狀為高符仲書王摩詰朝川圖後跋

高無悔書卷次韻太守向公登樓眺望詩

案大音先生鏞云先生有對淮南詔獄詩未詳年月 高郵後學附

獄詩當在先生大父未殯前周益公所跋先生銀杏帖中有云觀

去歲入京禮此道捕益公以為在少游未仕時帖又云家叔已歸

汝州海知縣

元祐三年戊辰四十歲 先生被召至京師應制科進策論除宣教

即太學博士校正祕書省書籍書裴秀才跋尾作駕幸太學和館閣

詩晚出左掖詩

案宣教即政和四年始有此名舊藏勅書及各譜皆稱宣教藏不

敢遽為改正謹記存疑

元祐四年己巳四十一歲 先生在京師由博士遷正字表進南郊

慶成詩作南郊祭告上清儲祥宮詩代向宗回作敕書發論記書曾

賢圖後

案續通鑑長編元祐六年八月朔以趙君錫論秦觀疏付三省劉

摯私志其事云初除觀為正字用君錫之薦既而賈易詆觀不檢

之罪同日君錫亦有章云臣前薦觀以其有文學今始知薄于行

願寢前薦罷觀新命臣妄薦之罪不敢逃也觀亦有狀辭免與舊

譜元祐四年由博士遷正字不合附錄于此

元祐五年庚午四十二歲 先生在京師作春日呈錢尚書戶部詩

尚書和詩餉米再為詩以謝先生子處度湛在都下應秋試先生有

獨坐與國浴室院詩又作龍圖閣直學士李公擇行狀建隆慶禪師

淮海集 年譜節要

元祐六年辛未四十三歲 先生在京師第少章登馬涓榜進士第

調仁和主簿先生作詩送之又寄少儂弟詩

案先生由博士遷正字當在是年附放於元祐四年下又案舊譜

誤載是年充國史院編修官今改從元祐八年附放於八年下

案是年先生有重過與國浴室院次韻詩

元祐七年壬申四十四歲 先生作西池宴集詩金明池詞李常寧

暨秦夫人合葬墓誌銘送馮梓州序錄壯整劉公遺事

案大音先生鏞云先生春日寓直有懷參寥詩

又案顏魯公新廟記損本乃先生是年所書前署明州定海主簿

祕書省校對黃本書籍秦觀書一行先生始登第除定海主簿尋

調蔡州教授元祐三年除太學博士校正祕書省書籍六年遷正

字此銜不列教授博士等官當是省文但先生是年已遷正字而

不署豈黃本書籍即正字之所掌耶記為尚書職方員外郎華州

曹輔撰石在山東費縣魯公祠

元祐八年癸酉四十五歲 先生在京師由正字遷國史院編修官

有辭史官表謝館職啓作元日立春絕句次韻東坡上元扈從絕句

太皇太后挽詞宣德郎葛舉墓誌銘

案山谷年譜云元祐八年七月呂大防言神宗皇帝正史限一年

了畢契勘昨修兩朝正史係差史官五員今來止有二員切慮卒

難就緒欲差前實錄院檢討官黃庭堅正字秦觀充編修官從之

又近得先生賜硯記拓本於濟河同知黃君易據云硯藏鉅野李

忠愍祠其文云元祐八年八月十二日臣觀始供史職是日詔遣

中使賜李廷珪張近潘谷郭玉墨溜石硯 觀詞 盤龍麥光紙點龍

染黃越管筆後三日乃賜器幣近世史臣唯遇開院有墨硯紙筆

之賜續除者但賜器幣而已續除備賜自臣觀始云國史編修官

九

紹聖元年甲戌四十六歲 先生坐黨籍改館閣校勘出爲杭州通判至汴上作絕句至陳留客舍作擬齊詩又坐御史劉拯言先生增損寶錄道貶監處州酒稅到處州有題務中壁詩

紹聖二年乙亥四十七歲 先生在處州擇山下隱士毛氏故居有文英閣先生嘗寓此賦詩又有游水南庵詩又游府治南園作千秋歲詞後范成大愛其花影鶯聲之句卽其地建鶯花亭

紹聖三年丙子四十八歲 先生在處州既罷職修職法海寺有題壁詩坐謁告寫佛書削秩徙郴州將赴湖南遣祭祠庭湖神作祭洞庭湖神文至柈陽道中題古寺壁二絕句歲莫抵郴州

紹聖四年丁丑四十九歲 先生在郴州作帖帖通解阮即歸踏莎行詞奉詔編管橫州作冬蚊詩

元符元年戊寅五十歲 先生自郴州赴橫州作反初詩至橫州寓浮槎館城西有海棠橋橋南北皆海棠書生祝姓者居之先生嘗醉宿其家明日作醉鄉春詞題柱此詞刻州志作寧陽書事大言詩

附王濟著日詢手鏡云橫州海棠橋長百餘尺宋時建其亭亦名海棠亭數年前建業黃琮守州改爲淮海書院余嘗至訪遺蹟碑字漫滅不可讀一小碑仆地拂拭觀之乃刻晁無咎象也云晁嘗不遠萬里來訪淮海故存其刻云

元符二年己卯五十一歲 先生自橫州徙雷州蘇公尙在瓊州先生復得與蘇公通問作雷陽書事海康書事詩

元符三年庚辰五十二歲 先生在雷州自作挽詞自序曰昔鮑昭陶潛皆自作哀詞其詞哀讀余此章乃知前作之未哀也五月下赦令遷巨多內徙蘇公量移廉州與先生相會于海康先生出挽詞呈蘇公相與歎詠而別初先生謁蘇公彭門詩有云更約後期游汗漫

蓋識于此先生被命復宣德郎放還作和歸去來兮辭遂以七月啓行而歸踰月至藤州因醉臥光化亭忽索水斂家人以一盂注水進

先生歎視之而卒實八月十二日也先是先生嘗於夢中作好事近詞云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人亦以爲詞識處處自旅次來奔扶觀北還

案大音先生鏞云宋史及家譜皆言先生年五十二卒譜又以爲是建中靖國元年不載月日攷蘇集乃知爲八月十二日蓋蘇公以改元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使先生後蘇公十五日卒則蘇公安得悲傷道路涕淚筆札且取其詩詞墨蹟而贊歎之箋注之也哉再取蘇黃諸別集一一取證則元符庚辰八月爲先生觀化

之期了無可疑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處度奉先生靈輜停殯於潭州

崇寧元年壬午 詔立黨人碑於端禮門先生與焉
崇寧二年癸未 詔州縣立黨人碑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毀秦觀等文集

案大音先生鏞云先生文集見於自序者止閒居集十卷策論五十篇然此皆元祐以前作據宋史淮海集四十卷詩餘一卷今行世者卷帙雖不加少疑非當日全書

崇寧四年乙酉 詔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于是處度奉先生喪歸葬于廣陵

崇寧五年丙戌 詔毀黨人碑
政和元年辛卯至七年丁酉 處度通判常州遷葬先生於無錫惠山西二里之聚山

案舊譜止云政和閒遷葬不注何年
高宗建炎四年庚戌 詔追贈先生直龍圖閣
淮海先生年譜錢跋附

小峴觀察以新刊淮海先生年譜見示蓋因康熙初侍御大音所輯而攷正其舛誤較舊本已極精審大昕以文集及李氏長編類

魯公廟記石刻反復尋繹尙有當更正者如文集書王氏齋壁一篇云皇祐元年大父赴南康道出九江余實生焉又云後余迎老母來爲汝南學官皇祐遠今四十一年自皇祐元年己丑至元祐四年己巳恰四十一年先生方在蔡州自識年歲必無差謬而譜繫此文於元豐八年因歲數不合輒改爲幾四十年此其當改正者一也攷元祐元年先生赴蔡州任其時劉貢父實知州事是歲即被召去其二年三年未知何人作守至四年向宗回任郡守先生代爲作謝表及記其文皆載集中此可爲元祐四年在蔡州不在京師之證而譜以代向公作啓繫於元年此其當改正者二也宋史哲宗紀元祐二年四月復制科蘇公薦先生賢良方正賢在其時明年應詔入京師爲言者所齟齬引疾而歸不得與試集中與許州范相公書載其事甚備詩集亦有白髮道人還省記前年引去病賢良之語然則被召至京師爲言者所中復引疾歸汝南實三年事而譜繫於二年此其當改正者三也先生雖察賢良實未應試授官直至四年六月范忠宣公罷相出知許州先生在蔡爲屬吏特薦充館職再召次年入京師有祕書省校對黃本書籍之命其時亦未除正字也而譜載除太學博士兼正字於三年與詩文集全不相應此其當改正者四也長編載元祐六年七月除正字八月罷正字依舊校對黃本書籍故七年書顏公新廟記結銜猶稱明州定海主簿祕書省校對黃本書籍蓋其時雖登館職尙未脫選人之階主簿爲選人比階之階以直到八年再除正字始得改左宣德郎而譜於三年二月已有授左宣教郎敕顯繫後人屢作此其當改正者五也宋史元祐七年十一月癸巳合祭天地於圓丘集中進南郊慶成詩即其事也而譜繫之四年攷四年行大饗明堂禮非南郊且繫九月非十一月此其當改正者六也宋史文苑傳所載歷官無年月又不言察賢良引疾罷歸及范忠宣薦

館職事然本集敘述分明歲月與長編俱合今書一通以遺觀察芻蕘之言不識有一得之可采否乎辛楣錢大昕跋

瀛訂准海公年譜既成質諸少詹錢辛楣先生閱數月以跋語見遺益服其考據之精因已付梓不及更正即補刻跋語於後瀛

并識

右准海年譜詳自無錫秦氏各條內引集中詩賦又詞爲諸侯單行家卷不載其詳而冠集無取項載而後刪乙又條內有旁及蘇黃諸公事蹟而與大處無涉者俱不鈔入間有小誤爲秦小明歲辛楣兩先生所未正案附夾注存攷道光十有七年十一月後學同識

年譜補案 道光二十一年 某

皇祐元年 先世居江南中徙揚州爲高郵州武寧鄉左厠里人案臣志沿革由漢至宋皆置縣或爲軍不屬揚州蘇東坡墨妙亭記稱高郵縣孫莘老譜內州當作縣

熙寧三年 先生叔父定登葉祖洽榜進士第元案高郵譜定仕至端明殿學士 案李燾長編元祐八年右朝奉郎司農寺丞秦

定爲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元符元年十月鄧某言新除京東路轉運判官秦定緣姪觀與蘇軾轍厚善遂權監司乞罷新命詔定

知濠州定歷任附錄於此

元豐三年 鮮于子駿爲揚州守先生爲作揚州集序邵彥瞻爲揚州從事先生爲作集瑞圖序 案郡志據宋史及東都事略稱

鮮于侁元豐二年爲揚州守與淮海揚州集序所云鮮于大夫守揚州之二年合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揚州集元豐四年少游作

序蓋三年命馬希孟作集四年少游始序之序集瑞圖亦當在四年觀淮海與邵彥瞻簡固與揚州集序同時並呈也

元豐五年 先生過廬山訪大覺璉公 案大覺懷璉禪師於皇祐中薦住圓通由廬山詔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至和中乞歸不

許英宗時再乞歸詔賜禪師令歸林下凡經過廬院隨性住持璉

既渡江少留於金山西湖遂歸老於四明阿育王山廣利寺凡二十三年蘇公宸奎閣碑記其事甚悉據此則元豐時大覺安得復在廬山也又案淮海與蘇先生簡第三書據年譜及書中語意是元豐四年初冬時作書未敘及參寥在阿育王山璉老處淮海自作之文尤無差誤則五年過廬山無訪大覺璉公事無疑

政和元年 處度通判常州遷葬先生於惠山西之璨山 案李之儀姑溪集祭少游文云子之孤執徐夫人之喪來訃於余將遷子之柩合葬於惠山之陰據此則璨山之墓誠不足信小峴先生淮海墓攷僅據宋開禧永嘉失名重脩祠堂記證舊傳墓在璨山之誤而重訂年譜未改合葬未詳

淮海閒居文集自序

元豐七年冬余將西赴京師索文稿於囊中得數百篇辭鄙而悖於理者輒刪去之其可存者古律體詩百十有二雜文四十有九從遊之詩附見者五十有六合成二百一十有七篇次爲十卷號淮海閒居集云



序

擬每進見搢紳先生未有不詢及秦公者流風遺韻隱然如高山巨川人皆識其爲一鄉之望迺知地以人而勝也公沒已數百年而威名不泯亦以文之有傳焉耳北監舊有集板歲久漫漶近日山東新刻不全予迺以二集相校刻之郡齋序曰凡古人之文有緒餘有精華有源本得其源本則精華悉舉之矣況緒餘乎今夫江河之水東流入於海而岷陽崑崙則其發源之地草木花實之盛其得於地土之力必厚矣名勝傳世之文亦江河之流草木之花實也獨不有源本者乎故曰其源深者其流長其本殖者其末茂秦公之名世豈偶然哉今之後生聞風興慕者率惟其緒餘是好不復知其精華源本以是求公不亦遠乎蓋其逸情豪興圍紅袖而寫烏絲驅風雨於揮毫落珠璣於滿紙婉約綺麗之句綽乎如步春時女華乎如貴游子第此特公之緒餘者耳至於灼見一代之利害建事揆策與賈誼陸贄爭長沈味幽元博參諸子之精蘊雄篇大筆宛然古作者之風此則其精華也迺若孝友出於天性行義孚於朋友少年慷慨論事嘗有擊管二虜回幽夏故墟之志方王氏用事時公能少貶其說可立登顯要獨守正不撓乃至謫死窮荒沒齒無怨是其曠度高懷積萬鍾而弗顧堅操勁氣歷九折而不回中之所存有過人者浩然一傳其殆自見也嗚呼以此爲文茲其所以名世者也豈非吾鄉百世之師乎孟子論夷惠清和而稱其爲百世之師他日又謂伯夷陰柳下惠不恭險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何耶蓋聖之清和此其源本也險與不恭則緒餘末流之弊耳是以君子由其清和不由其險不恭也夫公之文既已著於天下矣余小子其敢以譚陋贅言獨念公一鄉之望恐向慕者昧於所求序而論之使知公之名世在此而不在彼也公名觀少游其字一守太虛高郵人淮海其名集永嘉靖己亥秋九月望日同郡後學張挺書于鄂之石鏡亭

淮海集者宋高郵秦公觀少游之作也記者曰淮海集二十卷淮海閉居集十卷淮海詩餘一卷宋史謂文集四十卷蓋合前二集而言也經籍考歌詞有淮海集一卷卽詩餘也版舊藏國子監歲久漫漶儀真黃雲洲中丞賚一刻于山東高郵張世文州守擬參校監本黃本再刻于鄂州爲淮海集四十卷爲後集六卷爲長短句分卷上中下亦庶幾還其舊矣未久鄂板復燬于火搢紳才哲過公故里不見公遺文往往惋惜而去高郵州守胡君民表謂聞揚先哲感舉不容已也乃求其善本捐俸復刻以傳工既告成復問序于儀儀辭遜再四不獲乃作而言曰淮海集豈可不傳哉嘗聞蘇長公謂李廌曰少游之文如美玉無瑕琢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張文潛則謂少游平生爲文甚多而一一精好可傳呂居仁則謂少游雖從東坡遊而其文乃自學西漢邢和叔則謂少游文如鐘鼎然其體質重而簡易其刻畫篆文則後之鑄師竭力莫能彷彿是非公文章之定品乎長公初見公黃樓賦以爲有屈宋才及居惠州得公書詩讀之歎曰如在齊聞韶也王介甫則謂公詩清新婉麗鮑謝似之呂氏則謂少游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朱晦翁則謂少游詩甚巧亦謂之對客揮毫想梁合下得句便巧是非公詩賦之定品乎史謂少游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黃魯直亦謂議論文字乃特付之少游是非公議論之定品乎陳後山云今之詞手惟秦七黃九朝溪子則謂少游歌詞當在東坡上是非公歌詞之定品乎後學學熟味而精擇之真見如諸公之所評品者而更權度於吾心斯爲善讀淮海集者也抑公雖與長公同放而不坐其放言之失雖爲介甫賞識而不入于熙豐之黨文章華國議論通達國體而不爲詭遇少貶以徇人當時孫莘老徐仲車皆安定先生門人也公與之詩文往復麗澤切磋甚多且其少年高志非爲親養則不復應舉登第教其弟觀觀及子湛相繼皆以詩文名世則公之事親也事君也友弟也教子也擇友也天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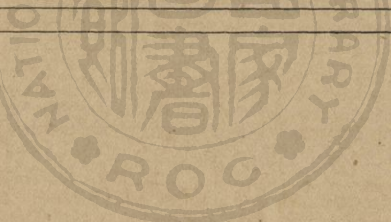
倫可謂無慚德矣不幸爲羣奸所擠屢投窮荒百折不回竟以遷死君子猶以世豈復有斯人悲之此誦其詩讀其書者所以貴知其人論其世也淮海集豈可不傳也哉嗟乎昔人以詩文鳴世而人品未足稱重者有矣雖其集刻之傳亦未免爲譽議之資爾何足貴哉益見淮海集之不可不傳也已嘉靖乙巳孟夏月庚子日後學江都戚儀拜書

世稱立言不朽至與立德立功並駕而能言之士競託于文焉以傳乃羣史藝文志所載銷滅無聞者今亦何限即蕪贅僅存猶冀咸陽再炬之爲愉快也而秦少游先生身罹黨禍朝廷下詔毀其文顧其文迄今傳焉何物殘編能使萬乘咸誅良亦真自有不可磨滅者令傳至今乎夫文之可傳詎必皆道德性命語封禪書劇秦文千載味之不減駝峯雜蹤彼其精神誠有獨到則欣賞自繫人心火傳不盡鬼斧不摧誠無足訝何況人品卓然才追屈宋其爲子瞻文潛和叔後山諸君子所推轂當年既有定價而後世惡得無傳焉方其壯歲登朝致身史局才名重乎海內第令肯稍脂韋卽拾級可躋宰執乃獨守道不阿羣鄉投骨坐朋黨坐增損實錄又坐謁告寫佛書紹聖諸奸渠何怨之修而相窘若是少游守死善道無媿此衷華光杯水正自含吟入地獨是繫一虜復幽夏志大見奇嘗試用之何遽不有瘳種弱而遭屯實志令祖宗培養父兄師友陶鎔生平辛苦之所蘊蓄曾不供南箕卷舌之一逞三黜未已九辯誰招人謂宋忠厚立國所厚似獨儉邪於正人君子毒手固未貸也方今遭逢聖明士大夫卽軌躅忤時最重不過投閒削籍焉而止患不真才真品如少游不患橫罹意外如少游所值者乃瞻高沙少游而後無幾少游豈其神居朝爽豔社夜光河嶽之鍾靈也如是而詩才子者尙必借才於異代然則西望荆塗當年風起雲飛攀鱗附翼此其人又何方之產也余所爲三復遺文重爲讎校而願與後進之賢思齊前烈者以此

雖然又不徒以文也如以文則未暇論世者且或以其文掩其節以其風流蘊藉之辭調掩其瓌璋閎麗之文章而少游幾無以自見亦曰此有宋之豪于文者而已矣露筋女子不有其文併不有其姓名而販豎輓卒不忘謁祠宇而致敬其聲價蓋不落少游下人有不朽獨文也與哉晦翁曾以詩人被薦乃至抱悔歿齒夫甌城化石而更以蛾眉見嫉非其志也故吾儕所輒誦咨嗟彷彿若對少游者其文在也若少游之所以爲少游者自有本未必不徒以其文而已也萬曆戊午孟夏工部都水司郎中提督河道兼督木仁和後學李之藻撰

重刊淮海集序

吾郵碩彥宋時多推孫秦孫著述最繁而邑中罕傳秦則淮海集四十六卷詩餘三卷書爲明水部李公之藻所采乾隆年間稍事修葺而漫漶已甚迄今又八九十年并此漫漶者不可得士大夫道出郵邑耳淮海名訪其書不獲意趣索然王君寬甫懼文獻之馴至於無徵也亟取舊本與同志諸君正其脫誤釐爲二十卷又念集中尙多缺遺復與茆君雲水於集外搜採若干條爲補遺一卷并付荆夙氏一字之訛必加糾正閏八月而告成洵盛舉也人第見淮海詞賦希皇巍然爲文人之冠不知其慷慨論事所著皆可見之施行同時鉅公口之不置手之弗釋有由然也且其時金陵之學方盛公未嘗附其轍洛蜀之黨已成公未嘗揚其波後因黨籍遂竄窮荒轉徙靡常而著書自娛氣骨益峻此其高懷勁節有方之莘老而無愧者詞賦其緒餘焉耳今其書具存讀其書可想見其人其人磊落而英多其文瀟灑而嵯峨天下後世灼然知賢人君子之留貽一如精金美玉之照耀是當與海內共寶之非吾邑所得而私者也而願聽其散軼可乎時邑當事嘉是役之可不朽也捐貲爲之倡寬甫因與同人多方籌畫以竣其事蓋亦猶水部之志而校讎加慎焉語曰莫爲之後雖威弗傳淮海有知當駭然一笑也已道光丁酉仲冬之月邑後學宋茂初拜手謹序



道光十七年重葺淮海文集條說

一李公之藻本本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蓋依張公姪胡公民表葺本意在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所載相符案李本每卷多者二十餘葉少止二葉想有遺脫定非元書之舊宋史稱文集四十卷無所謂後集閒居集自敘止云十卷似皆不必牽合今從省併前集作十七卷後集作二卷詞作一卷共二十卷

一李葺本文後別立哀挽一門似依文選起例而其他復未分門今移附詩文之末又元本古今體詩分載而五排誤入五古中今亦移正又有詩載前集而後集複載者謹刪其一

一葺書本非詩文之類唯書葉差少仍附文末

一胡本李本詩後附諸家詩文題作子瞻和詩子瞻謝詩等字似依閒居集之舊不始於張南湖今仍原文別以夾注

一集中譌脫甚多其與胡本互異而胡本義較通者改從胡本胡李二本同譌而顯然可見者亦略加改正至難以意測字句俱仍其舊閒附案語篇末待博雅攷定

一詩有別見他家集中者附注案語篇末

一各家詩集有分體不分體之別少游秋興擬古九首見洪邁容齋隨筆南宋人所見本想不分體而胡本李本九首分載後集

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七言律詩內今依其分體舊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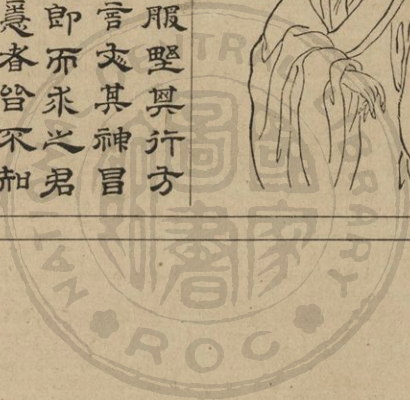
一元本卷首載郡志本傳王應元撰其實本宋史本傳而少加附益今改載宋史於前刪去附益各句用從其朔

淮先生三十三歲小象



以君為將仕耶其服堅其行方
以君為將隱邪其言文其神冒
置而不求君不即即不求之君
不藏以為將仕將隱者皆不知
君者也蓋將挈所齊而察所遇
以游於世而卒返於其繩者乎

元豐甲子之秋東坡居士撰於竹西舟次



宋 高 郵 秦 觀 少 游 著

賦 辭

浮山堰賦并引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用魏降人王足計欲以淮水灌壽陽乃假太子右衛康絢節督卒二十萬作浮山堰於鍾離而淮流湍駛漂疾將合復潰或曰淮有蛟龍喜乘風雨壞岸其性惡鐵絢以為然乃引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益以新石沈之猶踰年乃合堰表九里水逆淮而上所蒙被甚廣魏人患之果徙壽陽成頓八公山餘民分就高隴未幾淮暴漲堰壞奔于海有聲如雷水之怪祲蔽流而下死者數十萬人初鎮星犯天江而堰實退舍而壞嗚呼異哉感而作浮山堰賦其詞曰

繫四瀆之並讎兮寒脉終於坤靈惟長淮之激漫兮自桐柏而發源貫江河以下驚兮拉泗沂而左奔走霹靂以赴海兮駕扶搖而躡山固元氣之宣節兮熄衆兆之災患粵蕭梁之服命兮抗北魏以爭衡信降虜之詭計兮阻湯湯而倒征依兩崖以受土兮羌合齊於中央捷竹留石之不足兮又沈鐵以厭不祥表九里以中峙兮截萬派之奔茫大隄屹乎如墉兮杞柳苑其成行展源深而支永兮雖豎否而必通條鯨吼以奔潰兮與蒼蒼而俱東若然犀之照渚兮旅百怪而爭遁駉馬怒而噓蹠兮虎蛟咆而相糾哀死者之數萬兮孤魂遊其焉游背自然以開擊兮固神禹之所惡世苟近以味遠兮或不改其此度增頤怒臂以當車兮精衛銜石而填海憐梁人之不思兮卒取非於異代豈方迫於尋引兮不遺議夫無窮將森巨取容以幸入兮公相援而欺蒙抑五材凶壯之有數兮特假手於懂懂系曰數阜寇冥大川屯精氣扶輿變乾文運徒力頓漂無根潮波復故彌億年

黃樓賦并引

太守蘇公守彭城之明年既治河決之變民以更生又因修繕其城作黃樓於東門上以為水受制於土而土之色黃故取名焉樓成使其客高郵秦觀賦之其詞曰惟黃樓之瓌璋兮冠雉堞之左方挾光昏以橫出兮千雲氣而上征既要眇以有度兮又洞達而無旁斥丹牖而不御兮爰取法乎中央列千山而環峙兮交二水而旁轟岡陵奮其攫擊兮豁谷效其吐吞覽形勢之四塞兮識諸雄之所存意天

作以遺公兮慰平日之憂動繫大河之初決兮狂流漫而稽大御扶搖以東下兮紛萬馬而爭前象罔出而侮人兮蟻蟹過而垂涎微精賊之所費兮幾孤墉之不全偷朝夕以味遠兮固前識之所差慮異日之或然兮復壓之以茲樓時不可以驟得兮姑從容以浮游儻登臨之信美兮又何必乎故丘鷓鴣醪以為壽兮放殺核以為儼儼雲誓以待側兮笑言樂而忘時發哀彈與豪吹兮飛鳥起而參差恨所思之遲莫兮綴明月而成詞噫變故之相詭兮適傳馬之更馳肯何負而違遠兮今何暇而遊嬉豈造物之莫詔兮惟元元之自貽將苦逸之有數兮疇工拙之能為雖哲人之知其故兮蹈夷險而皆宜視蚊蚋之過前兮曾不介乎心思正余冠之崔魏兮服余佩之焜煌從公於斯樓兮聊裴回以徜徉

于瞻謝詩 我坐黃樓上欲作黃樓詩忽得故人書中有黃樓詞黃樓高十丈下建五丈樓是山以為城泗水以為池我詩無傑句其意與此詞大子集何妙而無散曹惟維詩維今古中有屈宋交南山多雲石滑滑如流脂朱熹為甚刻如妙分華巒佳處未易識當自有來者知

寄老庵賦

或問孫先生之遊湯泉山也嘗於佛祠之旁二松之下誅薙草茅平夷土塗規以為庵曰寄老焉子時實從與見其事願揚推而陳之僕曰唯唯寄老之區在於湯泉實性歷陽東城之域山林鬱其修阻水土婉而滋息風和氣平物無瘠疫其出遊也南則峯巒經亘二百餘里前望建業之都卻顧項王之亭龍窟呀其旁出江漫漫而徂東

則惠濟真相二刹相望殿寢中開四注修廊閒從遊子於焉相羊沈
燎茗飲樂未渠央西則緒落之前三井天出幽巖白浪明晦如一旁
輸有斜上庇有室解衣入游百疾為失北則瓦梁之河陰陵之澤水
潦之所聚會魚鼈之所充斥菱蒲蕩草毛髮之富被及鄰國其入居
也則閉關卻掃反聽收視內外既進與妙自會湛乎若玉淵之澄湄
然如槁木之廢其游也其居也無所適而非道者世奚足以識之哉
雖然先生方為侍從之臣充諫諍之官論思獻納日不遑給雖欲復
從二三子於寄老之上未可得也一旦功成事畢引老乞身天子憫
之不煩以政公卿大夫設祖道供帳於國門之外酒闌升車望寄老
而歸焉則僕也亦將負杖屨而從之矣

湯泉賦

大江之濱東城之野有泉出焉直回峯負深谷分埒引源迤邐相屬
晨夜有聲涵雲注玉薄為虎鬚狀為魚目鱗介莫潛過者斯浴此何
水也哉野老告余曰泓泓涓涓莫虞歲年不火而燠其名湯泉嗚呼
豈非熒惑莅於上耶燭龍隱於中耶旁通咸池日御之所經耶幽精
沈魄陰儀其負耶丹砂黃硫金石之氣酷悍之所激耶德有常仁惠
公而泱寒凝海兮不冰旱焦山兮不竭其或燥濕外干精氣散越膚
革瘡瘍德筋淫血欣澹汨之蹙游悅幽憂之永脫以沐則髮澤以頰
則膚悅其羨流沅浸捐棄於溝壑者猶能灌稻稽之畦已牛馬之喝
此又何其然耶吾聞天下之水厥類甚繁至於弱水儲陰投羽必沉
火并萃陽爛石灼金祥標醴泉病飲而瘳異紀滋穴神漢以流焦溪
乏富蔓之飾沸潭謝擊取之游其餘酒墨所發膠鹽是滋啜懷千金
飲狂一國瓊玉乳以中涵橫金絲而徑度詭品繆各紛莫為數咸受
命於元精亦各私其所遇若夫匡廬汝水之旁尉氏驪山之下烟非
掩縵王孫為雉之所娛金穴椒房專寵靡曼之所占則湯泉之中又
有顯晦者焉野老蹶然而咲曰善乎齊給之士曳杖而去行歌於塗

曰澤沸滂沱奮此泉兮被彼山阿吾唯濯沐兮不知其他

歎二鶴賦

廣陵郡宅之圃有二鶴焉昂然如人處乎幽閒翹摧傷而弗能飛
翻雖雄雌之相從常悒悒其鮮懼時引吭而哀唳若對客而永歎圃
吏告予曰此紫微錢公之鶴也公熙寧時實守此邦心虛一而體道
治清淨而忘言既不耽乎豆觴又不嗜乎匏絃惟此二鶴與之周旋
居則俛仰於賓掾之後出則飛鳴乎導從之先故鶴之來也則知使
君之將至鶴之往也則知使君之將還是時一郡之人好其於烟椒
逾於客如愛子之居家若寵臣之在國畫從乎風亭之濱夜樓乎月
觀之側謂此幸之可常頗逍遙而自得逮公之去于今幾時人各有
好鶴誰汝私具各物於有司難驚易而侮之傍軒楹而蒙叱歷階阼
而遭塵惟主人之故客閒一遇而嗟咨余聞而歎曰噫嘻有特而生
者失其所恃則悲彼有喙乎廣莫之野斂于清冷之淵隨林丘而止
息順風氣而騰翬一鳴九皋聲聞于天若然者又豈衛侯之能好而
支遁之可憐哉

郭子儀單騎見虜賦

回紇入寇汾陽出征何單騎以見虜蓋臨戎而示情匹馬雄趨方傳
呼而免胄諸羌駭賜俄下拜以投兵方其唐祚中微胡塵內侮承范
陽猖獗之亂值永泰因循之主金縢不足以塞其貪嗜鎗鎗仗不足以
止其攘取雲屯三輔但分諸將之兵為合萬羣難破重圍之虜子儀
乃外弛嚴備中輸至誠氣干霄而直上身披轡以徐行於是露刃者
膽喪控弦者骨驚謂令公尚臨於金甲想可汗未厭於寶瀛頓釋前
憾來尋舊盟彼何人斯忽去曠曠之感果吾父也敢論戈甲之精豈
非事方急則宜有異謀軍既孤則難拘常法遭彼虜之悍勁屬我師
之困乏校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所以徹衛四環去
兵兩夾雖鋒無饗邪之銳而勢有泰山之壓據鞍以出若乘擒虎之

聽失仗而驚如葉華元之甲金石至堅也以誠可動天地至大也以誠可開矧爾熊羆之屬困乎蛇象之羣於是時也將乘驕而必敗兵不戢則將焚惟有明信乃成茂勳吐蕃由是而引歸師殲夏僕固於焉而暴卒禍息并汾非不知猛虎無助也受侮於狐狸神龍失水也見侵於蟻蟻曷爲鋒鏑之下下逮遺紀綱而不以蓋念至威無恃於張皇大智不資於恢詭遠同光武輕行銅馬之營近類曹成獨造國良之壘向若怨結不解猶連未共養威嚴於將軍之幕角技巧於勇士之場攻且攻兮天變色戰復戰兮星動芒如此則雖驍雄而必弊顧創病以何長符秦夸南伐之師坐投泥水新室恃北來之衆立潰昆陽固知精擊刺者非爲將之良敢殺伐者非用兵之至沈德善之身積宜福祥之天界故中書二十四考焉由此而致

和淵明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眷眷懷歸今得歸念我生之多艱心知免而猶愁天風飄兮余迎海月炯兮余追省已空之憂患疑是夢而復非及我家於中途兒女欣而牽衣望松楸而長慟悲心極而更微升沈幾何歲月如奔嗟我宿昔通籍譬爾賜金雖盡給札尙存愧此散木繆爲穢尊屬黨論之云興雷霆發乎威顏淮南謫於天庖子小子其何安歲七官而五譴越鬼神之幽關化猿鶴之有日詎國光之復覓觀大明之生東釋繫囚而北還醜天漢而一洗覺宇宙之隨寬歸去來兮請道遙於至遊內取足於一身復從物兮何求榮莫榮於不辱樂莫樂於無受鄉人告子以有年黍稷鬱乎盈囷止有傲廬泛有扁舟濯子足兮寒泉振子衣兮古丘洞甸中之滯礙渺雲散而風流識此行之匪禍乃造物之餘休已矣哉枯槁俛仰無已時舉歸自屬聊淹留汝今不已將安之封侯已絕念仙事亦難期依先塋而灑掃從稚子而耘耔修杜康之廢祠補由庚之亡詩爲太平之幸老幅巾待盡更奚疑

曾子固哀詞

皇受命而熙洽兮寶千祀而一時協氣鬱而四塞兮與威德其俱升麟鳳出而旁午兮猶氤氳而扶輿篤生我公兮以文章爲世師公神禹之苗裔兮肇子爵而鄴封逮去邑而爲氏兮季葉汨其南征祖嘗翔而續著兮考踈踈而文鳴公既生而多艱兮踵祖武而好修既輕車又夏御兮遂大放乎厥詞發天人之奧秘兮約六藝而成章元氣舍而未泄兮洞茫芴而窅冥挽天河而一瀉兮物應手而華昌摧楊馬使先路兮咸告公曰不敢彼摧蔡之紛紛兮孰云窺其藩輪展來遲而去速兮固前終以跋躄方盤礴而上征兮遽相羊而補外皇撥公之忠誠兮卽商墟而賜環紬史錄乎東觀兮裁詰命乎西垣典貢絕而復作兮世爭覩而快先正經緯乎終古兮配維斗而昭然變化詭而難常兮雖司命其或昧忽遭艱而去國兮遂銜哀而卽世述作紛其具存兮悵爽靈之焉詣信百年不斯須兮適電滅而茲逝天不憖遺一老兮固搢紳之所傷矧不肖以薄技兮早獲進於門牆路黃江而修阻兮曾莫冀乎酒漿悲墳膺而第鬱兮聊自託於斯文

蔡氏哀詞

惟夫人之高誼兮真一時之女英既富有此好德兮又申之以令儀帶幽蕙之縹緲兮佩明月之陸離人自操舍之不一兮雅獨取善以自持何報施之或忒兮懼福艱於不虞顏色炫而未暮兮所天忽以殞疽痛平素之備處兮忍此奄奄而罄居瀝哀血以自誓兮甘餌毒而搢履佩珠玉以死貞兮固衆女之所嗤曷卓越以不顧兮秉性命其如遺美不可強有兮信天資之所開要反心以內省兮豈或售乎人知嗟三晨之未泮兮遂俱逝而莫留死者有知兮羌魂魄以並遊日黃昏以不見兮庭室竊其無人惟哀風以歸來兮動素幔之檐檐何平生之款密兮遽音聲之不可尋儼遺跡以在目兮紛百憂而攻心豈至理不吾喻兮如意厚而悲深撫雙觀以增慟兮滄濱血而灑襟已矣哉人生有死兮自前古而既然精魄忽其不駐兮惟修名之

淮海集卷一

可延忍錄以寓世兮信烈者之所羞儻佳志之獲申兮雖奄忽其焉悼

淮海集卷一



淮海集卷二

宋 高 郵 秦 觀 少 游 著

詩

泊吳興觀音院

案一本興下官西字

金刹負城闐闐然美栖止下山直穹窿若水相依倚霜檜鬱冥冥海樓鮮凝凝廣除庇夏陰飛棟明朝昏濛光鶩驚邊天色菰蒲裏緒風傳畫棹壁月窺夜禮洩雲甚層空規荷鑑幽泚輪煙柳際下鐘馨林端起整牙戲清深欽崑撲空紫所遇信悠然此生如寄耳志士恥溝瀆征夫念桑梓攬衣軒楹閒歌歎何窮已

二老堂

原註趙少師張少保題蓮議

堂堂三元老業履冠儔匹譽誇橫秋霜高明麗朝日並道謁溫宣連科收甲乙東南奠藩服西北馳使驛解鞅環堵安岸幘藁衣屨羸羸懽懽效衆廢起咄叱至今領麾地謳吟遍蓬華出入雖異途歸潔固如一晚厭方內遊把袂訪閑逸雲壑慶安車風川駛飛鷁獻酬埃堦外珠玉在揮筆風標傲松鶴顏髮移丹漆遂令吳越人藻繪悉稱述邈然超世姿身兼得十七辟靡禮寂滅麟閣事蕭瑟茲焉出民願各寶更炳蔚琬琰高詞龍蘭燦深室福履既所綏光華無終畢

送僧歸遂州

寶師本巴蜀浪跡遊淮海定水湛虛明戒珠炯圓彩飄零鄉縣異晚晚星霜改明發又西征孤帆破烟霧

送周裕之赴新息令

丈人淮海英抗節浮雲外揮毫錯星錦抵掌參竿穎青春抱修能脫略無蒞蔡晚營二徑資百里聊東帶扁舟歲欲徂古刹夜仍艾去去整羽儀行與高風會

寄曾逢原

孟夏氣候好林塘媚晴輝回渠轉清流藻荇相因依叢薄起疎籟

鳥鳴且飛高城帶落日光景耐夕霽即事遠與託撫己幽思微迢迢弄柔翰徒倚絃金徽美人遊雲杪志願固有違丹青儻不渝與子同裳衣

司馬遷

子長少不羈發軔遍丘壑晚遭李陵禍憤悱思遠託高辭振幽光直筆誅醜惡馳騁數千載貫穿百家作至今青簡上文彩炳金樓高才忽小疵難用常情度譬彼海運艱豈復顧嬾繳區區班叔皮未易議疎略

田居

雞號四鄰起結束赴中原戒婦預爲黍呼兒隨掩門整鋤帶晨景道路更笑喧宿潦濯芒屨野芳警聾根露色披管窺春空正鮮繁辛夷茂橫阜錦雉嬌空園少壯已雲趨伶俜尙鷓鴣躑躅蟹黃經雨潤野馬從風轟邸落次第集隔牖致寒暄眷言月占好努力競晨昏
入夏桑柘稠陰翳虛落新麥已登場餘蠶猶占箔隆曦破層陰霽收遠整雌蛻臥淪漪鮮蝶泛葦薄林深鳥更鳴水漫魚知樂羸老厭煩歎解衣屢盤礴蔭樹濯涼颺起行遺帶索家婦餉初還丁男耘有託倒筒備青錢鹽茗恐垂囊明日輪絹租鄰兒入城郭

昔我時青袂廉纖屬梅雨及茲欲成穗已復頽星暑遲暮易昏晨搖落多玷杵邨邨過少過從客來旋炊黍與發即杖藜未嘗先處所褰裳涉淺漸矯首沒孤羽藜祠土鼓悲野埭鷓鴣難舞雉子隨販夫老翁拜巫女辛勤原註稼穡事惻愴田疇語得穀不敢儲催科吏旁午嚴冬百草枯邨曲當休暇土井時一汲柴車久停駕寥寥場圃空跼跼爲鶯下孤榜傍橫塘喧春起旁舍田家重農隙翁媪相邀逐班坐醜酒醪一行三四謝陶盤奉旨蓄竹筴羞雜炙飲酣更獻酬語闕或悲咤悠悠燈火暗刺刺風颺射客散靜柴門星蟾耿寒夜

寄題傅欽之草堂

河陽有洪流經營太行根威德不終晦發為清濟源斯堂濟源上太行正當門仰視浮雲作俯窺流水森修竹帶落籬百禽鳴朝政相望有盤谷李愿故居存主人國之老實惟商巖孫班行皆供奉遜逆耳言天子色為動羣公聲亦吞蕭條冰霜際不改白玉温出處士所重其微難具論公勿思草堂朝廷待公尊案此篇亦戴黃文節公詩集

次韻酬徐仲車見寄

渭清非勝涇蘭芳本無慕我生季葉中乃與古人遇職當供灑掃匏擊愧遲暮來章感存沒三讀淚如注

次韻邢敦夫秋懷十首

原註以強雲澹河東疎雨滴梧相為韻

驅車陟高丘卻望大梁圻馳道入雙闕勾陳連太微夷門壯下屬清洛相因依美哉吾黨士羣處良可希

暮有二客至俱以能禪聞一枝惠林出一派智海分言各不相可往來劇絲禁謝客姑舍是妨余醉看雲

昔者會中書門戶實難敵筆勢如長淮初源可鑄澀經營終入海欲語焉能暫斯人今則亡悲歌風慘澹

渤海有巨鼉其顛冠嵯峨宿昔嘗小拊八絃相盪摩忽遭龍伯人一舉空潮波取皮煎作膠清此葛菴河

蝮蛇初整手壯士斷其腕豈不悲毀傷所卽在塵輪西羌沙鹵地置戍或煩漢難助不足云阿瞞妙思算

湯湯辟靡流中有學子居但說若稽古言猶二萬餘來者轉相祖詞林日凋疎稍喜續溪令入校天祿書

匠氏構明堂百材入斤斧儻非豫章棟冗長亦焉取英芙蓉與蘇器識兼文武胡為老一州不用作霖雨

懷彼高句麗來修裔夷職天都富如海等汝送清滴舳艫尾相銜遠近困供億止沸當絕薪揚湯百無益

祖宗舉賢良充賦多名儒執事惡言者此科為之無雖有仲舒錯或

橫江潭魚果欲鳴鳳至還當種倚梧
那侯秋臥河揮毫見深衷磨者二三子翕然笙磬同不為兒女妾頤
形四方風屬有山水念因之絲與桐

春日雜興

飄忽星氣但青陽迫遲暮鳴飛各有適赤白紛無數雨砌墮危芳風
樞納飛絮寒障香霧橫岸曠雲峯度林影舞窗扉日光染衣屢參差
花鳥期踴躍琴觴趣撫事動幽尋感時遺近暮秣馬膏車行行不
周路

結髮謝外好俯仰希前修繆挾扶海志恥為升斗謀厭歷難刻畫
貧多憂尤發朝背伊闕解駘趙丹溝丹鉛費永春麴藥鼓深愁璧月
鑿簾櫳珠星絡梧楸泯湜渠水駛霏霏花露浮公子悵何許撫膺徒
離憂

潭潭故邑井翁倚上宮蘭不食自清襟莫服更幽閑志士恥弱植卷
跡甘饑寒佳晨追良親觸物懸悲端川途眇回遠經歲曠音翰豈不
慕裘馬謠得非所安蟬冤多快迫繩樞憂患枉尋竟何補方枘誠
獨難

吳會雖褊小海濱富奇峯天雞一號叫劔戟明遙空谿谷相徑復深
林杳攢叢猿虎豹啼雲氣迷西東中有遜世士超然閱孤蹤被蘭
服明月起坐松聲中夜銀吸沆瀣朝琴此青蔥騎星友元氣巢許安
可同俛躬區中人飛埃集毛鋒問津或不繆從子遊鴻蒙

東方有美人容華茂春榮抱影守單棲含聯理哀禪聲意一切何所
歡逸雲漢徒然事膏沐孰與徂昏日微誠浪自持嘉月忽復星巧轉
度虛樞飛紅觸幽幔歲歲芳草滋夜夜明星爛合并會有時索居不
必歎

寢瘵倦文史鴛言從遊嬉廳風舉遙漱規日麗清漪含桃粲朱實杜
若懷碧滋姆姆弱絮圍圍文飭馳明霞廓遠矚哀禽攪離思緜草

天際合孤雲川上移寬閒絕輪軸重復多路歧信美難久付歸歎從所治

昔我遊京室交通五陵閉主客各英妙杓馬相追攀千金具飲啜百

金屋吹彈響弁羅廣席當頭舞交竿鮮裘耀綠酒采纈生風瀾燈燭

暗夜艾士女紛紛班歌娛易且歌轉盼如飛輪塵寰負孤願難離衙

承歎山鳥窺茗飲簷花笑蔬餐賽捐勿重陳事定須蓋棺

客從遠方來遺我昭華管吹之動人心異境生虛寂敬啟青嶂橫決

決春溜漸馬蹄交狹邪車轂錯平坦士女競芳辰禽魚陸修竿依微

認蹄笑凌波見織短停吹欵派減耽耽復空館靈物信所珍顧恨知

音罕

桃李用事長鮮明奪雲綺繁華一朝去默默慚杞梓時但鷹化鳩地

遷橋為枳獨有羨門生後天猶不死原注

藝籍燈租龍斯文就淪喪帝矜黔首愚諸傳原注一作難

宏綱轉柳激頹浪建安妙謳吟風槩亦超放玉繩帶華月豔豔青冥

上奕世希末光經緯得無妄兒曹獨何事詆斥幾覆舊原心良自詎

猥欲私所尙嗟蝦拒飛輶精衛填溟漲咄咄徒爾為東海固無恙鸞

鸞日彫滅黃口紛冗長投袂睇層霄茲謹懷與亮

和孫莘老題召伯斗野亭

淮海破冬仲雪霜滋不平菱荷枯折盡積水寒更清較棹得佳觀湖

天繞老甍信美無與娛濁醪聊自傾北眺桑梓國悠然白雲生南望

古邗溝滄滄帶蕪城邨墟警茅竹孤烟起晨烹簷閉為聲落客子念

當行攬衣視日長薄陰漏微明何時復來遊春風發鮮榮

淮海集 卷一

我來杳搖落霜清見魚行白鵝遠飛回得我若眼期佳人歸何時

蘇子瞻和 蘇軾謝公諸日脚東西平孤亭得小鷓鴣春寒舍餘清

坐待斗粟牛錯落掛南窗老翁如宿昔一笑言已得魚所出故人

萬事短前生吾生七在來老海上賦詩人顧自西得魚不放魚

似爾瑣瑣老復作東都行小詩如秋菊蕭蕭體霜中耶漫出感我言

長篇發春榮 扁舟未盡坐待雨開平瀟水汗人思野寺為我清

昔道有遺詩杜墨存高雙故人獨未來一尊誰與與北風吹浪雲

暮寒依月生前望平海路指指處處城笑管月空地江江吹浪雲

免觀東坡翁學老與此行奔馳力不足隨約性愈明早為歸耕計

母未布 維舟得古寺望遠天四平淮海日輝輝散晚風冷清今

下瞰野 離野高連棹望天與牛淮海日輝輝散晚風冷清今

我聽有止老矣將安行中庭柏子落大室瑩瑩影形似似不為驚

發笑夏和 我登甘棠坡所向味未平舟行汗地中頓失江湖清

蛙聲滿 備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

星石擬 三友猶南斗搖撼遠風風蘭首至落日淮南與朝言懷士

慎勿輕官榮

陪彥瞻遊金山和子由詩

江流會楊子洶洶東南驚海門劃前開金山屹中據鼓鐘食萬指金

樓樓千柱夜庭遊月波曉觀搏香霧天清猿為哀風暗魚龍怒雲物

橫古今灣波閱晨暮三州氣色來上下端倪露露偉元氣開此勝知

誰聚念昔憩精廬登臨輒忘去汲新試團月飯素羹麪羊炒興入芳

藤真境在芒屨別來星暑換疾瘳經從處處忽蒙珠璧投了與雲巒遇

幽光炯肝肺爽氣森庭戶區中多滯念方外鏡奇趣寄語山阿人冷

二五

役中夜憂反側攬衣起成章贈以當馬策

贈憲法師坤之

天都九經緯人物如紡績豈無仙聖游但未見高識憲師蜀方士鬼物充服役竭來長安城摩挲金銅狄大蛇死已論葛陂囚且釋是事何足云爾聊恤艱厄方從馬明生西去鍊金液丹成得度世造化爲莫逆子亦江海人各官偶牽迫投劫去未能見師三歎息

送劉貢父舍人

虎去藜藿采珠在其川媚君子一詭信實驚天下事念昔元豐間公初謫南裔託詞弔湘水聞者爲心醉踰年儉臣逐國老起相繼除公守襄陽士始有生意茲焉歸法從乃是朝廷計在公何足云事業本餘棄披垣美花木入直春正麗同僚看家風立馬揮九制

觀也本諸生早與世參商方桷不量整交親指爲狂末路辱公知賜書非所望相期古人處豈止事文章汝南雖奧區校官寔始張解鞅百無有栖栖寄僧坊築室從有徒皆公借餘光一壺千金直所濟在倉黃萬里猶比鄰別離無足傷何以報公德好脩以爲常

南京妙峯亭原莊子廟殿傍作蘇子瞻題榜

王公厭承明出守南宮鑰結搆得崇丘巋然瞰清洛是時謫仙人發軔自廬霍郊原春鳥鳴來此動憂酌報投一何當玉案金刀錯新勝揭中楹千載見遠託塢來訪陳迹物色屬搖落人烟隔島厲田疇帶城郭紅蕖隕風漪砂礫卷飛蘿青陵上委獨汝森自若若人生如博奕得喪難前約金鑰初控頤已復東方作大明昇中天龍鸞入階閣深徵漁奪弊法令一刊削斯民如解懸喜氣鬱磅礴公乎數登覽行矣翔寥廓

次韻奉酬丹元先生

金華紫烟客來作牧羊兒至言初無文尋繹自成詩二景入妙解元氣含烟詞憐我蒼蒼浪黃埃眩蟲絲動解冠上纓一濯舍風漪攝身

列缺外倒躡窺髮鬢維斗錯明珠望舒耿修眉真游無疆界浩蕩天風吹

送裴仲諫

君子出於德妙高如匠石但見廣廈成不見斧斤迹厚爲諸兄奉自奉頌云雷三生陽亢宗薄俗有慙色汝南古佳郡月旦評一易爾來似揚州不辨龍蜥蜴短簿參軍喜怒移頃刻正平竟獲免我文舉力念公多乖隔憂思如紡績取爲兒女仁到此派橫瞻朝大烹飪賢者不家食朝爲郡縣吏暮作臺省客矧聞諸法從久欲薦言責去去勿重陳九萬自此擊

題雙松寄陳季常

遙聞連理松託根黃麻城枝枝相鉤帶葉葉同死生雖云金石姿未免兒女情想應風月夕滿庭合歡聲

徐仲車食於學官吏或以爲不可欲罷去之太守不聽禮遇如初感之而作

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廢賢哉黃次公鑿裁實精詣殷勤謝督郵此丞乃廉吏重聽庸何傷善助無失意古人骨已朽來者復誰繼仲車天下士固非許丞類至行通神明問學有根柢若充老更聘自革風俗弊太守前已聞粟帛俄見賜奈何少年子輒效督郵事道喪賢哲窮聞之爲流涕人心如其面難以一律揆所望在次公督郵何足議

次韻夏侯太冲秀才

儒官飽閒散室若僧坊靜北窗腹便便支枕看斗柄或時得名酒停午猶中聖醒來復何事秉筆賦秋興焉知懶是真但覺貧非病茫茫流水意會有知音聽鐘鼎與山林人生各天性

送張和叔兼簡黃魯直

汝南如一器百千聚飛蚊終然鼓狂鬧嗽嗽竟誰聞議即威德後清修繼先芬未試霹靂手低回從此君學官冷如水壑鹽度朝曠閒蒙

相暖熱破憂發孤欣君今又復去冀北蓬空羣豈一算酒誰與通
殷勤大梁多憂英故人滿青雲為謝黃叔度鬢毛今白紛

和王忠玉提刑

嵩峯何其高峯高氣尤清念昔秋欲老從公峯下行古木上參天哀
禽報新晴修塗雲外轉槁葉風中零曛黑渡伊水渺然古今情聚明
出龍門山川莽難名信美非吾土瞻瞻懷楚萍美人天一方傷哉誰
目成黃綬我聊爾白鷗公勿驚糟醕可鋪啜古人忌偏醒

飲酒詩

我觀人閒世無如醉中真虛空為消隕况乃百憂身惜哉知此晚坐
令華髮新聖人難驟得且致賢人

左手持蟹螯舉觴屬雲漢天生此神物為我洗憂患山川同恍惚魚
鳥共蕭散客至壺自傾欲去不容閒

客從南方來酌我一甌若我酌初不啜彊啜日復醒既整渾沌竅遂
出華胥境操戈逐儒生舉觴還酹酹

雷鷓淡如水經年不濡唇爰有授龍系為造英靈春英靈韻何高蒲
萄難為鄰他年血食汝應配杜康神案四詩亦賦也注蘇詩補遺

艇齋并序

予以典校史局領俸錢塘邊近得友丁君彥良於陳留官舍彥良年
少氣傳誦詩文豐璽不休動有過人語深恨得之晚也臨分以艇齋

詩屬子賦為寄題一篇

平生樂漁釣放浪江湖閒兀兀寄幽艇不憂浪如山聞君城郭居左
右羣書環有齋亦名艇何時許追攀釣古不釣今所得孔與顏不然

如爾祖跨鶴出塵寰

和裴仲謨摘白鬚行

仲將題凌雲比訖鬚盡白陸展媚側室星星染為黑人生如寄耳况
復形與色澤壑藏山舟夜半輪有力龍眉三不遇已矣何所惜二毛

賦秋與自愛頗姑息聞諸古也乾毛髮因地得數窮反其本蟻螻得
而食妙年光可鑿炯若鴉羽戩戩映梳漸蕭蕭變化了無隙所以梵志
云昔人已非昔嗒然君勿笑子羽以貌失信美如客兒終翦施摩詰
我作白鬚行而得養生術

觀觀二弟作小室讀書魯直名曰寄寂作此寄之用孫子實韻
力田不逢年識者未宜閑他時歲在金百兩無虛糶士生當自量天
道平如準汝兄魯叔山正坐不前謹有琴亦無絃何心向求軫客來
欲頹玉大白帆滿引官長既屢罵諸生亦時駭一口吸西江元哉居
士蘿歲寒知蒼松日暮識丹樓夢想八九椽森然羅玉筍

魯直字實韻 韓宣武史實李氏或都問此公為中秋萬物被收稱
雙葉誤如名耳女非近進李氏下得錄引韓甘味爾論者然
天地如雲轉天墜車驟井下得錄引韓甘味爾論者然
難於前而後運轉用東望吾聞調羹鼎美未及酌酒其佳王
而樂會稽也 案此詩見黃又歸公集題作次韻孫子實韻少

反初

昔年淮海末經近安期生謂我有靈骨法當遊太清區中緣未斷方
外道難成一落世閒網五十換嘉平夜參半不疑披衣涕縱橫誓當
反初服仍先謝諸彭輪髮陽之阿鋪鍛太和精心將虛無合身與元
氣并降降三境中高真相送迎現函紀前續金蒲錫嘉名耿光洞寥
廓不借日月明故棲黃埃裏絕想空復情

精思

精思洞玄化白日昇高曼俯仰凌倒景龍行速如神半道過紫府耳
節聊凌巡金牀設寶几璀璨明月珍僊者二三子眷然骨肉親飲我
霞一杯放懷暖如春送朝玉虛上冠劍班列真無端拜失儀放斥令
自新雲霄難遽返下土多埃塵淮南守天庖嗟我實何人

送楊康功守蘇

公於萬事輕獨嗜山水重寓直西掖坦滄州長入夢廣陵一都會廚
酒萬斯瓊每歎關登臨持此將焉用比持蘇臺節論鬱繡紳共翻云

美泉石乞可小嬉弄恩恩治行李草草別賓從乃知仁智心所樂異
庸衆梅花發春端百卉日興動公等行復反臺閉侯鸞鳳

偶戲

偶戲失班龍坐謫崑崙陰崑崙一何高去天無數尋嘉禾穗盈車珠
玉炯成林天颺時一拂清哀動人心一面四百門官誰雲氣侵闕然
竹使符難矣蹇登臨羣仙來按行憐我久滯淫力請始云免反室歲
已深親朋喜我來感歎或霑襟塵賁君勿悲殊勝巢欽豈

病犬

犬以守禦用老儻將何為跟踉劣於行囊然抱渴飢主人恩義易乃
為升斗資追隨不肯去猶若戀藩籬屠膾意得逞烹庖在須斯糟糠
固非意豚豕同一時念昔初得寵青鞵纏綵絲飼養候饑飽動止常
相隨胡云不終始委逐在衰遲犬死不足道因為主人悲

和子瞻雙石

天鑑海濱石巖若龜毛綠信為小仇池氣象宛然足連巖下空洞鼎
張彭亨腹雙峯照清漣春眉鏡中蹙疑經女媧鍊或入金華牧鑪薰
充雲氣研滴當川瀆尤物足移人不必珠與玉道傍初無異漢將疑
虎伏支機亦何據但出君平卜奇壘入華林傾都自追逐我願作陳
那令吼震山谷一拳既在夢二駒空所欲大士捨寶陀仙人遺句曲
惟詩落人閒如傳置郵速

雷陽書事

駱越風俗殊有疾皆勿藥束帶趨祀房醫史巫紛若絃歌薦粟奴
主洽鷓酌呻吟珠未央更把雞骨灼
一笛一腰鼓鳴聲甚悲涼借問此何為居人朝送殤出郭披蒼蒼磨
刀向猪羊何須作佳事鬼去百無殃
舊傳日南郡野女出成羣此去尙應遠東門已如雲蚩氓託絲布相
就通緊懸可憐秋胡子不遇卓文君

案第一篇第二篇別見蘇詩禮遺在雷州八首內

海康書事

白髮坐鉤黨南遷海瀕州灌園以糊口身自雜蒼頭籬落秋暑中碧
花蔓牽牛誰知把鋤人舊日東陵侯
荔子無幾何黃柑遽如許遷臣不惜日恣意移寒暑層巒俯雲木信
笑非吾土草芳自有時轉鴉何關汝

卜居近流水小巢依欽峯終日數椽開但聞為遺音鐘香入幽夢海
月明孤對鷓鴣一枝足所恨非故林
培塿無松柏駕言出焉遊讀書與意會卻掃可忘憂尺蠖以時詘其
信亦非求得歸良不惡未歸且淹留

粵女市無常所至輒成區一日三四遷處處售蝦魚青裙脚不襪臭
味猿與狙孰云風土惡白州生綠珠
海康臘已酉不論冬孟仲殺牛擗鼓城郭為沸動雖非堯曆頒自
我先人用大笑荆楚人嘉平臘雲夢案以上六篇別見蘇詩禮遺雷州八首內

粲粲履靡勤作湯美無有上客賦驪駒序仁開素手那知蒼梧野葉
置同芻狗荆荆山玉抵鶴此事錄來久
奇士桑柘希蠶月不紡績吳綃與魯縞取具桐船客一朝南風發家
室相怙迫半買鬻我藏倍稱還君息

一兩復一場蒼茫風發怒號兼晝夜山海為顛蹶云何大塊噫乃
爾不可遏黎明衆駭虛白日麗空闊
合浦古珠池一熟胎如山試問池邊叢云今累年閑豈無明月珍轉
徙溟渤閒何關二千石時至自當還

次韻曾存之獻竹軒

翩翩曾公子子猷定前身嗜好準嗜昔了然不淄磷寄食平準官植
竹當比鄰朝與竹相對暮與竹相親安可一日無此君真可人

游山

服形百神朝刳心萬緣盡我無退轉境何以有精進戲為汗漫游八

極一何近渺渺東海水壘北邙墳向來歌舞處忽復成荒村愚人如鹿耳其死了無魂孰知九霄閉玄圃枕崑崙縹緲化人衣蒼蘿誰與捫

雲車自天來駕言游混茫手持太一節身佩使者章龍虎傍天矯馬龜伏以翔朝元紫微上所親浩難量寶網結萬珠參伍相焜煌花品不知數妙英折元房宮殿隨人身處處飄清涼危髯擢真玉高謝人閒救二二古鬚眉冠雲帶含光遺我飛霞佩副以明月璫再拜敬服之白毛發靈香

次韻答張文潛病中見寄

與君涉世網所得如鉤溫念昔相乖離俯仰變寒暄把袂安可期寄書囑加飡三年汝水濱孤懷誰與言末路非所望聯鑣金馬門校文多豫暇玄談到羲軒孰云零箸小史書垂後昆匪惟以舊聞抵牾良可刊比枉病中作筆端淮海奔亟駕問所苦兀坐一室閉晤對不知夕歸途斗星翻平時帶十圍頗復減管環君其專精神微恙不足論愷傷神所勞此理真如絃

與子瞻參寥會松江得浪字

松江浩無旁垂虹跨其上漫然衝洞庭略非一狀恍如陣平野萬馬攢穹帳離離雲抹山窅窅天粘浪烟中漁唱起為外征帆颺愈知宇宙寬斗覺東南壯大史主文盟諸豪盡詩將超搖外形檢語笑供頤頤媚娟棄迨逐撥刺亦從放獨留三百缸聊用沃軒曠

子瞻得風字 吳越溪山興未窮又扶衰病過垂虹浮天自古東南水送客今朝西北風境界自忘千里遠驛驛離離復古人同舟師不會流連意指看斜陽萬頃紅
子瞻詩老更窮人閒無處吐長虹平生睡足連江雨盡日舟行擊岸風人笑年來三出慣天教我輩一尊同知君欲寫長相憶更送銀盤尾散紅

參寥得岸字 婉孌跨長虹吳會稱快觀論通我萬頃放目失張岸對景對通山青螺點空浮從來誇說震澤勝無昏日被浪湧長漫排空度飛輪肺腑入清境驚若春水泮安得凌九坂從公遊汗

自作挽詞

學覺徒窮若茹哀與世辭官來錄我囊吏來檢我屍藤束木皮棺葉葬路傍破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歸惴惴猶在茲昔忝柱下史通籍黃金闈奇禍一朝作飄零至於斯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時修途綠山海豈免從闌維荼毒復荼毒彼蒼那得知歲晚瘴江急鳥獸嗚聲悲空濛寒雨零慘淡陰風吹殯宮生蒼蘚紙錢掛空枝無人設薄奠誰與飯黃縑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辭

淮海集卷二

宋 高 郵 秦 觀 少 游 著

詩

觀易元吉獐猿圖歌

參天老木相樛枝嵌空怪石銜青澗兩猿上下
一旁掛兩猿熟視蒼蛙疑蕭蕭叢竹山風吹海棠杜宇相因依
下有兩獐從兩兒花飡草齧含春嬉易老筆精
湖海推畫意忘形更奇解衣一掃神扶持他日
自見猶嗔吝金錢百萬酒千鷗荆南將軍欣得之
老禪豪取囊爲垂白晝掩門初許窺房樞炯炯
明冬職榛聚羽革分毫釐殘編未終且歸讀歲暮
有閒重借披

夜坐懷辛老司諫

六合寥寥信茫茫中有日月無根柢古往今來漫
不休青髮素顏從此逝嗟予自少多遭迴氣血未
衰心已艾北渡長淮霜入屨南窺禹穴塵生袂日
一窺渾沌死雖有餘風終破碎回車復路可無緣
三問道人三不對

答朱廣微

廣微才華殆天賦十歲孤山有佳句又夢東林飲
虎溪歎息清風人不悟自爾所見無全牛桐柏崑
崙日傾注蔥蘢曠景破新花踏蹬老拳擒脫兔身
勤事左竟何成巧迫化工天所怒兩鬢星星滄海
頭強學禪那慰遲暮昨夜燈花吐金粟曉烹鯉魚
得尺素笑我徜徉吳楚閒經卷酒后隨所遇人生
近意十八九月得解顏能幾度著書準易空自疲
服藥求仙良亦誤北風老矣無能爲行看黃鸝語
飛絮安得從君醉百場落筆珠幾不論數

送僧歸保寧寺

西湖環繞皆招提樓閣晦明如臥披保寧復在最佳處
水光四合無端倪車塵不來馬足斷時有海月相因
依上人頭齡已隸此心目所

證惟現瑤白玉芙蓉出清沼天然不受緇塵擾坐客一語不入意目
如明星視飛鳥冠切雲兮佩玉環上人顧之真等閑應緣聊入人閒
世興盡卻歸湖上山伊余久欲窺禹穴矧今仲父官東越行挽秋風
入剡溪爲君先醉西湖月

和王通叟琵琶下自琴字

鷓鴣鳴時乘芳歇華堂夢斷音容絕風驚玉露不成圓一夜芙蓉泣
秋月金鈿捍面紫檀槽曾抱花前送酒初庚郎江令費珠璧小研紅
牋揮兔毫風流雲散令人瘦忍看麴塵昏錦綬楚水悠悠更不西上
天破鏡空依舊

醫者

塊然一氣初渾淪散作大物相吐吞主承客禦勝存是爲萬物疾
病原寥寥空跛遊寬魂誨此法術成軒轅金書玉冊要不煩煥如星
宿不可捫時遷聖祖遂幽昏弊俗竊以資利源余嘗感慨期明論世
無妙質孰與言因君乞詩置屋軒聊復援筆賦本根

漫郎

元公機鑿天所高中興諸彥非其曹自呼漫郎示真率日與聾叟爲
嬉遊是時胡星殞未久關輔擾擾猶弓刀百里不聞易五穀三土空
傳殺二桃心知不得載行事儉首刻意追風騷字皆華星章對月漏
洩元氣煩揮毫猗玗春深茂花竹九疑日暮吟哀絳紅顏白骨付清
醪一官於我真鴻毛乃知達人妙如水濁清顯晦惟所遭無時有祿
亦可隱何必龜巖遠遁逃

紀夢荅劉全美

歲逢因數斗申指辰次庚辰漏傳子夢出城闔登古原草木榮天帶
流水千夫荷鋤開久殫前有一人狀瓊偉素冠長跪蒸酒穀云是劉
郎字全美馬鳴車響斷還續人境晦明秋色裏既寤茫然失所遭河
轉星鬚汗如洗世傳夢凶常得吉神物戲人良有旨全美聲名海縣

閑閉久當開乃其理媚媚二十四橋月月下吹簫聊爾耳洗眼看君
先一鳴九萬扶搖從此始案第一句申指年譜案作指申

和虛飄飄

虛飄飄虛飄飄風寒飄絮浪春暖履冰橋勢緩霜垂霰聲乾葉下條
兩中樞點沒流水風裏綠雲鋪遠響虛飄飄比時光影猶堅牢此詩
宋氏本蘇詩補二十九
首內各首原皆亦說載入

馬上口占

向晨結束事長途利風刮面冰在鬢面窮得水馬不進霧暗失道人
相呼悠悠旁舍見汲井軋軋隔林聞輓車游目騁懷自可樂勿憶鄉
縣增煩紆

霜風稜稜

霜風稜稜萬木枯梅花破尊猶含鬚田家往往事游獵追逐孤兔相
號呼微茫山中起狂燒隱約林梢低日車馬頭漸覺有佳趣勿厭阡
陌多繁紆

别子瞻

人生異趣各有求擊風捕影祇懷憂我獨不願萬戶侯惟願一識蘇
徐州徐州英偉非人力世有高名擅區域珠樹三株詎可攀玉海千
尋真莫測一昨秋風動遠情便憶鱸魚訪洞庭芝蘭不獨庭中秀松
柏仍當雪後青故人持節過鄉縣教以東來償所願天上麒麟昔漫
聞河東鸞鷲今纔見不將俗物礙天真北斗以南能幾人八軼學士
風標遠五馬使君恩意新黃塵冥冥日月換中有盈虛亦何算據龜
食蛤暫相從請結後期遊汗漫

食蛤暫相從

子瞻和 夜光明月非所報逢年遇合百無憂將軍百戰竟不侯
伯郎一斗得涼州觀劇負重君無力十年不入紛華城故人坐上
見君又謂是古人呼莫與新詩說萬物相侵黃小字黃庭故
人已去君未到空吟吟草青誰為他鄉各異懸天遣君來破

夜光明月

子瞻和 夜光明月非所報逢年遇合百無憂將軍百戰竟不侯
伯郎一斗得涼州觀劇負重君無力十年不入紛華城故人坐上
見君又謂是古人呼莫與新詩說萬物相侵黃小字黃庭故
人已去君未到空吟吟草青誰為他鄉各異懸天遣君來破

百願一聞君語讀君心短李驕驕眼中見江湖放浪久全真忽然
一鳴驚倒人縱橫所值無不可不知若何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換我亦徒留宿長算山中斯未決同歸我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淮南三置吾何求使君到千里君言有客許許許許許許許許
居未易凡一則使君南無恨無力千里相送空使君空使君空使君
年客袖中願願願願願願願願願願願願願願願願願願願願願願
慶豐解人頭不得座石長相見狂客非真非真非真非真非真非真
面非長舞少年笑正思君君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
詩詳致謝

和黃法曹憶建溪梅花同參寥賦

海陵參軍不枯槁醉憶梅花愁絕倒為憐一樹傍寒溪花水多情自
相惱清淚斑斑知有恨恨春相逢苦不早甘心結子待君來洗兩梳
風為誰好誰云廣平心似鐵不惜珠璣與揮掃月沒參橫畫角哀暗
香銷盡令人老天分四時不相貸孤芳轉盼同衰草要須健步遠移
歸亂插繁華向晴昊

參寥詩

參寥詩 朔風蕭蕭方振雪雪壓茅簷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
問訊山僧少病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
空有新姿少病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
精草要須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
子瞻和 西風蕭蕭方振雪雪壓茅簷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
為愛君詩被花惱多情應獨只有此詩君愛到東坡先生心已
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孤山山下醉眠處空無補腰紛不掃
草草不如風雨春歸收拾餘春去去年花開我已病今年對花還
除熱未盡清風清風清風清風清風清風清風清風清風清風清風
多情被酒消好吳山道人似水眼眼眼眼眼眼眼眼眼眼眼眼眼眼
長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
子瞻和 老夫手背日凋極愁見米鹽難惟醉倒飲傳賢客賦寒梅
感物傷春 老夫手背日凋極愁見米鹽難惟醉倒飲傳賢客賦寒梅
夜半明半落清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
芳草可憐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
空君自古不依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空更憐真味好道人心有覺竹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不助令我至今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
時起為四飛畢竟安能亂清昊 坡門 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歸亂插繁華

歸亂插繁華向晴昊
參寥詩 朔風蕭蕭方振雪雪壓茅簷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
問訊山僧少病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
空有新姿少病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
精草要須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
子瞻和 西風蕭蕭方振雪雪壓茅簷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
為愛君詩被花惱多情應獨只有此詩君愛到東坡先生心已
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孤山山下醉眠處空無補腰紛不掃
草草不如風雨春歸收拾餘春去去年花開我已病今年對花還
除熱未盡清風清風清風清風清風清風清風清風清風清風清風
多情被酒消好吳山道人似水眼眼眼眼眼眼眼眼眼眼眼眼眼眼
長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
子瞻和 老夫手背日凋極愁見米鹽難惟醉倒飲傳賢客賦寒梅
感物傷春 老夫手背日凋極愁見米鹽難惟醉倒飲傳賢客賦寒梅
夜半明半落清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
芳草可憐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
空君自古不依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空更憐真味好道人心有覺竹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不助令我至今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
時起為四飛畢竟安能亂清昊 坡門 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老夫手背

老夫手背日凋極愁見米鹽難惟醉倒飲傳賢客賦寒梅
感物傷春 老夫手背日凋極愁見米鹽難惟醉倒飲傳賢客賦寒梅
夜半明半落清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
芳草可憐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
空君自古不依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空更憐真味好道人心有覺竹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不助令我至今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
時起為四飛畢竟安能亂清昊 坡門 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夜半明半落

夜半明半落清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
芳草可憐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
空君自古不依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空更憐真味好道人心有覺竹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不助令我至今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
時起為四飛畢竟安能亂清昊 坡門 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空君自古

空君自古不依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空更憐真味好道人心有覺竹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不助令我至今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
時起為四飛畢竟安能亂清昊 坡門 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題嚴夷園

雙瞳夾鏡權協月尾驚蕭森澤於髮鞍街不施輒復脫旁無取者氣騰越地如砥平丘隴滅天寒日暮抱鏡渴漢首號鳴思一發超軼絕塵入恍惚東門金鑄久銷歇曹霸丹青亦云沒賴有龍眠戲揮筆眼前時見千里骨玉臺蘭闥相因依嗟爾龍媒空自奇鸞旗日行三十里焉用逐風追電爲

和東坡紅鞋帶

君不見相如容貌窮不枯卓氏恥之分百奴一朝奉命使節作駟馬赤車從萬夫仲元君平更高妙奇食耕卜霜眉鬚兩川人物古不乏數子風流今可無參軍少年鮑經術期作侍中司御史老披青衫更矍鑠上馬不用兒孫扶一朝忽解印綬去取將詩禮權裾襦懸知百年事已定卻笑列仙形甚隴東阡北陌西風入瑞草橋邊人叫呼相見紅圍照白髮頹然醉臥文君墟

題楊康功醉道士石

黃冠初飲何人酒徑醉頹然不知久風吹化石楚山阿藤蔓纏身辭封口常隨白鶴一飛去但有衣冠同不朽異物終爲賢俊得野老田夫豈宜有華陰楊公香案吏一見遂作忘年友日暮西垣視草歸往往對之傾數斗大夢之閒無定論啓母望夫天所誘敷城或與子房期西域更爲陳那吼我疑黃冠反見玩若此堅頑定醒否何當一笑凌蒼霞願謝主人聊舉手

送蔡子驥用蔡子駿韻

越絕山川遠相屬萬壑千巖抱青綠臥龍一峯稱是奇遠趾清漪如帶束鏡水春生鷗尾銜稽山日暮猿聲續三休上與蓬萊接登眺使人遺龍辱我昔東遊觀禹穴痛飲狂歌得所欲上天何曾有官府鸞鳳日日遭鞭扑僧坊畫壁閱幾遍神妙難忘獨金粟翠骨夢斷已十年又見春風賣錫粥芋蘿若耶園依舊可憐雲月誰追逐故人淡泊

出天性鶴鷄巢林一枝足不肯絃歌甘堯庫退同市門隱梅福惟應月下小叢歌尚有夏音傳舊俗

和裴仲謀放兔行

兔餓食山林兔渴飲川澤與人不可瑕疵焉用苦求索天寒草枯死見窘何太迫上有蒼鷹下有黃犬厄一死無足悲所取敗頭額敢期揮金遇倒囊無難色雖乖獵者意願辜仁人責免今免令聽我言月中仙子最汝憐不如亟返月中宿休顧商巖并癡癡

南都新亭行寄王子發

洛水沄沄天上動道入隋渠下梁宋宋都隄上十二亭一一飛鷲若鸞鳳光華遠繼周王雅宴喜還歸魯侯頌玉鶻殿令肅衣冠金縷哀音繞梁棟娟娟殘月照波翻習習暖風吹鳥呼何處高帆落文鴛誰家駿馬嘶征鞍柳枝芳草恨連天暮雨朝雲同昨夢借問亭名製者誰留守王公才望重胸中雲夢吞八九日解千牛節皆中祥符相公實會祖庭列二槐多伯仲承明厭直出荊州轉守此都行大用此都去天纔尺五交廣荆陽歸引控兔園事迹化黃埃清冷文雅堪長勸袖爐銜尾車挂鞭昨日出迎今日送送故迎新無已時古往今來相戲弄亭下欽崎淮海客末路逢公詩酒共一尊明日難重持豈恤官期後芒種今年氣候頗云早天嬌梅花春欲縱行見亭中祖帳開千乘送公歸法從

以真薑法魚糟蟹寄子瞻

鮮鱠經年漬醃醃團臍紫蟹脂填腹後春真茁滑於酥先社薑芽肥勝肉兔卵豐藥何足道釘鉅盤煖亦時欲淮南風俗事瓶罌方法相傳爲旨蓄魚鱠蟹臨薦蓬豆山救溪毛側蒙錄輒送行庖當擊鮮澤居備禮無虞度案此詩別見施注蘇詩補遺蘇無魚鱠以下四句有且同千里寄鶻毛何用改致致藥度二句

贈女冠鳴師

瞳人瞿水腰如束一幅烏紗裹寒玉飄然自有姑射姿回看粉黛皆

塵俗霧閣雲窗人莫窺門前車馬任東西禮罷曉壇春日靜落紅滿地乳瑞啼

次韻黃寬仲寄題順興步雲閣

故山無期大刀頭黃塵溽暑未罷休步雲之篇忽我投便見冰玉懸清秋順興山川甲閩甌無風萬壑松風颺步雲之人人品優御風禦寇真其儔仙人乘槎凌斗牛回環十見天星周猿鶴忽驚空蕙帳周家正要蓄溪望

徐得之閒軒

建安自古多俊髦徐子磊落尤其豪論兵說劍走湖海身動事左無所遭綠林五校已屠膾黑衣二衛嗟徒勞歸來故山便卜築脫葉萬事輕鴻毛橫前澗水漱哀玉傍舍老樵藏飛猿山蔬何用媿梁肉鶴豔未必輸青袍追寒弄月有真意慎勿輕語傳兒曹

送喬希聖

鸞翔蓬蒿非所悲鵬擊風雲非所喜貴賤窮通盡偶然回頭總是東流水我思田文昔相齊朱袍照日如雲霓二千冠佩醉明月清歌一曲傾玻璃如今陳迹知何在但見荒冢烟蕪迷又思原憲昔居魯門戶東西閉環堵杖藜對客騁高談自覺胸襟曠堯禹如今寂寞已成塵空有聲名掛千古送君去何時回世閒如此令人哀我徒駐足不可久笑指白雲歸去來

聳下春晴

樓閣過朝雨參差動霽光衣冠分禁路雲氣繞宮牆亂絮迷春闌蕙花困日長經句牽酒伴猶未獻長楊

睡起

睡起東軒下悠悠春緒長爬搔失幽轉秋欠墮危芳蛛網留晴絮蜂房受晚香欲尋初斷夢雲霧已冥茫

次韻羊老初至湯泉

夾路山重複參天樹老蒼一區成小市數埒引溫湯洗沐同幽客鋪餐就梵坊未輪朝市子斗酒得西涼

年華行已老林莽尙蔥蒼地勝連龍洞泉温注鬼湯人風遠城市鐘梵近僧坊九夏來投錫樓心應更涼

羊老詩 川谷閑深阻天晴正莽蒼聊同不速客來恰自然湯茂幸寓伏改道人樓淨坊恍如登十地熱懶頓清涼

過六合水亭懷裴博士次韻

昔同裴博士酌酒俯庭柯晚岫潭潭碧風池瑟瑟波蒼崖遺老沒白首故人過轉聘成陳迹勞生可奈何

晚憩孤亭上羸驂繫斷柯荒門寒帶路空檻閣增波往事青山在餘生白鳥過誦言成絕語疊疊迫陰何折柳相從地重來失舊柯林光延晚照岸影動微波隔浦檀欒密當簷翡翠過主人成異物搔首奈情何

懷孫子實

舉眼趨浮末斯人獨好修青春三不惑黃卷百無憂玉出方流潤鸞停翠竹幽相思自成韻不必寄西郵

對淮南詔獄

一室如懸磬人音盡不聞老兵隨臥起漂母給朝曠樊雉思秋野鞦鷹望暮雲念歸忘食事日減臂環分淮海行搖落文書亦罷休風霜欺獨宿燈火伴冥搜初動朱樓曉參橫粉堞秋更掛飛鏡破應得大刀頭

次韻荅米元章

嗜好清無滓周旋築有文揮毫春在手岸幘海生雲花鳥空撩我草鱣正屬君惟應讀雌蜺差不愧王筠

宿參寥房

鄉國秋行暮房櫳日已暝驚風多犯竹破月不藏星鉤箔簷花動鈔書燭燼零非關相見喜自是眼長青

次韻米元章齋居卽事

庭木雙枝茂盆池一掬慳支頤魚出樂入皆為知還老境行將及仙
書讀未閒因君歌鳳過通夕夢歸山

次韻酬陳傳道

白髮三冬學青衫八尺身誰知人上傑聊作吏中循揮翰通元氣開
編友古人寄聲張氏子曲逆豈長貧

次韻傳道自適兼呈都司芸叟學士

楚國陳夫子周南頗滯留弊袍披槁葉瘦馬兀扁舟藥餌過三伏文
書散百憂何人共禪悅居士有浮休

次韻子由題斗野亭

滿市花風起平隄漕水流不堪春解手更為晚停舟古墟天連鴈荒
祠木蔽牛杖藜聊復爾轉盼夕烟浮

子由詩 細雨添春色微風靜開流勞生兩蓬鬢生計一扁舟欲
食隨魚鱗封疆入斗牛風波方在眼轉覺此生浮

韓樞密夫人挽詞

奕葉貂蟬後宗姻樂靜閒從夫登兩地看子入三山舊像瞻榆闕遺
音想佩環百年川閣水不復更西還

天上開華屋丘山忽返真內人歸昭感挽者轉哀新鸞詔初乾墨魚
軒已暗塵藹然多德善論次有蒼珉

丞壽縣君挽詞

廷尉蒙恩後蘭臺就養初大椿官更壽流水遽焉如鸞錦封花誥殊
絲網板輿百年誰考德琬琰在幽墟

明世辭隆養哀榮道路傳賻喪從上宰歌挽出羣仙素幔傷秋泛青
紅慘夜船玉峯歸葬處木拱鴈連天

時宜義挽詞

奮發多難裏哀榮厚夜中妙年推正行末路見陰功風雨雙龍合山
川弔鶴空懸知青史上又載一子公

中書侍郎挽詞案卽下應有關文
疑有傳故之字

崛起商巖後清忠士論歸法知商鞅弊議折董安非遷謫生華髮
騰上紫微又騎箕尾去朝野涕空揮

守道無夷險如公實冀傳望從為府重官到鳳池休二品追褒峻千
金賻恤優縉紳終有恨王駿不封侯

呂與叔挽章

舉舉西州士來為邦國華藝文尤爾雅經術自名家正有高山仰俄
成逝水嗟賢人各有數不獨歲龍蛇

數日音容隔人琴遂已虛門生應有諡國史可無書舊室懸蛛網遺
編走蠹魚定無封禪草平日笑相如

東平夫人挽章元并贊穆夫人

相閩風流戚王家地勢雄室中蘭作佩庭下玉成叢啼鳥悲春檻荒
原入夜宮遺芳得鴻筆論次詔無窮

開封李公挽章

報國封章數論文意氣真先朝貴公子當代老成人月動融尊酒花
催郵驛賓誰知古原上馬鬣一朝新

戚里薨者舊哀榮世末如謎加三事袞奠致兩宮與鹵簿前衢陰歌
鐘後院虛英風知不墜芝玉茂庭除

德清道中還寄子瞻

投曉理竿棹溪行耳目醒蟲魚各蕭散雲日共晶熒水苕重深翠烟
山疊亂青路回逢短棹崖斷點孤翎叢薄開羅帳淪漪寫鏡屏疎籬

窺管窵支港泛零筍遠嫩依微見哀採斷續聽夢長天杳杳人遠樹
冥冥旅思搖風旆歸期數月莫何時然蜜炬復聽閣前鈴

鮮于子駿使君生日

往昔高堂夢熊羆兆吉占氣鍾西蜀秀時應仲秋嚴江漢揮犀尾風
雲下筆尖微辭追屈宋精義到黃交操履森森柏名聲耿夜蟾擊瓊

雕鶚健治劇鷗鵠銛使者旌旄易將軍印綬添鷺鷥隨步武虎豹入
韜鈴鍾麗即官綬形垂太守禮兩行分蜜炬十里上珠簾禮士常懸
榻誅姦或奮髯兩堂昏絳帳風帆亂牙籤銀漢星初換金莖露已霑
歡聲連北固壽岳巨東漸麗句充文几奇香切玉壺簪紳五福具尊
俎四難兼賤子真殊幸清標獲屢覘誤蒙雕朽木猥辱畫無鹽嘉運
方熙冷英才豈滯淹佇公歸法從行道慰民瞻

次韻蔣穎叔南郊祭告上清儲祥宮

特起朝陽內祠宮極邃清高窗闕玉女巨闌守昌明威掩秦諸時雄
逾漢兩京垣橫天上紫洲露海中瀛皇帝初龍躍中原罷虎爭樵夫
亦談道行旅不持兵此地修禳禱于時係利享栢梁災未幾陳寶詔
重營御幣金繒出慈闈服玩并標題動宸翰撰次屬鴻生玉刻黃金
印金書秘殿名妙經藏洞觀真鏡佩威盟仙溜花閉靜瓊枝物外榮
肇禋承帝社肆眷順民情天施寧論報風行不計程近傳聞警管時
或見旄旌海嶽朝雙闕星辰集上楹禮如尊太一事異龍文成大似
圓丘報長於至日迎侍臣來祭告法駕欲時行釐事通元氣高真達
孝誠慶增黃帝系壽續太陰精西北夷門峻東南輦路傾雲行博山
氣風卷步虛聲符呪方期應英髦各稟征謳歌興法從行見泰階平

擬郡學試東風解凍

寶曆開新歲春回斗柄東漪生天際水凍解日邊風浩蕩依蘋起侵
尋帶雪融江河霜練靜池沼玉奩空魚藻雍容裏雲霄俯仰中更無
舟楫礙從此百川通

正仲左丞生日

元氣鍾英偉東皇賦炳靈冀數十一莢椿茂八千齡汗血來西極搏
風出北溟之無分楹楹詩禮學趨庭妙質珠遺海高材刃發硎初更
芸閣秘屢直瑣闈青史筆開凡例繪言正緯經文昌頻曳履京兆屢
空函遂總臺綱紀常參國典刑兩宮隆眷遇諸夏聳瞻聽武略驅雷

電文鋒彗斗星乞閒辭元滿分逸下青冥綺甲雙朱服腰橫萬寶釘
明峯春蠱蠹汝水暮冷冷散策花閒徑揮犀水上亭壺鷓延墨客燈
燭按歌伶周袞歸公旦商巖夢武丁久聞虛揆席佇見返皇局別數
汾陽考重鶴宋父銘巍然廟堂上永作世儀型

淮海集卷二

淮海集卷四

宋 高 郵 秦 觀 少 游 著

詩

篤幸太學案嘗依石林詩話作和呂丞相贊仲篤幸太學詩

原廟初更十二章還與詔蹕幸諸庠涵天璧水遙迎仗映月深花不亂行風動四夷將遣子禮行三舍遂賓王前知此舉追虞氏果有球音發舜堂

題閣求仁虛樂亭胡本注前二首幸老作案一當作詳效認

禪房幽構徑彎環鸚鵡鳴鳩盡日閑隱几冥濛超物表畫圖摹髣見林閉寒簾雲吐池中月岸橫天橫竹外山秋興已闌成麗句板輿時此慰慈顏

長官平昔嗜林丘僧與開亭待勝遊修竹回環扶碧瓦小池方折轉清流春深鷓鴣催詩句夜靜蟾蜍入酒舟只恐政成留不得懸人空此憶常游

誰構新亭近翠微似教陶令狎天機池光引月來檐燕竹影疏風到客衣愛酒有時攜玉壘無絃聊自拂金徽人閒此樂應無幾肯向良辰與物違

懷李公擇學士

一辭行旆楚亭卓幾為登臨掛樹陶蓬斷草枯時節晚山長水遠夢魂勞流傳玉刻皆黃絹早晚金闈報大刀宣室方疑鬼神事順風行看駁鴻毛

次韻此或皆他人文次韻動作詳效認

青髮從遊各白袍老來邂逅更陶陶尺書繼月傳雙鯉相見何時詠百勞諫草十年閒閣筆坐棠三郡不更刀靈崖灤水堪行樂時事紛紛劇蠅毛

畫船京口見停檣瀟洒渾疑謝與陶但把好山供勝踐不將餘論掛

塵勞諫垣天上經焚草落國年來屢夢刀北路近傳新政美未嘗因物彊吹毛

題湯泉

滿斛冷泠注不窮幻塵乾慧洗皆空法流水接諸天上神漢香聞一國中金粟示為除病惱跋陀仍已獲圓通馬蹄又入風埃去回首吳吟謝莊翁有注性翁

温井霜寒碧澄澄飛塵不動玉奩清老翁仙去羸驂共太子東歸廢沼平據石聊為寶陀觀決渠還落堰溪聲洗腸灌頂雖殊事一洗勞生病惱輕

寄題王欽之自圓庵

誅茅北戶結圓廬從事風流入畫圖珠箔粉垣藏混沌葛巾藜杖造虛無春閑居士天花室畫盡仙人白玉壺遙想吏行鳥鶯散沈烟一穗對團蒲

流鶉亭并次韻

縹緲雲巒欲盡頭灑然華構別飛流朱盤激濺開冰鏡碧鬢繁紆走玉虬毛骨漸驚起濁界風煙驟覺變清秋更憐白足如霜句可羨溪邊六逸遊

臥龍西畔北池頭水擘華堂瑟瑟流幾曲漪連盤翠帶一峯孤秀浴蒼虬香囊近午清無汗素扇生涼爽入秋待喚畫師來貌取圖成便是竹溪遊詩兩用竹點大速學似非一手作

遊龍門山次程公韻

路轉橫塘入亂峯徧尋瀟洒興無窮樓臺特起喧卑外村落隨生指點中溪傍五雲清逗玉松分八面翠成宮歸途父老欣相語今日程公昔謝公

遊龍瑞宮次程公韻

靈祠真館闕山隈形勢相高對越臺尋徑翠依屏上轉藕花紅繞鏡

中開鶴銜寶箭排煙去龍護金書帶雨來夾道萬星攢騎火滿城爭看使君回

次韻朱李二君見寄

東阡北陌坐淹時偶為高風振羽儀十丈蓮花開處遠二年楮葉刻成遲鬢毛但速安仁老錢粟難輸曼倩飢向賴故人遙省憶發揮春色有新詩

萬古流空一鳥沈衣冠常苦事違心七行俱下知君舊四者難并笑我今梅已偷春成國色雲猶憑臘造天陰美人絳綺頰遙贈莫致南金增永吟

睡足軒

長年憂患百端慵開戶僧坊頗有功德撒蔽虧仙界淨人除荒穢玉壺空青天併入揮毫裏白鳥時興隱几中最是入閒佳絕處夢殘風鐵響丁東

數椽空屋枕清流一榻蕭然散百憂終日掩關塵境謝有時開卷古人遊鳴鳩去後滄浪晚飛雨來初菡萏秋此處便令君睡足何須雲夢澤南州

寄孫莘老少監

一出承明七換麾君恩復許上形輝白衣蒼狗無常態璞玉渾金有定姿天上圖書森似舊人閒歲月浪如馳整頭只在蓬山畔行赴蟠桃熟後期

次韻馬忠玉喜王定國還自濱州

淮海相逢一解顏紛紛歲月夢魂閒初驚漁艇迷花去忽認星槎拂斗還桂嶺暮登猿斷續槐堂春到鳥綿蠻石渠舊議行當復未信佳詩得自閑

寄李公擇郎中

節旄淮畔脫秋風忽跨鯨魚上碧空華秀兩附當重露又成五色在

高桐江南又說衣冠感廷右仍瞻禮樂隆朝明既升淮海見灑灑雨雲自消融

寄李端叔編修

旗亭解手屢冬春聞道歸來白髮新馬革裹尸心未艾金龜換酒氣方震夢魂偷遶邊城月導從公穿禁路塵知有新編號橫梨為憑東使寄淮濱

寄題倪敦復北軒

倪郎才韻照冰壺北向開軒頗自娛檐度惠風鳴鶴鳴壁經梅雨畫蠅蟾觥籌交錯銀河掛文史縱橫角簾鋪官舍私居同是漫莫嗟三徑就荒蕪

寄題盧君斗齋

俠氣軒軒翰墨場運迴世路變成霜出從車馬行千里歸與琴書寄一方為囀入簾春欲破鐘香侵夢日初長扁舟會有山陽役聊借狂夫挹酒漿

次韻酬周開祖宣義

并州令尹古人風淮海相忘十載中麗句曉披花綽約清談初扣玉丁東追攀昔共猗玗子嗜好今同桑苧翁所惜華船輕解綽未窺笠澤故書叢

送王元龍赴泗州糧料院

子猷風味最諸王試吏聊懷篋庫章鶴峙碧桐初振羽珠遺滄海漸騰光淮山暮眺千峯耀洛水秋輪萬鷁翔顧我行為大梁役一卮薄酒話愁腸

次韻子由題九曲池

蕭瑟通池闊茂林岸傍無復屬車音涵春似恨隨家遠漲曉疑連蜀井深闌草事空煙冉冉司花人遠樹陰陰學生儗仰成陳迹縱有遺音可用尋

子由詩 蘇老清輝照黃陵前水調寄京音可憐九曲盡聲盡
惟有一池春水深屬關雎佳若草外龍舟想像空楊陸都人似有
興亡恨每到殘春一度等

次韻子由題平山堂

棟宇高開古寺閒盡收佳處入雕闌山浮海上青螺遠天轉江南碧
玉寬兩檻幽花淺淚風危簷酒漲微瀾遊人若論登臨美須作淮
東第一觀

子由詩 堂上平看江上山晴光千里裏憑欄海內誰可一二數
黑夢蒼苔吞八九曾補外小堂陸放翁帶笠閒遊墨澗沈瀛人上學
風流盡遺構仍須子細觀

次韻子由題蜀井

蜀國精氣滯多年故有清泉發石田乍飲肺肝俱燥雪久窺杖屨亦
輕便炊成香稻流珠滑裏出新茶潑乳鮮坐使二公鄉思動放杯西
望欲揮毫

子由詩 信陽東遊十一年甘泉香稻隨歸田行逢蜀井悅如夢
試煮山茶煮白便短燥不收容鹽澆紅泥仍許置清鮮早知鄉國
勝為客遊宦何須更著鞭

次韻子由題摘星亭

崑崙左右兩招提中起孤高雉堞西不見燒香成宿霧虛傳裁錦作
障泥營流花苑飛星亂蕪滿春城綠髮齊長憶凭欄風雨後斷虹明
處海天低

子由詩 關角孤高特地迷迷離離忘日東西江流入海情無限
暮雨連山醉似死夢裏興亡應未覺後來愁思獨難齊只堪留作
遊觀地看過華櫺處處低

次韻子由題光化塔

古佛悲憐得度人應緣來現比丘身水流月落知何處花發鶯啼又
一春方外笑談清似玉夢中煩惱細如塵老僧自說從居此卻悔平
時事遠巡

子由詩 山頭孤塔獨真人云是僧伽第二身處處金錢說時供
家家露麥係新春欲求世外無心地一掃胸中眾劫塵方丈近開
延老宿清翰留客語逡巡

次韻子瞻贈金山寶覺大師

雲峯一變隔炎涼猶喜重來飯積香宿鳥為水干迎曉聞亂帆天際受
風忙青鞋踏雨尋幽徑朱火籠紗語上方珍重故人教妙契自憐身
世兩微茫

子瞻詩 誰能斗酒博西涼但記蕭蕭法鼓香住事真同一夢覺
高談難洗五年忙清風漫與山阿曲明月常隨屋角方禱首願師
憐久客直將歸路指茫茫

遊鑑湖

畫舫珠簾出綠牆天風吹到芰荷鄉水光入座杯盤瑩花氣侵人笑
語香翡翠側身窺綠酒蜻蜓偷眼避紅妝蒲菊力緩單衣怯始信湖
中五月涼

謁禹廟

陰陰古殿注修廊海伯川靈儼在傍一代衣冠埋石空千年風雨鎖
梅梁碧雲暮合稽山暗紅菱秋開鑑水香令我免魚繇帝力恨無歌
舞箕椒漿

蓬萊閣

雄檣傑構跨跨嶼席上風雲指顧生千里勝形歸俎豆七州和氣入
簫笙人遊晚岸朱樓遠鳥度晴空碧嶂橫今夜請看東越分藩星應
帶少微明

程公闢次韻 半天鐘數實蟬鳴早晚陰晴景茂生潮暖水香春
戴酒月寒雲白夜間生金釵敲海頭爭並玉鸞棋煙陣自橫我是
蓬萊東道主倚欄先占日和暉

別程公闢給事

人物風流推鎮東夕郎持節作元戎算前倦客劉師命月下清歌咸
小蕪莢鮒黑貂霜正急書傳黃犬歲將窮買舟江上辭公去迴首蓬
萊夢寐中

程公闢次韻 君家父子早相從接續清談有阿戎曲水暢情林
竹茂小山招隱桂枝濃與時特擊飛秋遠隨處登臨莫窮人下
天來應問得高名已到月華中

客有傳朝議欲以子瞻使高麗大臣有惜其去者白罷之作詩以紀其事元註與辛老同賦

學士風流異域傳幾航雲海使南天不因名動五千里豈見文高二百年貢外別題求妙札錦中翻樣織新篇淹留卻恨驚行舊不得飛觴駐蹕前

辛老原唱文章異域有知音韻律差池一醉吟類士聲名動後國樂天辨筆通難林野旄零落飄雲辨舌縱橫印佩金華使風流家世事幾隨浪拍海東岸

顯之禪老許以草庵見處作詩以約之

汨汨塵勞不自堪駝裘鞭馬度晴風洞天宮爽清都遠神水歛蒸翠釜涵列岫過霜仍暖暖雙松迎臘正驂驪此心久已蒙師指更許山中為結庵

椽葉岡頭釋馬銜區中奇觀得窮探崖空飛鼠聲相應江靜葦峯影倒涵居士碧雲裁秀句道人哀玉扣清譚偶成二老風流事不是三乘宿草庵

參寥次韻 整整秀拱洪眉慵方丈門開掃翠嵐風飄松栢聲聞發月留泉底影相隨天雲清曉祝靈臺險句窮窮虎穴探白傳異時修故事杖藜應許到雲庵

和孫莘老遊龍洞

葦蕭傳火度冥冥乍入清都醉魄醒草隱月崖垂鳳尾風生陰穴帶龍腥壁閒泉貯千鍾碧門外天橫數尺書更欲仗筇留頃刻卻疑朝市已千齡

前辛老詩 側徑紫紵入香冥神鶴魂靈露巖崩天懸石乳映華蒼壁隱晦苔蘚登屏九道寒江雲外白一池陽井雪中青溪同藥柴容臨海可共羊何事不停附來家私 曉曉吳日破林柯笑語相將馬背停路與猿猴爭險碑身隨城墮入青冥曉曲穴疑無底蟠屈蒼岩且信有靈能使諸公詩與觀死如游刃發游魂

送蔣穎叔帥熙河

侍臣不合出都門為有威名蕃漢尊戶部左曹回妙手匈奴右臂落清鐘揮毫珠璧生談笑轉盼龍鸞在夢魂潮海一空何足道歸來黃

閣坐調元

天馬蒲萄隔域門漢庭誰更勇如算行臺曉日屯千騎祖道春風屬一罇莫許留聲輕結好便令颯脫復游魂要須盡取熙河地打鼓梁州看上元

和劉僕射感舊言懷寄蘇左丞左丞昔守南京僕射方為幕客今同為執政作此詩僕射略記其一聯云論文青眼今猶在報國丹心老更同

三禁提衡繫擾龍拜無燒尾有家風班行舊號青雲士賓主今為黃閣公炯炯坐屏雲母隔珊珊行佩水蒼同自驚初到蓬萊上便見驪珠出海宮

西池宴集元祐七年三月月上已詔賜館閣官花酒以中澣日游金明池瓊林院又會於國夫人園會者二十有六人元祐以下擬是題下注

春溜泱泱初滿池晨光欲轉萬年枝樓臺四望煙雲合簾幕千家錦繡垂風過忽聞花外笑日長時奏水中嬉太平誰謂全無象寓在羣仙把酒時元註次王敏中少監韻

宜秋門外喜參尋豪竹哀絲發妙音金爵日邊樓壯麗彩虹天際臥清深已煩逸少書陳迹更屬相如賦上林猶恨真人足官府不如魚鳥自飛沈元註次王仲文待郎韻

清明前一日李觀察席上得風字
病軀寒食百無惊偶到平陽舊第中池鑿信為三輔冠杯盤真有五陵風美人賦韻分春色上客揮毫奪化工白髮漸於花柳薄但憐流水碧相通

次韻羅正之惠絲扇

吳扇新裁製素絲名即持贈意俱圓有人充戶修明月無女乘鸞向紫煙供奉宜升清暑殿動搖合作御風仙誰知揮卻青蠅輩功在春

蠶一覺眠

寄新息王令藏春塢

令尹才高寺為疑，疑為疑空歲時行樂與民同。旋開小塢藏春色，更製新聲寫土風。客向尊前忘爾汝，路穿花去失西東。無言嬌女今焉在，桃李相傳恨未窮。

送劉承議解職歸養

征馬蕭蕭柳外鳴，議郎歸養洛陽城。登山尚記飛雲處，罷吏端如棄唾輕。為米折腰知我拙，下車入里見君榮。堂前蒿少宜秋色，獻壽還應旋製聲。

次韻王仲至侍郎會李觀察池上

蟻口清漪下玉闌，隔花時聽鳥關關。酒行寒食清明際，人在蓬壺閬苑閒。天近省闈柳月麗，春偏戚里將星閑。忽思歸去焚香坐，靜取楞嚴看八還。

慶張君俞都尉留後得子

天上吹簫玉作樓，蟠桃熟後更無憂。內家報喜車凌曉，太史占祥斗掛秋。龍得一珠應獻佛，虎生三日便吞牛。魯元福祿何人似，坐見張敖數子侯。

寄題趙侯澄碧軒

風流公子四難并，更引清漪作小亭。潤及玉階春漲雨，光浮藻井夜涵星。捲簾几硯成圖書，倚檻鬢鬟入鏡屏。何日解衣容借榻，臥聽蟬口瀉冷冷。

寄張文潛右史

解手亭臯纔幾月，春風已復動林塘。稍遷右史公何忝，初閱除書國為狂。日出想驚儒發冢，風行應罷女爭桑。東坡手種千株柳，聞說邦人比召棠。

次韻裴秀才上太守向公

東風已動北風歸，寒氣侵尋自覺威。何處管絃傳臘酒，誰家刀尺製春衣。使君英妙開蓮萼，別駕風流出粉闈。唯有廣文官獨冷，終年如坐水邊磯。

坐客新從穎尾歸，使君高會列南威。風將沈燮繁歌扇，雪帶梅香上舞衣。轡樣雲團分御帑，如椽蜜炬出宮闈。食前方丈羅珍怪，卻訝犀然牛渚磯。

次韻太守向公登樓眺望

茫茫屬作人王，汝水抱城根。野色偷春入，燒痕千點相。妃枝上淚一聲，杜宇水邊魂。遙憐鳴鵲穿路尚，想元和賊負恩。粉堞朱垣都過了，恍如陶侃夢天門。

庖煙起處認孤村，天色清寒不見痕。車網案詩人玉湖邊梅澱淚壺公祠畔，月銷魂。封疆盡是春秋國，廟食多懷將相恩。試問李斯長歎後，誰牽黃犬出東門。

寄錢節

論月柴門不浪開，命車良為故人來。茫然極目春千里，尚想愁腸日九回。綠水池邊聊復爾，黃梁枕上信悠哉。何時共約參寥子，自擲青精作飯材。

贈劉使君景文

落落衣冠八尺雄，魚符新賜大河東。橫首兵法中，司馬曹植詩原出。國風拈筆古，心生篆刻引觴俠。氣上雲空石渠病，客君應笑手校黃書兩鬢蓬。

答裴深之

深巷茅檐日漸長，臥看花鳥競朝陽。惜無好事攜樽酒，賴有鄰家振燭光。尚友頗存書萬卷，封侯正闕木千章。錯刀錦段相仍至，小子都忘進取狂。

次韻裴仲謨

十年淮海閉居草偶遺兒童次第成方愧貧家矜傲帝忽蒙鄰壁借餘明文昌但願花前老張翰何須身後名移病闔門參拜阻臥聽車馬去來聲

苔會存之

環堵蕭然汝水隈孤懷炯炯向誰開青春不覺書邊過白髮無端鏡上來登覽請鄰聊復爾買刀買犢豈難哉故人休說封侯事歸釣江天有舊臺

春日寓直有懷參寥

觚稜金爵自岩峩藏室春深更寂寥捫蝨幽花蔽露葉岸巾高柳轉風條文書几上鬢髣髴鞍馬塵中歲月銷何日一筇江海上與君徐步看生潮

次韻裴仲諤和何先輩

聞說何郎操行端蕭然環堵若為安鳥啼花發阻攜手水遠山高空凭欄別後想多黃絹作春來尤厭惠文彈兩章讀罷知高義貴賤交情自古難

汝南古郡寡參尋兀兀長如鶴在陰支枕星河橫醉後入簾風絮報春深青山未落詩人手白髮誰知國士心多謝名郎傳綵綺愧無佳句比南金

荅闍求仁謝參寥彥溫訪於墳所

老澤城西木半摧葛菴岡下路新開故人此地銜憂去禪客他時問疾回聞為樹風增永感卻因水鳥證西來已謀寒食驅羸馬細聽清談動玉哀

次韻劉遜父以寧齋詩二軸作以還之

揚舠偶過海邊州一見名郎破百憂荀氏諸龍俱俊偉河東小鳳最風流明珠白璧堪投報細草幽花入獻酬別駕舊齋何足念文昌新府待公游

次韻何子溫

一星就起海隅傍縣弩前驅過射陽行見斯民無重困坐令吾道有餘光簿書不礙詩人筆猿鳥常窺使者章談笑自然羣吏肅何須酒後次公狂

次韻宋履中近謁大慶退食館中

翠華初到殿中閉三館諸儒共一班迎謁曉廷清蹕近退穿春仗綠旂閑病來怕飲東西玉老去慚陪大小山知續春明退朝錄借觀當奉一鷗還

與鄧慎思沐於啓聖遇李端叔

羸兵瘦馬犯黃塵自笑區區夢裏身不是對花能伏老自緣無酒可燒春校書天祿陪羣彥騎髮陽阿遇故人三百六句如此少更添香火坐逡巡

和程給事賢閣黎化去之什

風流雲散越王城珍重閣黎願力成不使鄧尼驚倒化祇教白傅歎先行早因妙契窺曹洞竟以清芬繼肇生迴首中庭旌騎散月華還可一方明

再賦流觴亭

仙山遊觀甲寰瀛不比人閒自雨亭歌斷瑤池雲杳杳酒行金谷水冷冷珠簾捲雨驚秋近羅襪凌波笑客醒月下珮環聲更好應容揮塵伴公聽

燕觴亭

碧流如鏡羽觴飛夏木陰陰五月時清滑日長遊女困武林春去落花遲玉笙吹罷觥籌錯蜜炬燒殘簪珥遺吳越風流公第一未輸山簡習家池

會蓬萊閣

冠裳盡坐灑清風軒外時聞韻鶴龍人面春生紅玉液銀盤煙覆紫

聽峯天涵秋色山山共樹攪鄉思葉葉重便欲買船江北去爲懷明
德更從容

次韻侍祠南郊

風馬雲車下九天郊柴初告帝心虔天如倚蓋臨壇上星若聯珠繞
御前縹緲佩環參雅奏岩欒樓閣抱非煙侍臣舉酒欣相屬醉看參
橫左右肩

與李端叔遊督海用前韻

點目誰能化兩龍超然想見古人風紅塵稍與僧家遠白髮偏於我
輩公休計浮名千載後且欣湯餅一杯同何時並築邦溝上引水澆
花半畝宮

和黃冕仲寄題延平冷風閣

冷風三伏是清秋雖有炎蒸不汝留滿地溪山歸藻井有時絲管下
滄洲快哉便得逍遙趣偶爾遠成汗漫遊誰謂發揮無妙手賦凌楚
玉有家丘

次韻謝李安上惠茶

故人早歲佩飛霞故遣長須致茗芽寒寒遽收諸品玉午甌初試一
團花著書懶復追鴻漸辨水時能效易牙從此道山春困少黃書剩
校兩三家

次韻范純夫戲荅李方叔饋笋兼簡鄧慎思

楚山冬笋斲寒空北客長嗟食不重秀色可憐刀切玉清香不斷鼎
烹龍餽菜未愧葷千里入貢嘗隨傳一封薄祿養親甘旨少滿包時
賴故人供

寄少儀弟

一隔音塵月屢遷忽收來問涕潸然栖遲冊府吾如昨流落江村汝
可憐夢裏漫成池草句愁來空誦棣華篇卑卑飛斬爾無多恨會有高
風送上天

九月八日夜大風雨寄王定國

長年身外事都捐節物驚心一悵然正是山川秋入夢可堪風雨夜
連天桐梢撼撼增悽斷燈燼飛飛落小圃澗洗此情須痛飲明朝試
就酒中仙

林次中奉使契丹劉仲平出倅鄆州同舍十有六人飲錢于丁
氏園次少蓬韻

鮮車百乘使龍庭路指金燕古北平租帳列山修故事行臺諸部奏
新聲留犁撓酒知胡意尺牘移書示漢情納節便應歸法從中途已
報制書行

須句別駕偉儀刑陵谷初無見坦平七子建安推世藝五經中秘擅
家聲南宮參綴端如夢東觀分攜空復情莫愛艸堂好風月早來龍
尾道前行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

東朝制詔九年稱烈武功高後世興坐舉不周天柱正親扶賜谷日
車升班行尙想延和殿羽衛俄趨永厚陵洛水嵩峯霽漢外百官西
望涕難勝

保扶明主自春宮萬國昇平出至公顧命一時聊共政思齊千古遂
同風外家恩數仍長信原廟丞嘗卽治隆欲敘聖功歌挽者乾坤難
入畫圖中

俞公達待制挽詞

詞場英妙氣如虹出入青雲見事功流馬木牛通蜀漕葛巾羽扇破
渠戎風生使者旌旄上春在將軍俎豆中詔墨未乾人奄忽傷心江
漢日傾東

一麾出守著威名凶計西來上爲驚玉帳笑談成昨夢錦囊書札見
平生衣冠漸散紅蓮府鎧馬還歸細柳營可道風流回首盡芝蘭庭
下築朝榮

陳承事挽詞

明時就養寄淮壖，忽歎餘生以板旋。八尺衣冠成繪事，百年風誼列幽鐫。銘旌暮暗黃梅雨，鄉路秋橫碧玉天。遙想葬期豪傑會，高車理輅駐新阡。

滕達道挽詞

早歲莪冠侍冕旒，白頭掩却外諸侯。篋中尚有東風草，塞下曾無北顧憂。心繫漢廷長入夢，氣吞胡虜不防秋。經綸未了埋黃土，精爽還應屬斗牛。

江南江北奉周旋，合散如雲二十年。春郡勝遊花蔽馬，夜山清話雨連天。共驚萬里長城壞，獨把千金寶劍懸。平日書題多散亂，呼兒尋聚一潸然。

淮海集卷四

淮海集卷五

宋 高 郵 秦 觀 少 游 著

詩

題趙團練江干曉景

案侯輔錄引作題大年小景

本自江湖客宦遊常苦心看君小平遠懷我舊登臨

烏錄作外雲峯晚沙頭草樹晴錄作明想揮灑就待女一齊候

輔錄作時驚

公子歌鐘裏何從識渺茫惟應斗帳夢曾到水雲鄉

曉浦烟籠樹春江水拍空煩君添小艇畫我作漁翁

夢中得此

縞帶橫秋匣寒流炯暮堂風塵如未息持此奉君王

寧浦書事

揮汗讀書不己人皆怪我何求我豈更求聞達日長聊以銷憂

魚稻有如淮右溪山宛類江南自是遷臣多病非干此地烟嵐

南土四時盡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如石一齊忘了家鄉

洛邑太師奮謝龍川僕射云亡他日歸然獨在不知誰似靈光

身與杖藜爲二對月和影成三骨肉未知消息人生到此何堪

寒暑更拚三十同歸滅盡無疑縱復玉關生入何殊死葬蠻夷

寄孫傳師著作

上林池籞富春風十里宮青錯御紅應與少年修故事誤隨遊觀柳

花中

泗州東城晚望

渺渺孤城白水環船爐人語夕霏聞林梢一抹青如畫應是淮流轉

處山

戲雲龍山人

芳草未應羞鴉鵲潛鱗終是畏提壺蔡經背上痕猶在更念麻姑指

爪無

選勝只攜長脰鶴入塵還駕短轅車時人若問虛元事笑答無過李

老書

圓通院白衣閣

白衣閣外遠朱欄人在琉璃萬菖閒誰把此花爲刻漏修行不放一

時閑

無邊剎境一毫端同住澄清覺海閒還是此花并此葉壞空成住未

曾閑

一根反本六根同古佛傳家有此風滿目紅蕖參翠蓋不唯門裏獲

圓通

照閣

獼猴鏡裏三身現龍女珠中萬象開未若此軒人散後水光清泛月

華來

睡足寮寄震鼎一第

與物無營但欲眠客來從咲腹便便秋生淮海涼如水得句還應夢

阿連

次韻參寥見別

鐘香冉冉紆寒穗篝火熒熒擢夜芒預想江天回首處雪風橫急騰

聲長

與倪老伯輝九曲池有懷元龍參寥

雲月娟娟淮海秋隋家池上共浮游可憐一段風流事特欠支郎與

子猷

春日

幅巾投曉入西園春動林塘物物鮮卻憇小亭纔日出海棠花發麝

香眠

一夕輕雷落萬絲露光浮瓦碧參差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

晚枝

袂衣新著倦琴書散策池塘返照初翠碧黃鸝相續去蒼絲深處見遊魚

春禽葉底引圓吭臨罷黃庭日正長滿院柳花寒食後旋鑽新火蒸

金屋舊題煩乙子蜜脾新采賴蜂臣蜻蛚蛩蝶無情思隨例顛忙注狂一作過一春

秋日

霜落邗溝積水清寒星無數傍船明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吟語聲

月團新碾淪花發飲罷呼兒課楚詞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

連卷雌蜺掛西樓逐雨追晴意未休安得萬妝相向舞酒酣聊把作纏頭

次韻子由召伯埭見別

孤蓬短榜沂河流無賴寒侵紫綺裘召伯埭南春欲盡為公重賦眸牢愁

青熒燈火照深更逐客舟航冷似冰到處故應山作主隨方還有月為朋

冠蓋紛紛不我謀掩關聊與古人遊會須匹馬淮西去雲巖風溪遂

所求

薄茶便當為程酒短艇聊充下澤車墳墓去家無百里往來仍不廢還自廣陵

觀書

南北悠悠三十年謝公遺墟故依然欲論舊事無人共臥聽鐘魚古寺邊

邗溝繚繞上雲空坐阻層冰不得通賴有東風可人意為開明鏡玉

齋飛

元日立春

此度春非草草回美人休著剪刀催直須殘臘十分盡始共新年一併來

發春獻歲偶然同新曆觀天最有功頭上兩般幡勝影一時飛入酒杯中

攝提東直斗杓寒驟覺中原氣象寬天為兩宮同號令不教春歲各開端

次韻宋履中題李侯禮樂亭

陰陰數畝籀龍欄亭外危通一徑幽頗似竹林當日集酒狂莫咲阮陳留

春日偶題呈錢尚書

二年京國費如絲又見新花發故枝日典春衣非為酒家貧食粥已多時

戶部錢尚書和詩餉米再成二章上謝

本欲先生一解頤頓煩分米慰長飢客無貴賤皆蔬飯惟有慈親食肉糜案此首次錢穆父餉米詩韻 夢裏光陰挽不回掩關獨坐萬緣灰偶因問訊維摩病香積天中施飯來

晚出左掖

金爵餘稜轉夕暉
翩翩宮葉墮
秋衣出門塵障如黃霧
始覺身從天上歸

次韻蔡子駿瓊花

無雙亭上傳觴處
最惜人歸月上時
相見異鄉心欲絕
可憐花與月應知

處州水南庵

竹柏蕭森溪水南
道人爲作小圓庵
市區收罷魚豚稅
來與彌陀共一龕

此身分付一蒲團
靜對蕭蕭玉數竿
偶爲老僧煎茗粥
自攜修綆汲清寬

案二詩及後四時四首內天風吹月一首又載蘇詩補遺作絕句三首

三月晦日偶題

節物相催各自新
癡心兒女挽留春
芳菲歇去何須恨
夏木陰陰正可人

次韻東坡上元扈從

精黃織底望龍章
不斷惟聞鐵炬香
一片韶音歸複道
重瞳左右列英皇

端門魏闕鬱崢嶸
燈火成山蓋路平
不待上林鸞百轉
教坊先已進新聲

仗下番夷各一羣
機泉如雨自繽紛
細看香案旁邊吏
卻是茅家大小君

三絕句又載黃文節公詩外集小異

四時四首贈道流

本是匡山種杏人
出山來事碧虛君
上清欲問因何事
請看先生案

仙家作十齋文

天風吹月入欄干
鳥語無聲子夜闌
織女明星來枕上
了知身不在人間

案此首見蘇軾詩人閒錄作蘇軾詩

夜深樓上撥書眠
天在欄干四角邊
揚風拂袂作城亂
雲毫髮盡獨留

璧月向人圓

陰風一夜挽青冥
風定霏霏散雪霰
雲遙想玉真清境上
白虛光裏誦黃庭

案此詩又見後集題作雪霰

奉別牛司理

堂堂先德擅才名
詞賦高凌墨客卿
之子妙齡初筮仕
好修文史繼家聲

送酒與泗州太守張朝請

莫吟杭州別駕村
昔曾柱下數承恩
而今雖是江湖吏
猶有當時七字箴

題柳陽道中古寺壁

門掩荒寒僧未歸
蕭蕭庭菊兩三枝
行人到此無腸斷
爾黃花知不知

哀歌巫女隔祠叢
鐵鼠相追壞壁中
北客念家渾不睡
荒山一夜兩吹風

又別牛司理

半年淹卹越溪濱
好愛如君只數人
解手莫令書信斷
故園桑梓幸相鄰

和工部侍郎新章

蔓棟相連數畝中
出門遙見大明宮
朝元雖共浮丘伯
衰若還同桑苧翁

題金華山寺壁

鸞鶴同爲汗漫遊
天風吹散下滄洲
金華有路通元氣
水繞高寒不斷流

出省馬上有懷將賴叔次韻

新淬魚腸玉似泥
將軍唾手取河西
偏裨萬戶封龍領
部曲千金賜屢蹄

制詔行聞降紫泥簪花且醉玉東西羌人誰謂多籌策止有黔驢技

一蹄宋詩後指首詩舊未著名今據東坡

指首云春雪京城一尺泥並較還情著征西碧幢紅旆出關去

路東風送馬蹄

不論埃塗與泥封印還家日已西豈比元戎碧油下貔貅繞帳

馬千蹄

元祐三年余被召至京師從翰林蘇先生過興國浴室院始識

汶師後二年復來閱諸公詩因次韻

聊移小榻就風廊臥久衣巾帶拂香白髮道人還省記前年引去病

賢良

客有遺予以假山石盆池者聞陳元發有石菖蒲作詩乞之

瑟瑟風漪心爲清更窺崑崙眼增明可憐一片江山樣只欠菖蒲十

數莖

興國浴室院獨坐時兒子湛就試未出

滿城車馬沒深泥院裏安閑總不知兒輩未來釣箔坐長春花上雨

如絲

題務中壁

醉頭春酒響潑潑墻下黃翁寢正安夢入平陽舊池館隔花螭口吐

清寒

紹聖元年觀自國史編修官蒙恩除館閣校勘通判杭州道貶

處州管庫三年以不職罷將自青田以歸因往山寺中修懺日

書絕句於住僧房壁

寒食山州百鳥喧春風花雨暗川原因循移病依香火寫得彌陀七

萬言

留別平關黎

緣盡山城且不歸此生相見了無期保持異日蓮花上重說如今結
草時
孫莘老挽詞

同功一體盡調元獨抱沈疴反故園壺遂暮年非不遇人生到此可
忘言

青春去閣妙文詞進讀金華華若絲轉守七州多異政奉常處有

房祠

月旦嘗居第一評立朝風采照公卿門生故吏知多少盡向碑陰刻

姓名

華屋丘山可奈何百年光景一投梭故人惟有羊曇在慟哭西州不

忍歌

陳用之學士挽詞

禮經三百蠶毛班追述先儒伯仲閒誰請尙書重給札盡鈔遺藁入

名山

岩壙芸閣上參天直舍相依欲二年願寫此情歌挽者淚霑臺素不

成篇

雲臺觀者候昏明奎壁躔中失二星上界真人重離別陰風一夜攪

青冥

牢落公車待詔時白頭掌故更樓樓一生勤苦成何事只得銘旌數

尺題

失題案才在呂與

追惟獻歲發春閒和我新詩憶故山今日始知詩是識魂兮應已度

函關

風流雲散了無餘天祿空存舊直廬小吏獨來開鎖鑰案頭塵滿校

殘書

擬題織錦圖謹案關本今改

悲風鳴葉秋宵冷寒絲紫手淚殘妝微燭窺人愁斷腸機翻雲錦妙

成章此首當是回文七絕中有錯誤又案後集蘇子瞻記江南所

成章題詩本不全題下元注云東坡賦并三絕身正集第十卷擬機
錦圖詩注下今張綱胡民表李之謙各本織錦圖詩下無附詩亦無
狀勳若漢道開叢話和附注三絕宋時已屏入蘇詩中矣詳攷證





策

序篇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蟪蛄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議帷幄之謀獨耳刺目采頌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輪肝膽效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遠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使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祖宗故事而親策於庭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輒志疏賤條其意之所欲言者為三十篇以獻惟陛下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瑟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擊不運二十幅各以其力旋默則制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不極則急成一憤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一篇以地為險山川是資以兵為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自信者不避嫌自許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續乃可底作任臣一篇眾賢聚於本朝姦人之所不利巧為詆誣以幻羣聽作朋黨一篇為有鳳魚有鯢超絕之材宜見闢略作人材楊墨塞路孟氏所獲申商崛與莫或汝邊作法律二篇得與失為鄰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篇爵祿者所以勸世磨鈍科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為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為資國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別牛馬應變於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寡覆衆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舌勝百萬之師作辨士機會之來閉不容髮匪龜匪鏡其能勿失作

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精喪治心養氣四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亡不特或為大豐作盜賊三篇究項微種盜我靈武逾八十年天誅不宓作邊防三篇東西為緯南北為經織者就綜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略在此作序篇

國論

臣聞古之人君以其祖考之志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多矣太上忘言其次有言其下不及言何則昔舜舉十六相去四凶肇十有一州皆堯志也而精誠所動神化所移不待告之以言而天下曉然固已心知其本末此所謂太上忘言者也盤庚之遷亳武王之伐商所以從先王之業承文考之志也而浮言橫議二三不一至以其遷伐之意託於詞令丁寧而告于庭委曲而誓諸野然後民始悅然而服從此所謂其次有言也秦孝公用商君之說變法令易風俗所以修繆公之業成獻公之志也然未嘗以其變法之意告民疑而不服則痛法以繩之此所謂其下不及言者也夫秦之不及言固無足道而舜之忘言又不可以遽及然則後世人君有以祖考之命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安得不法盤庚武王之有言哉陛下即位以來圖任元老眷禮名儒屏棄姦臣投鼠刻吏所以照臨海內甚威罷青苗之使廢市易之司削保甲之條刊免役之令至於摘山煮海冶鑄之事他日吏緣以為姦者臨遣信臣更定其法所以加惠元元甚厚臣竊聞之凡此大功數十湔速輕重雖出於聖母之裁成其大概則皆先帝之末命也然大道之行小人所不利或作為詆欺之言悖亂羣聽以為先帝之道陛下當終身奉以周旋而數年之間遽聽一二大臣更張幾盡異乎所謂父作之子述之者矣自非明智不惑之士往往聞其說而疑之嗚呼此殆陛下不法盤庚武王有言之過也夫子之事父其生也養志為大養口體次之其歿也繼志為大述事次之知述事而不知繼志猶養口體而不養志也非所以為達孝秦皇漢武

皆以蓋世之氣闡宇宙之材并吞諸侯攘卻胡粵若以功業言之則始皇之英偉傑特又非武帝之可比也然而萬世之下號始皇爲暴主稱武帝爲賢君秦祚遽傾漢基益大者何哉二世不變始皇之事孝昭能改武帝之法故也向使先帝晚年於人材法度初無升黜之心弛張之意陛下猶當繼其志不述其事又況親承於未命乎臣願陛下下以意作爲明詔丁寧反覆如古訓誥誓命之文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則小人雖有詆欺之言不能以疑衆矣然後被之於詩章傳示無窮以明德意使後世皆知成先帝之功者陛下也豈不休哉

主術

臣聞人主之術無他其要在乎能任政事之臣與議論之臣而已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萬物宰制百辟鎮撫四夷與天子經綸於帷幄之中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學術知古始器識通世務奮不顧身與天子辯曲直爭是非者也今天下之事有執政之臣以行之有議論之臣以言之則人主可以弁冕端委而無所事不然則雖斃精神竭筋力以夜繼日猶無益也臣請以用人一事明之十大夫以名列於仕版者蓋以萬計有智者有愚者有賢者有不肖者若智與賢則功利之所從興也愚與不肖則罪害之所從起也夫人主以一身之思慮一耳目之聰明而當天下功罪利害之機非有政事之臣則百官之進退奈何而不亂也然人之難知久矣實愚而似智實智而似愚者有之實賢而似不肖實不肖而似賢者有之申以親疏之異重以好惡之偏夫以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付之於三二人之手非有議論之臣則進退當否奈何而知之也雖然政事之臣者人主之股肱議論之臣者人主之耳目任政事之臣而忽諫官略御史猶股肱便利而耳目盲聵也任議論之臣而輕宰相薄執政猶耳目聰明而股肱折也要之二者不可偏勝使之適平而已漢成帝用王鳳爲大將軍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京兆尹王

章言之爲風所陷罪至大逆故陽朔之後天下以言爲諱唐明皇用李林甫爲相十有九年顛政用事補闕杜繼上書斥爲下邳令由是諫諍路絕此則任政事之臣太勝也漢武帝擢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之徒於左右朝廷有政事輒令助等與大臣辨論大臣數絀唐德宗晚年宰相唯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而已此則任議論之臣太勝也臣聞仁祖時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羣臣無得預者除授或不當雖貴戚近屬皆從中出輒爲固執不行一旦諫官列其罪御史數其失雖元老名儒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賜罷政事之臣得以舉其職議論之臣得以行其言兩者之勢適平是以治功之隆過越漢唐與成康相先後蓋繇此也陛下卽位以來圖任老成屬以事屢下明詔使中外大臣舉諫官薦御史保任骨鯁以備獻納之科可謂得人主之要術矣願鑒漢唐之弊專取法於仁祖常使兩者之勢適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勝則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無事矣

治勢上

臣聞御天下之術必審天下之勢不審其勢而已信臆決行其所謂道守其所謂法則雖有剛嚴果斷之材或失而爲刻深慈惠惻隱之意或壞而爲姑息何則設之不當也夫聖主之於天下豈嘗有意用術哉天下有彊勢吾則有寬術天下有弱勢吾則有猛術非彊非弱天下無勢非寬非猛吾亦無術蓋無勢者天下之常勢而無術者天下之至術也雖然御彊勢者必以寬而彊之弊實生於寬御弱勢者必以猛而弱之弊實生於猛何則昔漢之文景承高祖開創之後接呂氏喋血之餘除誅誅去肉刑減管法定筆令可謂寬矣而諸侯逆命夷狄侵邊孝武不勝其憤力擣匈奴誅兩粵大臣相繼而入獄二千石連頸而伏誅巫蠱之禍至於夫婦父子之閒而不相保由是言之豈非彊之弊實生於寬耶昔唐肅宗器本刻深以刑名自喜安史

之亂來歸者戮於獨柳之下待罪者斃於縲紲之中可謂猛矣而慶
緒存與思明復起代宗深鑒其事舍脇從之罪緩汚染之誅至於封
豕長蛇無所懲艾忠臣義士切齒不平王室陵夷之漸蓋基於此由
是言之豈非弱之弊實生於猛耶是故救強之弊必於崇寬之時救
弱之弊必於尚猛之日夫疆弱之相乘寬猛之相代猶東之有西晝
之有夜理之所必至事之所固然也顧昧者不知耳昔陵陽嚴詡將
去頽川謂掾史曰我以柔弱召必選剛猛代到將有優仆者矣及何
並至郡首治鍾威趙季李款之獄果如詡言以詡並觀之則天下之
勢可以前百年而預定古者刑罰世輕世重不爲定論文王之時關
市譏而不征周公成王之時則關市有征矣至凶年然後弛之推此
類而言則先王之法度大抵皆審天下之勢而爲之者也傳曰政寬
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弛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
寬政是以和夫傳所謂和者則臣之所謂聖人之至術者歟

治勢下

臣聞祖宗之時天下新脫割據戰伐之禍天厭久亂俱欲無爲而又
掃除煩苛之患足以深結海寓之心削平僭僞之威足以逆折姦佞
之氣當是時天下之勢如元氣在乎混淪之中固莫得而名已逮嘉
祐之後習安玩治爲日既久大臣以厚重相高小臣以苟簡自便肉
食者鄙未能遠謀誰能無偷朝夕及故先皇即位之始大講法度
作而新之嚴名實以興百辟攘夷狄以布威靈有司奉行於中使者
刺舉於外此真得所謂以猛政救緩勢之術也元豐之後執事者矯
枉過直矜鉤距以爲法術任惠文以取愉快上下迫脇民不堪命故
陛下即位之始黜鍛鍊之吏逐聚斂之臣登老成於散地擢忠鯁於
謫籍平冤獄振乏餒與天下休息此真得所謂以寬政解急勢之術
也而比日以來執事者又將矯枉而過直矣何則告訐訛欺之言率
然敢陳而王體未嚴也嚮背異同之見各自爲守而國論未決也豈

夷猶夏寇賊寇穴隱忍羈縻冀其自罷而天誅未迄也推此言之天
下之緩急雖曰未見而固已胚胎於冥冥之中矣夫致先帝之用猛
術者嘉祐之緩勢也致陛下之用寬術者元豐之急勢也今又矯枉
過直則勢必復緩緩甚則術又將出於猛矣猛術一用天下固已震
動若再用焉則安危之計未可知也何則天下之勢猶一人之身緩
而救之以猛猶關焉不通而涌泄之也其急而解之以寬猶虛中暴
下而補養之也補養至平則可以已矣平而不已則又將至於關焉
不通再加涌泄正氣必傷重被猛術國本必伐故曰安危之計未可
知也臣願陛下遏通慢之原杜懈弛之漸明詔內外一乎中和使天
下之緩勢不得而成緩勢不成則後世雖有猛術不可得而用之矣

安都

臣聞世之議者皆以爲天下之形勢莫如雍其大莫如周至於梁則
天下之衝而已非形勢之地也故漢唐定都皆在周雍至五季以來
實始都梁本朝縱未能遠規長安蓋亦近卜於洛陽乎而安土重遷
眷眷於開封之境非所以爲萬世計也臣竊以爲不然何則唐漢之
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也夫長安之地左轂函右隴
蜀襟屏終南太華之山縈帶涇渭黃河之水地方數千里皆膏腴沃
野卒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形勢便利下兵於諸侯如建瓴水四塞之
國也故其地利守自古號爲天府開封地平四出諸道輻輳南與楚
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諸水參
貫中車錯轍蹄躡交道軸轆銜尾千里不絕四通五達之郊也故其
地利戰自古號爲戰場洛陽左瀍右澗表裏山河扼畿甸之險阻成
阜之險直伊闕之固廣袤六百里四面受敵以守則不如雍以戰則
不如梁然雍得之可以爲重自古號爲天下之咽喉凡天下之形勢
無過此三者也故彼蜀之成都吳之建業皆霸據一方之具而楚之
彭城特盜賊之窟耳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

險以守其國所謂險者豈必山川丘陵之謂哉在天而不可升在人而不可奪則皆爲險矣夫雍爲天府梁爲戰場周爲天下之咽喉而臣以謂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者漢唐以地爲險本朝以兵爲險故也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召天下兵莫有不至者武帝曰吾初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蓋漢踵秦事郡國皆置材官有變則以符檄發之京師惟有南北兩軍有期門羽林孤兒以備扈從唐分天下爲十道置兵六百三十四府其在關中者惟二百六十有一府府兵廢始置神策爲禁軍亦不過數萬人以此見漢唐之兵皆在外也故非都四塞之國則不足以制海內之命此所謂以地爲險者也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皆於京師各挂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之兵此所謂以兵爲險者也夫以兵爲險者不可以都周雍猶以地爲險者不可以都梁也而昧者乃以梁不如周周不如雍嗚呼亦不達於時變矣夫大農之家連田阡陌積粟萬斛兼陂池之利并林麓之饒則其居必卜於郊野大賈之室斂散金錢以逐什一之利出納百貨以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則所操之術殊則所託之地異也今梁據天下之衝歲漕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恐不贍矧欲襲漢唐之迹而都周雍之墟何異操大賈之術而欲託大農之地也由是言之彼周雍之地者漢唐之險耳本朝何賴焉

任臣上

臣聞明君之御臣也不致疑忠臣之事君也不避嫌嫌疑之事皆出於姦臣庸君度量狹隘心意頗僻不能以至誠相期而已古之人有自舉其身者有舉其子者有舉其弟者有舉其姪者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而其君不以爲疑其臣不以爲嫌者何哉以其所舉者當而已矣漢宣帝欲舉先零問誰可將者趙充國曰無如老臣者矣宣帝

用之遂破先零此所謂有自舉其身者也晉君問孰可爲國尉祈奚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否不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此所謂有舉其子者也李石當國薦弟福可任治人蘇監察御史爲戶部侍郎此所謂有舉其弟者也晉求文武良將謝安以其姪幼度應舉都超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幼度不負舉才也果破符堅於淝水之上此所謂有舉其姪者也崔貽孫爲相未踰年除吏八百莫不諧允德宗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材行如不與聞何由得其實此所謂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也此數子者皆內有以自信外有以信於人仰無所愧俯無所忤其視身也與人等其視子弟親舊也與不知誰何者等故能立功於當年垂名於後世千載之下想見其風向使念瓜李之小嫌忘事君之大節匿名迹遠權勢心知其然而不敢發則與糞壤同朽耳尙何功名之能立哉陛下卽位以來委政於六七大臣其人自以曠世遭遇莫不悉心竭力知無不爲言無不盡可謂千載一時之嘉會也而臣竊有所不然者未能去用親之嫌而已奇材異行實爲時輩所見推者一涉大臣之規則相顧繆悠莫敢援之以進幸而不顧進之則諫官御史之章相隨而至矣臣以爲此風一成非聖朝之事也何則大臣之親嫌而不用則待臣之親亦當嫌而不用引而下之至於臺省寺監之官推而廣之至於漕刑郡縣之吏其親者皆嫌而不用矣夫奇材異行不常有於天下幸而有焉又以親與嫌而棄之則是非得草萊巖穴之士終不用也昔西漢之韋氏平氏東漢之袁氏楊氏唐之韋杜蘇李陸蕭諸氏皆兄弟爲三公父子爲宰相威者至與國相始終其開建功立業號爲名臣者蓋不可勝數奈何專用草萊巖穴之士哉願詔中外之臣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而勿以用親爲嫌諫官御史惟進退之當否是察而勿以親嫌爲劫則天下之奇材異行庶乎皆得而用也

任臣下

臣聞人主之於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是爲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爲利害之所撓屈者所謂大節也材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密學術之不至聞聽之不審所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無小過者然後得爲諫諍之臣則朝年沒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大節哉昔汲黯通經術則不如平津侯恢武功則不如大將軍明習法令則不如張湯文章儒雅則不如司馬相如謹厚自全則不如石慶術略橫出則不如主父偃然淮南王謀反惟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說平津侯等如發蒙耳由是言之諫諍之臣其功在於正綱紀立風憲通上下之情使亂臣賊子顧憚而不敢發如此而已一舉之不當理一發之不中節曾何足以深谷耶陛下卽位以來首下明詔使中外大臣保任諫官御史蓋充職者百有餘人其見用者十數人耳選擇旣精人頗自重皆毅然有仗節死誼之心興利除害甚於嗜慾攘擊姦惡如報私讎首尾數年之閒遂成冠古之治雖神功聖化微妙自然亦此曹獻替可否之力也然比者嘗以所言不效諫官御史接迹引去或遷他官或補外郡臺省爲之一空臣愚疎遠不知朝廷之事切怪陛下何取之之難而去之之易也巨人非蒼龜不無過誤顧其設心措意何如耳昔漢酈食其有撓楚之非唐魏鄭公有縱薛延陀之過本朝趙中令有遺趙保忠之失此三人者皆天下之豪傑一時之名臣也猶有非繆過失如此又況不及於三人者乎臣願陛下鑒師古始追御來今重諫官之進退慎御史之升黜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使天下之士得以盡忠畢力於前則神功聖化又將有新於此矣或謂臣曰古者諫諍之臣職於廣聰明除壅蔽成德業而已後世狂夫小子狡獪不道之人或假其名以資盜竊其器以售姦如谷永者王鳳之客也而讒斥帷幄劉歆楚者李逢吉之黨也而頽叩龍墀

陽爲割拂之迹陰成附麗之謀以此言之小過其可略乎略其小過則成其大惡矣臣應之曰不然夫藥石所以瘡病也而致病者有矣然自古及今未有廢藥石者何哉以其所愈者衆所害者寡也諫諍之臣雖器有遠近才有修短大抵搢紳之選也安可盡誣以谷永劉歆楚之徒歟就使有一二人焉則去其一二人者可也何至空臺省而逐之耶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干斯皆爲威德嗚呼人主用諫諍之臣贄之論盡矣

淮海集卷六

策

臣聞朋黨者君子小人不免也人主御羣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終受禍矣何則君子信道篤自知明不肯偷為一切之計小人投隙抵隙無所不至也臣請以易道與夫堯舜漢唐之申明之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一陽之生則為復復者反本也二陽用事則為泰泰者亨通之時也而五陽之極則為夬夬者剛決柔也以此見君子之道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小人也一陰之生則為姤姤者柔遇剛也二陰用事則為否否者閉塞之時也而五陰之極則為剝剝者窮上反下也以此見小

人之道亦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君子也陰陽相與消長而為慘舒為生殺君子小人相與勝負而為盛衰為治亂然皆以其類也臣故曰朋黨者君子小人不免也堯之時有八元八凱十六族者君子之黨也又有渾沌窮奇檮杌饕餮四凶族者小人之黨也舜之佐堯有大功二十者舉十六相去四凶而已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廢之亦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存之也臣故曰人主御羣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東漢鈞黨之獄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蓋始於周福房植謂之甘陵南北部至於李膺陳蕃王暢張儉之徒遂有二三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廚之號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知震怒而已故曹節侯覽

牢修朱並得以始終表裏成其姦謀至於刑章討捕錮及五族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卒不知修並者乃節覽之黨也唐室之季朋黨相軋四十餘年搢紳之禍不解蓋始於李宗閔李德裕二人而已嫌怨既結各有植立根本牢甚互相傾擠牛僧孺李逢吉之屬則宗閔之

黨也李紳章處厚之屬則德裕之黨也而逢吉之黨又有八關十六子之名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而其徒亦曰左右佩劍彼此相笑蓋言未知孰是也其後李訓鄭注用事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己者皆指以為二人之黨而逐去之至於人人駭慄連月零晦卒不知訓注者實逢吉之黨也臣故曰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與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禍矣

朋黨下

臣聞陛下即位以來虛懷仄席博采公論悉引天下各士與之經綸至有去散地而執鈞衡起謫籍而參侍從者雖古版築飯牛之遇不過如此而已君子得時則其類自至數年之間聚賢彈冠相繼而起聚於本朝夫衆賢聚於本朝小人之所深不利也是以日夜洶洶作為無當不根眩惑誣罔之計而朋黨之議起焉臣聞比日以來此風尤甚漸不可長自執政從官臺閣省寺之臣凡被進用者輒為小人一切指以為黨又至於三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廚之名八關十六子之號巧為標榜公肆詆欺一人名之於前萬人實之於後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也然則其可以不察歟

臣聞慶曆中仁祖銳於求治始用韓琦富弼范仲淹以為執政從官又擢尹洙歐陽修余靖蔡襄之徒列於臺閣小人不勝其憤遂以朋黨之議陷之琦弼仲淹等果皆罷去是時天下義士扼腕切齒髮上衝冠而小人至於舉酒相屬以為一網盡矣賴天子明聖察見其事琦弼仲淹等旋被召擢復蒙器使遂得成其功名今所謂元老大儒社稷之臣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者皆當時所謂黨人者也向使仁祖但惡朋黨之名不求邪正之實赫然震怒斥而不反則彼數人者皆為黨人而死耳尚使後世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耶今日之勢蓋亦無異於此臣願陛下觀易道消長之理稽帝虞廢舉之事鑒漢唐審聽

之失法仁祖察見之明杜煤斃之端望中傷之隙求賢急用賢益堅而信賢益篤使姦邪情沮而無所售其謀譏佞氣索而無所啓其口則今之所謂黨人者後世必爲元老大儒社稷之臣者矣

人材

臣聞天下之材有成材者有奇材者有散材者有不材者器識閎而風節勵問學博而治行純通當世之務明道德之歸此成材者也經術藝文吏方將略有一卓然過人數等而不能飾小行矜小廉以自託於閭里此奇材者也隨羣而入逐隊而趨既無善最之可記又無顯過之可繩攝空承乏取位而已此散材者也寡聞見暗機會乖物理昧人情執百有司之事無一施而可此不材者也古之人主於成材則付以大任而備責之於奇材則隨所長而器使之於散材則明賞罰而磨礪之於不材則棄之而已四者各有所處然而奇材者尤人主所宜深惜者也蓋天下之成材不世出而散材者又不足以任能事不材者適足以敗事而已是則任天下之能事者常取乎奇材有奇材而不深惜焉則將與不材同棄而散材之不如矣夫匠氏之於木也榱桷豫章易直而十圍者必以爲明堂之棟路寢之楹七圍八圍者雖多節必以爲高明之麗拱把而上者雖小橈必以爲狙猿之杙稍修則以爲榱桷甚短則以爲侏儒至於液構軸解壑沈而易蠹者然後以之爨也今有榱桷豫章於此七圍八圍拱把而上特以多節小橈之故遂弃棄之豈不惜哉人主用天下之材亦何以異於此今國家之人材可謂富矣養之以學校而取之以貢舉各在仕版者無慮數萬然一旦有事則常若乏人何哉以臣觀之未能深惜天下之奇材故也蓋不深惜天下之奇材則用之或違其長取之將責其備雖有欽崙歷落穎脫絕倫之士執事者始以名聞未及試之而煤斃其短者固已圍視而起矣夫奇材多自重又不材者之所甚嫉也以自重之勢而被甚嫉之毀其求免也豈不難哉一旦有事而

常若乏人其勢之使然無足怪也昔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裨謀能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黃霸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人固有所長亦有所短也皋陶暗而爲大理天下無虛刑師曠警而爲太宰晉國無亂政賢如蕭何而有市田請地之汗直如汲黯而有褊心忿厲之鄙文如長卿而有臨卽滌器之陋將如韓信而有胯下蒲伏之辱吏如張敞而有便面拊馬之事此數子者責其備則彼將老於耒耜之旁死於大山岷巖之下耳人主豈得而用之陛下卽位以來屢下明詔舉諫官御史臺閣學校之臣刺史牧民之吏與夫可備十科之選者所得人材蓋不可勝數臣願陛下取其名實尤異者用之而不疑人情不能無小過非有顯惡犯大義所當免者宜一切置而不問以責異時之功則彼將輸漣肝膽捐委軀命求報朝廷而不可得一旦有天下四夷之事何足患哉

法律上

臣竊觀唐虞以後有天下者安危榮辱之所從長久亟絕之所自無不出於其所任之術而所任之術大抵不過詩書法律二端而已蓋純用詩書者三代也純用法律者秦也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者漢唐也何以知其然耶夏商周之興也治教政令既本於道德之意而舟車器械亦出於義理之文其迹載於典謨訓誥誓命之篇而其旨寓於國風雅頌之什當是時也聖賢之學著而百家之說熄帝王之制舉而霸者之事廢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故曰純用詩書者三代也魏文侯之師李悝論次諸國之法著爲法經其徒商鞅用以相秦始作收司連坐告匿之法而輔以詆欺文致細微之事晚節末路至於焚書坑儒偶語者棄市是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故曰純用法律者秦也漢自高祖納陸賈之言命爲新語用叔孫通之說而使定禮儀可謂知所取矣而以三章之約不足禦姦於是蕭何攬摭秦法作律九章而張湯趙禹之徒又爲見知故

經監臨部主之法唐自太宗詔封倫秦漢之論用魏公帝王之謀可謂知取舍矣而朝廷郡縣百官有司所以朝夕從事者一出於律令格式之文故曰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者漢唐也惟其純用詩書故三代享國安榮而歷年長久惟其純用法律故秦危辱而亟絕惟其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故漢唐之有天下雖號長久而安榮之日少危辱之日多僅免亟絕而已蓋詩書者所以崇德其事皆孝弟忠信人之所欲者也而安榮長久之所欲者也法律者所以制姦其事皆斲斷艾人之所惡欲以報所惡之讐者也所以所惡之術報所惡之讐亦其理之然哉賈生曰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商周秦事以觀之也嗚呼若賈生者可謂知治體矣收司選案史記商君司

法律下

臣聞古今異勢不可同日而語以今天下而欲純用詩書盡去法律則是腐儒不通之論也要使詩書不爲法律所勝而已祖宗之時二端雖號並行而士大夫頗自愛重以經術爲職文藝相推開有喜刑名精案牘者則衆指以爲俗吏而取與之言近世則不然士大夫急於功利不師古始相與習者莫非柱後惠文之事父教其子兄詔其弟以爲速化之術無以過此閒有引古義決嫌疑則掩口而笑曰此老生之常談耳何所用於今哉嗚呼此風一成非天下之福也蓋昔者以詩書爲本法律爲末而近世以法律爲實詩書爲名臣以爲天下之大弊君子所宜奮不顧身而救之者無甚於此何則廢詩書而從法律則是棄天下而入於申韓之術也楊子曰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夫不仁者二代之所以失天下也君子救之其可以緩耶臣嘗思之其所以然者無他始於試法而已朝廷試士以法者欲其習爲吏也而假之太優擢之太峻至有黃綬中選數歲之閒持斧仗節領

一道之權任二千石之重而制策進士留滯於州縣之官有十年而不得調者嗚呼欲士大夫之不廢詩書而從法律也豈可得乎且法吏之與儒臣所聞異趣所見異塗循方圓曲直之不相入也昔匈奴渾邪王降漢長安賈人與市者當坐死五百餘人而汲黯固爭以爲不可若使法吏言之則必以爲闡出財物矣密人有告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而卓茂折之以禮以爲汝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閒乎若使法吏言之則以爲受所監臨矣朱博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說之今天下所以未受其禍者以異時制策進士所得之臣有如汲黯卓茂者在也十數年之後耆老大臣日繼得謝而試法所得之吏有如朱博者當軸而處中焉則君子雖欲奮不顧身以救之亦無及已臣以爲縱未能盡罷其士宜稍變革以抑其風使吏非有出身毋得試法其餘出任換官之類可一切試以經術藝文要令天下皆知法律之不如詩書也則申韓之禍熄矣

論議上

臣竊聞設法之議不決久矣有司閱四方之牘眩蠹起之說牽制優游相視而不斷者二年于茲雖稍復筆削者爲一切之令取濟春月卒未有確然定論可以厭服人情傳萬世不弊者也其所以然者無他焉士大夫據偏守獨各有系吝不能以至公爲心故耳何則夫所謂設法者其科條品目雖曲折不同大抵不過差免一法而已差役之法雖曰迭任府史胥徒之士率數年而一更然而捕盜者奔命不遑主藏者備償無算困倉竭於飛輓資產破於廚傳執事者患其弊也於是變而爲免役之法雖曰歲使中外之民悉輸賦直以免其身然而平估至於室廬檢括及於車馬衷多以爲覈剝厚積以爲封樁則其弊又有甚於差役者矣蓋差役之法不弊則免役之法不作免役之法不弊則今日之議不興然而士大夫進用於嘉祐之前者則

以差爲是而免爲非進用於熙寧之後者則以免爲得而差爲失私意既搖於中公議遂移於外嗚呼豈特二年而無定論哉雖十年而無定論不足怪也昔唐室賦役之法有租庸調者最爲近古自開元之後版圖既墜丁口田畝皆失其寔法以大弊故楊炎變之以爲兩稅之法已而盜起兵興征求無節法又大弊故陸贄以七事者力詆其非然而終唐之世不復改也夫唐之諸臣豈不知兩稅爲非古租庸調爲近古哉蓋以晚節末路俱爲弊法以此易彼寔無益也今差役免役之法蓋類於此然則何爲而可耶臣聞楚人有第二區者其甲則長子之所築也其乙則少子之所築也規摹不同而歲久皆弊其父謀所止二子各請止其所建之廬至數日不決有鄰人告之曰昔少君以甲第壞甚於是營乙以舍族人今乙第又壞而長官復欲徙之於甲是以壞易壞非計之得也何不合二第可用之材別營一區而棄其腐橈者乎父以爲然其論遂定今陛下以役法之議付於嘉祐熙寧之臣何異楚人之謀於二子也蓋亦質諸鄰人之論哉陛下若以臣言爲然願詔有司無牽於故新之論毋必於差免之名悉取二法之可用於今者別爲一書謂之元祐役法則嘉祐熙寧之臣皆默然而心服矣若夫酌民情之利病因五方之所宜條去取之科列輕重之目此則有司之事臣所不能知之亦猶楚人之第某材可棄某材可留皆當付之匠氏不可問諸鄰人也傳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姮姜無棄蕪萃唯陛下擇焉

論議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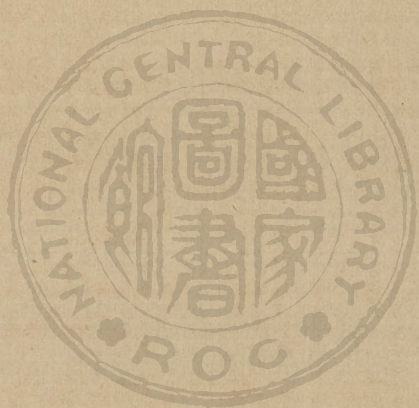
臣聞世之議貢舉者大率有二焉務華藻者以窮經爲迂闊尚義理者以綴文爲輕浮好爲高世之論者則又以經術文辭皆言而已矣未嘗以爲德行德行者道也是三者各有所見而不能相通臣請原其本末而備論之則貢舉之議決矣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動當周旋進退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

觀感衰焉其後聘問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於布衣於是賢人失志之賦興屈原離騷之詞作矣此文詞之習所由起也及其衰也彫篆相夸組繪相侈苟以華世取寵而不適於用故孝武好神仙相如作大人賦以風其上乃飄飄然有凌雲之志此文辭之弊也昔孔子患易道之不明乃作彖象繫辭文言說序雜卦十篇以發天人之奧而在氏亦以春秋之法弟子傳失其真於是論本事故傳以記善惡之實此經術之學所由起也及其衰也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故漢儒之陋有曰秦近君能記說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但說若稽古猶二萬言也此經術之弊也古者民有敬敏任恤者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婣有學者則族師書之有德行進藝者則黨正書之而又攷之於州長與之於鄉老大夫而論之於司徒樂正司馬所謂秀選進造之士者是也然後官而爵祿之此德行之選所由起也及其衰也鄉舉里選之法亡郡國孝廉之科設而山林遺逸之聘興於是矯言僞行之人傲車馬竄伏巖穴以幸上之爵祿故東漢之士有廬墓而生子唐室之季或號謫少爲仕途捷徑此德行之弊也是三者莫不有弊而晚節末路文辭特甚焉蓋學屈宋而不至者爲賈馬班楊學賈馬班楊而不至者爲鄴中七子學鄴中七子而不至者爲謝靈運沈休文之撰四聲譜也自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武帝雅不好焉而隋唐因之遂以設科取士謂之聲律於是敦朴根柢之學或以不合而罷去靡曼剽奪之伎或以中程而見收自非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往往溺於其間此楊綰李德裕之徒所爲切齒者也熙寧中朝廷深鑒其失始詔有司削去詩賦而易以經義使學者得以盡心於大藝之文其意信美矣然士或苟於所習不能博物洽聞以稱朝廷之意至於歷世治亂興衰之迹例以爲祭終之芻狗兩後之士龍而莫之省焉此何異斥堠與漢上之曲而奏以舉重勸力之歌雖華質不同其非正音一也傳曰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

也騁駟騏驎一日而馳千里捕鼠則不如狸狴言殊技也鷓鴣夜撮
蚤察毫末畫出矚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今欲去經術而復詩賦
近乎棄本而趨末并爲一科則幾於取人而求備爲今計者莫若以
文詞經術德行各自爲科以籠天下之士則性各盡其方技各盡其
能器各致其用而英俊彙傑庶乎其無遺矣

淮海集卷七





策

官制上

臣聞王者用人之要術惟資望而已歲月有等功勞有差天下莫得躡而進者謂之資行能術業卓然高妙爲世所推者謂之望用人以資而已則威德算行魁奇雋偉之人或拘格而遭回如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子雲位不過侍郎之類是也用人以望而已則狂繆之流矯亢之士或以虛名而進拔如晉用王衍唐用房瑄之類是也古之善用人者不然以資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使二者各有所得足以相推而不足以相礙故自一命以至九命自受職以至作牧非有功不遷非有缺不補而天下不以爲淹或舉於耕或舉於版築或舉於屠釣加之士民之上委以將相之權而天下不以爲驟何者資之所當然望之所宜爾也國家以寄祿格爲有定之制而以職事官爲不次之選於先王用資望之術可謂得其意矣然臣愚猶以爲未者太必於用資太不必於用望也何則夫郡守者民之師帥天子所與共理者也衣冠而坐堂皇之上則賓客造謁於前接屬趨走於下政教賞罰軍旅之士一皆聽其可否所爲是則千里蒙其賜所爲非則數十萬人受其害可謂天下之重任矣今將相大臣自朝廷而出者不過爲郡守而仕嘗再爲通判者苟無大惡顯過有保任人亦必至於郡守是將相大臣與保任嘗再爲通判者相去無幾耳夫賢者能使所居官重不肖者反之今二千石所以不至尊重難居者非特法令使然亦其人材之所致也豈非所謂太必於用資乎館閣者圖書之府長育英才之地也從官於此乎次補執政於此乎遷升故士非學術藝文屹然爲一時之望者莫得而居之可謂天下之妙選矣今中材凡吏一爲大臣之所論薦則皆得居其位嘗有

金穀之職兵刑之勞則皆得假其名嗚呼比歲已來校書正字之職龍圖集賢之號何其紛紛也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此不幾於以名器而假諸人乎臣所謂太不必於用望者此也昔漢制郡守入爲三公學者以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言其清祕常人所不能到也願下明詔自中州已上非更臺省寺監漕刑之任者不得爲郡守慎惜館閣之除以待文學之士則用人之術庶乎其盡矣

官制下

臣聞國家次五代一切之制百官稱號最爲雜糅各存而器不設文具而實不應所謂臺省寺監者朝廷之官也而其汎及於州縣筦庫之吏其濫至於浮屠黃冠之師垂違之條爽繆之目至不可勝數先皇帝惻然憫之始詔有司作寄祿格以易天下之官而歸之於臺省還之於寺監然後循名可知其器而緣實亦得其文可謂帝王之盛典矣然有所未盡者臣竊昧死而妄議焉何則自正議大夫以上遷進太略自中散大夫以下清濁不分也夫遷進太略則大臣僥倖而其弊也至於無以復加而法制亂清濁不分則小臣偷惰而其弊也至於莫爲之寵而資望乖舊制侍郎至僕射凡十二遷其兼侍從之職者八遷九遷其任執政之官猶六遷也蓋侍郎以上皆天子之大臣非多其等級則勢必至易極易極則國家慶賞將望而不得行此制官之深意也今寄祿格則不然自正議大夫不問人之如何四遷而至特進故大臣爲特進者遇朝廷有大慶賞則不得已而以司空之官予之夫司空者職事官也寄祿無以復加而予焉豈非所謂亂法制之甚歟舊制少卿之官率一秩而有四名太常光祿衛尉司農是也即官員外率一秩而有八名如禮工祠屯主膳虞水之類是也京朝之官率一秩而有二名如太常秘書殿中諸丞是也蓋入仕之門有制策進士明經諸科任子雜色之異歷官之途有臺省寺監漕刑郡縣之殊非銖銖而較之色色而別之則牛驥同皂賢不肖混殺

而天下皆將汎汎然偷取一切不復淬勵激昂以功名爲己任此亦制官之深意也今寄祿格則不然自中散大夫以下至承務郎秩爲一名而已故嘗任臺省之職或任漕刑之司者人心有所不厭而莫爲之寵則往往加以龍圖集賢之號夫龍圖集賢之號所以待天下文學之士也而以諸吏莫爲之寵而假焉豈非乖資望之甚歟蓋爵祿者天下之砥石聖人所以礪世磨鈍者也夫不爲爵勸不爲祿勉古之人有行之者蒙穀是也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古之人有行之者莊周是也今朝廷之臣皆得莊周蒙穀而爲之則爵祿之器雖不復設可矣如其不然則遷進太略清濁不分之弊安得而不革哉最錯曰爵者上之所命出於口而無窮韓愈曰聖君所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願詔有司以寄格再加論定稍放舊制自正議大夫以上更增四秩之號自中散大夫以下案此下疑秩之號爲三等之名如此則遷進頗詳而法制不亂清濁稍異而資望不乖是亦先皇之志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財用上

臣聞先王之理財也若持衡然天下之財不使之偏歸於公室亦不使之偏入於私家惟其適平而已故邦國有以供祭祀奉養祿廩賜予之費而民有以給朝晡伏臘冠婚喪祭之資其取民之制謂之什一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小策大弊寡乎什一小貉大貉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桀之道也白圭以二十而取一貉之道也推此言之則先王理財之意惟其適平而已自什一之法壞天下之財始失其平其偏歸於公室也則有鬻鹽冶鑄以管山海之饒權酒酤以漁井邑之利算舟車告緡錢以摧抑商賈造皮幣省耐金以侵車封君甚者至令吏坐列肆販物以求利焉其偏入於私家也則有以農田而甲一州販脂而傾都邑賣漿而踰修涸削而鼎食貨脯而連騎馬醫而擊鐘甚者至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是以民常困於聚斂之吏而吏常嫉夫兼并之民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哉本朝至和嘉祐之間承平百餘年矣天子以慈儉爲寶賈賦經常之外殆無一毫取諸民田疇邸第莫爲限量衣食器皿靡有約束俯仰如意豪氣浸生貨賄充盈心自動於是大農富實或從僮騎帶刀劍以武斷於鄉曲畢弋漁獵聲伎之奉擬於侯王而一邑之財十五六入於私家矣熙寧元豐之間大臣用事始作法度與時變通青苗免役市易之利相次而作有司日夜手畫口說區處於中使者旁午冠蓋相望華行於外而言利之臣析秋毫矣江淮則增煮海之息關蜀則倍摘山之贏青徐則竭冶鑄之利其他希風旨效計數無名之取額外之求蓋不可勝數而天下之財大半歸於公室矣陛下卽位之始深知其弊凡法度之不便於民者一切罷去吏嘗以培克進者相繼而黜數因赦令而弛通負大出塵廡以振乏絕於是公私之財滋向於平然而有大弊者士大夫矯枉過直翹然以風裁自持不復肯言財利之事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而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以此見理財先食貨者帝王之要務所以安中國服四夷者也特不可使之偏入於公私耳今國家北有抗衡之虜西有假息之羌中有大河之費數萬之吏取給於水衡之錢百萬之兵仰食於太倉之粟公私窘急可爲寒心此正人臣揚摧斂散以究虛盈以濟用度之秋也而取言財用之事是管人而已矣晉人王衍者口不言錢而指以爲阿堵物臣竊笑之以爲此乃姦人故爲矯亢盜虛名於暗世也何則使顏閔言錢不害爲君子盜跖呼阿堵物豈免爲小人哉晉人尚清談而廢實務大抵皆類此矣昔管仲通輕重之權范蠡計然否之策蕭何漕關中之粟財利之臣也東郭咸陽之鬻鹽孔僅之冶鑄桑弘羊之均輸亦財利之臣也士大夫言財利有如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所爲也則不可有如管仲范蠡蕭何之所爲也亦惡乎

而不可哉

財用下

臣嘗以爲君子理財之術莫若盡地力節浮費二者而已何則理財之要在乎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風雷雨露之發生山林川澤之滋養財之所從出也不原其所自有不要其所從無切焉從事於闡闢斂散之中則是賤丈夫爭錐刀之末耳豈君子所謂理財者耶是故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則莫若盡地力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則莫若節浮費君子理財之術蓋無以易於此臣請爲陛下遂言之夫理天下之財譬如治水增繕隄防決之於鄰國非治水之善也橫賦疆市取之於百姓非治財之善也善治水者以四海爲壑善理財者以天地爲資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彼閩蜀吳越者古揚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第最爲下而乃今以沃衍稱者何哉吳越閩蜀地狹人衆培養灌溉之功至也夫以第七第九之田培養灌溉之功至猶能倍他州之所出又況其上之數等乎以此言之今天下之田地力未盡者亦多矣李愐曰治田勤則晦益三升不勤亦如之地方萬里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然趙過爲代田一晦歲收常過縹田一斛以上善又倍之秦漢開鄭白渠溉田四萬四千餘頃至唐大曆初兩渠所溉纔六千二百頃耳以代田鄭白渠事言之則治田之勤不勤何止晦有三升之損益也今二千石雖兼勸農之事而例爲虛名莫有任其責者爲今之計莫若詔天下州置勸農一司以守將爲長聽於倅介之中自擇一人爲副先籍境內定墾田與夫陂塘溝渠之數而周知其利害歲時出行諸郊召見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爲罷行之而罰其游惰不聽命者歲終部使者第其殿最以聞功效尤異者寵用之如此則天下之田皆與閩蜀等而地力盡矣古者吉凶之服

則一比共之祭器則一閭共之喪器則一族共之吉凶禮樂之器則一鄉共之凡嫁子娶妻純帛無過五兩凶荒則又殺禮而多婚夫一鄉者五百家而五兩者五匹耳其用財可謂約也今則不然嫁子娶妻喪葬之費其約者錢數萬其豐者至數百萬中人之家一有吉凶之事則賣田贖鬻邸第舉倍稱之息猶弗能給然則今時吉凶之費絕長補短殆二十倍於古也財用安得而不竭乎周之太宰王之大臣也其職曰以九式均節財用漢之許劭魏之毛玠唐之楊綰人臣耳而能使一時士大夫心化其風損車馬毀池觀減驕馭散音樂以此見法制者雖威世不可去而風化者雖衰世亦可行也今雖有儀制之文毛舉數事不能委曲爲今計者莫若自宗室外戚以至品官民庶之家宮室輿馬飲食衣服皆倣典禮而爲之度數稍寬其制使可久行其冠婚喪祭之事則視歲上下而降殺之使諫官御史得以彈奏於中而漕刑守令得以舉劾於外敢不承者雖貴且親必罰無赦然後陛下崇節儉尙敦樸以爲之率襄難得之貨卻無用之器罷不急之務以爲之先如此則天下淫侈之俗曠然一變而浮費節矣賈生曰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天命將傾嗚呼如賈生者可謂知理財之術矣

將帥

臣聞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疆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彊矣而潰於晉陽抗於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鳩創病之餘保即墨可謂弱矣而栗腹以摧騎劫以走是不在乎勢之疆弱也穰直之用於齊拔於閩伍之中也一日斬莊賈管師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乎

任之久近也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兵捷於赤壁以元德之視陸遜甚於維繫而蜀師竄於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縋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邇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元得志於淝水開元之威而哥舒輸失利於潼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改善將者勢無彊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邇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走及奔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強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輒破擊輒服此有智之士一國之將也福於己而禍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則事有所不為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古者閭外之事將軍制之軍中不聞天子之詔其委任責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以輕付之哉國家將帥可謂威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者肩摩而擊擊縱橫剽悍稱智囊而虜肉飛者至不可勝計然驛騎有赤白囊至則廟堂之上為之紛紛進退賞罰皆從中決者何也豈以為將帥者皆智勇之人非有道之士不可獨任故耶夫廟堂議邊事則王體不嚴將帥之權輕則武功不立嗚呼可謂兩失之也臣以為西北二邊宜各置統帥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任天下之將者為之凡有軍事惟以大義上聞進退賞罰盡付其手得以便宜從事如此則雖有邊警可以不煩廟堂之論而豪傑之材得以成其功矣

奇兵

臣聞萬物莫不有奇馬有驥犬有盧畜之奇也鷹隼將擊必匿其形虎擬而後動動而有獲禽獸之奇也天雄為喙重鷲之毒奇於藥繁聶志歸奇於弓矢鷓鴣莫邪奇於刀劍雲為山奇濟為海奇陰陽之氣怒為風交為電亂為霧薄而為雷激而為霆融散而為雨露凝結

而為霜雪天地之奇也惟兵亦然嚴溝壘威輜重傳檄而出計里而行剋期而戰此兵之正也提百一之士力扛鼎而射命中者縋山航海依叢薄而晝伏乘風雨而夜起恍焉如鬼之無迹忽焉如水之無制此兵之奇也兵之道莫難於用奇莫巧於用奇莫妙於用奇何以言之凡用奇之法必以正兵為主無正兵為主而出之謂之孤軍孤軍勝敗未可知也霍去病所將常選有大軍繼其後是以深入而未嘗困絕李陵提步卒五千轉鬪單于於漠北而無他將援之其擒宜矣故曰莫難於用奇夫材有勇怯技有精冗勇者克敵則怯者奮冗為敵破則精者卻自然之勢也善將者擇其精勇以為奇悉其冗怯以為正奇兵雖少而以銳為正之勢正兵雖雜而以衆為奇之勢長短相補強弱相資則寡者亦為衆冗怯者亦為精勇也故曰莫巧於用奇昔岑彭沂都江而上以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而公孫述驚鄧艾取陰平道下油江破綿竹徑薄成都而劉禪降孫處自江左浮大海直奔番禺而盧循破李勣越文城戍織張柴柵夜襲蔡州而吳元濟擒此數子者皆智謀足以料敵勇敢足以決勝故能乘變隙而就其功名使敵雖有強將勁卒不得盡試其能而固已敗也故曰莫妙於用奇孫臋曰解離亂糾紛者不控接救鬪者不搏擊批九擣虛形禁勢格則自為解耳則非夫通陰陽之幾達萬物之變以得用奇之奧者何足以及此今夫屠者之解牛也經肯綮則以刃過大輒則以谷至庖丁則不然批隙導窾游其刃於空虛而矜然已解矣奕者之鬪碁也諦分審布失其守者逐而攻之至奕秋則不然倒行而逆施用意於所爭之外而沛然已勝矣夫屠奕鄙事也有奇技則無與抗者況於兵乎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然而天下之狂於常而駭於變知所以合者多而悟所以勝者少也

辯士

臣聞兵之大概我為主彼為客是守之而已彼為主我為客是攻之

而已客主不分彼我相埒塗觀而卒遇是戰之而已此兵之常法也且事固有常法所不能辨者守則形不便攻則勢不利戰則氣不克當是時也雖有智勇無所用之獨可馳一介之使憑軾搏衝喻以禍福而得志此軍中所以不可無辯士也然則所謂辯士者必以其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蓋上知道德性命之原下達禮義形器之變旁通幽明時物之所宜者識也窘之而益出費之而益新掩之以卒而不亂壓之以重而不懾者才也經傳子史天星地志醫方卜筮百家之書無所不涉而能謹守其宗者學也夫是之謂三德俯

而賀仰而弔聞者連據心折骨驚手足俱廢其名曰恐機道以令名贊以美利聞者悅懼陽氣浸淫上滿大宅其名曰喜機計過差而不貸觸忌諱而無疑聞者忿然髮上衝冠目皆盡裂其名曰怒機旁刺其所悼念逆鈞其所感傷聞者泣然涕下露臆不復自勝其名曰悲機發端而指隙其說泛而不根其意圓而無主聞者茫然如獲異物不知其名欲舍之而行則恐其寶也欲取之而去則恐其怪也徒倚周章狐疑而不決其名曰思機此五者天之所以命於人有觸之則曠然而發莫能禦已夫是之謂五機蓋三德不具不足以立己五機不明不足以移人故曰所謂辯士者必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昔蘇秦張儀犀首陳軫代厲之屬嘗以辯名於世矣然三德不足而五機有餘故事求遂而不問禮之得失功求成而不恤義之存亡偷苟苟容取濟一時而已此其所以爲利口之雄而君子不道也然後世之人見其如此遂以辯爲縱橫之術諱問而取言之則所謂因咽而廢食也孔子曰賜能辯而不能訥孟子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由此觀之孔孟之門未嘗廢辯特貴夫時然後發不得已而後用爾古者列國之大夫聘於塗者肩摩而數擊兵之交則使在其閒若非辯士爲之則安能專對而不辱於君命耶或曰戰國之時無定勢無常形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故辯士足以乘閒而執其機自漢

以來形勢異矣尙安所事辯乎曰是不然人之生也有手足則知搏擊有心智則知思慮有口舌則知語言天下之亂常生於此三者然反而用之亦可已亂蓋搏擊爲力思慮爲謀語言爲辯天下未嘗一日不用力與謀也何獨於辯而疑之昔鄼食其使齊田橫以七十城下漢陸賈使南越尉佗去黃屋而稱臣賈林致李抱真命而王武後倒戈韓愈入鎮州而牛翼出矣此後世用辯士之明效也天下不用兵則已矣如用兵辯士不可無也

謀主

臣聞兵家之所以取勝者非特將良而士卒勁也必有精深敏悟之士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者爲之謀主焉古之人將有天下之事未嘗不先以謀故考訂卿士之議參酌庶人之言所以謀之於明也拂龜端策灼之而辨兆揲之而分卦所以謀之於幽也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夫謀者聖人不能免也況於兵乎兵之道猶一人之身將者心也謀主者思慮也圖籍者臟腑也法制者脈絡也號令者聲音也旌旗鼓鐸者耳目也車騎步兵者四肢也心之統臟腑總脈絡出聲音用耳目役四肢也精以思慮則外不擾於人事內不窺於陰陽思焉而不精慮焉而不熟則饑飽勞佚之過漫然而不知寒暑溫清之變冥然而不察冒犯水火嬰觸金石無所不至矣故心雖明臟腑雖安脈絡雖通聲音雖和耳目雖聰明四肢雖便利不可以無思慮將雖良圖籍雖具法制雖謹號令雖嚴旌旗鼓鐸雖修車騎步兵雖練不可以無謀主蓋將軍之於謀主也有之者勝無之者敗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己者勝嘗用矣而或棄者亦敗棄矣而或用者亦勝何以知其然耶昔楚漢之強弱者不待較而知也而項氏乘百戰之威身死東城劉氏以顛沛奔北之餘五戰而成帝業何哉漢有良平之屬爲之謀楚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故楊雄曰漢屈羣策羣策羣力楚傲羣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

勝自屈者負此所謂有之者勝無之者敗也昔陳餘舍李左車之計死泝水上韓信釋縛而師事之遂收燕齊袁本初棄許攸之策攸奔曹公公跌而迎之遂破冀州夫攸左車者豈欲負彼而忠此哉用舍之勢然也此所謂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己者勝也昔張繡以精卒追魏師賈詡以爲不可已而果敗既又請收散卒而攻之已而果勝夫詡之爲繡謀一也從違不同則勝敗亦異可不察哉此所謂善用矣而棄之者亦敗嘗棄矣而用之者亦勝也是以良將之待謀主也致之以禮而不敢慢交之以誠而不敢欺結之以恩而不敢厭遺其過差而略其缺失所與圖畫者雖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古之人所以談笑而折衝偃息而銷燬者繇此道也後世則不然將受命之日士大夫莫敢仰視而所謂幕府從事者往往皆闒茸取具之人一旦敵傳於陣墮之下變發乎肘腋之閒召而問之五色已無主矣是豈有補於萬分之一哉臣病夫世之論兵者止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講器械陣營之所宜究山川形勢之便而推風角爲占之說至於謀主則未始一言及焉不知夫謀主者一軍勝敗之樞機也

蓋將軍之於謀主也如軍字是術

淮海集卷八

策

兵法

臣聞御兵者將而將所以御之者法兵不得將與無兵同將不知法與無將同蓋斷木爲棋剗革爲鞠亦皆有法況於帥無罪之人披堅執銳從事於萬死一生之地哉兵之有法猶人之有精神魂魄也精神失守魂喪而魄奪則雖有七尺之軀死無日矣何則所以使形者亡也故知兵有法正行無閉不知而將是謂妄行古之論兵者多矣大率不過有四一曰權謀二曰形勢三曰陰陽四曰技巧然此四術者以道用之則爲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事回而功異不可不察也何以知其然耶昔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下魏軍至而伏發龐涓死焉王恢伏車騎材官三十萬於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自殺此則用權謀之異也馬服君救闕與既遺秦閉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遂破秦軍曹公追劉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敗於烏林此則用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曰獲霸王之輔果得太公望而克商漢武封諸將貳師最吉因以爲將卒降匈奴此則用陰陽之異也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吳是以始通上國房瑄用車以抗祿山賊投芻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豈非以道用之則爲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乎雖然所謂道者何也治心養氣而已矣蓋心不搖於死生之變氣不奪於寵辱利害之交則四者之勝敗自然洞見如形影入於水鏡之中是兵法之大要也夫鏃金羽鶻以爲矢傳膠合漆以爲弓天下之所同也而羿爲善射服在箱驂在旁制以銜轡之利而加以鞭策之威天下之所同也而王良爲善御是何也其所以用之者道也今世之學兵法者肩相摩袂相屬雖其精粗不同然率向之所謂四術而已至於治心養氣之道則以爲書生之語

而不與焉嗚呼是守弓矢與馬而欲爲羿王良也

盜賊上

臣聞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爲不足恤也天下之禍嘗生於不足恤昔秦既稱帝以爲六國已亡海內無足復慮爲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匈奴奴七百餘里然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爲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遊非有恩信相結彼揭竿持梃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羣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罾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彊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食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蠲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巢窟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

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為亂也故曰惠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顧顛節而疏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汚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錮金木束手而受驚孰若逖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為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莫彀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維新蓋渠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脅從汚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至矣

盜賊中

臣聞自古盜之所以興皆出於仍歲水旱賦斂橫出徭役數發故愚民為盜弄兵於山海險阻之閒以為假息之計自陛下即位以來輕徭役薄賦斂善氣既應年穀胥熟是宜外戶不閉道不拾遺而郡縣之閒抱鼓或驚遊徼旁午未見休已者何也以巨思之蓋不任吏之弊也夫任法不任吏為弊至多而於盜賊尤甚何則今盜賊之法可謂密矣強盜得財滿匹及傷人者輒棄市殺一家三人以上若支解人者論如律案問欲舉者得減重論殺併徒伴及告獲他盜者降除其罪為之囊橐通行飲食者從未減若文致於法而人心不服者輒讞考之若此之類與夫捕獲亡逸賞罰之格凡數十條然皆畫一之制也夫民之所以為盜賊者其情不一或閭里惡少自負其氣椎埋敲鑄不復齒於平人或驕兵惰卒窮苦無聊亡命獻聚或執左道轉相誑惑以為徒黨或困於饑寒迫於逋負剽奪衣食以延一日之命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流輕舉妄動若此之類特盜賊之大情耳其開竇緣曲折可矜可疾者蓋不可勝數夫以畫一之法御不可勝數之情而吏莫敢為輕重則宜殺而生宜生而殺者有之矣吏果於生

殺而不察其宜則威惠不行盜賊所以充斥也臣嘗觀古之能盜賊之課尤異者其術不過數端而已蓋有使吏民雜舉少年惡子鮮衣凶服之人悉籍記之一旦收捕納於虎穴中者尹賞之治長安也有明設購賞令相斬捕吏追胥有功而上各尚書調補縣令者張敞之治膠東也有耳目具知主名區處窮里空舍坐語未訖捕吏已至者趙廣漢之治京兆也有擇縣之豪傑用以為吏一旦竊發則移書詭責取辦其人者朱博之治渤海也有置正五長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不得舍者韓延壽之治潁川也省遺發之兵罷捕逐之吏單車獨行務以德化撫之而安之者龔遂之治瑯琊也此數子者可謂善治盜賊矣然以今日之法繩之則彼將皇恐救過之不暇尚何功名之有哉何則非賊殺不辜則故縱反者也夫以龔遂韓延壽張敞朱博趙廣漢尹賞為吏於今之時猶不能最盜賊之課又可責於常人乎為今計者莫若寬法而任吏稍重郡守之權責以大綱而略其小過凡重法之地皆慎擇其人聽於法外處置盜賊有司覆按不得劾以出入其所賜緡捕緝錄使得益以釀酒賞格之外得酒數百石亦足以布設耳目而畜養爪牙如此則守臣之威權稍重而盜賊可以清矣王嘉曰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其下嗚呼二千石能使其下則雖有黃巾赤眉無足畏也

盜賊下

臣聞盜賊之起小則蜂屯蟻聚虜掠閭里大則擅名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掠吏民然皆無足深慮如臣前說計足以辦所可深慮者其閒有豪俊而已何則人之有豪俊猶馬之有驥犬之有盧雖上觀下獲一日千里而縱蹂躪之變亦可畏也昔周亞夫得盧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隱如一敵國云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閒繫吳楚之成敗為河朔之存亡以此

言之盜賊之閒而有豪俊豈不爲可深慮也哉臣以爲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爲我籠取則彼卒材鼠輩雖有千百爲羣不足以置齒牙之閒矣國家取人之制其選高者惟制策進士夫豪傑之士固有文武縱橫之閒無不可者亦有椎魯少文獨可以付之大事者使天下豪傑皆文武縱橫之才二科足以取之若有椎魯少文之人則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進士所得之外不能無遺材也臣嘗爲朝廷患之未知所處有措紳先生告臣曰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選補或至於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宿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瑛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用人如江河江河之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焉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爲之制今世胥吏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朝廷不用也今欲用胥吏牙校而胥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棄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閒故凡刑者不可用而用者不可刑朝廷若采唐之舊制使諸路監司郡守慎選十人以補衙職課之以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有公罪則贖焉使長吏得薦其材者第其功閱書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入也臣嘗思之逆銷盜賊之術未有以過於此者竊取其說以獻惟陛下裁擇之

邊防上

臣嘗以謂方今夷狄之患未有甚於西邊者夫契丹強大幾與中國抗衡項遺種假息之地不當漢之數縣而臣以謂夷狄之患未有

甚於西邊者何也蓋大遼自景德結好之後雖有餘孽金帛綿絮他物之賂而一歲不過七十餘萬西邊自熙寧犯境以來雖絕夏人賜子熙河蘭會轉輸飛輓之費一歲至四百餘萬北邊歲賂七十餘萬而兵燹士休累世無犬吠之警西邊歲費四百餘萬而羌虜數入逆執事如厲行將吏被介賣而臥以此言之北邊之患孰與西邊之患重乎今天下謀臣策士議欲綏西邊之患者多大率不過有二臣請具陳其說而去取之有曰昔漢武以遼陽九百里之地斗辟難守葉以子胡元帝亦以關東歲餼納賈捐之疏罷珠崖郡蓋王者不以無用弊所恃也狄道枹罕故爲吐蕃諸夷之巢穴五泉會寧亦久爲夏人所據若以蘭會之地復賜夏人用府州故事擇土酋以爲熙河之守則數百萬之費可一朝而省此其說一也有曰狄道枹罕五泉會寧皆中國故地自漢唐以至國初不聞苦其難守者以靈武內屬故也今置靈武於度外者八十餘年蕃漢地形相錯如繡耕鑿則有蹂踐之患饋運則有鈔奪之虞是以苦其難守也若遂取橫山次復靈武則蘭會熙河自爲內地尙安有數百萬之費乎此又一說也以臣觀之以前說可以施於陛下即位之初後說可以施於今日之後何則陛下即位之初羌虜各率種落交臂屈膝請命下吏是若赦其罪戾與之更始假以熙河之節賜以蘭會之區則外足以懷大羊之心內足以寬元元之力今則不然天奪其魄自干誅夷相爲輔車遊魂疆場邊屯吏士攘袂切齒皆欲壑其庭而掃其間夫順逆之勢殊則撫御之術異爲今計者獨有取橫山而復靈武耳羈縻不絕之說可復道哉臣故曰前說可施於陛下即位之初後說可以施於今日之後也昔曹公征漢中而弗克乃下教曰難勛楊修以爲難勛者食之無所得棄之如可惜公將歸矣已而果然蓋是時成都方爲劉氏所據曹公以爲雖得漢中之地必有輪將之費禦捍之勤其勢未易久守故不若棄之便也及鄧艾襲取成都而漢中遂爲控引輪寫之地

指計功以須援兵是知守而已者也知攻而已者可以擒小敵矣而不可以擒大敵知守而已者可以保堅城矣而不可以保危城古之知攻守者不然堅壁不戰自養其鋒則雖大敵而可擒直前逆擊折其威勢則雖危城而可保是之謂以守爲攻以攻爲守非天下之奇材何足以知之乎諸葛相蜀歲出師以伐魏魏人患之及亮死師不復出而蜀遂以亡蓋亮以蜀者險阻新造之國而四面皆迫強敵非數出銳師以挫之則其勢不能自保此則以攻爲守者也漢使趙充國擊先零而請罷騎兵留步士萬人屯田以待其敝宣帝從其議遂滅先零蓋充國以先零窮寇急與之角則中國必有饋輓轉輸之勞故罷騎留屯而圖以期月此則以守爲攻者也臣以爲孔明所以保蜀之策可以守蘭會而充國所以破先零之計可以取靈武何則今蘭會之地與夏人接界犬牙相入若積粟儲械端坐而守彼必時入而窺我小則掠羊馬大則拔障陵援兵將至羌輒引去既解而歸則又復入如此連年則我數搖動而車甲疲非長久之道也爲今之策莫若以秦鳳涇原麟府鄜延環慶五路之兵與蘭會相表裏約以兵萬人歲各一出雖大勝無輕入雖小卻無久留務以撓羌人而已夫以五路之兵歲各一出則是我之兵歲一戰而羌人歲五戰也羌雖魁健豈有歲五戰而不罷極者也彼既救死扶傷之不給則蘭會之地自然無事此則孔明守蜀之遺意也自靈武陷沒八十餘年其地北距大河南抵瓊慶瀚海七百里烏鹵無水泉若誠舉大兵徑薄其下則虜將嬰其巢穴窺伏不出而潛以精兵擊吾歸路吾軍糧盡引還則腹背受敵而進退不可得非萬全也爲今之策莫若與屯田假以歲月以爲必誅之計今屯田自關中以至塞下往往而有然水利不興人力未盡內無良吏爲之教督外無遊兵爲之捍敵是以雖有其名而未享其利願置使者一人如漢之搜粟都尉之類專領其事凡要害之地盡發吏卒屯之濬溝浚繕亭障頻出騎士以爲田者遊

兵積粟數百萬斛則靈武在吾掌握中矣此亦充國破先零之遺意也夫羌以數縣之衆乃能與中國之師抗者無他吾軍動以轉輸輜重自隨非饋餉不行彼則各贏斗升之糧負於馬上而戰耳是中國所長者兵多所短者難餉羌所長者易食所短者兵少也今旣大興屯田假以歲月以爲必誅之計又分諸路之兵歲各一出以爲撓賊之謀則吾之所短者無足慮彼之所長者無所施臣謂不過三年羌必大困然後遣一介之使告之曰能以靈武之地歸中國則罷兵不然并取夏臺數州矣彼知我不得靈武兵未息也必自割其地獻於朝廷如有迷悞不從則以數萬人自鄜時度塞門抵回東阪可唾手而取也傳曰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陷阱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夫能以積威約之漸則羌雖勁悍將搖尾而求食矣

淮海集卷九



論

鼂錯論

臣聞世之論者皆以為漢用袁盎之謀斬鼂錯以謝天下為非是以臣觀之漢斬錯七國之兵所以破也何則勝敗之機繫於理之曲直理直則師壯師壯勝之機也理屈則師老師老敗之機也故善戰者戰理昔晉欲報楚之惠退師三舍軍吏以為師老子犯日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乎乎若子犯可謂善戰理矣蓋不退師則背惠食言而曲在晉師退而楚不還則曲在楚我直彼曲所以勝也漢斬鼂錯之事何異於此夫漢之諸侯連城數十地方千里雖號疆大然皆高帝之封也一旦用錯計捷其罪過而削奪之則天下忿然皆有不自直漢之心當此之時諸侯直而漢曲故吳王得以藉口反也然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以其子故招致天下亡命欲為反者二十餘年其稱兵也發憤削地以誅錯為名耳漢斬錯而兵不罷則逆節暴露天下亦忿然有不直七國之心當此之時諸侯曲而漢直故太尉得以破其兵也雖然漢之斬錯也其謀發於袁盎盎與錯有隙故世之論者以錯死為冤此正樓緩所謂以母言之則為是以妻言之則為妒夫言之者異而其言同也就使盎與錯素無睚眦之嫌其為漢計亦當出此然則漢不斬錯奈何即七國之兵未易破也何以言之以唐安祿山之亂可知也方明皇之時姦臣楊國忠用事天下皆切齒不平故祿山以誅國忠為名而反是時唐若斬國忠以謝天下則祿山安得而至長安乎惜其不知此至賊入潼關人神共怒然後為陳元禮之所殺也由是觀之漢不斬錯則七國之兵豈易破哉或曰王思禮之徒嘗以此勸哥舒翰若用其計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渡澧水以誅君側祿山可遂破乎曰不然漢斬鼂錯事出景帝袁盎發其端而

已故足以激忠義之氣而折姦雄之心使翰雖斬國忠事不出於人主亦不能感動天下祇足以危身矣何問祿山之成敗哉故斬國忠以破祿山事非明皇不可為也

章元成論

臣觀章元成等議漢宗廟之事未嘗不竊笑之以為此乃不達時變腐儒之論也何則禮非天降地出出於人心而已合於先王之迹而不合於人心君子不以為禮也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古今之情一也上古之世生養之具未備巢居而穴處食草木之實為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則祭其先也亦不過薦毛血於中野而已中古以來養生之具漸備匱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為醴酪夫以備者自奉而以不備者奉其先則非人心之所安也於是始制宗廟之禮祭祀之儀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日有祭月有祀時有享歲有貢始終有歸其物則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成在夫豈求勝於上古之世哉蓋以謂不如是則人心怵焉而不安此制禮之本意也昔惠帝作複道叔孫通因請以為原廟又嘗出遊於離宮因請獻櫻桃夫原廟與諸果之獻前此未嘗有而通輒以為請者知制禮之本意則可以義起之也彼元成等不徒徒見漢之宗廟祭祀不合六藝之文遂欲一切毀之不知六藝之文中古之事也上古之事不可盡行於中古中古之事豈可盡行於後世哉古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殿庫次之宮室為後將毀宮室殿庫為先宗廟為後何則營之先親而後身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也漢之制度不合於六藝之文者多矣彼元成等徒知陵廟園寢便殿祭祀之為過而不知神仙長年合歡增成飛廉象玉之為過也知廟在郡國月游衣冠之為非而不知千門萬戶之宮神明通天之臺離宮別館百有餘區之為非也元帝初元中雖以後異嘗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而永元中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則是宮室宴享之事未

能如禮也宮室宴享非禮則置而不議宗廟祭祀非禮則毀而毀之漢之祖宗神靈不存則已神靈若存能不發怒於子孫乎元帝癡疾而夢祖宗譴責也豈非以此乎史稱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用元成等爲宰相而孝宣之業衰焉後世遂以儒爲不足用嗚呼以元成等議宗廟祭祀之事言之元帝所用者蓋僞儒耳安得真儒用之哉

石慶論

臣聞漢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內修法度外攘胡粵封太山塞決河朝廷多事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公孫賀劉屈氂之屬皆以罪伏誅其免者平津侯公孫弘牧丘侯石慶而已平津以賢良爲舉首用經術取漢相辯論有餘習文法吏專其免固宜牧丘鄙人耳爲相已非其分又以全終何也蓋慶之終於相位非其才智之足以自免也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何則夫君之與臣猶陰之與陽也陰勝而僭陽則發生之道缺陽勝而僭陰則刻制之功虧僭實生僭僭亦生僭兩者無有是謂太和萬物以生變化以成方武帝即位之始富於春秋武安侯田蚡以肺腑爲丞相權移主上上滋不平特以太后之故隱忍而不發當此之時臣強君弱陰勝而僭陽武安侯既死上懲其事盡收威柄於掌握之中大臣取充位而已稍不如意則痛決以繩之自丞相以下皆皇恐救過而不暇當此之時君強臣弱陽勝而僭陰夫豪傑之士類多自重莫肯少殺其鋒鄙人則唯恐失之無所不至也當君強臣弱陽勝僭陰之時雖有豪傑安得而用雖用之安得而終然則用之而終者惟鄙人而後可也慶爲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反室自以爲得計既而不知所爲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者歟夫慶終於相位是田蚡之所致也故曰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然則平津之免何也弘之才術雖不與慶同日而語至於朝奏暮講開其端使

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如此之類則與慶相去爲幾何耶弘與慶爲人不同其所以獲免者一也蓋是時非特丞相也如東方朔枚臯司馬相如嚴助吾丘壽王朱買臣主父偃之屬號爲左右親幸之臣而亦多以罪誅唯相如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以此獲免由是觀之武帝之廷臣鄙人者多矣豈特慶也哉故淮南王謀反惟憚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嗚呼如黯者可謂豪傑之士也

張安世論

臣聞張安世匿名迹遠權勢自前史皆以爲賢以臣觀之安世亦具臣耳賢則未也何則有大臣者有具臣者有姦臣者天下之士於道可進則請於君而進於道可退則請於君而退進退在道而不在我進之不從退之不聽去而已此之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大臣者也進賢而不能固退不肖而不能必取充位而已具臣者也同乎已雖不肖必與異乎己雖賢必擠專爲利而已此姦臣者也安世身爲漢之大臣與聞政事嘗天下進賢退不肖之責而竊竊焉專爲匿名迹遠權勢之事進之不從退之不聽也能致爲臣而去乎臣知安世之不能也蓋安世與霍光同功一體之人其女孫敬又霍氏之外屬婦也光得慶而子禹謀反夷宗族敬當相坐宣帝雖赦之而安世心不自安顧上懲博陸之顛方貪權勢在己是以深思熟計欲以自媚於上故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謂其長史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嗚呼其視姦臣則有閒矣豈大臣之所以事君者乎臣故曰安世則具臣矣賢則未也昔伊尹之相湯曰阿衡周公之相周曰太宰衛者所以權萬物之輕重而歸於平宰者所以制百味之多寡而適於和惟其和平而已矣故爲重爲多者無所於德爲輕爲寡者無所於怨衡宰之工實無心也伊尹周公所以事其君者如此曾若安世遠權

勢者乎案此下似有闕文雖號不同而於用心則同也昔叔向被囚祈奚免之叔向不告免焉而朝范滂被繫董理之滂往候之而不謝管氏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諸葛亮廢廖立李平及亮卒立泣涕平致死嗚呼國之大臣其好賢也如新奚之於叔向霍譖之於范滂其疾惡也如管仲之於伯氏諸葛之於廖立李平則名迹之或匿或見權勢之或遠或近皆可以兩忘矣夫滂爲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妻於朝然後知羣才皆滂所進而王通以爲密不以仁予之也嗚呼知通之不與濤則知臣之不與安世矣

李陵論

臣聞草食之獸不疾而易數水生之蟲不疾而易水行小變不失其大常也知此者可以用兵矣何則夫用兵之法有所謂常有所謂變什則圍之伍則攻之不敵則逃之兵之所謂常也以寡覆衆兵之所謂變也古之善用兵者唯能以寡覆衆而什圍伍攻之道未嘗忽焉所謂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嗚呼李陵之所以敗者其不達於此乎兵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方漢武時匈奴承冒頓之後號爲強威控弦百萬幾與中國抗衡青霍去病之徒每出塞至少不下三萬騎其多至十萬騎又有諸將相爲應援然後有功陵乃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單于七八萬騎接戰一日數十合安得而不敗哉蓋陵嘗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北不見虜還又嘗將輕騎五百出燉煌至鹽水迎貳師未聞困絕謂以少擊衆可以爲常不知幸之不可以數也昔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取荊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人又問王翳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使信伐荊既而軍敗復欲使翳期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從之遂平荊地夫王翳豈不知以少擊衆爲利哉以爲小變不可恃大常不可失也故田單疑趙奢之用衆而奢以爲鑊錙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鐵匿薄之柱上

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嗚呼以王翳之事趙奢之言觀之則陵之敗也其自取之哉夫豪傑之士不患無才患不能養其氣而已不能養其氣則雖有奇才適足以殺其身也方陵之召見武臺天子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心恥之不敢言也遂請當一隊以分單于兵夫以陵之奇才向使少加持重則衝霍之功豈難繼耶而不勝一旦之憤輕用其鋒至兵敗降匈奴積其家聲是亦不能養其氣而已矣或曰李陵以孤軍深入其亡也宜矣然則李靖以騎二千喋血虜庭遂取定襄何也曰唐之擊突厥也六總管師十萬皆授禮節制所向輒克虜勢窘甚矣顏利諸酋皆勒所部來奔所謂傷弓之禽可以虛弦下也況於勁騎三千乎與陵之事異矣

司馬遷論

班固贊司馬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先黃老而後六經求古今措紳先生之論尙或有之至於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則非閭里至愚極陋之人不至是也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有激而云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揚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入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爲本六經之教於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爲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方漢武用法刻深急於功利大臣一言不合輒下吏就誅有罪當刑得以貨自贖因而補官者有焉於是朝廷皆以偷合苟免爲事而天下皆以竊資殖貨爲風遷之遭李陵禍也家貧無財賄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以昭厲刑其憤懣不平之氣無所發泄乃一切寓之於書故其序游俠也稱昔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巖呂尙困於棘津夷

吾怪楛百里飯牛仲尼阨於陳蔡蓋遷自況也又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聞者耶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蓋言當世號為修行仁義者皆畏避自保莫肯急於人之難會匹夫之不若也其述貨殖也稱秦始皇令烏氏倮比封君與列臣朝請以巴蜀寡婦清為貞婦而客之為策女懷清臺蓋以譏孝武也又云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蓋遷自傷砥節礪行特以貧故不免於刑戮也以此言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豈非有激而云哉彼班固不達其意遂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亦已過矣然遷為人多愛不忍刺刺客滑稽佞幸之類猶屑屑焉稱其所長況於黃老游俠貨殖之事有見而發有激而言者其所稱道不能無溢美之言也若以春秋之法明善惡定邪正責之則非矣揚子曰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又曰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夫惟所愛不主於義而主於奇則遷不為無過若以是非頗謬於聖人曷為乎有取也

李固論

取天下者必有功臣守天下者必有名臣雖然有國家者寧無功臣不可以無名臣何則功臣以乘便逐利為能名臣以仗節死義為任也昔西漢之末海內承平四夷賓服而王氏竊持國柄談笑而輒移之東漢之季姦雄崛起中原大亂而曹公睥睨神器終身不敢取臣嘗疑焉及讀李固與杜喬之誅門生郭舉賊腰鉄鎖願俱死者相屬然後始知其所以然也何則西漢多功臣也蓋西漢自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不悅諸生其取人也先器識所以朝多功臣則乘便逐利者衆形不便勢不利彼不為也故晚節末路王鳳用事王章以直言被誅而天下靡然以苟患失之為風矣其大臣如張禹孔光輩皆持祿取容偷為一切之計其清節之士如龔勝郭欽蘇朗之徒亦不過謝病免歸而已其風如此亂臣賊子奈何而有懼哉此王氏所以談

笑而移之也東漢自光武不任功臣銳意文士其取人也先經術所以朝多名臣則仗節死義者衆節之所在義之所存彼必為也故晚節末路梁冀擅命固與杜喬以死抗之而天下靡然以殺身成仁為俗矣其大臣如陳蕃黃琬輩皆捐履宗族以急國家之難黨錮之士如李膺杜密范滂之徒至連頸就誅而無愠色其俗如此亂臣賊子奈何而不懼哉曹公之所以終身而不敢取也然西漢易亡而復興東漢難亡而遂絕者何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故三代之君其始也雖勢強大非有仁心則不興及其季也雖德失政亂非有不仁之罪則不絕衰成之君失德甚矣然其事止於女寵佞幸而已未犯不仁之罪也故國亡而復興桓靈之時無道極矣鈞黨之獄忠臣義士死者百有餘人諸所夷滅至不可勝數則是不仁之罪已實盈矣故國亡而遂絕此亦理之必至事之固然無足怪也嗚呼國者天下之大器也君臣者相與持此器者也視器之安危則知人之能否視國之理亂則知君臣之賢不肖以二漢論之報施之道其不殊也如此然則為君臣者可不戒哉

陳寔論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曰伯夷陰柳下惠不恭何也蓋古之君子初無意於制行其制行也因時而已伯夷之時天下失於太濁於是制其行以清柳下惠之時天下失於太潔故制其行以和雖然清者所以激濁也非激濁而為清是陰而已和者所以救潔也非救潔而為和是不恭而已故由其本而言之則為清為和由其弊而言之則為陰為不恭故伯夷柳下惠者實未嘗清未嘗和也安有陰不恭之弊哉前史稱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陳寔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乞從外舉又中常侍張讓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各士無往者張甚取之寔乃獨弔焉嗚呼若寔者可謂殆庶幾於夷惠矣何則桓靈之時政在宦人而天下之士

方以名節相高疾之已甚至使其屬無所發憤常欲以身死黨錮之禍海內塗炭者二十餘年豈特小人之罪哉君子亦有以取之也寔知其然故於用吏送葬之事稍誦其身應之所以因時救弊而已其後復誅黨人張德寔以此多所全宥則其效蓋可見也嗚呼使東漢之士大夫制行皆如寔也黨錮之禍何從而興乎以此言之寔殆庶幾於夷惠信不誣矣然則寔爲侯張而身誦也不爲過則元稹之徒因宦官以得宰相亦不爲過歟斯不然也昔孔子於衛見南子矣於魯敬陽虎矣至彌子以爲主我衛卿可得也則曰有命蓋見南子敬陽虎者身可誦也不主彌子者道不可誦也寔於侯張亦誦身以伸道耳豈若元稹之徒誦道而伸身者哉然則士大夫爲道而或誦身於宦人者亦可乎斯又不然也昔齊人獲臧堅齊侯使人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傷而死古之人恥其身之辱於刑也是故爲伯夷之清而非其時者是隘而已爲柳下惠之和而非其時者是不恭而已若陳寔之屈身於宦人而非其時者是爲姦而已

袁紹論

天下之禍莫大於殺士古之人欲有爲於世者雖負其豪俊傑特之才據強大不可拔之勢疑若殺一士不足以爲損益然而未始不亡者何耶士國之重器社稷安危之所繫四海治亂之所屬也是故師士者王友士者霸臣士者疆失士者辱慢士者危殺士者亡世之論者皆以袁紹之亡繫於官渡巨竊以謂不然紹之所以亡者殺田豐耳使紹不殺田豐雖有官渡之敗未至亡也何則昔楚漢相距於京索之閒高祖犇北狼狽甚於袁紹者數矣而卒有天下項籍以百戰百勝之威非特曹公比也而竟死東城其所以然者無他士之得失而已故高祖以爲張子房韓信蕭何二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擒以楚漢之事言之則知

紹之亡果在於田豐不在於官渡也且紹之械繫田豐也何異高祖械繫車敬於廣武乎高祖圍於平城而還以二千戶封敬號建信侯紹敗而還慚慚而殺之嗚呼人之量度相遠一至於此哉傳曰善敗者不亡故楚昭王軫越王句踐皆濱於絕滅而復續紹雖敗於官渡而冀州之地南據大河北阻燕代形勢之勝尚可用也向使出豐於獄東向而事之間以計策卑身折節以撫傷殘之餘親執金鼓以厲奔走之氣內修農戰外結英雄縱不能并吞天下豈遽至於亡哉方紹與董卓異議橫刀不應長揖而出及起兵渤海遂有四州之地連百萬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然殺一田豐遂至於此則天下之禍其有大於殺士者乎文若曰袁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巨竊以爲知言也

魯肅論

魯肅勸吳以荊州之地借先主先主因以取蜀吳王悔之歸咎於肅夫以肅之籌略過人而其昧有至於此乎以臣觀之吳人雖欲不借荊州以資先主不可得也肅策之善矣何則是時曹氏已據中原挾天子以令天下毅然有并吞諸雄之心袁紹呂布皆爲擒滅其能合從并力以抗之者獨仲謀與玄德耳此所謂胡越之人未嘗相識一旦同舟而遇風波則相應如左右手勢使然也吳人雖欲不借荊州以資先主其可得乎且吳不借荊州則先主必還公安不然則當殺之二者皆不可也昔高祖入關與秦父老約法三章秋毫無所犯秦民大悅項羽雖徒之於漢中而高祖還定三秦如探囊中物耳何則秦民之心已繫於漢也方先主東下荊州之人歸者十餘萬或勸速行以據江陵先主曰夫舉大事必以人爲主今人歸吾何棄去是時先主若還公安案此下似有缺文吳爲仇也夫以董卓之罪上通於天王允以順誅之而李傕郭汜糾合黨與猶能爲之報仇何則卓雖凶逆亦一時之望也先主以宗室之英名蓋當代士之歸者如水之赴海爲

林之役曹公以百萬之衆沿江而下非其雄略則周瑜水軍豈能獨勝耶吳若殺之豪傑四面而至必矣孫氏之亡可立待也由是言之先主借荊州之事拒之則爲仇殺之則招禍因而借之則可以合從并力而抗曹公肅之爲吳策者豈不善乎然則周瑜嘗欲徙先主置吳威爲築宮多其美女好玩其策何如此又大不可也先主嘗見其髀肉生慨然流涕歎功業之不建其在許也曹公與之出則同與坐則同席竟亦不留此其志豈以美女玩好老於吳者耶史稱曹公聞孫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彼知先主得荊州輔車之勢成天下未可以遽取也由是言之借荊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蜀亦孫氏之所以保吳者矣

諸葛亮論

葛錯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臣竊以爲不然夫覆杯水於坳堂之上置杯焉則膠鷖之翮拔而傳鴈鳩則累矣故有帝者之君則有帝者之臣有王者之君則有王者之臣有霸者之君則有霸者之臣諸葛亮雖天下之奇材亦霸者之臣耳何則亮帝王之輔肯爲蜀先主而委身邪王通以爲使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尤非也臣以爲亮雖無死會不足以取天下況於與禮樂乎何則亮之所事者蜀先主而所自比者管仲樂毅也先主雖號人傑然取天下則不及曹孟德保一方則不如孫仲謀其所以得蜀者以劉璋之闇弱而已先主雖存司馬仲達陸伯言諸公皆無恙尙不足以取魏而死其能取天下乎管仲相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然不能先自治而後治人故孔子以爲小器樂毅爲弱燕合五國之從夷萬乘之齊然曠日持久不能下莒與即墨至閒者得行損燕之趙管仲樂毅雖得志於天下尙不能與禮樂亮而無死其能與禮樂乎夫古之君子進難而退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也則固已曰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蓋求之而不用其道則彼有不出

而已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蓋用之而不盡其蘊則彼有不留而已是故有所不出則可以取天下有所不留則可以興禮樂方先主之顧亮於草廬之中所言者取荊益二州耳至言天下有變則一軍向宛洛一軍出秦川所謂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者耶關某之死大舉伐吳亮會不能強諫及兵敗乃歎曰法孝直若在能制主上令不東就復東行必不危矣所謂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歟以此論之亮不足以取天下而興禮樂亦明矣然亮與先主一言道合遂能霸有荆益成鼎峙之勢及受寄託孤義盡於主國無閉言身死之日雖遷廢之人爲之泣下有致死者雖古往社稷之臣何以如諸陳壽以謂管肅之亞匹蓋近之矣然壽以謂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信乎此非也亮之征孟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其卒於涪上司馬仲達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之奇材也所作八陣圖後世言兵者必稽焉則亮之應變將略不言可知矣嗚呼豈壽果揆亮其父之故耶抑其所自見如此也

臧洪論

臣聞臧洪以袁紹不救張超絕不與通至於敗死以臣觀之洪實游俠之靡也豈臣子之義哉何則夫欲生而惡死天下之真情也然古之君子或捐軀命棄親族不爲苟得者非不欲生以其所欲有甚於生而已觸鼎鑊冒鋒鏑患有所不避者非不惡死以其所惡有甚於死而已使其所欲未有甚於生所惡未有甚於死則君子豈有矯世絕俗拂其所謂真情者耶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君子之常也傳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君子之變也不得已而爲之者也世衰道微士大夫講學不明於是始惑於輕重趨舍之際徒知保身之爲易殺身之爲難不知妄死之與苟生其失一也齊有崔氏之難其臣死者十有餘人晏子獨以爲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

臧洪論

臧洪字元伯

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以晏子之言論之洪爲張超而死者果何爲也夫曹操呂布皆漢之姦臣然方是時操挾天子其勢爲順布背朝廷其勢爲逆使超去逆就順紹弗爲救猶或可責矧叛操而歸布安能責其不救乎夫張超袁紹之於洪雖交有故新遇有薄厚然受其表用則皆主也使舊主爲新主所殺洪絕之而致死猶或近義矧滅超者曹氏焉得與紹爲仇乎由是言之洪爲張超而死者果何謂也孔融嘗爲管亥所困太史慈爲突重圍求救於先主先主從之遂解都昌之急蓋是時俗尚名節甚矣天下之士惟以然諾不終爲媿禍亂不解爲恥厥志有在生死以之故事成則爲太史慈不成則爲臧洪以臣子之義責之皆罪人也楊子以要離爲蛛蝥之靡轟政爲壯士之靡荆軻爲刺客之靡者耶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若數子者可謂傷勇矣亦足以悲夫

淮海集卷十

論

王導論

臣聞春秋書趙盾之罪而三傳皆以為實其族穿非盾也盾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故被大惡之名臣始疑之及讀晉史見王導周顛之事然後知三傳之說為不誣矣何則經誅其志傳述其事也王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誅王導之族導嘗求救於顛顛申救甚切而不與之言導心銜之及敦得志問顛於導不答顛遂見誅後見其表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然則顛之死雖假手於敦實導意也若使後世良史書曰王導殺周顛不亦宜乎以此觀之則趙盾之事從可知矣夫盾以驟諫不入靈公使鉅麇賊之虜不忍殺又伏甲而攻之僅以身免故其族穿攻靈公於桃園然則靈公之死雖假手於穿實盾志也不然則其返也曷為其不討穿乎傳以為志同則書重信不誣矣豈非經誅其志而傳述其事耶然則穿首惡也盾疑似者也舍首惡而誅疑似者何也蓋名實俱善者天下不疑為君子心迹俱惡者天下不疑為小人有善之名無善之實有惡之心無惡之迹是為姦人姦人者嘗託身於疑似之間天下莫得而誅之此春秋所以誅之也太史公以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蓋以此矣漢淮南厲王母坐趙氏死厲王以為辟陽侯力能釋之而不爭輒推殺之唐高宗欲立武后畏大臣異議李勣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唐人以為立武后者勣也由此觀之誅志不誅事非特春秋古今人情之所同然也春秋能發之耳然則王導之罪與趙盾同乎曰非也導實江左之名臣東晉之興導力為多特其殺周顛之事有似於盾而已

崔浩論

臣聞有有道之士有有才之士至明而持之以晦至智而守之以愚與物並游而不離其域者有道之士也以明濟明以智資智穎然獨出不肯與眾為耦者有才之士也夫有道之與有才相去遠矣不可不知也史稱崔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臣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子房之於漢荀攸賈詡之於魏浩之於元魏運籌制勝實無遺策實各一時之謀臣也高祖以子房與韓信蕭何為三人傑用之以取天下韓信王楚數十城蕭何封侯第一而子房獨願封留而已及太子監關中兵乃行少傳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之下了無矜伐不平之意故司馬遷以為無智名無勇功可謂有道之士也荀賈雖不足以與於此然攸謀謹惟唯時人子弟莫知其言詡亦闔門自守退無交私皆以令終故陳壽以為良平之亞雖有才之士亦頗聞君子之道者也浩則不然其設心措意惟恐功之不著名之不顯而已李順之死浩既有力而奏五原元歷草尤夸誕妄詆古人所撰圖書至鑿石道傍以彰直筆明哲之所為固如此乎正孟子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益成括之流也以此論之浩曾不及荀賈明矣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者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人事明於未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遊下邳受書圯上老人終曰願棄人閒從赤松子游耳則其術蓋出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災感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免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為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家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然高帝用子房之謀襄咸陽還定三秦滅項羽於垓下太武用浩亦取赫連昌破蠕蠕平沮渠牧犍於涼州惠帝得不廢者子房之本謀而太武為國副主亦自浩發之其蓋蓋相似也嗚呼豈欲為子房而不知所以為子房者歟

王儉論

臣聞君子之論人觀其終身之大節矣雖有一時之美一日之長足以夸汚世而矯流俗君子無取焉史稱王儉嘗謂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以臣觀之儉實安之罪人也豈可同日而語哉何則自晉以閩閩用人王謝二氏最爲望族江左以來公卿將相出其門者十七八子爲主婿女爲王妃布臺省而列州郡者不可勝數亦猶齊之諸田楚之昭屈景氏皆與國同其休戚者也安之任晉始爲桓溫司馬孝武之世政由溫出搢紳顧望不知所爲而安與王坦之盡忠王室蔑有二心至於屢改袁宏之文以獲九錫之命可謂以身許國社稷之臣者矣儉之仕宋襲封選尙其爲親貴固非安之比也蕭公雖有異志而謝朓褚彥回之屬初無從意齊室之建儉實發之至引梁王魯國之事使臣珥貂所居稱殿何異取大藝以文姦言者安之於晉其大節如彼儉之於宋其大節如此臣故曰儉實安之罪人也至於該洽經史明習故事工詞令妙威儀動爲名流之所稱所謂一時之美一日之長夸汚世而矯流俗者也君子何取焉安少有重名累年辟召不至其後雖受朝寄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形於言色則安之功名出於無意者也儉少時志在宰執見於所賦之詩及生子字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則儉之富貴取於有心者也夫無意之與有心相去遠矣豈可同日而語哉宋初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取復屈身投劾而歸躬耕於潯陽之野其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而已以此論之則儉之爲人蓋可見也

韓愈論

臣聞先王之時一道德同風俗士大夫無意於爲文故六藝之文事詞相稱始終本末如出一人之手後世道術爲天下裂士大夫始有意於爲文故自周衰以來作者班班相望而起奮其私知各自名家然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何則夫所謂文者有論理之文有論

事之文有敘事之文有託詞之文有成體之文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奧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禦寇莊周之所作是也別白黑陰陽要其歸宿決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次舊聞不虛美不隱惡人以爲實錄此敘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所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耳目變心意此託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所作是也鈞列莊之微挾蘇張之辯撫班馬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於愈故曰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然則列莊蘇張班馬屈宋之流其學術才氣皆出於愈之文猶杜子美之於詩賈積乘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沖澹謝靈運鮑昭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嗚呼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

李泌論

臣聞有善聽無良謀有善謀無利勢天下之勢善謀之則無不利天下之謀善聽之則無不良臣嘗以爲唐室方鎮之患至於百有餘年而不能解者其弊蓋始於天寶之際肅宗不用李泌之謀先取范陽而已何則夫范陽者祿山之巢穴也爲焚其巢雖有勁關無所歸獸失其穴雖有絕足無所恃其勢然也祿山帥范陽專三道勁兵不徙者十有四年矣其人視之猶子之於父也一旦舉兵犯順天下之人以爲反虜切齒攘袂惟恐其不滅而范陽之人獨以爲主引領企踵

惟恐其不與此所謂家臣不知有國自古小人之常情故郭子儀李光弼自朔方起兵皆欲先圖范陽而必爲肅宗言之最悉此蓋天下之利勢機之不可失者也使肅宗能聽其謀先詔李郭諸將犄角而取范陽賊失巢穴則其衆自潰兩京可以傳檄而定兵亦遂息矣惟其不用必謀是以慶緒思明相繼復起至凶徒逆黨久稽天誅則偷爲一切之計瓜分河北地以付之此方鎮之患所從起也昔之取天下者皆以首事之地爲根本故雖困敗而能復振高祖之保關中光武之據河內魏武之完兗州是也夫范陽者亦祿山之關中河內兗州也方其陷兩京所得禁府珍寶輒以囊駝載歸其俗至譚祿山思明爲二聖後十七年張宏靖欲懲其事發墓毀棺而衆猶不悅以至於亂由是言之天寶之際若非唐之威德在人忠臣義士乃心王室則天下之事可勝言哉柳玭稱兩京之復必謀居多其功大於奮運范蠡若以范陽言之必之謀不見聽者多矣其言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又言得兩京則賊再亂已而果然嗚呼使必之謀盡見聽也豈有方鎮之患哉

白敏中論

臣聞白敏中用李德裕薦入翰林爲學士及德裕貶敏中爲相詆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已何以私恩爲乎敏中之事未足深咎也臣竊以爲不然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推此言之則背師賣友之人必不能以身許國何則於所厚者薄則所施無不薄也昔呂布爲丁原主簿爲董卓而殺原爲卓之子又爲王允而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卓師乎於是殺布漢封陳平辭曰非親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後誅呂氏而安劉氏者乎周與勃也夫以布之不忠於丁董也其肯忠於曹氏乎以陳平之不負魏無知

也豈肯負於劉氏乎此魏所以誅布漢所以屬平者也然則敏中之事蓋可見矣雖然敏中所以負德裕也亦有繇焉傳曰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而盜憎之乎蓋自度其事必爲主人所惡故也白氏素與楊虞卿家居易又與李宗閔牛僧孺厚若敏中本無英氣雖緣德裕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宗閔虞卿之徒自度其事必爲德裕惡也故因其勢盡力以擠之耳夫德裕忠臣也以非罪被斥天下皆知其冤使敏中素與仇猶當爲社稷而救之況因之以進也然則敏中豈惟不忠於德裕亦不忠於唐也臣故曰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然則公義私恩適不兩全則如之何以道權之而已義重而恩輕則不以私害公若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千行韓厥執而戮之是也恩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抽矢叩輪去其鏃發乘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私恩適不兩全猶當以道權其輕重奈何無故而廢之哉雖然逢蒙殺羿孟子以爲是亦非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薦敏中亦不得爲無罪也

李訓論

嘗聞天下無易事非其人則難於登天下無難事得其人則易於反掌難無定勢易無常形惟其人也昔漢有諸侯強大之患運城數十地方千里擅爵人赦死罪數黃屋刻客公行景帝用鼂錯之謀始議削之法未及行而七國合從而起矣何其難耶逮武帝用主父偃之謀令諸侯得推恩分其子弟詔下之日人人各得所願法令不更疆境不變而尾大之患亡矣又何其易耶以此言之則知天下之事惟其人也臣讀唐史至甘露之事未嘗不爲文宗而歎息何則欲除累世之姦而倚一區區之李訓豈不疏哉宦官之禍深矣自德宗懲北軍之變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分委宦官主之由是太阿倒持不復可取憲宗之賊歷二世而不能討天下憤焉是時故老名臣如

裴度李德裕之徒皆在也向使文宗有知人之明委任二臣俾之圖畫則刀鋸之殘豈難制哉何則以訓之輕躁寡謀尙能殺王守澄則知度與德裕可以制仇士良之屬無疑矣惟其不用二臣而委之訓與鄭注是以事敗謀泄害及忠貞喋血觀闕之前不勝飲恨而已非事之難不知人之禍也或曰注之帥鳳翔也欲因宦者送守澄之喪以鎮兵誅之訓忌其功乃先五日舉事使注不爲訓所忌也庶其有濟乎臣曰不然惟其訓之事故則唐之禍在士良使注之功成則唐之禍在注矣何則袁紹董卓崔林朱温之事蓋嘗成矣其禍何如哉以此觀之事故亦受禍成亦受禍禍在用小人而已矣德裕嘗曰舉大事非北軍無以成功此所謂天下之常勢也又曰焚林而取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既經李訓之猖獗則天下常勢亦不用臣以爲德裕能不爲於會昌之時也則知其能爲於太和之時必矣

王朴論

臣聞適用而不窮者天下之真材也材而不適用而有所窮雖有高世之名難能之行實庸人耳何有補於世耶臣讀五代史見王朴爲周世宗決平邊之策然後知朴者天下之真材也夫用兵之要在乎識序之先後而識先後之要在於知敵之難易天下之敵非大而堅則小而脆也其難易孰不知之所以不知者敵大而脆則疑於難敵小而堅則疑於易也昔漢兵圍宛丘光武以別將徇昆陽王邑欲攻之嚴尤以謂昆陽城小而堅宜進擊宛宛敗昆陽自服邑不聽盡銳攻之兵以大敗邑之所以不聽尤者疑於難而已朴嘗爲世宗畫平邊之策其言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吳易圖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閩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平之必矣惟并必死之寇可爲後圖蓋李氏雖據江南之地二十一州爲桂廣閩蜀之脊然南帶江東距海可繞者二千餘里其人易動搖輕擾亂不能持久號爲大國實脆敵也劉氏雖據河東十州之面與中國爲

境然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援其人剽悍彊忍精急高氣樂鬪而輕死號爲小國實堅敵也是時中國欲取之也譬如壯士操利兵於深山之中左觸虎而右遇熊不可並刺則必先虎而後熊矣何則虎躁悍易乘能便捷難制虎困則熊必畏威而逃困於熊虎將乘弊而至形勢然也故朴以大而脆者爲易小而堅者爲難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則所以先吳而後并也及皇朝受命四方僭僞次第削平皆如其策非所謂天下之真材其孰能與於此朴雖出於五代授擾傾側之中然其器識學術雖治世士大夫與之比者寡方世宗之時外事征伐內修法度而朴於陰陽律曆之學無所不通所定欽天曆當世莫能異而其所作樂至今用之而不可改其五策之意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以此推之朴之所知者蓋未可量也使遭休明之時遇不世出之主則其所就者將不止於此哉

擬郡學試近世社稷之臣論

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至矣忠足以竭才性之分敏足以應事物之變苟利社稷則遼事矯制雖君有所不從苟害社稷則伏節死誼雖身有所不顧夫人莫不尊於君莫不親於身君與身也猶有時而忘之知有社稷之事而已況其它乎此古之所謂社稷之臣也楊子法言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諛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可謂社稷之臣矣夫楊子之所以有取於四子者豈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數料敵制變算無遺策攻城野戰前無堅敵歟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數果在乎是則戰國之末士一介之庸人皆可以爲社稷之臣矣豈楊子之意哉方高帝之時天下初定諸將論功日夜不決子房辭齊三萬戶願封於留又勸先封雍齒諸將乃服及欲廢太子子房乃行少傅事然處於叔孫通之下招致四老人者以羽翼之太子以安此

其所以有取於子房者也高后時諸呂擅權欲危劉氏平勃用陸賈之謀深自相結卒能誅諸呂迎文帝於代而立之此其所以有取於陳平絳侯勃者也後元元平之際漢室多故子孟擁昭立宣政錄已出前後二十年海內厭服此其有取於霍將軍者也然光不學無術闇於大體死纒三年宗族誅夷勃免相就國不遠嫌疑陷於吏議幾致顛覆平多陰禍至孫而廢掌親貴終以不侯子房雖無三子之過然不能爲漢制禮作樂追述三代之隆以聖人之道概之皆未得爲全人也故曰終之以禮樂雖然四人者或氏而字之或氏而名之或爵而名之或氏而官之何也此蓋楊子之深意春秋之大法也春秋之法雖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然而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爵爵不若子因此等以寄褒貶焉氏者別其所自出也字以言其德名以言其體爵以言其功官以言其業張子房以智蓋言其德也故氏而字之陳平以無誤蓋言其體也故氏而名之絳侯勃以果蓋言其功故爵而名之霍將軍以勇蓋言其業故氏而官之四人者子房最優故獨字之絳侯勃爲下故獨不氏焉嗚呼不如是何足以爲法言

聖人繼天測靈論

古之語道德者未始不以聖人而論聖人者亦未始不以道德蓋舍道德則無以見聖人而徵聖人則道德或幾乎息矣何者其體相俱而其用無以異也夫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變化而不可知謂之神神也者其合則藏於無爲其散則寓於有得昔之命道者因其無爲也故彊名之以天所謂莫之爲而常自然者是已自其有得也故彊名之以靈所謂地得一以靈是已天者道也而於神爲無體之體靈者德也而於神爲無用之用體則可以繼用則可以測由此兩者而不能知百姓是也知此兩者而不能行智者是也行此兩者而不能盡仁者是也由而能知知而能行行而能盡靜可以繼動可以測

此聖人所以至也蓋聖人者其聰無所不知其明無所不察積聰明而爲淵則極天下之深蓋聰明而爲懿則窮天下之美夫人之所以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而一切事變之來不能以明辨而應對之者以其質有不足而修有未至爾聖人既已具聰明之質而又加之以淵懿之修則尙惡往而不至耶是以合而爲體則能上與造物者遊而無所爲散而爲用則足以遂知來物之不窮而各有得夫合於無爲則固以天也散於有得則固以靈也以吾之天而繼天之天以吾之靈而測物之靈是猶操五寸之矩求天下之方其不合亦以鮮矣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者所謂繼天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測靈也蓋靈與天其始也出於神其終也入於神而聖人與之俱焉故楊子曰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夫聰明淵懿者乃所以繼天測靈也及乎天已至於可繼靈已至於可測雖聰明淵懿亦莫得而言矣何則極道德之精則粗不足以盡之也彼百姓與仁智則不然其實與聖人未嘗不同而其修與聖人未嘗不異是以雖有存乎人之天而不能開之以物於有累雖有貴於物之靈而不能盡之以器於有窮夫以有累有窮之具而欲繼無爲之天測無不得之靈其難也亦明矣嗚呼於是知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

變化論

萬物不能常有有極則入於無亦不能常無無極則出於有變者自有入於無者也化者自無入於有者也方其入也則質散而返形形散而返氣氣散而返於芒忽之間闢陰以爲陽者有矣闢陽以爲陰者有矣其巧妙其功深故難窮難終此物之極者所以由之也方其出也則芒忽之間合而成氣氣合而成形形合而成質移剛以爲柔者有矣易柔以成剛者有矣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此物之生者所以由之也是故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變者天道也君道也

聖人之事而化之所以始也化者地道也臣道也賢人之事而變之所以終也是二者猶生之有死晝之有夜動之有靜往之有來常相待爲用而未有能獨成者也二者雖不能獨成而亦不能兩立何則一氣不頓進變進則化退矣一形不頓虧化進則變退矣一進一退迭相出入而神用無窮焉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昔之論變化者有先變而言者有先化而言者有兼變化而言者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夫道者變之統也器者化之字也有形者不能相有是以雖器也而制之者亦存乎道雖化也而裁之者亦存乎變故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此所謂先化而言者也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蓋自致曲而至於變化者由人以盡天道自變而至化者由天以盡人道盡天道所以率性盡人道所以立教故曰變則化此所謂先變而言者也荀卿曰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夫變者所以原始化者所以要終獨化則不能以生獨變則不能以形生形形而道之用盡矣故曰變化謂之天德此所謂兼變化而言者也蓋先變者以言乎自無而出有先化者以言乎自有以入無而兼變化者以言乎出有入無相待爲用而已矣然則主變者天也司化者地也而荀氏皆以爲天德何也曰天道成終而成始凡言變者亦可以兼化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凡言化者則不可以兼變易於乾曰乾道變化而於坤則曰萬物化生蓋乾者用陽氣以統天地天既可以兼化則乾固不獨變矣地不可以兼變則坤固止於化矣故曰闢戶謂之乾闢戶謂之坤一闢一闢謂之變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由是觀之變化者神之用也神無方無物則無乎不在故在天則乾道是已在地則坤道是已在人則聖人是已故曰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此之謂矣

君子終日乾乾論

天任命人任力君子之道原於天而相之以人安於命而輔之以力故凡乘勢以應變因時以立功雖一聽於自然而進德修業未始不以自彊不怠爲主何則力有所不盡則未可以言命而人有所不至則未可以言天故也乾九三所謂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者蓋亦以此矣夫九三以不中之位據重剛之險前有五之可至後有二之可終非所至而至則失義非所終而終則失幾失義則驕失幾則憂於時也可謂危矣可謂難其處矣此其所以終日乾乾而夕惕若也日者有爲之時夕者無爲之時也於有爲之時乾乾以致其力於無爲之時則惕若以致其心夫亂生於所忽治生於所憂安者危亡者存固天之理也外既有以致其力而內又有以盡其心然則德其有所不進業其有所不修而過其有所不補者乎故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而孔子亦曰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也易曰無咎者善補過也蓋當勇於進而安於苟簡而不能果於自彊能以無咎者寡矣嗚呼非深知天人力命之說者何以與於此

以德分人謂之聖論

古之聖人其道本於成己而終於成物得其始不知其終則蔽於爲我見其末而遺其本則蔽於爲人爲我之蔽溺於楊而爲人之蔽流於遷二者所事不同要皆不該不徧一曲之所爲而非道德之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入不藏其出不陽入而不藏故德先乎身而有以公於物出而不陽故道濟天下而有以私於己夫公於物仁也私於己智也公公私私智智兩得聖人之道盡矣傳曰以德分人謂之聖其此之謂乎夫天下之人因其性而觀之則未嘗不同因其習而觀之則未嘗不異使天下皆知性之無不同也則其俛仰之際語默聲笑之間固足以官陰陽而府萬物矣又奚聖人之俟哉夫惟不知故尊其習者有至於上智而卑其習者或至於下愚夫以本同之性而異

於上下相遠之習此天下所以有俟於聖人而聖人者所以不可一日無於天下也故古之人當其德未成則修之於己既成則分之於人其大也以其所知覺所未知以其所覺覺所未覺其小也以其所中養所不中以其所才養所不才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爲人已愈多仁者得仁智者得智得其精者足以治身得其餘緒足以治國家天下豈固有求於外哉以爲人之所以望吾而吾之所以與人者適當然而已矣且上覆下大容小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損之不足與之理之當然也彼聖人以德分人者也豈固有意於是哉蓋以爲人之所望吾吾之所以與人者亦理之適當然而已矣

淮海集卷十一



傳 說

浩氣傳案此文是論非傳姓依舊刻

氣之爲物至矣其在陽也成象而爲天其在陰也成形而爲地陽於上則日月星辰之光輝陰於下則草木山川之精變氣也者天之所以旋地之所以運也況於人乎夫氣之主在志志之主在心心者神之合也志者精之合也氣者魄之合也神虧而精不復精微則魄不寧君子虛心以養志弱志以養氣故能外探事物之奧內安性命之精浩然無際與道自會豈特通體乎天地同精於陰陽而已哉嗚呼氣之爲物亦已至矣此公孫丑所以問之悉而孟子所以告之詳也凡進以禮退以義動而智靜而仁者皆性也窮通之有數廢興之不常者皆命也君子審去就之分循得喪之理以盡其性則寵辱於己猶蚊蚋之一過死生於己猶夜旦之一易皆命之偶然者也烏足概其心哉故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對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傳曰色威者驕力威者奮未可以語道也二十曰弱弱則未足以窮理三十曰壯壯則未足以盡性所以窮理盡性四十其時也四十而不能斯亦不足畏也已故於四十曰不動心孟子所謂不動心孔子所謂不惑者也不以內蔽外故曰不惑不以物役己故曰不動心不惑者未必知命也故孔子五十而後知命不動心未必知義也故告子猶以義爲外焉然則孟子遂無喜怒哀樂之情乎曰非也吾之所謂不動心者即有而無即實而虛其於外也應而不遷其於中也受而無止雖終日言猶不言終日爲猶不爲也安可以喜怒之形哀樂之發而累其所謂不動者耶君子固有以與人同亦有以與人異所同者外所異者內也自其同者視之則孟子之勇有似於孟賁不動心有似於告子故曰若是

則夫子過孟賁遠矣對曰是不難告子先找不動心夫矢石相攻鋒刃相搏壯士遇之權入而不顧彼得全於勇猶若是況得全於道者乎故刺其膚而不撓注於目而不逃其思己也一毫之挫若市朝之撻其視人也萬乘之算若褐夫之賤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此北宮黝之養勇也視彊如弱進不量敵之大小會不慮勝之中否曰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此孟施舍之養勇也昔曾子事親主於養志子夏之門人先於洒掃應對而已舍之所養者本也故似曾子之約黝之所養者末也故似子夏之詳由二子觀之則本固宜可以勝末約固宜可以勝詳由君子觀之則二子之養皆氣而已未足以知義也故曰夫二子之養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知勇而已者有時而窮知勇知怯者無時而屈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所謂知怯者也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所謂知勇者也夫曾子之守約所以異於孟施舍之守氣者豈有他哉勇而能怯與義偕行而已矣故曰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然則不言子夏何也曰黝養勇之詳固不若舍所養之約舍似曾子而不及則黝之不若子夏從可知矣蓋黝之與舍可謂不動心而與夫告子之養者同矣曾子子夏可謂知義而與夫孟子之所養者亦有以同之也故夫丑問不動心之道而告以四子之養勇則孟子所以異於告子者固已存乎其間矣言心之聲也心氣之主也不得於本固可以勿求諸末不得於文則不可以勿求諸實故曰不求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而有以知告子所求者外也人之心爲君以志爲帥以氣爲師以體爲國君欲虛而靜帥欲知而專師欲和而勇國欲實而彊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失道而亂莫大焉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以言志立於心而足以率氣氣役於志而足以實體志有彊有弱故以帥言之氣一滿一虛故以充言之夫帥之所適師之所從也志之所之氣之所止也故曰志至焉氣

次焉帥不專則銳師不能以取勝師不和則良帥不能以有功志之與氣亦猶是也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夫有尤物足以移人一物之玩且或喪志況情偽之感利害之攻乎孟子曰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持其志之謂也朝氣銳晝氣墮暮氣歸朝暮之變且或動其氣況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乎孔子曰君子有三戒無暴其氣之謂也雖然此猶有待也若夫縱心而動順性而游處衆枉不失其直與天下並流而不流其域若然者無持志之念有持志之功有暴氣之迹無暴氣之患彼且烏乎待哉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蓋可以善惡邪正久而遷者志也而亦足以害氣可以喜怒哀樂驟而干者氣也而亦足以害志故曰氣壹則動志志壹則動氣凡物墮之則壹而相與鬱散之則疏而相與通驟者動之逆也趨者動之順也逆順不同皆非志使之然也氣而已矣故曰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氣以心爲本反者所以復本也夫知言然後可以不惑養氣然後可以不動心誠淫邪遁之辭莫不畢見所謂知言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閒所謂養氣也外不惑於人內不動於己雖孟子之長又何以加于此故曰敢問夫子惡乎長對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天下之理固有可以言論者固有可以意致者可以言論則言之也易可以意致則言之也難故曰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言之雖難猶爲可言者爾彼言之所不逮意之所不一者又烏可以言言耶大者氣之體也剛者氣之用也氣之體不可固故曰至大氣之用不可屈故曰至剛夫晝動則氣擾夜息則氣安此人情之常愚智之所同也君子外不勞精於事內無思慮之患抵時投隙以自得爲功故雖晝動會不異於夜息衆人反是雖一夜之靜且或不能息也矧且晝之所爲此非天之所與者殊也不能以直養氣使之無害而已矣夫能以直養氣率理而往循命而趨不爲貧賤富貴之所移威武之

所屈則俛仰之近六合之遠固無適而不得矣豈不全其所謂浩然者耶老子曰天地之閒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氣之養也亦猶是矣故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閒然則亦有出于天地者乎曰方其配義則塞于天地之閒而已矣及其配道則固有出于天地者也虛形萬物所道謂之道因緣無事天下之理得謂之德理生昆靈兼愛無私謂之仁列敝度宜謂之義德非道不神仁非義不立自義而入於天則極於道自道而出於人則極於義氣之養也直而推之則無不宜此其所以配義也擴而充之則無不在此其所以配道也集者自然而至也其所謂配者豈固有因而求合於彼乎直而推之無不宜擴而充之無不在則自然與之合矣故曰配義與道又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以其自然故於集曰生以其有因故於襲曰取心有餘曰慷慨不足曰餒餒則有裕於中而餒則有求於外老子曰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蓋虛其心者所以欲其慷慨其腹者所以惡其餒故曰無是餒也又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孟子之所以數闢告子何也曰君子惡似而非者使天下之人善如惡惡如桀微君子其誰不知天下之所以不知者疑似之閒也邪與正同門情與僞同鄰至精莫之能分是以君子懼焉彼告子之不動心誠有似於孟子然而以生爲性以義爲外使天下相率而從之則將求性於形而求義於物矣此其所以闢之也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豈唯於告子若是乎其所以距楊墨者亦如此而已矣夫所謂正心者有無爲而自正者有意而正之者聖人之心如衆賴然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其應物也如是而已所謂無爲而自正者也彼衆人則不然有所距有所受有所將有所迎一事之至必欲正其心以應之弊弊然若操五寸之矩一尺之規以求合乎天下之形器者焉吾見夫心勞於中智盡於外而形器之不能合也此所謂有意而正之者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夫知天而不知人者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者無以與道遊夫既有意而正其心矣則於事也豈免以命廢力而以人勝天者乎故曰勿忘勿助長以命廢力是忘之也以人勝天是助之也莊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又曰爲天下者亦奚以異於牧馬者哉亦去害馬者而已然則君子之修身治天下觀其後去其害可也必欲徹精神而求益勞智慮而速成則命之分有所不安而害且至矣故曰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握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嗚呼人之於性也豈欲握而使長哉亦去其害性者而已不平謂之陂有過謂之淫畔於正謂之邪逃其本謂之遁蔽於一隅者其言不平故設辭知其所蔽陷於一曲者其言有過故淫辭知其所陷難道者其言畔正故邪辭知其所離術窮者其言逃本故遁辭知其所窮此四者淺深固殊然以一邪說之家則足以具之矣楊墨之類是也夫爲我者智也兼愛者仁也雖孟子之道亦未始離乎此而二氏之所以失者知其一不知其二有見於此無見於彼而已矣若此者謂之蔽其弊也爲己者至於不拔一毛兼愛者至於靡頂放踵往而不知反焉若此者謂之陷其甚也則爲楊者反以仁爲失己爲墨者反以智爲失物始於毫末之差終以千里之繆亦其理必然也若此者謂之離又其甚也則爲己者至於無君兼愛者至於無父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若此者謂之窮其於言也蔽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遁其於心也蔽而後陷陷而後離離而後窮亦其序也以心對政則心爲內政爲外以政對事則政爲大事爲小生於內必形於外故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大必及於小故曰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孔子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然則君子之所以有言者豈固拂其所有而彊其所無哉亦述性命之理而已矣唯如此是以前乎吾者可以稽之而不悖後乎吾者可以俟之而不惑何也命無異性性無異理故也故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然則又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何也蓋前則因知言而發原邪說之所起也後則以楊墨而言闢邪說之既成也原邪說之所起者以理言之也故曰生曰發而先政後事闢邪說之既成者以事言之也故曰作而先事後政理藏於無形則疑於可違故曰必從事見於有迹則疑於可變故曰不易其言雖殊考之各有所當也雖然彼邪說者其所謂道亦吾之道也其所謂德亦吾之德也道德與吾同而所以與吾異者倚於一偏蔽於一曲如僚之於九秋之於奔各師其習而不能相通是以君子疾之焉耳楊子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正與他雖不同然而莫非道也而後世之學者徒見君子之疾之也遂以爲彼之所謂道德非吾所謂道德者焉則亦已過矣然則孟子論不動心之道而止及於知言養氣何也曰能知言則不惑於外能養氣則不動於內外不爲邪說之所干內不爲妄情之所溺則吾之心也復何爲哉以此事上以此臨下退居而閑遊進爲而撫世固無施而不可此孟子之深意也蓋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無則介然之色唯然之音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來于我者我必知之況敵淫邪遁之辭乎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懼是純氣之守也況御相之位霸王之權乎雖然是道也豈唯聖人有之天下莫不有也是其道與之命天與之性晝而動夜而息者曷嘗不與聖人同乎惟其外不能知言內不能養氣是以予之則驚奪之則怒愾於操舍之際汨於寵辱利害之交氣與魄俱擾志與精俱散而心與神俱亡若然者雖一語默一嘖笑設之或不當也況治身以及家治國以及天下乎嗚呼聞孟子之風可以興起矣

陳偕傳

偕姓陳氏淮南廣陵人家故饒財而偕與其弟獨喜學畫其後技日以進家日以微遂以爲業士大夫既喜其畫且愛其爲人往往稱之

然非僧之好也其言曰予從事於茲有年矣凡古今之畫不見則已苟有見焉雖做縑裂素之餘未嘗不學一不可於意輒復易之詆筆濡墨欣然忘勞蓋是時余方以畫爲事固其勢不得不然乃今思之亦良苦矣且物之有形如浮埃聚沫來無所從去無所詣一興一債於無窮之中而我方汨汨然隨而畫之可不謂感歎彼好事者又從而玩之至藏於巾笥且不欲以數閱可不謂大惑者歟嘻今老矣顧家貧無以給衣食之奉聊復俛仰於其閒至於得失精粗不復經意也又曰有學於余者衆矣余將教之必使縱心之所勤肆筆之所成以觀其天蓋工而不雅者有矣疎而不俗者有矣詳略得宜意氣容與卓乎遂若無與及者亦或有焉余從而告之曰其後當然其後當然已而果然夫畫固技之微者也其猶若是又況有貴於畫者哉其子直躬亦世其學而所言尤異嘗曰昔宋元君時畫圖有一史解衣繫礪元君曰是真畫者也夫解衣繫礪固儻之所得閒暇之所好也元君乃以爲真畫其意果安在乎有得於此然後可以言畫而或說以謂神定意閒固以異於他史其亦失元君之意矣余聞而異之又從而思之豈所謂自得於己者耶抑亦得於人者耶將內雖不充其言而頗亦有志於是耶人固未易知然比夫銜技以夸人賈能以售汙俗者相去亦遠矣古之君子聞一言中於理必書之故漁人之所賦孺子之歌皆得載於前史矧其有合於道德之要者乎於是爲傳其言以遺同好亦時觀之以自擇焉

妙倡傳

美倡有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贖乃計謀與母西遊京師或止之曰倡而眇何往而不窮且京師天下之色府也美盼巧笑雪肌而漆髮曳珠玉服阿錫妙彈吹簫於有司者以千萬計使若具兩目猶恐往而不售況眇一焉其瘠於溝中必矣倡曰固所聞也然諺有之心相憐馬首圓以京師之大是豈知無我儂者遂行抵梁舍於濱河逆旅居

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悅之爲解鞍留飲燕終日而去明日復來因大壁取置別第中謝絕煙薰身執爨以奉之倡飯少年亦飯倡疾不食少年亦不食噤嚙伺候曲得其意唯恐或不當也有書生嘲之曰閉者缺然不見意有奇遇乃從相矢者處乎少年忿曰自余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不餘一目者夫佳目得一足矣又奚以多爲

魏景傳

贊曰前史稱劉建康嗜瘡痂其門下二百人常遞鞭之取痂以給膳夫意之所蔽以惡爲美者多矣何特妙倡之事哉傳曰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余嘗三復其言而悲之

魏景字同叟淮南高郵之隱君子也身長六尺骨如削石瞳子碧色有光嘗賣繒於市遇華山元翁從授鍊丹鑄劍長生之術元翁名碧天其師曰劉海蟾海蟾之師曰呂洞賓洞賓之師曰鍾離權自權至景凡五世矣景問元翁曰余欲兼忘其方奈何翁曰執汝身守汝一謹而勿失景曰執書通守害變則如之何翁曰不然子以爲構中天之臺者土木未考則能無經乎適千里之國者車馬未館則能無行乎故將欲通之必固執之將欲變之必固守之此其理也於是景以爲然乃述碧天之意著書萬餘言論神仙事號太沖子云太沖子曰道者盜也釋者識也盜天地陰陽之機謂之盜識萬物之理謂之釋甚矣人心之神也雖造化亦無加焉今夫天地之生物胸之以陽蕭之以陰然後乃成人心則不然一舉而物已生矣故天生萬物地生萬物人心生萬物是故人心之形象天地陰中生陽陽中生陰非陽不能養陽非陰不能養陰故修陽法者去陰以純其陽修陰法者去陽以純其陰陽用其精陰假諸物此陰陽之法也水之性潤下火之性炎上衆人難上而坎下故不交真人坎上而難下故交烝真烝也氣殺氣也真人真烝純衆人殺氣雜神仙之道有中立無無中立有

死而不亡者至矣一身而形二者次矣不死不亡一身而形不二者又其次也其大略如此同叟類脫疆記得於自然凡陰陽醫藥鍛鍊之技無所不精而能諱其術所以世莫知焉頗解屬文亦工於詩其贈元翁篇云幽斷青松骨鍊盡江月心佳句多類此也嗚呼自大道隱學者各師異習鮮得其本真於是趨滅而不知生者爲佛氏之緣覺趨生則不知滅者爲道家之神仙二者不同其蔽一也然比夫生而行死而伏冥然日用而不知者固有閒矣如同叟者雖不足以窺老莊之藩翰亦葛稚川之流乎余素與之友善別之且六年矣既思其人而不可見又惜其事泯泯不少概見於世如古之所謂隱逸者也乃撰次行義并擇其言之雅者書而記之聊以致余之意云

汝水漲溢說

汝南風物甚美但入夏以來水潦爲患異時道路化爲陂池汝水漲溢城堞危險濕氣薰蒸殆與吳越閒不異郡人歲歲患此漢書稱汝南有鴻隙陂翟方進爲相始奏罷之郡人怨甚竊意鴻隙陂者非特爲灌漑之利菱芡蒲魚之饒實一郡瀦水處也大陂既廢水無歸宿則自然散漫爲害又水經稱汝水至汝南郡西北枝左別出一枝又屈而東轉南會汝形如垂瓠故號懸瓠城今汝水故道已亡惟存別枝水潦暴降則有泛溢之患亦其勢然也在漢時爲豫州刺史治諸邑皆春秋時沈江道柏之國事迹甚多暇爲作記無文字檢耳

心說

心本無說說之非心也雖本無說而不得不有說默而神之與道全之說而明之與道散之其全爲體卽體而有用其散爲用卽用而有體體用並游於不窮而俱止於無所極者其唯心而已矣而世之君子迷已於物沈真於僞而莫之見焉此心說之所以作也目無外視耳無外聽遺物忘形在我而已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我然則目無內視耳無內聽馳神遊精在物而已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物

然則物之有色我因視焉物之有聲我因聽焉來則御之去則將之彼是兩忘在物我之閒而已矣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物我之閒然則心無所在乎曰惡得而無在也雖不在我未始離我雖不在物未始離物雖不在物我之閒而亦未始離乎物我之閒者此心之真在也譬如虛空焉虛空者卽之不親遠之不疎萬物方有則與之有萬物方無則與之無俛仰消息唯萬物之與俱夫虛空之於心猶一星之於天而一塵之於地也及其至猶若是又況於心乎哉是故卽心無物謂之性卽心有物謂之情心有所感謂之意心有所之謂之志意有所歸謂之思志有所致謂之慮故合精以止謂之魂配神以行謂之魂與神爲一謂之精不離於精謂之神此十者入則一出則不一出入無常要皆以心爲主爾不得乎主未有得乎臣者也是以古之通乎此則動爲一氣靜爲二儀動靜有萬物鼓舞有死生若然者陰可以開陽可以闔天地可以倒置日月可以逆行上焉造物者不得臣下焉外形體忘始終者不得友而況富貴之儻來死生之小變乎其不能累也亦明矣彼世之君子則不然知其曲不知其通安於近而迷於遠有見於外者則求心於物有見於內者則求心於我及其甚則蔽形而忘其神以謂心者特在乎方寸匈臆之閒外此則物而已矣嗚呼其亦不智也哉有人於此棄邑而取宮棄堂而取室世必以爲不智人矣是何也所有者小而所遺者大也心之形非特宮與室之微心之神非特堂與邑之廣而所取者如此而所棄者如彼豈不惑哉一人惑之一國笑之一國惑之天下笑之天下盡感歎笑之哉悲夫是皆不見心之真在之過也由此觀之太上見心而無所取舍其次無心其次虛心其次有心有心者累物衆人之事也虛心者遺實賢人之事也無心者忘有聖人之事也見心之真在而無所取舍者死生不得與之變神人之事也嗚呼安得神人而與之說

心哉

二侯說

閩有侯白善陰中人以數鄉里甚憎而畏之莫敢與較一日遇女子侯異於路據井傍伴若有所失白怪而問焉黑曰不幸墮珥於井其直百金有能取之當分半以謝夫子獨無意乎白良久計曰彼女子亡珥得珥固可給而勿與因許之脫衣井旁繼而下黑度自己至水則盡取其衣亟去莫知所塗故今閩人呼相賣曰我已侯白伊更侯黑余謂二侯皆俚甚滑稽之民適相遭而角其技勢固不得不不然於其所親戚游舊未必爾也而今世薦紳之士閉居貧道德矜仁義羞漢唐而不談真若無徇於世者一旦爵位顯於朝名聲彰于時稍追利害則釋易而趨險叛友而誣親擠人而售己更相伺候若弈棋然唯恐計謀之不工僥倖一切之勝而曾白黑之不若者武相仍袂相屬也則二侯之事亦何所怪哉

十二經相合義說

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嘗以謂知易之說則十二經相合或以相生或以相剋者固理之自然而無所可疑之矣何以知其然耶經曰南方生熱熱生火北方生寒寒生水西方生燥燥生金中央生濕濕生土是則水者寒之形濕者土之氣夫水之於土妻道也故水流濕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於金夫道也故火就燥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也管輅曰龍者陽精而居於淵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於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也惟陽中之陰爲能召陰中之陽故雲從龍虎陰中之陽也惟陰中之陽爲能致陽中之陰故風從虎夫陰陽之道固有因同類而相感者亦有以異類而相感者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謂同類而相感者也同異雖殊於其相感一也十二經之相合亦何異於是哉經曰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又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厥陰風木也位東方少陽相火也位南方火與木相生故厥陰與少陽

合而肝膽三焦命門所以相爲表裏也經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又曰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太陰濕土也位中央陽明燥金也位西方土與金相生故陽明與太陰合而脾胃與肺與大腸所以相爲表裏也經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又曰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少陰君火也位南方太陽寒水也位北方水與火相配故太陽與少陰合而心與小腸腎與膀胱所以相爲表裏也蓋木位東方則陽之中也金位西方則陰之中也土位中央則陰陽之中也水位北方則陰之正也火位南方則陽之正也凡陰陽中則和和則相生故金木火土以相生而合陰陽正則相配故水火以相配而合相生而合者所謂同類而相感也相配而合者所謂異類而相感也故經曰水火者陰陽之徵兆金木者生成之始終蓋水火者日之與月坎之與離而男之與女也萬物之所以有也金木者因其有而生成始終之而已矣於徵兆則以相配言之於生成則以相生言之亦其理也又水火譬之則夫婦也金木火土譬之則父子也夫婦以異而相合父子以同而相合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火然後有金木四者具然後有土同類雖殊其合一也嗚呼陰陽之爲道博而要小而大數之可十者推之可百數之可千者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也然其要一也故遠之於天地近之於父子之閒又其悉也至於言笑飲食莫不具而有焉苟直而推之曲而求之則何所而不得也雖然今之所謂學醫者惡足以語此哉

表 啓

代賀坤成節表

竊以聖誕當期嚴秋在序協氣蟠宇穹壤頌聲溢於華戎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德並神明功參覆載斷釐立極追配於媯皇用積濟川貴成於傳說忠謀入而奸黨破弊事革而嘉應來魏乎在唐虞之閒卓然出馬鄧之右嘉辰既屬屬率土交歡臣猥緣肺腑之親叨分符竹之寄前瞻觀闕阻奉萬年之觴退託封章庶比千秋之鑑

代賀興龍節表

大呂飛灰爰屬星迴之序靈樞繞電實當聖誕之期凡屬生成所同抃蹈恭惟皇帝陛下裁成天地參並神明以言乎道則持盈而守成以言乎時則重熙而累洽昭哉嗣服繼六聖之洪休大矣孝熙備二宮之至養清風發而羣陰伏元首明而庶事康令節載逢鴻儀斯舉加邁折俎初嘗露酌之醇擊石彈絲始奏鈞天之妙可謂一時之嘉會故得四海之歡心臣猥以葭莩廁於藩翰十章獻鑿空懷唐相之誠萬壽稱觴莫預漢庭之列

代賀太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太皇太后於某殿受冊者繼繼鴻休亘華夷而共慶昭明鉅禮極天壤以均歡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恭以太皇太后陛下鍾睿知之資御休明之運以至仁而子養萬國以威德而母儀二朝造舟爲梁始作文王之合斷釐立極終成媯氏之功忠邪辨而和氣通威惠行而頌聲作既增光於聖統宜受禮於神孫典章載崇實海交抃臣猥被藩室之寄叨居肺腑之親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謹具表陳賀以聞

代賀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皇太后於某殿受冊者稽酌天人備嚴典禮孝治既先於宮闈歡心自得於實區恭以皇太后妙道生知英能天縱自長門而登長樂法度無違以太任而事太姜晨昏不懈至於弼成先帝之治保佑聖子之功幽通神明顯被動植施之大者報必厚實之富者名必隆位號既昭華夷增忭臣謬通屬籍叨假郡章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

代賀皇太后生辰表

考曆占星氣應元英之候稱觴獻壽禮行長樂之宮凡在照臨所同欣抃恭以皇太后德符坤載位正母儀淵冲自乎生知慈惠本乎天縱弼成文考既隆逮下之風共養太姜益著思齊之美內宣陰化日詞徽音矧當孝治之朝尤崇慶誕之節鼓鐘具舉環珮畢臻歡聲動於宮闈佳氣蟠於觀闕某繆通屬籍叨守近藩匪惟宗族之同榮實與吏民而共慶

代賀明堂禮畢表

有司備物親嚴三歲之祠率土均恩實賴一人之慶照臨所逮欣抃攸同伏惟皇帝陛下道貫神明功參覆載昭哉嗣服繼六聖之洪休大矣孝熙備二宮之至養擢英髦而共政革苛弊以濟時庶事用康善祥斯應物無疵薄民不怨咨天地得以清寧草木遂其暢茂九功之德既皆可歌四海之臣亦各來祭乃遵彝典爰盡孝思時以季秋之良日用上辛之吉始告虔於原廟遂嚴配於合宮精意感通景貺昭答大賚而兆人富肆實而衆心新實萬世無疆之休蓋千載不逢之會臣任辭帷幄方守藩垣徒欣右饗之成莫預駸奔之列

代賀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皇太后於某殿受冊者史官揆日宗伯陳儀舉令典於宮闈溢歡聲於方夏恭以皇太后挺生淑質休應昌期贊陰化於椒塗詞徽音於彤管晨昏共養之禮備在兩宮動靜謙肅之

風形千六寢在先朝則有警戒相成之道於聖主則有劬勞罔極之恩中外所瞻情文宜稱肆被冊書之美爰昭位號之隆臣猥被爪牙叨居藩屏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

辭史官表

竊以史屬之除聖朝所慎若非承父兄之教詔世守其言則必積師友之淵源材充厥職臣於二者實無一堪聞命若驚撫躬增懼重念臣少而愚賤長更屯奇積累歲時尙慮人情之未與超踰涯分豈爲物議之所容以蕙爾不勝任之材處灼然非所居之地必招官謗上累恩私况儒館之中資任高於臣者不少班行之內學術過於臣者甚多與其容非薄以濫居不若擇英豪而改授伏望聖慈追發新命檢會臣近申三省除臣一外任差遣

代斬守謝上表

奉法明時方悔推行之誤分符近地俄蒙假貸之私祗荷寵恩戴深感涕伏念臣資材闇昧問學空疎遭逢昌辰叨竊劇任徒冀事功之立靡思罪覺之成昨以出按荆車兼程鹽課復虞曠廢妄致勤勞屬吏承風不無過當小民競利豈免怨尤雖不待於人言卽行改正儻追論其事迹殆可誅夷敢祈造物之恩猶竊長人之任矧斯春之便郡實淮右之名區風氣和平獄訟稀少平時來者尙樂寬閒謫官居之真爲僥倖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推天地之賜回日月之光黜陟不失其所宜輕重各當其所適察臣過舉止於四月之間許臣自新付以一州之寄念捐軀而莫報徒撫己以增慚復路迴車顛迷途其未遠輪肝剖膽庶報効之可圖

代程給事乞致仕表

臣某言臣聞未老遽歸非臣子報君之義既衰猶仕豈儒生處己之方惟去就適合其時乃進退不愆於禮輒陳悃悃仰瀆高明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本單微材尤綿薄早緣章句聲律之末技

偶中上科繼以簿書獄訟之微勞誤更劇任三持使節八領郡麾以至承乏小行人之官備位大司農之屬山川陟涉幾徧於五方日月推移殆踰於四紀遂叨闕省之秩仍忝秘殿之名每撫心而自循縱沒齒其焉報昨以蒙恩罷守被旨歸班身雖寄於海隅夢已升於帝所非不知懷金結綬侍清光而足榮佩玉鳴驕辦法從之爲幸但以風霜漸迫蒲柳疎衰爰及上印之期當披乞骸之懇日莫途遠顧己分之非安瀾盡鐘鳴亦人言之可畏伏惟皇帝陛下恢覆載之量廓照臨之明憐其實知止而請身察其非偷安而避事俾還官政獲反里閭況臣北陌東阡雅多遊舊左釁右粥良給歲時足以誦歌真主之稀逢感述聖朝之難遇馬方羸老徒結戀於軒墀木已朽枯或能蒸於芝菌臣不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代王承事乞回授一官表

臣聞緹縈納身讀父文帝因之變法王績削爵請兄肅宗爲之推恩夫漢唐之主豈欲撓不刊之典而詭從女子輔臣之意哉蓋以子弟之願獲伸則孝悌之風寢廣天下忠順之俗於是乎始成故不以所輕廢所重也恭惟陛下神聖功德參並天地固非漢唐之主所能擬倫臣雖愚陋不敢自比於王績然生遇休明名列仕版不猶愈於緹縈之女子乎輒冒死忘斧鉞之誅瀝血陳誠上干天聽惟陛下賜察哀憐不勝大願切念臣父昨於元豐四年得罪蒙朝廷放歸田里逮今已及四年矣初出於特旨有司既無敘法可舉而中外臣寮又以臣伯父待罪宰相懷避嫌疑莫敢言者臣伏觀陛下近以功成治定因時制作建列聖之廟而申以大帶正百官之制而授以新書其遠至於亡沒之裔尙被甄收其微不至於胥史皂隸之能猶得自効和氣既洽頌聲并作符貺屢至年穀膏熟此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父獨嬰罪戾流寓江海天高日遠自新無路臣誠私心痛之臣昨自元豐元年蒙恩授大理評事繼奉新制改承事郎逮及七年

未曾磨劫臣願以合轉宣義耶一官回授臣父乞賜敘用伏望陛下
推覆載之恩生骨肉之惠惻然憐之特垂俞允況陛下自臨御以來
坐法之人未嘗終棄爲親之請多所願從竊以近事言之王安國自
著作佐郎放歸田里比踰年期丞大理鄧忠臣以宣德一官爲母
求封奏書既上得邑壽昌以臣父方之安國則四年之廢久於期年
以臣比之忠臣則爲父之請重於爲母若獲遠繼繼繁王縉之事近
依安國忠臣之例使臣父復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則臣雖身先犬馬
填委溝壑無所復恨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代謝勅書發論表

臣某言今日月進奏院遞到勅書一道伏蒙聖恩以臣云云特賜發
諭者捕萌兇徒蓋守臣之常職降頒詔實聖世之異恩祇服寵靈
重增愧懼伏念臣粟材絲薄受性顛愚因緣肺腑之親冒昧藩宣之
寄浩穰十邑每懷曠敗之虞僂俛再期敢起覬覦之望憶昨凶年之
食狂盜干誅初竄竊於村墟俄鴟張於道路殺傷吏卒攘奪印章居
民以此震驚列郡爲之騷動至煩廟論申命使車輦悍將於山東募
驍兵於隴右尙且遊魂疆場假息朝昏臣志欲掃除日思方略忽知
囊橐之處近在掌股之間竊以爲稽討蕩則荏苒而蜂屯待會合則
張皇而烏散遂令募吏潛引將兵從間道以兼行指孤葉而突擊渠
魁格鬪既就殲夷餘黨散亡尋皆殄滅臣既不能如子臆任德使民
不忍欺又不能如契遂卻兵致盜亦皆罷仰慚容化方虞黜責之嚴
豈謂宸音遽有旌嘉之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仁天覆威德海涵
欲庶職之咸修雖微勞其必錄是致鈔刀之割亦膺褒字之褒臣敢
不效登燭之光竭犬馬之力誓糜捐之軀命期補報於恩私

代謝加勅封表

宗祀以配上帝成禮載陳大封而錫善人彝章具舉寵賚誤逮愧懼
交深伏念臣學術本迂器能素拙徒屬休明之運獲參英俊之遊發

金匱石室之藏討論何補承神州赤縣之乏稟曠偶逃晚自喉舌之
司亟更管轄之任辱甄收之已過知報稱之尤難比出近藩猶通秘
籍會考我將之頌頃稽公玉之圖路寢爰開總章斯寓涓季秋而精
享肅羣后以駿奔熙事備成既盡情文之典湛恩汪濊遂周中外之
臣曾是孤蹤亦膺殊社崇勳遽進真食驟增奉綸綍以凌兢仰雲天
而頌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仁不冒海德包涵尙記忝愚嘗陪於
國論更憐衰晚方守於郡章俾異數之併加示純禧之均昇甘泉緬
龜難望屬車之塵清郡遠嚴徒夢鈞天之奏

代賀元會表

十二月爲正既前稽於夏道二千石上壽仍參用於漢儀威日載逢
彝章具舉伏惟皇帝陛下財成天地參並神明命義和之一官謹春
秋之五始調和元氣撫御中區肆屬春王之朝肇修元會之禮雖人
呼且庭燎有光外則虎賁羽林嚴宿衛之列內則謁者御史肅班行
之容漏未盡而車輅陳陳既鳴而鼓鐘作應龍高舉雲氣畢從北極
上臨星宿咸拱受四海之圖籍拜萬國之衣冠歲月日時於焉先正
聲名文物繁爾可觀邁康王鄭宮之朝捧高帝長樂之事藹頌聲而
並作鬱協氣以橫流臣比遠天光遠更年篤職拘藩國莫瞻龍袞之
升心折宸居但想默禱之列

代工部文侍郎謝表

入司太僕已慚稱效之虛進貳冬官尤愧選掄之誤顧叨塵之已甚
念辭避之弗容承命惟驚撫躬以懼伏念臣身承家訓世受國恩荷
先朝特達之知蒙二聖生成之賜左選都司之要既獲備員內閣祕
殿之嚴更容通籍以至外專兩都內閣三御徒爲歲月之淹莫見事
功之舉方虞罷黜退伏於田廬敢意推遷遽陪於法從材微任過恩
重報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威德海涵至仁天覆以臣父某歷四朝
而被遇登三事以退居知父子至情欲慰桑榆之景念君臣難遇遂

收管劇之才豈惟一做族之榮時乃百執事之勤臣敢不鞭策驚蹇
淬礪鈍頑以捐驅報國之誠為竭力事親之義

代中書舍人孫君平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蒙恩承乏方懷曠
職之憂拜命為真更竊非才之愧寵榮遠速驚懼交增伏以三省之
與實先朝之盛典西禁之任尤當代之要津上潤色於訓詞下稽參
於政理自非文章妙絕可先諸子之鳴吏術精通能最羣工之課則
何以當文士之極任備宰相之屬官如臣者地賈素寒資材尤賤以
童子雕蟲之技偶得科各用司空城旦之書嘗更州縣比從柱後擢
立螭頭閱歲月之推移乏豪分之稱效惟虛罷斥歸耕寂寞之煩豈
謂遭逢入直禁嚴之地光增末路望過初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在
宥中區統和元氣上則承周太妣求賢之意下則納召康公用士之
言耆老畢歸俊英咸事饒鄧滿庫未忘一割之鈔刀驂騾成羣不棄
十駕之驚馬遂令拔擢爰及鈍頑臣敢不敬佩德音恪居官守竭心
希慎密於前人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代中書舍人謝上表

左蟻清近頗無咫尺之違右掖峻嚴言有絲綸之出皆一時之妙選
為四海之聳觀承命震驚撫躬愧伏念臣巨搢末曹洵海孤生可
必為箕嘗奉父兄之教柄不量冀莫為烟黨之容自亦笑其闊迂人
或憐其狂直分甘常調望絕顯途屬一聖之載管收羣英而自助巍
然大老皆歸國任之中叢爾小才亦備兼收之數越從戎兼擢預憲
臺猥陳狂警之言屢瀆高明之聽聞嘗罷去旋復召還惟是七年之
間遂叨兩制之列而況訓詞之任政教所原除授不當者得以論而
封還脂塵或辱者得以白而改正號為要地當慎選掄宜伊鄙人所
能堪克此蓋伏遇太皇太后德配任姒道稽唐虞用楛以濟大川斷

釐而立四極雖節儉正直在位若羔羊之時而思念憂勤進賢如卷
耳之際致令頑鈍誤辱寵靈臣敢不慎出王言審求國體非特修異
日祖宗之事亦以信平生師友之謀報德末期恨念歲時之晚捐軀
有虞敢懷家室之私

代南京謝上表案疑有脫字

訓詞失當宜正嚴誅恩貸特優止從外補任忝別都之重職叨祕殿
之華衮荷寵靈載深感涕伏念臣猥以一介之賤誤蒙一聖之知本
出書生朝無黨援屢為御史身有怨仇閒雖竊於科各實不長於文
字因緣寵數冒昧班聯既不能被命固辭以防涯分之過又不能先
時引去以避賢俊之升滿器難持孤根易毀及越權而求治果代斷
以致傷然猶冒文儒弄翰之名玷侍從均勞之地省循備至僥倖實
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威德海涵至仁天覆念書更於任使遽未忍
於棄捐雖去掖廷猶分宮論天都甚邇常瞻佳氣之鬱蔥鄉國非遙
益見湛恩之汪濊永期濬濟用報生成

代中書舍人謝上表

方為左史注二聖之起居遽入西臺命百官之進退顧叨塵之已甚
念辭避之莫容仰對寵靈伏深震懼竊以周分內史出王命之策書
漢列從官參相臣之辨論後世放其遺意制此近班職分四禁之嚴
事押六曹之重必得或遲或速文兼枚馬之長知古知今學擅高崔
之當然後可以與紫微之進畫贊黃閣之調和如臣者門地素寒資
才尤賤早更州縣奉司空城旦之書晚玷班聯任柱下惠文之事初
無補報祗取怨尤身投羈鎖之中足寄風波之上惟虞罷斥復奔走
於東西豈意推遷備論思於朝夕光增末路望過初心

代謝曆日表

被命守藩方念闕庭之遠蒙恩告朔重驚歲月之新仰服訓詞俯增
愧汗伏惟欽崇天道敬授人時頌太史之占前謹清臺之課候罷諸

家之疏遠正歷世之繆差上考鄧平法取黃鐘之妙下參一行術推大行之微斗建龍躔於焉有序珠連璧合由是可窺豈惟百辟之奉行足使四夷之承用臣猥緣寄委叨奉龍璽宣布詔條預識金穰之歲省觀風俗不疑絳老之年

謝及第啓

光靈遽被愧幸特深竊以聖神臨御之初實惟祖宗熙洽之後戈兵收偃經藝著明風俗莫榮於爲儒材能咸取乎未仕園冠方屨求自試者幾千萬焉血指汗顏獲見收者纔四百耳既甚嚴其程度宜盡得於豪英如某者淮海孤生衣冠末系志在流水嘗尋子期之知困於鹽車頗爲伯樂之顧徒以爲養而求仕故雖黜以志慚鬱於薤者吹壘自知其妄不量整而正柄人指爲狂豈意力田而逢年亦稱長袖而等舞太羹焉用以貴本而不遺昌歎甚微緣嗜偏而見取方賢書之上獻俄史議之旁連竊鈇致疑事非在我解駟見贖世鮮其人尚賴平反卒蒙昭雪折劍既以重鑄死灰因而復然究其倚伏之難常益信窮通之有定屬皇明之繼照推養澤以橫流特免試言徑躋仕版技能莫効初如不戰而屈人各官亟成更類無功而受祿退而省察始有黃緣此蓋伏遇某官誘進人才主張士類離奇蟠木素爲左右之先理瓌餘光復自比鄰之借致茲寒陋亦預采收敢不慎操修之方明出處之致庶期末路獲報明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岳相公啓

伏審光膺宸命顯正台司凡在生成舉同扞蹈竊以焜皇補天之際高宗夢帝之初未就泥金正寶陶鑪不調琴瑟方類更張是謂大有爲之時必得非常人之佐恭惟中書僕射相公累朝元老名世大儒力足以扶持顛危風足以興起貪懦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明璞玉渾金鑒識莫名其器旣天資之篤實加地曹以高華四世五公勳在王室一門萬石寵冠廷臣宗族謂之小許公夷狄以爲真漢相果從

人望爰享天心方司左轄之嚴遽踐鸞臺之峻獻可替否而思矯激之過解紛挫銳而有調和之能必欲成仁之始終非特潔身之去就繇是端人全集異黨淺微寬大之澤四覃苛刻之風一變名旣得功而並立位當與德而俱崇明詔始班吉士交慶太公入國固知天下之父歸伊尹得君益見聖人之任重某猥緣幸會叨被題評昔陪北海之棹有同夢寐今望平津之館如隔雲天但欣衆正之路開始信太平之實塞願稽故事就封富民之侯請與諸生復上得賢之頌

賀蘇禮部啓

伏審光膺睿命入拜儀曹凡有識知所同欣抃竊以大儒之出處實爲當世之重輕三仁去而商濶微二老歸而周始大長孺仕漢諸侯寢謀中立相唐列藩聽命殆亦天時之有數豈伊人力之能爲伏惟禮部郎中先生道貫神明智周事物決科射策亟聞董相之風逆指犯顏屢奪史魚之節周旋臺閣而風采可畏流落江湖而容貌不枯蓋好仁無以尙之故特立有如此者斯文未喪果蒙日月之照臨吾道將興更屬風雲之盛會旣補郡守俄遷侍郎雖未厭於人情漸當陪於國論昔神龍失水幾爲螻蟻之所侵今猛虎在山將見藜藿之不采某久操笈簪獲侍門牆歎刻鵠之未成念攀鴻而何敢聞之不寐知告於人現見日消頰動雲雲之態度成相賀獨申燕雀之私

賀中書蘇舍人啓

光膺中詔直西垣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當世大儒斯民先覺論議爲四海之輕重出處繫一時之安危蕭天子之文章贊夷亦慕張使君之威望草木猶知始從記注之嚴爰掌絲綸之重茲邪聞命投匕筋以自驚忠義承風引壺觴而相慶某猥緣幸會謬接光儀昔者先生嘗蒙論次茲焉伯氏又獲追攀竊聞進拜之崇倍切欣愉之至

謝程公闢啓

某啓比緣省觀薄游勾踐之都獲執掃除叨預老聃之役辱品題之

已過慚報効之何從伏念某少也妄庸長而屯賤枵方乖擊人指為狂鉤直失魚自知其拙碌碌抱糞中之恥棲棲銜跨下之羞不謂修撰給事誤賜采葑曲加推轂引置金臺之館俾參珠履之游瀟灑蘭亭嘗繼孫王而奉筆風流蓮社屢陪劉阮以焚香既令馮子而出與仍為穆生而設醴至於升將軍之故第泛賓客之舊湖與與天橫情隨水遠牙檣錦纜擁南國之佳人玉盃金爵醉西園之清夜往來平十洲三島之上俯仰乎千巖萬壑之閒會擬瓊玉以報刀祗枉明珠而彈雀從游八月大為北客之美談酬唱百篇亦作東吳之盛事退而省察何以堪勝血指汗顏徒為今日輪肝剖膽期在異時庶追王國之風少盡門人之禮

謝館職啓

法同博士閱五載而遷官例比編書通三年而改秩寵靈既速愧懼實深伏念某族系單微器能淺陋少時好賦僅成童子之雕蟲中歲窮經未究古人之糟粕始策名於進士俄充賦於直言濫居方物之前叨被傳車之召文章末技固非道義之算箕斗虛名祗取謗傷之速亟從引避幾至顛隤未就於委華惡已成於瘡痍三期之內王算乍仗而乍賢七年之中魯田一與而一奪但以偏親垂老生計屢空聊復覲顏以居未能投効而去日期沙汰分絕進升豈期積日以累勞輒亦逢年而遇合東緇還婦雖蒙假借之私懲羹吹竽尚慮譴訶之及竊觀前史具見鄧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為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為將相之品題實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還有遭逢此蓋伏遇某官道欲濟時仁能錫類始憐貧女稍分秦壁之光終念波臣為激越江之水瑰茲奇蹇亦與甄收敢不以古人行己之方為國士報君之義千金蔽帶聊依翰墨以自娛一割鉞刀或冀事功之可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崔學士啓

伏審顯膺明命榮領近藩凡在庇蔭所同欣抃恭以知府學士妙知德奧精契道真斥百氏之奇偏傳七師之要妙著千書者乃其糟粕見乎業者亦其緒餘即之如渾金璞玉而難名望之如高山深林而莫測作歌而去陋曷董之不為應聘而興指卓夔而自許既參璧水之直俄預道山之遊入則陪國論於五房出則督工徒於一監世推前輩地號要津然而了不器於盈虛澹無心於舒卷願奉二年之最固辭五兵之曹郎音播騰士論聳歎矧汝南之奧壤為右輔之名區仙聖所棲英豪斯聚競欲識先生之杖屨匪徒瞻太守之旂於昔誦高辭極大行之表裏行觀美化遍汝水之陰陽尙疑未駕於征軛固已召還於法從某謬聯服役叨預婚姻姻罪悔之方虞幸依歸之遽獲車逢峻阪空嗟兩耳之垂船在中流實有一壺之望

代賀岳司空啓

伏審光膺顯命正位公台伏惟慶慰恭以司空相公學師古始道造淵微以一代之人英為四朝之國老尤迪厥德克世其家言乎時則章平豈可分道而行論其事則袁楊安得同日而語年高德邵而臣節益峻功成各遂而帝眷愈隆進拜冬官非止居四民而時地利平章國論實惟一德以享天心聖王之文章具焉天下之能事畢矣某叨分符節辱在陶鎔陪班詔以無緣第承風而竊抃

代賀中書僕射范相公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右弼伏惟慶慰恭以中書僕射相公器兼文武學備天人出處繫一時之安危議論為四海之輕重臨大節而不奪雖小善其必為荀氏羣龍慈明為最河東諸鳳伯夔尤奇投閒散而聞望愈隆涉憂患而精誠益壯果濟世美簡在上心昔執鳩旣致干戈之戢今居端揆何難禮樂之興坦然乘正之路開行矣太平之責塞

代賀門下孫侍郎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東省伏惟慶慰恭以門下侍郎星躔異粟嶽鎮殊鍾先朝藩邸之舊臣今日廟堂之耆老正直如羔羊之德信厚有麟趾之風解劇樞庭乃心不怠均勞輔郡報政斯成民心均於旋歸國論倚之進斷粵從琳館入踐鸞臺薄夫撫己以自慚吉士舉酒而相慶矧同升之後又皆妙選於搢紳三王之法本人情固無過舉六官之長皆民譽茲謂昌期某學在陶鈞叨分符節第承風而竊抃念稱慶以無緣

代賀中書劉侍郎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西省伏惟慶慰恭以中書侍郎智周事變道本誠明語默不愆其時進退必度於禮雪霜既降知松柏之後凋爲雀或鳴見鸞鸞之必擊君未比隆於二帝我則若捷於市朝民有失所之一夫我則如擗於溝壑大任既降英聲益飛豈止邦家之光實爲天地之紀遠茲進拜尤慰具瞻廉陸難躋益致高堂之峻股肱克壯重增元首之尊

代賀王左丞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左轄伏惟慶慰恭以左丞大中夙鍾開氣早擅英聲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班揚之伯仲周旋不撓出處可觀共推天下之中庸自得賢人之簡易其退也如波萬頃撓不濁而澄不清其進也若火一然用彌明而宿彌壯大任斯降貴益益昭曉達吏方戴胃旋更於二轄潤飾儒術平津卽至於三公

代賀胡右丞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右轄伏惟慶慰恭以右丞大中抱英傑之器屬休明之期智無不照而御之以寬學無不窺而守之以約待時藏器未嘗枉尺而直尋肆筆成書惟欲斷離而復朴風采凜乎其可畏議論坦然而易行俄整柄之相投遽囊錐之穎出擢丞御史人無閉言進轄文昌朝有故事面折廷諍已聞國士之風內平外成行見大儒

之效

代賀京西運判啓

伏審光奉睿恩榮分漕計伏惟慶慰恭以運判道師古始識造淵微身兼數器而用之以時學備諸家而守之以約討論不乏焉編簡以成圖俯仰無心任摘山之變法屢奉三年之最亟更一道之權舉屬吏以傾心於前旌之入境矧是右輔實惟奧區南則控引於荆揚西則轉輸於秦雍奉嚴陵寢備繕河防於措置以爲難在選掄而尤重登車轡轡初承使者之風結綬懷金行被從官之召

賀京西運使啓

伏審光奉宸恩榮分漕計伏惟慶慰恭以運使知周事變識照幽微挺忠鍊之一心兼縱橫之數器英標特出早膺神聖之知劇任屢更果見事功之立比餘太府來領外臺回卿月之餘光動使星之異色邸音初播屬部增欣覽駕輕輶坐使邦財之阜佇歸法從進謀王體之嚴

代賀簽書趙樞密啓

伏審光膺眷命進貳鴻樞伏惟慶慰恭以樞密大中器馭宏博學術精微敏識昭於未然奇節見於已試犯顏逆耳屢輸汲黯之忠別嫌明疑力折董宏之妄進退周旋而可度艱難險阻而不渝俄被召以旋歸遽于霄而直上專自御曹之貳進陪樞筭之崇邸音播騰士論欣快亟聞趙武越四等以將上軍行見千秋以一言而取宰相

代賀蔡相公啓

光膺制書榮還內殿伏惟慶慰恭以判府觀文相公道貫精微智周事變以文章擅一時之譽以器業結萬乘之知姚元崇入贊鴻鈞初聞遠略霍子孟逮承顧命益見忠謀勳業顯隆夷夏歡頌惟三郡均勞之久當一聖圖舊之勤既奉綸言復青羶之舊物矧瞻繡袞反黃閣之故居某猥辱異知欣承嘉命屬緣分於符竹阻祇慶於門闈系

頌實深敷宣罔既

代賀司馬相公啓

顯奉明恩進升上宰老成登用區夏均驩竊以大河之渾持寸膠不能以止積歲之旱待霖雨然後乃蘇故當大有爲之時必得非常人之輔伏惟相公望隆一代節著四朝力足以扶持顛危風足以興起貪懦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明璞玉渾金鑒識莫各其器果符物論克享天心伊尹得君取一物之失所姚崇作相陳十事而後爲姦邪失匕箸而自驚忠義引壺觴而相慶某夙叨記省方預陶甄欣衆正之路開信太平之責塞願稽故事就封富民之侯請與諸生更上得賢之頌

代賀胡右丞知陳州啓

均逸中臺承流右輔地接王畿之重職兼禁殿之華凡在庇蔭所同欣忭恭以右丞智周事變道本神明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傳班之伯仲霜雪既至知松柏之後彫鳥雀或鳴見鷹鷂之必擊既丞御史遂轄文昌語默惟時獨任天下之事卷舒以道有古大臣之風郎音播騰士類嗷歎矧是淮陽之郡實惟太昊之墟風氣和平獄訟稀少屈英游而臥治優惠政之立成騰寶飛聲已應半千之用贊元經體均歸尺五之天某夙以單微嘗蒙題品念使旌之在望嗟吏役之攸拘

賀錢學士啓

被渥帝辰升華儒館伏惟慶慰恭以學士天資英發地貴高嚴翩然鶴止於梧檉卓爾珠遺於滄海申之以聞見之治重之以探討之精咸五登三出屬休明之運駢四備六尤多絕妙之詞敏致擅枚臯之風雅健得子長之體倚馬可待下筆不休所以特受眷於先朝屢見稱於元老矧冊府校讐之號洎刑曹勾稽之司惟實與名既清且要能兼兼魚鱗之美自古爲難羔裘加豹飾之華於今蓋寡緬彼文學

之貴見乎諸吏之中雖出異恩實緣公議芸臺畫省諒難歲月之淹
蓋禁掖垣行復風雲之會

代賀提刑啓

光奉宸恩就持憲節伏惟慶慰恭以提刑器識深宏材敏猷邵進退必度於義夷險不易其誠程輩較之工徒亟聞善狀督江湖之冶鑄益著能聲既累效於事功肆就分於使指矧茲右輔實號要區士林承命以欣愉屬部望風而悚跂傳車夙駕暫煩僕御之勞法從進聯諒非歲月之久

代回胡右丞年節啓

天端肇正人統全生寶萬類引達之期乃四序調和之始恭以某官受時閉氣爲國寶臣天資英發而持之以謙地貴高華而守之以約履茲獻歲茂擁休祥洽譽闡聞以備賜環之寵恩靈下逮行膺錫馬之蕃頌願之私敷宣罔既

代回呂吏部啓

密室飛灰見陽生於本律清臺課候知日起於初躡恭惟某官望重本朝材高當世一時千載章平之遇已稀四世五公耆楊之興未艾既承召節仍屬嘉辰宜戰兢之駢臻願頌言而何既

代謝中書舍人啓

一時承乏方慚越俎以代庖數月爲真更愧操刀而製錦才微任過恩重報艱竊以三省之興實先朝之盛典四禁之任尤當代之要津上則潤色於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下則稽參於吏戶禮兵刑工之事自非詞章妙絕吏術精通何以特被選揚預從班於仗內遂叨任使專外制於筆端如某者少也鈍頑長而屯賤請鄰祭竈聊爲寄食之資賣劍買牛行作歸耕之計豈意千齡之會誤蒙二聖之知猥從冗員屬居言責雖奮身不顧願摧當路之豪彊而燭理未明莫正本朝之缺失日求罷退聊避謗讒叨左史之除俄冒西垣之選會非踴

躍冶金偶就於莫耶惟是青黃溝木遂成於纓象此蓋伏遇某官道師古始識造幾微成就人才爲今天下之計主張善類有古名臣之風肆令衰病之餘獲預禁嚴之列某敢不溫尋舊學激勵晚途作漢文章何敢望相如之輩正唐鹽法庶幾爲處厚之徒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賀運使啓

伏審光奉制函榮分漕計伏惟慶慰恭以運使郎中器猷宏敏道術精微資之以問學之優修之以聞見之博持綱薄府風聲豈畏於悍疆贊治天官冰鑑無私於微眇惟茲右輔寔號奧區被廩兵食之資異時或屈陵寢河防之費他路所無肆輟名郎出爲廣使符檄未加於一道威名已肅於列城外幹邦財頗鬱播紳之論進謀王體諒非歲月之淹

代賀提刑落權發遣字啓

榮膺容旨寵進華資伏惟慶慰恭以提刑風猷妙敏襟韻疏明智無不燭而待之以寬謀無不周而斷之以必從出名臣之後謫居廣使之前持節陝關倉廩於焉充實按刑淮海囹圄爲之虛空屬右輔之浩繁屈高材而刺舉既被賜環之寵仍蒙增秩之榮詔音播騰士論欣快嵩山汝水既久滯於星軺金馬玉堂佇歸聯於法從

謝胡晉侯啓

伏審光奉明恩寵登上第伏惟慶慰恭以新恩先輩器猷閎博問學淵深挺生旌表之門優入英雄之數臂折惟九終號良醫璞獻者三竟爲美瑞雖遭迴之可歎速遭際以尤榮如觀者昔陪絳帳之生近被棘闈之屬兒寬早歲嘗爲褚大之徒夢得晚年讎作奇童之客矧惟季第又獲同年交情既重於他人喜氣亦殊於往日追惟一紀有同夢寐之遊復會一時如閱簡編之事未修鄙牘遽辱華緘感佩之私敷陳罔既

代賀軍與鍾公寶啓

伏承較藝數奇獻書遇合起家戎幕受職備官榮動一時寵踰三舍伏惟歡慶竊以文高徐樂才瞻馬周性理內融事機旁照扣角負鼎無羨昔人轉海回天復聞今日某夙親談議猥與從游睹此威隆竊深欣抃

淮海集卷十三



簡文疏

荅傅彬老簡

彬老足下昨奉手教所以慰誨甚勤并蒙錄示寄蘇登州書并題眉山集後尊賢善道發於誠心詞旨清婉近世所希見也發函展讀殆不能釋手欽想高風益增企系屢迫賤事修報後時悚愧何已然僕味陋不能具曉感意中閒有未然處輒為左右具言之惟閣下恕其僥易幸甚幸甚閣下謂蜀之錦綺妙絕天下蘇氏蜀人其於組麗也獨得之於天故其文章如錦綺焉其說信美矣然非所以稱蘇氏也蘇氏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於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閣下論蘇氏而其說止於文章意欲算蘇氏適卑之耳閣下又謂二蘇之中所願學者登州為最優于此尤非也老蘇先生僕不及識其人今中書補闕二公則僕嘗身事之矣中書之道如日月星辰經緯天地有生之類皆知仰其高明補闕則不然其道如元氣行於混沌之中萬物由之而不知也故中書嘗自謂吾不及子由僕竊以為知言閣下試贏數月之權謁二公於京師不然取其所著之書熟讀而精思之以想見其人然後知吾言之不謬也文翁哀詞抒思久矣重蒙示諭尤增感愴時氣尚熱未及晤見千萬順時自愛因風無惜以書見及幸甚

與蘇公先生簡

某頓首再拜知府學士先生比參寥至奉十二月十二日所賜教慰誨勤至殆如服役把玩彌日如晤玉音釋然不知窮困憔悴之去也即日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鄙陋不能脂韋婉媚乖世俗之所好比迫於衣食彊勉萬一之遇而寸長尺短各有所施鑿圓枘方卒以不合親戚游舊無不憫其愚而笑之此亦理之必然無足數者但以再

世偏親皆垂白而田園之入殆不足奉棗棗供餽粥大馬之情不能無悵悵爾然亦命也又將奚尤惟先生不棄而時賜之以書使有以自慰幸甚幸甚窮冬末由侍坐伏乞為國自重下慰輿情不宜某頓首再拜

案某頓首再拜字當

項蒙不閒鄙陋令賦黃樓自度不足以及發揚壯觀之萬一旦迫於科舉以故承命經營彌久不獻比緣杜門多暇念嘉命不可以虛辱輒冒不韙撰成繕寫呈上詞意無貽無足觀覽比之途歌野語解頰一笑可也又多不詳被水時事恐有謬誤并大鄙惡處皆望就垂改竄庶幾觀者不至詆訶以重門下之辱素紙一軸敢冀醉後揮掃近文并芙蓉城詩時得把玩以慰馳情幸甚幸甚

某頓首昨所遣人還奉所賜詩書伏蒙獎與過當固非不肖之跡所能當也愧畏愧畏比辰伏惟尊候萬福某比侍親如故做慮數間足以庇風雨薄田百畝雖不能盡充饋粥絲麻若無橫事亦可給十七家貧素無書而親戚時肯見借亦足誦誦深居簡出幾不與世人相通老母家人見其如此又得先生所賜詩書稱借過當副之藥物亦可以消所敗辱為不朽矣參寥時一見過他客既以奔軍見妻又不與之往還因此遂絕頗得專意讀書學作文字性雖甚愚薄亦時有所發明差勝前時汨汨中也懋誠集引尋已付邵君刻石畢寄上次黃樓賦比以重違尊命率然為之不意過有愛憐將刻之石又得南都著作所賦但深愧畏也文與可學士尚未至如過此當同參寥往見矣春初未待坐閒伏乞保衛尊重下慰悵悵不宜某再拜

某頓首再拜去冬伏奉所賜教旋又幸獻甫過此甚得與居之詳欣慰何可勝言尋欲上狀而區區之情欲布於左右者一日復一日人事無閒斷而自春以來尤復擾擾家叔自會稽得替便道取疾入京改官今某侍大父還高郵又安厝亡孀靈柩在揚州且買地趁今冬舉葬入夏又為諸弟輩學時文應舉而家叔至今雖已改官尚滯京

師未還老幼夏間多疾病更遇歲饑聚族四十口食不足終日忽忽無聊賴本欲作書詳道至今不果甚可笑也想公當悉此意矣即日初寒伏惟算候萬福前得所賜書承用道家方士之言自冬至至後屏去人事室居四十九日乃出又李漕傳到成都大慈寶藏記文誦書讀記想見公超然逸舉於形骸埃壘之外雖欲從之不可得也辱詩論且令勉彊科舉如某者實無所有豈敢求異於時但長年頗慚為兒女子所嗤笑耳得公書重以親老之命頗自摧折不復如向來閒慢盡取今人所謂時文者讀之意謂亦不甚難及試就其體作數首輒有見推可者因以應書遂亦蒙見錄今復加工如求應舉時矣但恐南省所取又不同儻只如此恐有一二可得也前寄呈亂道繼亦作得十數篇未敢附上子駿以公言顧遇甚厚書令作揚州集序并辯才法師見屬作龍井記言師屬作雪齋記二記皆黃魯直為書已刻成尙未寄到今日錄草去因便卻乞并此書轉到高安先生處幸甚幸甚子駿以保任不當罷去幸老復固辭不來此亦是無聊一事也幸老云有兩書託公擇寄去不知曾有書去否渠云非求答但欲知達否爾昨過此不多日然相聚甚款未嘗無一日不數十次及公昆仲也雖不求揚州為公作黃樓主人亦是吾黨中一段佳事某來歲東歸時庶幾到徐見之也黃魯直去年過此出所為文尤非昔時所見其為入亦稱是眞所謂豪傑閉出之士也但恨去速不得與之從容參寥在阿育王山理老處極得所比亦有書來昨云已斷吟詩聞說後來已復破戒矣某數日閒便西行未緣侍坐伏乞與時自重下慰瞻依不宜某再拜

與邵彥瞻簡

某頓首啓日月不相貸借幸違未幾已復清明緬惟懷自諸邑量履勝常欽企欽企春色遂爾藹然草木魚鳥各有佳意廣陵多登臨之美臨風把盞所得故應不費古語有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

并今又以風流從事從文章太守游淮海佳郡豈不為七難并得乎甚感甚感邑中少所還往杜門忽忽無以自娛但支枕獨臥追惟舊游而已欲南去屬私故未能同舟但增引悵不宜某頓首

字行頓
頓蒙以集瑞圖序文見屬此固感時之事前世詞臣墨客所頌歎者不特為南方之美君家之祥也不腆之文何以稱此然重逆威意又竊喜託名圖上以為榮故不敢固辭輒撰次并揚州集序寄呈中閱尤惡處不惜指示就與改竄尤幸或要手寫可先具素令畫史圖一本異時淡水堂中為設清酒一樽芍藥數枝可乘醉一揮也揚州集序雖鄙陋然頗能道廢興遷徙之詳如無他文似不若真之於前使觀者開卷便知作集之意也望與使君議之仍得其集一觀幸甚幸甚

與孫幸老學士簡

某頓首司諫學士文文屢奉所賜教誨感殷勸雖父兄之於子弟無以過此仰荷盛意不復勝言幸甚幸甚比日伏惟鎮撫餘暇算候萬福某自入夏得中暑疾去之不時至秋遂大作伏枕餘月今雖少閒而疲頓非常氣息僅屬人事殆廢起居之間曠然不進於下塵職此之故前書聞姨婆縣君服藥甚久徐氏弟兄及妻子皆憂撓不知所為近聞得僧法寶者調治已平可勝忻慰南方險遠風氣固非人所安然丈丈行已二年北歸之期甚近更善調護數月即達中州矣越州祖父得書甚安頃蒙教以先至會稽迎待祖父還家家叔徑入都甚荷留意已封所賜教取粟於越州矣蘇黃州雖不得書然昨蘇子由著作過此及南來士大夫具云在黃甚能自處了不以遷謫介意日但杜門蔬食誦經讀書而已昔之論者常患其才高太銳今日之事尤足以成其威德也前日辱齒及亂道誨喻尤詳某雖不肖請終身誦之矣自越歸後頗無事幸不廢所學但久去門下聞見日益昏

塞雖復區區卒無所得耳詩文數篇謾錄呈左右因風更乞指喻教
育之賜幸甚幸甚

與黃魯直簡

某頓首奉違甚速殊不盡所欲言者每覽焦尾微帶兩編輒悵然終
日殆忘食事昔人千里命駕良有以也歲莫苦寒不審行李已達何
地幸惟榮養吉慶昨揚州所寄書中得次韻幸老斗野亭詩殊妙絕
來者雖有作不能過也及辱手寫龍井雪齋兩記字畫尤清美殆非
鄙文所當已寄錢塘僧摹勒入石矣幸甚幸甚比又得真州所寄書
及手寫樂府十月十三日泊江口篇韻味久之竊已得公江上之趣
矣李端叔後公十數日遂過此南如晉陵爲留兩日斗野亭詩八音
二十八舍歌并公所寄詩皆和了今錄其副寄上所要子由金山詩
并其所屬和者今奉寄八音歌次韻斗野亭黃子理憶梅花詩凡四
首亦隨以呈聊發一笑耳皖口見公擇李大不知相從幾多時恨不
同此集也餘歲就畢杜門忽忽殊無佳意何時展晤以盡所懷未聞
願與時自愛千萬千萬不宣某再拜

與蘇子由著作簡

某頓首再拜著作先生頃過南都幸一拜清重扁舟東下迫於同行
不獲聽緒言以厭所願但增於悒耳比日苦寒伏惟尊候動止萬
福某受性庸昧與世異馳昨迫於衣食強出應舉僥倖萬一之過既
而攬棄乃理之當然無足道者顧親已老田園之入殆不足以給朝
夕之養犬馬之情不能無理髮耳此外亦復何恨惟先生不棄時教
之以書使無聊之中有以自慰幸甚幸甚末緣待坐伏乞爲國自頤
以副與願不宣

某再拜不肖之迹雖復爲世所棄而杜門謝客頗得專意讀書衡茅
之下有以自適古語有之蘭生幽宮不爲莫服而不芳某雖不敏竊
事斯語但鄉閭士子類皆從事新書每有所疑無從考訂而先生長

者皆在千里之外以此良悒悒耳比因冬後輒爲古詩一首寄獻下
執事繕寫以呈雖詞意鄙迫不足以道威德之萬一然區區之慕望
庶幾於此少見之伏惟少賜覽閱幸甚幸甚

與李德夏簡

某頓首昨得遊中所寄書甚慰馳仰尋欲作報會得傷寒疾甚重不
食七八日伏枕又踰月乃平遂因循至此黃魯直去必能道所以然
也歲莫苦寒伏惟奉養吉慶某去年除日還自會稽鄉里交朋皆出
仕宦所與游者無一二人杜門獨居日益寡陋秋閒本欲一至黃州
因過舒奉見不意遭此疾病遂不能遠去親側頗負平時區區之意
夫復何言別後所論者想甚多殊不寄一二何也然觀所枉書詞翰
妙絕足以知他皆準此矣仰服仰服魯直過此爲留兩日雖恩遽不
盡所懷然有益於人多矣其微帶焦尾兩編文章高古邈然有一漢
之風今時交游中以文墨自業者未見其比所謂珠玉在傍覺人形
穢信此言也未緣展奉願與時自重慰此馳情十一月十五日不宣

與蘇黃州簡

某再拜自聞被旨入都遠近驚傳莫知所謂遂扁舟渡江比至吳興
見陳書記錢主簿具知本末之詳以先生之道仰不愧天俯不忤人
內不愧心某雖至愚亦知無足愛者但慮道途頓擻起居飲食之失
常是以西鄉憫憫有兒女子之懷殆不能自克也比聞行李已達齊
安燕居僧坊水飲蔬食有以自適然後私所念慮一切俱亡且知平
時有望於先生者爲不謬矣彼區區所謂外物者又何足爲左右道
哉本欲便至齊安屬久難待下未可遽適問道或在秋杪也惟親近
藥餌方書以節宜和氣臨紙於悒不盡所懷

與李樂天簡

某頓首昨在會稽游雖不數然誦威文講高誼熟矣及還淮南又得
所寄書詞古而義高超然有從我於寥廓之意豈所謂有心相知者

邪幸甚幸甚僕散漫可笑人也去年如越省親會主人見留辭不獲去又食此方山水勝絕故淹留至歲莫耳非僕本意也自還家來比會稽時人事差少杜門卻掃日以文史自娛時復扁舟循刊溝而南以適廣陵泛九曲地訪隋氏陳迹入大明寺飲蜀井上平山堂折歐陽文忠所種柳而誦其所賦詩為之喟然以歎遂登摘星寺寺迷樓故址也其地最高金陵海門諸山歷歷皆在履下其覽眺所得佳處不減會稽望海亭但制度差小耳僕每登此竊心悲而樂之人生豈有常所遇而自適乃長得志也以閣下趨尚高遠非復今時舉子之比得以發其狂言他人聞之當絕倒矣未展晤聞與時自重不宜

與參寥大師簡

某頓首懶慢滋甚不奉問幾一年中間屢蒙惠書賜責亦不加切參寥師真知我者也幸甚幸甚僕自去年還家人事擾擾所往還者惟黃子理子思家兄弟子思又已分居困於俗事彥瞻每行縣輒得數日從游此外但杜門塊處而已甚無佳興至秋得傷寒病甚重食不下咽者七日汗後月餘食粥畏風如見俗人事事俱廢皆緣此也比蒙錄示黃州書并跋尾幸甚觀其詞意憂患固未足以干其中愈令人畏服爾僕所題各此卻無本煩屬聽師寫一通相寄為望仍并蘇公跋尾前所寄者已為端叔擲取去矣昨聞蘇公就移潞州然未知實耗果然甚易謀見也蓋此去險巖三程公便可輟四明之游來此曾往瑯琊山水亦不減雪竇天童之勝子由春閒過此相從兩日僕送至南坡而還後亦未嘗得書渠在揚州淹留甚久時僕值寒食上冢故不得往從之耳幸老書安君竟不起子實遂丁憂遠方罹此禍故殊可傷也傳師已聞作司農德聲聞藉甚恐旦夕得一美除公擇近亦得書說秋初嘗至湯泉到寄老庵見顯之恨不與吾儕同此樂顯之恐十數日閒來此為十數日之會今已到天長矣黃魯直近從此赴太和來相訪為留兩日得渠新詩一編高古妙絕吾屬未有

其比僕頃不自揆妄欲與之後先而驅今乃知不及遠甚其為人亦放此蓋江南第一等人物也黃詩未有力盡職去且錄數篇嘗一覽足知一鼎味也又為僕手寫兩記今封去如辯才無擇要入石便可用此摸勒僕自病起每把筆如籛不知何謂得此公為我書殊增氣也其字差瘦更為潤色開時令盡墨為妙中間更未安及不是處但請就改之若開得成屬二師各寄數本李端叔在楚音聞不絕比如毗陵過此相見極歡揚州太守鮮于大夫蜀人甚賢有文僕頗為其延禮有唱和詩數篇今錄一通去當一笑也頃聞公不作詩有一小詩奉戲又已復破戒矣可謂熟處難忘也聽師有書來要字序僕近日無好意思明年又應舉方欲就舉子學時文恐未有好言語今但為渠取字曰聞復蓋取楞嚴所謂聞復醫根除者也錢塘多文士可求人為作不必須僕也蔡彥規已卒關中今歸葬山陽可傷朋友凋落如此獨有僕數人朴鈍落魄者無恙又多病少佳意人世良可悲耳何時合并以盡此懷不宜

謁先師文

惟公聖神所鑄號古哲人凜然高風聞者為起諸生不敏承學累年依憑餘光以得各官時方尚德進爵既崇祭重報先敢忘大賜祠以薄饌公其鑒之

祈晴文

凡物平為福有餘為禍雖陰陽之大猶不免焉乃季春以來雨澤不止漫溝則漲川滄麥苗垂敗將弗克有秋是用禱于爾神惟神廟食此土當赫厥靈以福于民民亦將有以事神而不敢懈尙鑒

祭馬通議文

惟公威德之後克承厥先不激為高不詭為偏不見瑕疵器寶渾然踐更中外垂五十年長者之風四方是傳始使六路國用充委旋帥二邊光虜唯唯毫許江都下車風靡法度具存頌聲未已我來此邦

公適厭事杖履阡陌優游卒歲方期暇日從公遊詣敦云奄然棄我而逝日月飄忽端如苦絃承凶未幾遽卜新阡惟時淮海春徂旻旋悲烏號木愁雲蔽川念公此行無復來還冀鴈薦詞用訣終天尚饗

吊鐃鐘文

嘉魚勝傍湖中比歲大旱水皆就涸而夜常有光怪赫然屬天鄉人相與誌其處而掘之得古鐃鐘焉其形有兩樂如合兩瓦面左右九乳總三十六牙鼓鉦舞甬衛旋幹之類考之不與禮合者無幾縣令施君識其實謀獻之太常未果乃輸武昌庫中會其守解秩佐攝事見而惡之曰那得昔時物畜之不祥也亟命投於兵器之冶嗚呼物之不幸有如是邪昔九江吏盜顏忠肅之碑材實其所述歐陽詹聞而弔之以詞予悲夫鐃鐘古樂之器先王所以被功德而和人神審音之士至有振車鐃於空地而求之者非若九江碑材因人而貴也而辱於泥塗無所自效遇其非鑿以觸廢毀好古之士焉得默默而已乎乃作文以弔之詞曰

嗚呼衆方之生謬形殊器更首迭尾雌雄相廢朝爲姪姜夕爲蕪萃或奇偶之相續或九舛而一躓清鉞和黜刑王眇貴生積失明得駭折悴洞所遇之參差蓋循環於一氣傳曰黃鐘聚粟瓦缶雷鳴余始以爲不然今乃信之矣嗚呼鐃鐘何世所爲質不呈剛形不露奇協律中度渾如天資掩抑雖久不見瑕疵爰有兩鑿二十六乳厥音琅然小大隨叩曷所挺之瓊律而偶沈於幽陋辱泥塗之污漫厭鑿戴之腥臭嗟筍簾之一辭遽月弦之幾數幸陽愆而水涸天日悅其復觀謂庭貞之是充獲效鳴於金奏何夜光之暗投卒按劍而莫售嗚呼赤刀大訓天球河圖秦壘漢劍趙壁隋珠健爲之馨汾陰之鼎曲阜之履天澤之弧歷世相傳以華國都下至威斗錯刀羯鼓之闕破鏡缺符遺簪墮珥信無益於經綸猶見收於好事是鐘也郊廟所薦樂之紀綱統和元氣舞獸儀風令大河而更清使左角其不芒變化

風俗返乎羲皇而乃廢於深淵出而遇毀殆藻盤之不如剗牛鐃之敢企此義夫志士所爲疾心而切齒也然余聞之陰精之純燥氣之高雖從火革其實不變一晦一明昔者旣然價而復起可無畢年嗚呼鐘乎今焉在乎豈復爲樂激宮流羽以嗣其故乎將憑化而遷改象易制以周於用乎豈爲錢爲鐃爲銜爲釜以供耕稼之職將爲鼎爲簋以效烹飪之功乎豈爲浮圖老子之像巍然瞻仰於縑素乎將爲麟趾麀蹄之形翕然玩於邦國乎豈爲干越之劍氣如虹霓掃除妖氛於指顧之閒乎將爲百鍊之鑿湛如止水別妍醜於高堂之上乎新故相代未始云畢紛紛殊塗必有一出決不泯泯草亡木卒嗚呼鐃鐘又將奚啻

遺瘴鬼文

邗溝虞士秋得疫瘴之疾發以景中起於毛端伸欠乃作其始也溼風轉雨洒然溽人其少進也如泣壑陰崖單衣犯雪龜背蟄屈奄奄欲絕寒威既替熱復大來畢方媒毒回祿嗣災蹊外渴中臥已復興欲挾斗杓東適渤澥酌以注隘未足爲快但西盡戩泮然露汗然後乃已於是處士乃燥心慮斥聰明枕石藉茅偃於洞房疲極而寐夢五鬼物異服醜形朱丹其髮運斤鼓囊縻練注岳揮以大筆跳跟而進曰嘻良苦惟子昔年學道名山把握風雷與斗爭威吏兵雲屯使者火馳呼吸元氣懸鬼以嬉我屬蓄忿怒候閒隙之日久矣孰爲爾來荒唐是師跡弛是友果於自爲橫心肆口隨世上下金鎔木揉嘗於禁戒陸滅應手交規指譏傳笑十九而子岸然恬不爲醜我屬緣是得而甘心焉於是處士驚遽若失所以對者衆鬼大笑處士叱之曰來汝鬼物向吾示汝神明之機天收其武地藏其文七緯十精亡失光耀而汝朋儔漫不復省瞽瞍之前藻繪徒施叩宮流徽而瞶者勿知嘗以爲未然乃今信之嗟吾妙齡志于幽元明師我違以溺奇偏疑信相寇于茲有年披收氛霧乃覩青天煥然故藝一夕棄捐歛

食酣寢以還本源若夫嬪御如雲珍貨山積後房彈吹秀色可食馬有副車有貳人所同好吾亦勿避久宦無成家徒壁立彈劍而哦援琴自慰風埃藍縷兒女所羞人所共惡吾亦勿求好惡我無與天下俱故造物之父與吾並駕而遊固非汝曹知也嗟汝鬼物亦道之孫經緯星辰啓陰閉陽何獨迷繆自喪耿光依憑草木爲此不祥於是衆鬼相視失色涕泗交頤喏而不合悔其所爲稽首再拜稱弟子而去處士籍亦失厥疾矣

祭洞庭文

案當作祭湖神文

紹聖三年十月己亥朔十一日丁卯卯宣義郎秦觀敬以錢馬香酒茶果之奠望洞庭青草湖境上敬祭于岳州境內洞庭昭靈王青草安流王淵德侯順濟侯忠潔侯孝烈靈妃孝感侯之神觀罪戾不肖頃緣幸會嘗廁朝列備員儒館承乏史臣福過災生數遭重劫蒙恩寬貸投竄湖南老母戚氏年踰七十久抱耒疾盡室幼累幾二十口不獲俱行既寓浙西方令男湛謀侍南來敬惟諸神皆以威烈忠孝著在方冊廟食此方分風擘流有禱如響觀之得罪本末諸神具知願加哀憐老母異時經彼重湖賜以便風安然獲濟仍願神既早被天恩生還鄉邑觀以疾走便道不遑躬詣祠下盡此血誠故修薄奠以伸悃愾心切詞迫瀆洩至靈俯企惶懼唯諸神明鑒之

謁宣聖文

郡守被命于朝既至治所則必告于境內之明神禮也矧惟宣聖實我儒師薦見之禮敢後羣祠是率僚屬爰及士子躬趨於庭以報祀事向饗

告狄梁公廟文

惟公昔以威德爲唐名臣嘗刺此州風流具存越王之禍玉石俱焚二千餘人賴公獲免宜千萬年血食茲土豫之子孫報仰何窮舊祠追陰不稱明靈爰築新室以安貌像敢請時日薦告于庭

告李太尉廟文

唐之中葉盜據此方歲行四宮天誅不訖公時銜命實帥西師北破姦巢市不易肆地豕遺種化爲平民公於蔡人厥功懋矣廟貌雖久棟宇穿繒易而新之得是元爽千秋萬歲公其安焉

祭勾芒神文

日窮于次歲時肇興爰卜土牛以送寒氣惟神佐成震治于民有功敢稽禮經用修常祀尙饗

代蔡州太守謁先聖文

惟王道備天人功崇列聖大成既集六藝斯明內聖外王所同憲法山川爲默成亦裕如萬世尊親天下通祀惟時士子生逢休明讀玩棄餘作爲藝業有司論定天澤遂置推本所從實王芘庇敢賄時日薦見廟庭

代蔡州太守謁嶽廟文

維神望秩岱宗實長羣嶽有嚴祀事在于此邦守土之臣既見民吏敢羞牲酒進見于庭

代蔡州太守謁城隍文

淮南古城形若垂瓠帶以汝水生齒實繁惟神廟食此土芘庇一方敢致酒牲用嚴薦見躬趨于庭瞻敢後時

代蔡州祈晴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專自去冬陰氣爲沍雪積表丈遠茲獻歲寒不特歸雪又復作道途梗塞物價翔踴四郊農事茫然無期是用奔走乞晴于爾明神廟食此土宜赫厥靈揮卻慘鬱屏除翳昏還我大明毋使斯民久罹重苦

代蔡州謝晴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聞者久陰不解大雷并作寒氣總至民不聊生於是率僚屬吏士奔走分告乞晴於神享其誠各

以景既閉陰啓陽變慘爲舒清風既發大明遂昇一方熙然儻有生
意吏實不德何以克堪敢憑酒設以謝神祝

謝雨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惟大荒落陽氣凌驕沮傷天和
怒風鳴條川池既耗土田行焦念土之毛民慘不聊祗奉明命爰率
我寮禱雨于神惠此東臯日走祠下莫敢告勞神享其誠精稷且交
油然作雲遂不崇朝其散如絲其沃如膏焦卷一變蔚爲美苗罷遣
兒曹無復叫號巫覡反室藏緘鼓簫秋成可期玉燭遂調尊有旨酒
豆有嘉殺拜貺于神神鑒其昭尚鑒

代獲賊祭諸廟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某神之靈乃者羣盜竊發剽劫閭里遊魂
驛場境內駭然賴神威靈咸伏其辜鯨鯢既殲民以休靖敢用牲酒
以答神休尚鑒

代蔡州赦後省寮文

維今日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某神祗奉給音備修羣祀導迎
善氣加惠元元敢不恭進酒牲備嚴薦獻以承休命神其鑒之尚鑒

代祭歐陽夫人文

吁嗟夫人出于華宗來嬪高門實配文忠惟我文忠一世之師道德
餘事發爲文辭如天有斗如歲有春四方以正萬物爲新吁嗟夫人
其德惟稱內宗外姻俱承厥慶文忠前薨朝野涕瀾今夫人逝士亦
永歎矧在敝族晚通姻好承以豐然寤室驚悼新鄭之原文忠之聲
歸合有期千車送行守土汝南征駕莫違敬致薄辭以奠一觴

代祭韓康公文

嗚呼我宋受命網羅羣英諸夏用康百餘年閒異人閒出左右辟王
公以威德出入四朝文武自將入爲上宰厥有不績盟府是藏出爲
長城臨制萬里姦變銷亡伯氏仲氏迭秉國鈞榮莫與亢功成事畢

奉身而退與道翱翔歲在執徐受請于朝言還許昌百官奉旨祖道
供張于國之陽禮未及行遽即窅冥漠然聲光二聖震驚法駕臨奠
哀動周行哲人其萎實舍千許里門相望遲公之歸執爵承飲稱壽
公堂承訃泣然涕泗橫集精遊出羈許道如砥喬木交覆北通大梁
不見安輿乃見喪車人具靈傷悲來填膺辭不成文聊侑一觴

祭誦神文

比者善氣始應霖潦屢降溝壑流通事既有望矣而越自雨闕以來
飛蝗蔽天敢爲妖孽土之毛髮所過爲盡嗚呼其不仁也哉大旱之
後而得霖雨是天有意於恤民也惟爾有神亦當上承天意驅率醜
類入于江海自求多福無或違天以速愆咎

登第後書詞

竊以天運至神固不期於報効羣生多故實有賴於祈禳敢伸悃悃
之私仰瀆高明之鑒伏念臣生而固陋長更屯奇奔走道途常數千
里淹留場屋幾二十年既利欲之未忘在過愆而奚免深懼風霆之
譴竊萌豺獮之心乃與母親戚爰自往年願修離事今則猥慶科
第叨預仕塗豈微軀之克堪皆造物之冥賜輒取甲寅之歲祗就海
陵之宮依依按靈科酬還素志伏願上真昭答列聖顧懷增壽考於慈
至 親除禍殃於眇質私門安燕無疾病之潛生官路亨通絕謗傷之積

代蔡州進興龍節功德疏

具葉微言善會權而歸寶藥珠妙旨能卻老以延年方茲誕聖之晨
可託効愚之意恭趨精宇嚴備淨筵梵唄徹於紫霄龍蘭鬱乎藻井
皇帝陛下伏願皇圖鞏固睿算增新下感羣生與松椿而共茂上通
列宿將箕翼以並明

代蔡州正賜庫功德疏

歲功告備方圖歸報之因誕節屆期當具祝延之禮爰修勝會用達

愚衷初入寶樓不假善財之彈指遍行香飯何煩金粟之遺人助以風林水鳥之音雜以玉珮金鐘之韻皇帝陛下伏願聖躬如月宸算後天日開萬歲之呼歲受千金之鑿

輿龍節疏

號登元祐鬱佳氣以橫流節遇與龍謁頌聲而並作非具祝延之禮莫輪歸報之誠爰詣梵坊仍趨真境儼朱紫以具在布紡緇而畢臻合覺背塵探寶王之妙教長生久視發藏室之靈篇萬物循而其聲不窮四海竭而此飯無盡庶因勝會稍致愚誠皇帝陛下伏願睿命增新皇圖鞏固警蹕所至日開嵩嶽之呼文軌攸同歲效封人之祝電昔繞樞協氣已蟠於穹壤矣今向日頌聲復溢於華戎恭詣寶坊廣延繼侶致上方香積之饌聞西土貝葉之文妙會惟修愚衷斯罄伏願睿圖鞏固神算增隆日月無私永照臨於下土風雲不閒常感會於中天

代蔡州進生辰功德疏

格王休旦夷夏同瞻文母誕辰天人合慶非具祝延之禮莫輪歸報之誠肆就寶坊具伊蒲之威饌遂延繼侶閱貝葉之真文梵音清越以干雲香穗縈回而成蓋庶憑妙會稍達愚衷皇太后伏願景命逾新清躬益固導迎嚴毅豈惟如月之就盈增續年齡將見後天而難老

神宗皇帝晏駕功德疏

宮車晏駕率土崩心爰輪頌裂之誠用結精嚴之會伏願皇靈妙湛天仗超搖大圓鑿中既證無生之忍妙高峯上更旋不退之輪慶速邦家澤流實海

高郵長老開堂疏

棒頭取證不爲瓦解冰消喝下承當未免龍頭蛇尾况乃不快漆桶無孔鐵徒認影以迷頭但抱賊而叫屈豈知填溝塞壑無非碧眼

胡僧積嶽堆山盡是黃面老子伏惟和尚脚根點地鼻孔撩天真匠子之鈴鐘寒作家之鐘鐺諸方舉唱要須十字縱橫大眾證明但看一場敗關

寶林寺開堂疏

彌勒開門惟善財而能入毗耶大室非摩詰以難居寶林禪院南宋遺區東吳勝概本惠休繡經之地實澄觀棘業之坊法水灣環妙峯孤秀下臺玉鑿涵日月於昏明傍穴金蚪化風雷於呼吸既川源之繡錯仍丹騰之鼎新飛閣浮階就山爲勢方疏圓井因木成妾卽之而智慧生望之而塵勞破九重厲塔現多寶之莊嚴萬石鯨鐘示觀音之方便允非開土難稱覺場大師雅稱聖箭素號禪關投虎峯而出家遇龍浮而得法祖師衣鉢昔因書壁而傳首座山林今以躍瓶而獲了無異議實有聖緣往開大總持門以繼鑠迦羅眼

乾明開堂疏

竊以離塵求覺已乖調御之心卽幻見真方契欽光之望聖因時遠人與法差軌空而取者依一精明任相而求者認四顛倒守癡禪爲定力運乾慧爲悲光習以自欺久則難變既安邪解沈迷有漏之因宜得正宗開示無生之忍昭慶上人洞該真際圓證法空於旋流轉徙之途得妙洪總持之力反聞聞性體已徧於塵沙自覺覺他功未周於臺刹輒勤三請願繼一音說現在心作將來眼

醴泉開堂疏

毛端寶刹會何新故之常天下大禪安有去來之累惟古佛廟實今醴泉自百年香火之餘迨一國風煙之際塔閣理瓊之玉骨殿藏成錦之貝文然而飛鳥銜花空存勝境真珠撒帳未遇明師逮軍旅之荐興獲法筵之初啓芳公長老少通教相晚悟宗乘密行則鄉黨之所依歸妙法則天龍之所回向遊方既久垺海滋深願辭醴醴之居亟返歸來之駕爲談不二以度無邊



宋 高 郵 秦 觀 少 游 著
誌銘 墓表 贊 跋

李狀元墓誌銘

元祐三年春二月上始臨軒策有司所貢士被選者凡數百人而廉延李君為第一君諱常甫字安邦自嘉祐中舉進士數為春官所卻至是始獲奉大對於庭上刺六經之文旁獵百氏之言下通當世之務其詞與衍有漢唐之遺風進御一讀遂為舉首天下莫不異之是時朝廷耆老謀王體斷國論者皆累朝舊臣君於斯時年踰知命衰然得雋於翰墨之場世以為萬戶侯如以契券取也而君釋褐授宣義即簽書鎮海軍節度判官是歲六月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二有司以聞詔賜錢二十萬卹其家天下莫不悲之君困於科舉蓋三十年其得名宦纔數月爾嗚呼何起之難而償之易邪然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君以諸生崛起名動海內其視碌碌無聞而歿者亦可以無憾君結髮學問晚而彌勵事親孝於二弟友愛為人恭儉潔廉其取予一毫不妄也會祖諱益祖諱知進世居開封慶延不仕考諱永昌始仕為從仕即鼎州司戶參軍夫人秦氏先大夫承議之女也後君四年卒雖除君喪猶布衣蔬食以終其身平生端烈類如此子二人長曰弼有學行次未名女二尚幼以卒之年葬於開封府雍丘縣大善鄉裴村西谷山林之原先府君之兆初君喪事期迫不暇納幽堂之銘遠夫人附葬始鑿銘而納之銘曰帝初臨軒策士于庭有器晚成冠我羣英大道孔夷其御又良闔闔玉堂行矣翔翔慶者在門弼者在閭胡亟且且世為嗟吁如遲忽厲風雨奄至俛仰而闕孰知其自大椿久榮朝菌暫敷竟復何殊同於空虛隋渠之壩杞國之疆佳城蒼蒼刻文是藏始仕為從事即弼氏宋又誤作始任為從事即

慶禪師塔銘

師諱昭慶字顯之俗姓林氏泉州晉江人也少跡弛以氣自任嘗與鄉里數人相結為賈自閩粵航海道直抵山東往來海中者十數年資用甚饒皇祐中祀明堂恩度天下僧師為兒時父母嘗許為僧名隸漳州開元寺籍至是輒謝諸賈以財物屬同產使養其親徒手入寺毀鬚髮受具戒鄉人異之居無何謂其曹曰出家兒當尋師訪道求脫生死若匏繫一方乃土偶人耳遂去開元遍參知識至和山楚才禪師會中因看風幡輒然有悟以為道妙盡於此矣及見黃龍惠南禪師示以佛手驢脚因緣輒漫不省因服役左右數年不去始盡得黃龍之道故師後出世法嗣黃龍云熙寧中遊淮南往來廣陵天長高郵之閒三邑之人見師如舊相識莫不靡然心服願為弟子而高郵之人遂以乾明請師出世凡三住道場初高郵之乾明次為江之惠濟最後廣陵之建隆惟惠濟僻在深山中地有湯泉人跡罕至心樂居之乾明建隆皆為檀越士大夫所彊逐去不獲非其好也師所得法廣大微妙又學術無不通達其為人說法或以經論或以老莊或以下筵或以方藥下至種種一切俗諦之事隨其根器施大方便不獨守古人言句而已自唐以來禪家盛行於世者惟雲門臨濟兩宗是時雲門苗裔分據大利相望於淮浙之上臨濟之後自江以北惟師一人故雲門之徒或不以師為然師聞而笑曰此吾所以為臨濟兒孫也晚歲多病謝住持事寓止高郵醴泉法嗣處安會中一日召安師及諸禪者以偈兩首示之明日飯後奄然歸寂寶元祐四年八月十六日也俗壽六十三僧臘四十一其徒智勤等一十有二人與廣陵檀越奉師靈骨歸建隆起塔而葬為明年智勤自廣陵走京師乞銘於某嗚呼始師出世某之外舅故潭州寧鄉縣主簿徐君廣實為檀越首及師在惠濟某嘗從故龍圖閣直學士孫公覺莘老錢塘僧道潛參寥訪師於湯泉山中時為江令則今承議即聞君木求仁也高郵士大夫孫閣諸公皆參問於師而為役之久緣契最

深者殆莫如某然則銘師之塔某何敢辭乃為銘曰嗚呼我師法妙難思與物並作而不磷縑經論老莊卜筮方藥是皆黃龍佛手驢脚我從中證決定無疑非遷陀客當大笑之山河既露水鳥又談能事畢矣汝復何參少買之雄老禪之伯求其異相亦不可得有岡崑崙南直海門盡未來際我師長存

葛宜德墓銘

君諱書舉字規叔姓葛氏其先廣陵人唐天祐中遠祖濬始徙常州之江陰會祖諱祥不仕祖諱惟甫贈吏部尚書考諱密承議郎致仕承議與其兄兵部侍郎官相繼策名及其仲季皆以德善壽考為搢紳所推諸子若孫行學聞於時者相屬閩門百口有古雅睦之風今東南大族稱孝友者曰江陰葛氏君弱不好弄五歲遭夫人憂哀毀如成人與章血輒揮去不食及長篤行力學敏於文詞熙寧三年中進士第調杭州餘杭縣主簿詔舉學官侍臣有欲以君充賦者檄取所為文君嫌於求售竟謝不與是時朝廷興修二浙水利議者謂若警二水出于天目之山而溢于太湖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二江並廢獨一松江入海故太湖之水壅而吳興被患遂欲廢北關長安二塘上塘之渠以與下塘相通又於餘杭之南股引苕溪之水達于曹梁穿錢塘之市而入于江以紓吳興之患時多以為然部使者檄君行視君以為吳興之水原於太湖太湖廣袤四萬八千餘頃旁占數郡其所灌輸非獨若警也書稱三江震澤說者不同就如議者之言則尋常溝瀆之流豈可以比二江之任祗益紛擾耳且錢塘二塘其來久矣大役之興古人所重固執不可議者不能奪其事遂寢故龍圖閣直學士李公常時守吳興聞君之說貽書嘉歎而部使者亦知君而交薦之移衢州共城縣令丁承講憂服除授淮南節度推官知蔡州真陽縣事改左宣德郎知開封府長垣縣事三邑皆有惠愛民到于今思之長垣有地訟更數令不決其人執康定元年二月

書契為證君至謂訟者曰爾所執偽契也康定改元在寶元之冬豈復有二月耶訟者詘服吏大驚君之為政明多此類也元祐六年六月十六日卒於長垣之官舍享年五十有四君為人篤於孝悌而毅然有守不為利害所移觀其風節議論朝廷器也而閉關數邑以卒悲夫娶夏侯氏故司門員外郎淇之女子男三人張仲牧仲子仲皆舉進士女四人在室以八年九月丙申葬于常州江陰縣屠村之原前期諸孤以狀來請銘余舉進士時常與君同學在汝南復與君同官君之登科與余仲父同年而張仲又余之壻也然則非余其誰宜銘者銘曰葛以國氏其支單亂離瘼矣遷江南崛起貳御諸弟參長垣詞德知不慚有地百里如子男侯挽不來迄今談其積如京發二三有如不信銘斯鏡

徐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徐氏真州揚子人供備庫副使諱昌言之孫太子左清道率府致仕諱守約之女年二十一歸清河張氏為內殿承制諱文英之夫人治平三年閏月二十八日以疾卒于京師享年五十三生男五人清臣良臣堯臣舜臣禹臣堯臣舉進士以學行聞舜臣應天府軍巡判官監楚州五祐鹽場女二人長適進士王構次適進士王諤早卒以元豐四年十月癸酉葬于揚州江都縣東與鄉馬坊里承制君之墓承制君元配劉氏無子早卒既升朝故事得封妻為縣君夫人請先劉氏承制君義而從之故夫人未及封而卒後二年以恩始追贈壽昌縣君銘曰懿懿壽昌女子之師渾然平夷不妄咲嬉初在厥家孝謹是處遠嬪德門益踵前武維親及黨不汝瑕疵豈伊匪勉天寶我資承祭奉賓事嚴且飭以身先之嚆敢不力既美于躬又相其夫子多俊髦亦澤之餘崑崙之西函臯蟠踞鏡詞幽墟以照不腐

虞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虞氏諱麗華越州山陰人助教昱之季女年十九歸同郡陸

氏爲承議郎知高郵縣事必之夫人踰八年而卒後十年葬于山陰縣野人原其舅朝議公所生母袁夫人之兆寶熙寧三年五月某日也元豐六年天子有事於南郊夫人以承議君升朝恩封仙源縣君云承議君嘗謂予曰虞雖越之著姓世以財雄亡妻婉嫵恭儉如出寒素之家仰事舅姑勞接內外之宗姻下撫僮使之衆殆無一人失其意者不幸短折以死生一女嫁進士史安術比已死矣余深悲之幸蒙明恩追錫封邑而葬時迫其幽堂之銘實尙未刻子與予故人也願爲論次其事將穿其墓前而納之以致予意焉是時子將赴汝陽治裝薄遽雖許其作而未暇而君每見余輒以仙源之銘爲屬至于八九而不倦嗚呼夫婦俗薄久矣仙源之歿幾三十年而君尋繹悼念眷眷不忘如初非風義之厚出於天性何以至此耶乃爲之銘曰惟夫人曹東陽嬪德門家有光命雖絕慶未艾刻斯文誌幽荒

李氏夫人墓誌銘

至和中先君遊太學事安定先生胡公歲時歸覲具言太學人物之感數稱海陵王君觀及其從第觀有高才力學而文流輩無與比者余時爲兒侍左右聞而心慕之願即見蓋不可得後數年二君相繼舉進士中第其試於有司皆爲開封第一名實既發所與皆一時之豪余遂以故人子獲從之遊元豐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寺丞君觀之母李夫人卒宣德君觀以書抵余曰世母葬有日矣伯氏荒迷不能請願有銘嗟先君友執之命也其可以辭謹按夫人李氏諱仁用世爲泰州如皋人年二十六歸王氏爲府君諱惟清之夫人享年八十有二以卒之年九月四日附葬于如皋之赤岸鄉府君之墓子男一人寺丞君也女四人其壻趙世昌爲內殿崇班蔡實丁傳夏侯煦皆舉進士孫男一人曰譚孫女二人一早已卒次尙幼夫人性通達治事有法度凡內外之宗姻下逮婢使靡不得其歡心子既出任供養甚厚及坐法免生理蕭然恬不以介意雖高年視聽不衰手足便利迄

終無一言亂者銘曰於維夫人閉且穆來嬪王宗祗厥職內嚴外順宗烟懌既壽又康時酒食變故相詭獨處廓氣形速反超不失藏從其夫古原宅詞詔後來有幽刻

掩關銘

元豐初觀舉進士不中退居高郵杜門卻掃以詩書自娛乃作掩關之銘其詞曰門有衝衝兮蹄踵聯世不我謀兮地自偏渾沌是師兮機械焚何以玩心兮有討論插架萬軸兮星宿懸口險目披兮遊聖賢偶與意會兮欣忘餐植芳樹美兮亦既蕃執履搏虎兮更衆難自覈不迷兮邈者繁寡民多艱兮戒求全高明家室兮鬼笑喧速成亟壞兮理則然葛蔓荆棘兮上造天變窳佻齷一磨牙兮交術阡勿應其求兮銜深冤掩關自娛兮解憂患啜菽飲水兮顏悅歡優哉游哉兮聊永年

劉氏研銘

谿之精石之靈紫雲函明星爲穎窟作刀礪承寶用琢斯銘

銘穎師研

穎師十二歲以書爲東坡大滌二公所稱他時豈易量哉予以紫石硯贈之銘其下曰三生懷素法穎上人時於此處轉大法輪

瀘州使君任公墓表

元豐中朝廷治西南乞第之罪至於斬將帥絀監司兩蜀騷然四年而後定余嘗怪乞第裔夷耳兵不過二千人非有冒頓強悍之威結贊狡險之謀蛇豕微種乃爲邊患如此及觀瀘州使君任公事迹然後知累年之役實部使者爲之裔夷何足責也任公諱傑字師中眉州眉山人士少讀書通其大義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與其兄孜相繼舉進士中第知各於時眉人敬之號二任而蘇先生洵尤與厚善熙寧某年其察訪使熊本薦知瀘州州上接峽道下連南平控引蠻夷千有餘里如甫望箇怒羅氏鬼主沙取諸郡皆歲來互市而守將

任輕無節制之權非有奇略遠謀則不幸往往有事公既至威信大著夷夏便之歲滿當更詔留再任比滿又轉一官留之元豐二年納溪峒五市有歐羅胡荷里夷人死者故事漢人殺夷人既論死仍償其資謂之骨價時將欲勿與夷人大惠爭讓而出公馳至境上具以禍福曉之相與投兵請降亂者入安其六既聽命矣而轉運判官意與公異乃移瀘州不與措置事專為攻討之計公爭弗能得乃歎曰邊患自此始矣即具奏言羅胡荷里本瀘州熟戶夷也比因殺傷求索骨價為侵境上故是常事與異時生夷反叛不同臣招納垂畢而使者貪功生事因欲討之臣恐窮迫無所竄伏轉投生界則甫望簡恕諸部更相結連益鷓張而難制矣會文孫卒不果上七月詔涇原路副總管韓存寶以陝右兵五千人經制其事存寶在瀘攻羅胡荷里滅之諸夷驚潰果奔南望簡恕其年冬簡恕之舍乞第遂釋兵反皆如公所料云初乞第自納溪峒五市還過江安縣縣令犒之既去數十里遣親信楊節一毛以一馬謝令令辭不受一毛去至夷牢口為土夷所邀一毛死焉楊節者本嘉州卒吏避罪亡入夷中夷人愛之用事號為羅判至是節自度不免乃以矢房中乞第所入馬二千緡券來降公以中國不失信于小夷宜斬節歸券責以納亡之罪則乞第憚威而懷德矣而轉運使固執不從三年乞第果以一毛為辭入寇路分都監王宣以兵二千人禦之戰于羅簡牟國為賊所敗宣與其子某及裨將十有四人死之於是詔韓存寶復以陝右兵五千人經制其事存寶至瀘逗留不進陰使人誘乞第以書降遽分屯奏功天子得書怒甚更遣環慶路副總管林廣代之命御史何正臣中人梁從政至蜀雜治獄具斬存寶于瀘州流監軍韓承式於海島除轉運使董鉞各四年廣進兵抵乞第之巢賊空壁遁去廣不得已竟納其降而還天子亦不復責矣自是瀘州守將始加沿邊安撫之名專治軍政部使不得輒與未幾使者復以開邊田賦生稅為請

天子一切不許而西南夷復安堵矣由是言之前日之役豈非部使者實為之初公既奏羅胡荷里之事雖不果上而使者聞知內銜切骨日夜謀中公以法公知其謀乃錄使者不法事關瀘州十有五條上之使者薄遠不知所為即誣奏乞第過江安時不時掩擊及延儒生講書疑有私謁朝廷疑之乃先免而下章於乞部各窮竟所考未具而公既卒矣時當途者以公既沒為使者地公之子大防三詣闕上書陳冤狀獄不敢變使者竟免公為吏通敏吏民畏而愛之其通守齊安也嘗遊於定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時蘇先生之長子翰林公賦以謫遷齊安人知其與公善也復於其側為師中庵曰師中必來訪子將館於是明年公卒郡人聞之相與哭於定惠者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公於庵而蘇先生之少子中書公輒復為之記余嘗從翰林中書公遊聞二任之風久矣後為汝南學官始識大防於是得公之行事公以元豐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卒于遂州西禪佛舍享年六十有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葬于光山縣淮信鄉午步原其世次官邑御史頓君既為幽堂之誌此不復著著其瀘州之事與誌之闕不書者揭于墓原以備史官之擇云宋史任伯雲傳便作取

龍丘子真贊

惟龍丘子以大塊為興元氣為駒放意自娛遊行六區世莫我疏亦莫我親追配古者葛天之民

李潭漢馬圖贊

前一馬驪就樹摩癢百骸佳快厥意可想中閒四馬或顧或瞻斂斂自如不相瑕疵最後一駢尾鬣奮奮背而號鳴若聞其聲寬閒之鄉水遠草長無羈無繫樂未渠央

南都法寶禪院一長老真贊

欲老不老八反九倒昔是西庵今為法寶文雅臺邊清冷池畔大地山河且舉一半

建隆慶和尙真贊

大因緣十八年結跏座帶刀眠汝鼻孔未擦天呼我作無事禪

書王蠋事後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刳身戮尸之患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軍之印不願萬戶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焉學者亦不可不道也當燕人之破齊齊王之走莒也臨菑之地汶篁之譚爲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黃金結紫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旦復顧鼠竄分散四出不逃而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爲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德累行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世爲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節守區區之畫邑以待燕人燕人亦爲之卻三十里不敢近其後燕將畏蠋之賢念蠋之在而齊之卒不滅也數爲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爲將封子以萬家不者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國亡矣蠋尙何存今劫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爲虐也與其無義而生固不若烹乃經其頭於木枝自奮絕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迎襄王於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死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昔卽墨得數戰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民心奮其智謀敵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始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爲蠋廢書而泣以謂推蠋之志足以無憾於天無忤於人無歉於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當特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奈何反不爲蠋立傳其當時

事迹乃微見於田單之傳尾使蠋之名僅存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於天下甚可恨也且夫壽政刑軻之匹徒能瞋目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離而懷匕首袖鐵椎白日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爲楚卿暮爲秦相不以嫌於心太史公猶以其善說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學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淳于髡鄒衍田駢慎到接子環淵騶奭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爲多學而附之孟子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當傳之以附於伯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意在於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秋況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子所以爲太史公惜也

書輞川圖後

元祐丁卯余爲汝南郡學官夏得腸癖之疾臥直舍中所善高符仲攜摩詰輞川圖示余曰閱此可以愈疾余本江海人得圖甚喜卽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悅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劫憩輞口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大蘭柴絕葉黃泚躡宮槐陌窺鹿柴返於南北坵航敬湖戲柳浪濯樂家瀨酌金層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琴弈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而符仲亦爲夏侯太冲來取圖遂題其末而歸諸高氏

高無悔所藏尺牘跋元本題作高無悔跋尾似有訛脫

無悔將家子爲人沈鷲有奇略習知邊事結髮與羌人戰大小數十遇未嘗敗北斬級捕虜獲牛馬蒙駝動以萬計與其兄館使皆爲邊人所推號二高云元豐五年延帥與二詔使城永樂問於無悔對曰

承樂羌人必爭之地而無險阻無水泉一日寇至何以能守詔使大怒以為沮議遣歸延安既城承樂羌人數十萬奄至城中戍者纔二萬人館使謂詔使曰虜衆十倍於我若其盡至不可當也我嘗破其衆於無定河川今前隊驚甚有懼我心及未定擊之雖衆可走詔使不許曰王者之師不鼓不成列館使以足頓地曰事去矣已而城外圍數重諸將出戰無生還者俄奪我水寨城中穿井數十皆不獲泉士卒饑渴困甚不能執兵城遂陷二詔使及館使皆死之於是議者皆以二高料敵有古良將之風惜乎詔使之不能用也元祐二年余爲汝南學官被詔至京師以疾歸無悔亦以失邊帥意徙內地鈐轄此郡兵馬相從於城東古寺日飲無何絕口不挂時事余酒酣悲歌聲震林木無悔瞋目熟視髮上衝冠人多怪之余二人者自若也無悔一日出諸公所與尺牘自韓魏公以下百餘登屬余跋尾余欣然濡筆因以承樂之事載之庶幾見諸公所以稱道無悔者非虛語也

麻温故郎中贈裴秀才詩跋元本裴作裴秀才

裴本秦之別姓自漢以來世有顯者在唐尤爲望族五房之裴爲宰相者十有七人裴氏衣冠於斯爲盛而東眷房晉公度實唐第一等人君晉公之裔孫也少篤學鋒氣銳甚頗有志於天下之事已而舉進士屢不中乃歎曰人生如寄耳安用是區區者爲哉於是退居許之陽翟葛巾藜杖日閱佛書惟以專精神養壽命爲事元祐二年冬君之弟朝散君通判蔡州君自陽翟監輿過之踰月而去將行謂朝散君曰吾絕意世閒事久矣比閱篋中故人書札見麻温故郎中昔所贈詩憮然感心不能自已聞秦少游方爲此郡學官願因弟丐一言庶幾異時有知我者余聞而歎之昔馬援南征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馭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贏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鸞跼跼

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朝散君起家四十爲郎聲聞籍甚所謂功名富貴蓋未易量而君羸老疾病臥於衡茅之下氣息奄奄僅屬既不求人知人亦莫君知者弟兄出處異矣然以二馬觀之二裴之事孰爲得失哉麻君博雅君子其所以稱道君者宜不謬後之君子讀其詩者可以知君少時之志而讀余文者可以識君莫年之心云

錄壯愍劉公遺事

壯愍劉公未顯時凡三與賊遇始爲常州無錫縣尉有梟賊劉鐵槍者起浙西轉擾諸郡捕盜官不能制公一日露醉夜歸適報鐵槍入境遂乘酒赴之與賊接戰手殺鐵槍及其徒五人餘悉散走部使者上其功改大理評事後知果州南充縣丁先太師愛解官東還道出興州境上遇羣賊奄至掠其行李發之惟文書百餘帙布數匹賊魁晉其徒曰此窮官人何足劫公時在後聞變馳至瞋目叱之賊衆披靡俄發三矢輒斃三人餘遂遁去雅帥寇萊公表其事詔遷官知瀘州後移倅汝陰過安陸遇故人留飲家屬先行復遇盜劫倒囊得一銀釧釧洎一礮石腰帶持去後賊敗於齊安獄具法歸臧於主有司以聞時陝西轉運使員缺執政方以公進擬真宗曰是人爲郡守而止有一礮石帶廉可知也遂除公行狀墓誌及國史本傳皆載無錫及興州事獨安陸一節遺而不書元祐壬申歲公之子隰州使君某與余會於京師嘗道公之遺事具以天禧中劄示余因論次之附於中劄之後以補史氏之缺云

法帖通解序

法帖者太宗皇帝時遣使購摹前代法書集爲十卷摹刻於板藏之禁中大臣初登二府詔以一本賜之其後不復賜世號官帖故丞相劉公沆守長沙日以賜帖摹刻二本一置郡帑一藏於家自此法帖盛行於世士大夫好事者又往往自爲別本矣今可見者潭絳二郡

劉丞相家潘尚書師且家劉御史次莊家宗將世家章凡六本雖有精粗然大抵皆官帖之苗裔也頃爲正字時見諸帖墨蹟有藏於祕府者字皆華潤有肉神氣動人非如刻本之枯槁也蓋雖官帖亦其糟粕耳又當時奉詔集帖之人苟於書成不復更加研考頗有僞蹟澆廁其間至於標題次序乖錯逾甚士大夫以字畫小技莫有論次之者投荒索居無以解日輒以其灼然可考者疏記之疑者闕之名曰法帖通解云

漢章帝書

衛巨山云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是章帝時已有草書矣然千字文者乃梁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使周興嗣以韻次之時南平王偉令蕭子範亦製此文蔡遠演釋辰宿一帖興嗣文也豈得爲漢章帝之書耶歐陽文忠以謂前世學書者已有此語不獨始於羲之按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季長作元尚篇元始中楊雄作訓纂篇班固續之無復字皆小學家也千字文者蓋擬諸篇而作今急就篇之類尙有存者其詞高古讀之不問可知爲漢人之文與興嗣所作殊不類也文忠此說殆不可疑爾

倉頡書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夫而說者或以爲書契始於伏羲或以爲始於倉頡蓋伏羲畫八卦則書契已兆至倉頡觀鳥迹則書契遂詳始於伏羲而成於倉頡爾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字象意象聲轉注假借也謂之小學家至秦焚燒典籍始用篆隸而古文滅矣漢武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尙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則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時王莽

司空豐改定古文有謂古文奇字義書佐書篆爲書凡六體所謂古文者孔氏壁中書也魏初傳古文者有邯鄲淳衛顛嘗寫淳尙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在三字不維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家得竹書十餘萬言案魏氏所出猶有髣髴古書亦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齊文惠太子爲雍州時盜發楚王家亦得竹簡青絲綵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者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記周官所闕文以此論之凡稱古文者皆倉頡遺法也古文雖非科斗書而世常謂之科斗者以其類科斗爾此帖題曰倉頡書而了不與科斗相類乃近大小二篆蓋可疑也

仲尼書

魯司寇仲尼書者吳季子墓銘也銘在季子墓上其字皆徑尺餘唐張從紳記云舊本湮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摹搨其書以傳至大曆中蕭定又刻于石此小字者蓋後人依倣爲之者也歐陽文忠公謂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然則季子墓銘其真者猶疑非仲尼書又況依倣爲之者歟

史籀李斯書

史籀者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時有同異先王之時天下之書同文及其衰也諸侯各自爲政而字畫之形亦異殊矣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不合秦文者而斯作倉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是爲小篆是時天下多事篆字難成長安下邳人程邈得罪繫雲陽十年從獄中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奏之始皇以爲善出詔爲御史各其書曰隸書凡奏事令隸人書之故又謂之佐書自爾秦書有大篆小篆刻符書書隸書等凡八體焉倉頡爰曆博學三篇至漢時閭里之師并

為倉頡篇而籀文至建武時已六篇矣今稱史籀之迹者惟岐陽石鼓文李斯之書惟泰山銘為真蹟二世銘嶧山之碑近世傳者出於徐常侍夏英公家自唐封演已疑非真杜甫直謂野火焚燬木傳刻爾不知此謂史籀李斯二帖者何從得之也今漢碑在者皆隸字而程邈此帖乃是小楷觀其氣象豈敢遂信以為秦人書

鍾繇書

鍾繇賀捷表其後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鍾繇上歐陽文忠公嘗聞孫集賢思恭云建安二十四年閏在何月集賢精於曆學以漢家所用四分乾象曆推之是歲己亥三曆皆閏十月文忠以陳書三國志考與集賢之言合然文忠考魏吳二志乃權以是歲閏十月方征關某至十二月獲之明年正月始傳首至洛陽鍾繇安得於閏十月先賀捷也由是疑此表為非真焉

懷素書

懷素唐僧字藏真此帖稱王右軍云吾真書可比鍾繇而草故不減張芝僕以為真不如鍾草不如張又嘗見其一帖云漢時張芝言書為世所重非老僧莫入其體則懷素自謂抗張芝而過右軍矣昔桓元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齊高帝謂張融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前世善書者蓋嘗欲與右軍抗衡矣而每不為公論所許懷素此言其果然歟歐陽文忠公嘗謂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意自然可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書為事如一未至至於終老窮年疲敝精神而不以為苦是真可歎也懷素之徒是已文忠之論可謂名言然天下之事畢竟亦何所有孰為可學孰為不可學者自古以藝目名家主於文章學術大功大名世所謂不朽者其人方從事於其閒也曷嘗不棄百事而為之至於終老窮年疲敝精神而不以為苦也由後世觀之其異於懷素之學草書也幾何邪

書晉賢圖後

此書舊名晉賢圖有古衣冠十人惟一人舉杯欲飲其餘隱几杖策傾聽假寐讀書屬文了無酒醉之態龍眠李叔時見之曰此醉客圖也蓋以唐寶蒙畫評有毛惠遠醉客圖故以名之焉叔時善畫人所取信未幾轉相摹寫徧於都下皆曰此真醉客圖也非叔時曠能辨之獨誰郡張文潛與余以為不然此畫晉賢燕居之狀非醉客也叔時易其名出奇以眩俗耳余舊傳聞江南有一僧以貨得度未嘗誦經有書生欲苦之詰僧問曰上人亦嘗誦經否僧曰然生曰金剛經幾卷僧實不知卒為所困即誣生曰君今日已醉不復可語請俟他日書生笑而去至夜僧從鄰房間知卷數詰且生來僧大聲曰君今日乃可語耳豈不知金剛經一卷也生曰然則卷有幾分僧茫然瞪目熟視曰君又醉耶聞者莫不絕倒今圖中諸公了無醉態而橫被沈湎之名然後知昔所傳聞為不謬矣雖然余懼叔時以余與文潛異論亦將以醉見名則余二人者將何以自解也叔時好古博雅君子其言宜不妄豈評此畫時方在詔訂邪圖中諸客洎子二人孰醉孰不醉當有能辨之者

書蘭亭敘後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耶瑯琊王羲之逸少所書詩序也右軍以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與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及其子凝之微之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被禊於山陰之蘭亭酒酣賦詩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橫別體而之字最多至二十許字他日更書數十本終無及者右軍亦自愛重留付子孫至七代孫智永為比丘俗呼永禪師承卒傳其書於弟子辯才才俗姓袁梁司空昂之玄孫唐貞觀中太宗銳意學二王書帖摹搨殆盡惟未得蘭亭凡三召辯才詰之固稱將經喪

亂亡失不知所在後遣監察御史蕭翼微服爲書生以詭辯才始得
之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
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奉遺詔以蘭亭入昭陵惟
趙模等所搨者傳於世事見何延之蘭亭記

淮海集卷十五





行狀 書

鮮于子駿行狀

公諱侁字子駿其先成湯之裔箕子封于朝鮮子仲食采于鮮于氏世家漁陽唐初詔為閬州刺史歿于官子孫家焉遂為閬中人開元時仲通叔明節制兩川叔明以功賜姓李氏後復故姓於公十二世祖也曾祖演祖瑾皆不仕父至自號隱居先生為蜀名儒以公贈金紫光祿大夫母趙氏追封安德郡太夫人公自少莊重不苟力學有文鄉黨異之年二十登景祐五年進士科調京兆府櫟陽縣主簿到官數月丁外艱服除授江陵府右司理參軍慶曆中天下大旱有詔中外臣僚實封言事公上書推災變所興有四一曰言不從二曰厭谷僭三曰欲得不明四曰上下皆蔽言甚切直移歙州歙縣令歙俗喜訟善持吏長短吏稍繩以法輒得罪去案此下公為縣又嘗攝婺源其治皆為諸邑最豪強畏之改著作佐郎知河南府伊闕縣事遷秘書丞通判黔州未行改通判綿州左綿遠郡自守將以下皆曰課吏卒供薪炭芻豆蔬菓而贏取其直公到悉罷之守將已下聞之亦罷其風遂絕清獻趙公使蜀首薦於朝轉屯田員外郎賜五品服英宗初為皇嗣公上疏言儲號未正措置未宜今皇嗣初定未聞選經術識慮之士以擁護羽翼乞妙選賢德以為宮僚陛下清躬小有寢食不順朝夕左右固惟婦寺願復漢侍中之職令二府番休宿衛軍恩遷都官員外郎通判保安軍何公卿師永興辟公簽書其節度判官廳公事改職方員外郎覃恩轉屯田郎中代選用三司使薦除蔡河撥發神宗初即位詔中外直言闕失公應詔言十六事其目曰納諫諱以輔德訪多士以圖治嚴法令以制世崇節儉以富民明黜陟以考實去貪暴以崇厚重臺諫以委任選監司以督姦閔守宰

以求治慎遷易以去弊重根本以圖固復選舉以澄源申武備以警姦治軍旅以除患謹邊防以重內練將帥以禦戎其末曰願陛下兩宮以孝待大臣以禮待從知其邪正近習防其姦壬上愛其文出以示御史中丞滕元發曰此文不滅王陶王陶東宮舊臣上所信重故以公擬之而陶亦雅相知書薦公明經術知治體切直不阿宜備顧問後為三司使又奏為其判官不從熙寧初有詔侍從之臣各舉所知范蜀公時為翰林學士以公應詔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執政有沮議者上曰鮮于某有文學執政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有章疏在執政乃不敢言王荆公用事公上疏言時政之失曰可為憂患者一可為太息者二其它逆治體而召人怨者不可概舉又曰陛下聰明過於文帝而羣臣無賈生之才西方議用兵公以兵將未擇關陝無年未宜輕動乃移書勸安撫使宜如李牧守鴈門故事遠斥堠謹烽火堅壁清野使寇無所獲密戒諸路選將訓兵蓄銳俟時須其可擊而圖之安撫使不能用師果無功未幾慶州兵叛關中震擾巴峽以西皆警成都守與部使者爭議發兵屯要處書檄勞午於塗公一皆止之示以無事蜀人遂安公以劍門形勢之地當分權以制內外今帥劍南者舉全蜀之權以畀之非便宜循舊制成都益昌各自置帥以消姦雄窺伺之心書累上不報是時初作助役青苗之法詔諸路監司各定所部役錢之數轉運使李瑜欲以四十萬緡為額公以利路民貧用二十萬緡足矣與瑜論不合各具利害以聞上是公議謂判司農寺會布曰鮮于某所定利路役書可為諸路法遂罷瑜而以公為轉運副使兼提舉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而青苗之法獨久之不行執政怪焉亟遣吏問狀公曰詔書稱願取即與利路之民無願取者豈可彊與之邪歲滿有旨再任及罷又留之轉都官郎中京左藏庫使知利州事周永懿貪暴不法前使者懼其凶校置不敢問公具得其姦贓即遣吏就捕械送于獄永懿竟除名編管衡州初利

州以兼益利路兵馬都監故事武臣爲守至是公上言乞當選文臣知州事別置路分都監以懲永懿之弊又言劍門關葭萌寨使臣兼知縣事類多不習文法宜各置令專領其事詔皆報可遂爲定制其他深計遠畫公私便之而人所不及者蓋不可悉數十餘年使者有欲變其法者父老泣曰老運使之法何可變也蓋公之猶子師中嘗使利路政民以老運使別之公奉使九年閩爲各郡方新法初行諸路騷動而公平心處之鄉人無異議者今翰林蘇公以謂上不害法中不傷民下不廢親爲三難云移京東西路轉運副使過關陞見面賜三品服遷司封郎中時河決曹村梁楚之地被害公移檄諸郡具爲科條所以拯救之術甚備議者或謂決河東流入海自其本性宜勿復塞公曰東州平衍充鄆單濟曹濮濬諸河其所歸納惟梁山張澤兩澤夏秋霖潦猶能爲害矧縱大河衝注於中則諸郡生聚其爲魚乎乃作議河一篇數千言上之又乞下澶州早行閉塞上皆嘉納初京東分東西兩路後以財用虛贏不相通和詔復合爲一路升公爲轉運使更盡領其事召遷賜對勞問甚厚上欲留公京師而公固求守郡遂除知揚州事官制行換朝請大夫未幾坐舉吏受賂免降爲朝散大夫方在謫中又聞故吏以賂敗者或勸公宜懲前事自陳公曰吾專刺舉十二年所任吏四百餘人寧盡保其往耶然旣已薦之於朝豈可反覆爲自全計卒不首也復朝請大夫管勾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公之在西京也今樞密范公亦領臺事而司馬溫公提舉崇福宮三人相得歡甚摺紳慕其游及二聖臨御圖任老成於是拜溫公爲門下侍郎起范公帥瓊慶復除公爲京東轉運使溫公曰子駁不當使外顧東土承使者聚斂之後民不聊生煩子駁往救之耳比公行又謂所親曰福星往矣安得百子駁布在天下乎公至則奏罷萊蕪利國監鐵冶乞變鹽法依河北路通商逐勾當公事之刻薄者二人發濰州守姦賊東人大悅又言高麗朝貢可令頒海州郡爲禮

不煩朝廷若其自欲商賈聽往閩越州麗人無以辭矣召還爲太常少卿三省太常會議神宗配享功臣或欲用王荆公吳正憲公者公曰富文忠公勳德終始天下具知宜配食議遂定因上言本朝舊制配享雖用二人宜如唐用郭子儀故事止用富公一人詔從之元祐元年明堂禮畢拜右諫議大夫旣拜命即以辨邪正之說爲獻其言君子小人相爲消長之理甚備又言近歲人物衰少凡一官有缺差擬爲艱宜許大曹寺監長史各舉僚屬嚴其論薦之法亦以見達官之所舉而執政大臣可以優游論道蓋宰相擇臺省長官臺省長官薦舉僚屬知人安民之道於斯爲得自保甲之法行民以藝能入等授班行者卽爲官戶免役時符符縣至一鄉止有一戶可差公言僥倖太甚宜後進納官例充役如故須其升朝乃免有旨治諫官直廬不得與東兩省相通以防漏泄公上言昔漢武帝嘗命文學之士選宿禁中凡公府欲行之政俾之閱視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故文章爾雅訓詞深厚炳然與三代同風唐太宗臨御每遇宰相平章事必命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故貞觀之治企及三代今乃屏置諫官使與兩省不相往還恐非朝廷開言路以副聖上納諫之義又勅大臣不宜輔郡者請加譴黜以示天下其餘乞復制舉分經義詩賦爲兩科以求人材罷大理獄以省事罷帳司檢法以省官嚴出官之法減特奏各人數以抑濫進再言京東鹽禁不便宜弛以利民許蔡河撥發統制縣道以便程督罷戎爐保甲以卹民力行浙中舊法以省漕運復三路義勇以寬保甲沙汰學官以熄異議事多施行明年春以病不任朝謁乞郡數賜告不愈章三上乃拜集賢殿修撰知陳州事仍有旨滿歲除待制五月辛未終于州寢享年六十有九累勳柱國賜爵清源縣男前數日語諸子曰吾心無不足者惟以不得歸老陽翟別著易說爲恨無他言公忠亮果斷出於天性自小官以至進擢數上書言天下事咸具利害移諫官御史其言或用

或不用未嘗小加損益爲政以經術自輔所至有迹其去民追思之熙寧元豐之閒士大夫驚於功利更其素守者多矣公雖屢更使指而屹然於新進少年之中號爲正人晚登侍從益厲鋒氣知無不言在職九十餘日所言當世之務略盡嗚呼使公不疾病且死得大用於時其勳業豈易量哉然公起諸生仕爲諫官供奉仗內言聽計行天下受其賜比夫當軸處中初無益於縣官者蓋得失相萬也由是言之雖病疾且死弗克大用於時亦可以無憾矣喜推轂士士之游其門者後皆知名治經術有師法論注多出於新意晚年爲詩於楚辭尤精泰山徐復嘗與公論春秋歎曰今世學經術未有如公者蘇翰林讀公八詠以謂欲作而不可及讀公九誦以謂有屈宋之風今天子賜之詔書亦曰學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彊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又曰金石之節皓首不衰則公之德善於是可考也所著文集二十卷詩傳二十卷周易聖斷七卷典說一卷治世讜言七卷諫垣奏臺二卷刀筆集三卷其餘未編次者尙多娶陳氏大常寺太祝藩之女恭儉婉嫕治家有法封某君前公一年終男五人復早卒頤河南府偃師縣尉鳳州司法參軍綽俱承務郎焯未仕皆有學行而頤尤自立士大夫多稱之女四人長早卒次適趙氏次適蒲氏皆前卒次適永安縣主簿張球孫男一人崧孫女二人公兩得任子恩皆以予兄之子故焯猶未仕凡嫁內外親族之女若干人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穎昌府陽翟縣大儒鄉高村之原前期頤以書走汝陽請狀公之行義將乞銘於知公者某被遇最厚又嘗辱薦於朝義不敢辭輒加論次而公之行能謀議過人者甚多難以具舉取其可考不誣繫國家之大者著之以告夫當世之君子云

徐君主簿行狀

君姓徐氏諱某字成甫其先秦州興化人遠祖湘自興化徙揚州之

高郵家焉湘生嗣嗣生亮亮於君曾祖也咸不仕祖元吉有厚德鄉人尊愛之終於高郵軍司理父格前通州司戶參軍參軍磊落豪縱不耐細務自司理之沒事計多以委君家既右族金錢邸第甲於一鄉公私斂施交錯重復君操其綱維批發補陳決剔貧貧日縱月收市筭之麼無所遺漏於是參軍以爲能謂所親曰吾有子矣將不復與家事熙寧某年以入粟試將作監主簿又五年始至京師授潭州寧鄉主簿皆非其好也君事親至孝四時甘新未進不以輒嘗待昆弟族人一主於恩義叔父某爲不悅者所構刺史感之會有人誣君笞殺家奴刺史大怒以君屬吏諷并致其叔君曰罪緣某不繇叔也榜駭萬端不服獄吏幕之爲請於刺史得脫友人以貧不能葬其親者君聞之曰是余過也即爲買田出錢以辦喪事而友人之親得葬者五喪此其可見者也至於字親族之孤急交遊之難賴其施者甚衆而能諱不自言雖妻子有不得而知者矣雅性寬厚給使阜隸或時犯之殊不介意婚姻之事不幸至於甚難處者君指顧從容顏色不變而事以兩全繇此見其材智度量信有以過人者焉頗涉傳記陰陽醫藥算術之學無所不窺晚節尤厭人事思與佛侶處士杖屨相從蔬食清淡爲忘年之計惜乎未及而卒矣實熙寧八年閏月十八日也享年四十一初娶張氏有賢德前君若干年卒更娶蔡氏節行益奇君病殆時至取毒藥自引後君二日卒於是又見所以刑諸家者也予男五人曰文通文仲文剛文鏡文昌女三人曰文美文英文柔初君好學問聚書幾萬卷欲舉進士而父祖不從乃歎曰子當讀書女必嫁士人其後四子藝業蔚然有成而文通尤自立又以文美妻余如其志云葬有日矣文通泣謂余曰惟先人行義可質諸幽明不幸以多貲之故士大夫以嫌自戒者或不能究言諸孤良懼泯滅盡爲我圖之余旣相與泣下因掇其尤著白者爲行狀以俟夫自信之君子考而誌焉

蔡夫人行狀

夫人姓蔡氏楚州山陽人故潭州寧鄉主簿徐君諱某之妻而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諱中正之女也幼聰敏有才藝父母獨奇愛之異於他女年十四適同郡環生生故疾病成禮十六日而卒夫人雖幼居喪事舅姑孝謹如成人已而其舅又卒為之斬衰蔬食誦佛經無復更嫁意於是其母與諸昆弟率親族數十人即環館奪之曰若十四而適人十六日而夫死為夫之喪三年舅之喪又三年若為人婦亦至矣又不欲更嫁無乃過乎且環父子俱亡嗣若誰欲守志將誰與居夫人悲哀迫不得已遂去環氏一年而歸徐君徐君高郵人號佳士所與遊者皆一時之豪夫人既得賢夫所為益進宗族甚重之俄而君病且殆夫人曰身踐二庭女子之辱也矧又如此生復何聊吾其決矣因不食潛使一媼市砒霜給曰吾待君疾將佩之以厭惡氣媼為市與之遂以自服家人大驚亟求解藥以進夫人曰是豈復欲生耶趨使持去媼之終不肯下徐君沒二日而夫人亦卒矣卒之日里巷相傳皆歎曰異哉若人者豈前古所謂烈女者歟時熙寧八年閏月二十日也年三十九夫人性卓犖斬不為兒女事既生大家而所適又皆富贍金繒服玩取足於身餘輒以散親族作佛事無一毫愛惜既死篋中索然徐君前娶張氏生四男一女妾生一女一男夫人所出才一女而已既撫諸子猶己之子又奉張母虞氏時節勞問如己母故其卒也諸子洎虞氏及余哭之如君云仲兄繩亦以操行知名於時出殯自山陽屢來因得訊夫人之舊事而并余之所見書焉

圓通禪師行狀

師諱懷賢字潛道俗姓何氏温州永嘉人也極樞中能合掌僧坐父母異之時郡之西山有僧嗣仁修西方白蓮淨觀行甚高衆歸之勳號嗣仁社主乃以師從社主出家天禧二年普度天下僧遂落髮

受具戒時年四歲也師既得法器又幼得高僧為之依歸藝行日進同輩無與比者有講肄輒往聽未幾盡傳其學及長慨然有游方之志即辭社主去遍參知識所至處延居上游最後見達觀禪師疊積於潤之因聖遂得其法皇祐初潤守王公琪雅聞師名乃具禮請傳法於甘露而太平之繁昌亦以隱靜召師以甘露近城邑而隱靜僻在深山中遂從太平繁昌之請開堂於郡之瑞竹院初師從瑞新禪師遊十有二年具知宗門承襲實主之事自謂無以復加矣比至達觀會中問所開示類皆世緣俗諦或雜以猥瑣諛諧之言又嘗以事斥一僧去每升堂輒追罵至累日猶不已師心陋之乃潛詣丈室請達觀曰為人天師當只說法奈何預以世俗閒事且僧有過斥去則已矣何足追罵至累日乎達觀領而不荅師因此省悟至是以信香嗣達觀法云居隱靜七年王公移守金陵復召師以清涼辭不赴明年達觀自明州雪竇徙金山之龍游州人乃以雪竇召師既行道過龍游留一月會達觀示寂潤州之衣冠縉素因以狀詣郡守請止師繼焉而龍游主者故事當粟於朝廷郡守以白部使者上之報可龍游自火災之後棟宇及燼瑞新禪師實中興之功未既而卒師至修新公故事大興土木積八年殿堂廊廡皆具今宮室之威冠絕淮海者蓋始於新而成於師然其地當川道客至無虛日師頗厭之熙寧元年遂謝去隱於金牛山去丹陽縣數十里人迹罕至事委其徒覺澄主之師一切不問庭養猿鶴孔雀鸚鵡白鶻皆就掌取食號五客各為一詩贈之士大夫欲相見者就山中訪焉三年劉公逵謫守九江以圓通召師師素聞匡廬山水之富常以未至為恨得疏欣然從之題詩壁閒而其卒章云歲晚當期返竹門至圓通一年果謝去復還金牛明州復以雪竇來請固以疾辭史館公約謂師曰雪竇東南名山明覺達觀祠居其地二十年閒請者三至可謂勤矣今又不赴乃孤其望乎師素厚公心善其說遂登舟由海道去北轉海

門遇大風卒起風櫺摧敗夜漂至慈溪之東岸舟破從者百餘人皆
散走師獨安坐水中不動從者還救之乃免居雷寶一年復謝去還
金牛以元豐五年九月甲午示寂俗壽六十七僧臘六十三覺澄等
卽以某月丁未葬師于金牛之西隴累墳遂塔焉師操行卓越而遇
人有恩意雖對賓客未嘗與衆異饌夜輒從衆僧寢于堂中不入丈
室雅性樂施所得金錢繒帛率緣手盡其徒以此歸之又多才藝工
於詩字畫有法閉居絕口不掛世事雖交至錯出處之晏然無不集
者當時賢士大夫聞其風皆傾意願與之游始用參知政事高公若
訥奏賜紫方袍又用節度使李公端愿奏賜號圓通大師凡十被請
從之者四皆天下名山巨剎道化方行輒託事隱去州郡雖欲挽而
留之不可得也弟子五十有五人所著詩頌文集凡五卷又撰次其
自少至老出處之迹一篇號釋耄典記以自見云謹狀

錄寶林事實

寶林禪院始於宋元徽中浮圖惠基得郡人皮道與所施宅因山以
造梁大同中賜號寶林寺唐會昌中廢乾符中復興更號應天寺本
朝因之其山一名寶林一名飛來一名龜山上有鏡井歲旱禱雨輒
應事見圖記熙寧十年八月丙申一夕火棟宇灰燼十月給事中集
賢修撰程公來領州事登其山故址而嘆悼之於是郡之衣冠縉素
數十人詣州自陳請修復故寺公爲具其事以聞逾月賜號寶林禪
院遂以明年三月興工復率僚屬親至其上勸勞之衆皆感激思奮
奔走承事下至刮摩甄石之技咸盡其能而貧富各以財力施其制
蓋卽山巔爲多寶塔塔有瓊屋其北爲羅漢殿殿旁如塔之制其南
降而夷山腹爲法堂法堂之東爲寢堂又東爲方丈又降而南得平
地爲佛大殿殿有兩廡以達于東西序前爲三門其左則鐘樓磬刹
廚庫之所相望也其右則轉輪經藏僧堂之所相屬也綠以高垣登
以方甃未踰再期而金石土木之觀侈於舊三倍都人士女俯仰瞻

歎疑有神鬼相之凡異越之聞塔廟以火廢者其復未有如寶林之
遽者也蓋越之城南左右數十里疾馳屹立皆屬於秦望而秦望又
率其左右之山因鍾水謁于越城之中能與秦望爲主客者凡三
山臥龍寶林菟山也臥龍爲郡守所治而菟山少東不能正受秦望
之謁是越之形勢自臥龍已下未有如寶林者其地如此宜其廢不
踰時而復興矣方寺之未火時便房曲道各自爲家山川之勝傲虧
隔闕者十六七而前世詞臣才士如元稹李紳徐浩之徒猶誦歎不
已見於篇章矧今制度一新神工天巧廓然披露可以岸巾憑几而
盡得之使數子而在其所誦歎又可知已然則前日之廢豈非所以
爲今日之興乎公一日率賓客至其上顧謂觀曰寶林之中與天也
余何力焉雖然不可使其事掩抑不少概見於世前日賜號革爲十
方集賢孫公旣爲之記矣今棟宇垂備將乞文於集賢林公子亦與
見吾事者也盍撫厥實以請庶幾二集賢之文相與傳於無窮不亦
越歎觀承命掇其大概并公之意而次之號曰寶林事實以獻諸集
賢云

代蔡州進銀絹狀

大鈞播物難酬塊扎之恩墜露增流以眇眇之意前件物山澤所
寶箱篚攸資屬茲誕聖之辰式備充庭之貢

代蔡州進瑞麥圖狀

勤會本州自春已來屢得雨澤已於某月日具狀奏聞訖今來二麥
並已成熟地無高下所收斗斛數倍當年及諸縣節次申送致麥苗
有一莖二穗或三穗其多有至五穗者父老等皆云數十年來無此
豐熟亦未嘗見有麥苗一莖至數穗者以此見一聖臨御已來功化
日新利興善去善充充塞致此嘉應臣待罪郡守目覩其事不敢隱
默謹畫成圖子一本隨狀上進以聞謹奏

代薦蔡奉議奏狀

竊以管下居住具位蔡嗣少以文翰見推流輩仕宦所至皆有能聲安貧守道恬於進取有士如此豈敢不言伏望聖朝特賜考察擢充臺省清要任使

上王岐公論薦士書

門下相公閣下某淮海一介之士行能無取比汲汲焉惟犬馬之養是營釜鍾之祿是干行年三十有七矣而脂韋汙沒德不加充學不加進可謂無以別於常人者豈復有意求知於搢紳先生之門哉比者先人之友喬君執事奉使吳越道過淮南具言常辱相公齒及各氏屬喬君喻意使進謁於門下夫布衣之賤獲見知於宰相此古人所以書亟上日掃門而求者也顧某之不肖何以辱此幸甚幸甚然嘗聞之禍莫大於蔽賢福莫長於薦士漢武之大臣其功莫如衛霍其酷莫如張湯青去病之後侯失國除其傳不過一再而湯之子孫茅土相襲逮乎東京何哉一身之功過不足以易天下之利害故青去病受蔽賢之禍而湯獲薦士之福雖微二三子古之人其孰不然哉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蓋其封於少昊之墟曲阜廟食者三十有四世其別封者又為凡疋邢茅胙祭之國夫周公之求賢豈有意於求福哉天之報施自當然耳伏惟相公輔先帝已來陰陽調和廢政具舉吏民効職衷狄實責其度數聲名文物之盛粲然與唐虞同風速承顧命立今天子宗社至計定於從容已事缺然若無所與其功德可謂冠百辟而通神明矣當此之時雖持算養嚴卻客疏士固於威致未可云損然猶區區訪諷發於至誠如其之不肖尚掛左右之餘論又況威德尊行魁奇偉偉之才乎誠推所以辱賜不肖之意思天下所謂威德尊行魁奇偉偉之才抱能而不試已用而未顯者兼收並進之使朝野內外才能各當其分無一人失其所者則相公雖不求於天之所以報王氏之子孫者當不下於周公矣惟相公察焉干冒鈞嚴俯伏惟命不宣

上呂晦叔書

五月日進士秦某謹再拜獻書知府大資閣下某聞天下之功成於器識來世之名立於學術古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未始有意於功名然其器識學術博大而精微則功名歸然與時自至雖欲深閉固拒揮而去之不可得也昔漢昭宣之時霍光以宿衛之臣任漢室之寄大器將傾徐起而正之神色不變此其器識實有以過人者然操持國柄不知消息盈虛之運身死肉未及寒而宗族滅矣則學術不明之弊也其後順桓之閒季固以一時名儒位居三事擬殺臣之訢而奪其氣此其學術真有古之遺風然易舉輕發不能定大計於無形至爭以口舌申之書勝事固不就身亦隨之喪焉則器識不宏之弊也非特二子為如此大抵西漢之士器識優於學術故多成功而名不足東漢之士學術優於器識故多令名而功不成夫君子以器為車以識為馬學術者所以御之耳西漢之士如環人之車駕以駃騠驅通道上峻阪無所不可然而日暮途遠倒行逆施者有焉東漢之士如秦豆氏持策攬轡圓旋中規方折中矩然而車弊馬羸轉薄於險阻之閒則固已敗矣某狂妄嘗以此說推論歷世豪傑之士又以默觀當今之時而搢紳先生有告某者以謂器足以任天下之重識足以致無窮之遠學足以探天人之蹟術足以耦事物之變如古之所謂大臣非閣下不足以與於此又曰閣下之道如元氣行乎渾茫之中其發為風霆雨露者特糟粕耳某時方食聞之投匕箸而起遂欲身從服役之後求備掃灑之列而因於無介紹莫獲自通竊伏淮海抱區區之願缺然未厭者有年矣比者天幸閣下來守是邦而某丘墓之邑實隸麾下是以輒忘賤陋取其不腆之文錄在異卷贊諸下執事又述其願見之說為書先高夫大冶無棄金大陶無棄土江海不卻水王侯不遺士某雖不能謙小謹曲以自託於鄉閭然古人所以處廢興而擇去就者竊嘗讀其一二矣儻閣下不賜拒

絕而辱收之請繼此以進干冒台嚴俯伏待命不宣

謝王學士書

史院學士閣下某愚不自揆竊嘗以謂衣冠而稱士者宜有以異於流俗而以古人自期故凡方冊所載簡牘所存不見則已苟有見焉未嘗不熟誦其文精覈其義縱觀其形勢而私撥其英華做精神勞筋力不能自休已者十年於茲矣然志大而才不揜事左而身益困每觀今時耦變投隙之士操數寸之管書方尺之紙無不拾取青紫爲宗族榮耀而已獨碌碌抱不售之器以自濱於饑寒鄉人憫其愚而笑之干祿少年至指以爲戒雖某亦自疑焉因計曰劍工之惑劍劍之似莫耶者惟歐冶能名其種玉工之眩玉玉之似碧盧者惟猗頓不失其情夫宗工碩儒亦後進之歐冶猗頓也何重惜一見以質其胸中之疑乎於是試取其所爲文投執事而諸公見之乃大稱借以爲非世俗之所知復激勸之使卒其業故前輩諸公在東南者多得與之游焉然某之私意尙有所不滿者獨以未見閣下也前日復衣食所迫求試有司遂得進謁左右屬賓客咸集不獲薦其區區方謀繼見而閣下固已得其鄙文於從游之閒伏蒙猥賜薦寵以爲可教亦如諸公所云某於是自決不疑益知前志之不謬俗議之不足仰而古人爲可信也古之人有立行著書而舉世莫或知者猶業之如故以俟後之君子況不至於是者耶天不爲人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惡險而易其廣君子不以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某雖不肖竊誦此久矣自擯棄以來尤自刻厲深居簡出幾不與世人相通獨念昨出都時會閣下在告私懷惓惓有所未畢適有西行之便故復略而陳之并以近所爲詩文合七篇獻諸執事伏惟閣下道德文章爲一時君子之所望鄙陋之迹固已獲進於前日矣宜更賜指教水導而木植之使驚駭蹇服知所趨向不繆於先進之迹亦君子樂育人材之義也惟深賜憐察幸甚幸甚

謝曾子開書

史院學士閣下某不自竊伏下風之日久矣顧受性鄙陋又學習迂闊凡所辛勞而僅有之者率不與世合以故分甘委棄不敢輒款於摺紳之門比者不意閣下於遊從之閒得見鄙文而數稱之士大夫聞者莫不竊疑私怪以爲故嘗服役於左右而某未嘗一望閣下之履高也竊觀今之士子執冠大帶求試於有司殆五六千人學宮儒館以教育自任者無慮百數其因緣親故以爲介紹說道德以爲贊獻善詞令以干謁者俛理色以叩聞人冒汗忍恥僥倖人之己知者迹相仍袂相屬也然而得善遇者十無五六與之進而教誨者十無二三至於許之以國士之風借之以齒牙餘論者蓋百無一二焉其售愈急其價愈輕亦其勢之然也某與閣下非有父兄之契姻黨鄉縣之舊介紹不先贊納不前謁者未嘗知各聞人莫識其面而閣下獨見其軌轍之文以爲可教因曲推而過與之傳曰嗚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嗚呼閣下之知某某之受知於閣下可謂無愧乎今之人矣前日嘗一進謁於執事屬迫東下不獲繼見以盡所欲言旋觸聞罷遂無入都之期燕居閒處獨念無以謝盛意之萬一輒因西行之便略陳固陋并近所爲詩賦文記合七篇獻諸下執事伏惟閣下既推借之於其始宜成就之於其終數灌漑以茂其本根削垢磨以發其光明不閒疏賤而教之以書使晚節末路獲列於士君子之林則某與閣下非特無愧於今之人又將無愧於古之人矣古語有云烹牛而不鹽敗所爲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惟閣下裁之

與喬希聖論黃連書

某比聞公以眼疾餌黃連至數十兩猶不已不知果然否審如所聞殆不可也某頃年血氣未定頗好方術之說讀醫經數年嘗記釋者云服黃連苦參久而反熱甚以爲不然後乃信之蓋五味入胃各歸

其所喜故酸先歸肝苦先歸心甘先歸脾辛先歸肺鹹先歸腎入肝則爲溫入心則爲熱入肺則爲清入腎則爲寒入脾則爲至陰而血氣兼之皆謂增其氣不已則臟氣有所偏勝有所偏勝則必有所偏絕黃連苦參性雖大寒然其味至苦入胃則先歸於心久而不已則心火之氣勝火勝則熱乃其理也眼疾之生本於肝之熱肝與心爲子母夫心爲子肝爲母心火也肝亦火也腎孤臟也人嘗患一水不勝二火今病本于肝而久餌苦藥使心有所偏勝是所謂以火救火命之曰益多其不可亦明矣夫藥所以療疾其過也適所以爲疾聞比初作時十已損其七八正當節藥慎護飲食以俟其自平非如決疣潰癰可以忽然一朝去也輒具以進惟留意而聽之無忽

與鮮于學士書

昨蒙左右不以觀之不肯猥賜論薦以備著述之科假借過當伏增悚懼觀重惟結髮以來明公以先人之故比諸子弟而教誨之受性狂妄動取悔尤常恐一旦蒙屏絕則內傷先人之聞上負門下之義死不瞑目敢圖始終假借以及於此賜非望始榮幸實深論報無緣愧懼滋甚韓退之與陳給事書云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閣下之門由是無愈之跡矣觀之去門下于今七年明公自留臺奉使京東入爲九列進拜諫議大夫供奉仗內士因緣介紹有侯門牆希望明公一顧者肩相摩跡相接也觀聲聞過情深爲同進所忌閉關卻掃罪惡日聞然則明公之門宜其無觀之迹矣而詔書比下明公首以觀充賦乃知君子之所爲自有常度豈以顯晦數疏而易其意哉汝南雖當孔道人事絕少風氣和平魚稻蔬菓不減於淮海士子亦樂於相從養親讀書之計極爲安便但創置之官居處什物之類百色皆無自供職已來干乞營繕殆無須臾之閒久不獲進左右之間緣此故也伏望垂悉幸甚自承拜命卽欲致左右之間屬守將驟易日迫賤事乃爾後時皇恐

無地議者謂今中書舍人皆以伯仲繼直西垣前世以來未有其事誠國家之美非特衣冠之盛也除書始下中外欣然舉酒相屬況如觀者自先舍人已來獲備服役之列其爲慶慰何可勝言引領門仞但有傾倒而已

婚書

蚤年擁篲嘗趨大丞相之門末路細書實佐先翰林之事重以世母出於伯姜既事契之久敦宜婚姻之申結椒承佳命增慰夙心

淮海集卷十六

宋 高 郵 秦 觀 少 游 著

記序

御書手詔記

元豐元年八月詔以先臣某為天章閣待制環慶路安撫經略使三年四月環州肅遠寨幕家白子等剽屬羌構兵馬亂攻殺旁族先臣遣第二將張守約走馬承受陸中招降之誅其不聽命者於是羌族始定而亡入夏國者凡三百人復遣守約屯寨上檄夏人使歸其衆夏人承命震恐以其衆歸初幕羌之叛也附置以聞有詔得亡者無小大長少皆即其地斬之至是斬其酋豪百二十有二人而錄其脅從幼弱婦女百四十有二人請于朝詔皆原之既又別賜手詔褒諭先臣跪捧伏讀感激涕下退謂臣等曰我本孤生蒙上識拔寵遇如此自度無以報萬一惟與汝曹共誓捐軀而已明年先臣下世臣等銜奉遺訓夙夜殫越念無以致區區者輒求金石具刻明詔以為不朽之傳蓋亦先臣之念也昔唐相權德輿嘗讀太宗所賜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迺爾耶臣以為萬世之後當有讀明詔而感動復如德輿者矣豈特今日為百執事之勸哉六年月日承務郎臣愈次舉記

五百羅漢圖記

五百羅漢圖一軸入定於龕中者一人蔭樹跌坐而說法者一人左右侍聽者八人說經者六人謀經者六人謀已而收經與誦而倚杖者各一人環坐指畫而議論者塵揮手杖支頤相嚮而談者各六人歸依寶塔者五人和南合坐者六人稽首舍利光者八人飯餼鬼者四人食為齋者施魚鱉者各五人雲升者六人指現五色光者鉢現白光者泉湧於頂者火然於踵者袒而洗耳金環手隨求而立者各一人受齋請者七人受龍女珠獻者六人受兩現花獻者四人受往

生花獻者七人受衣冠從三牛謁者五人受胡輪睡者七人受胡從兩囊馳而致琛者四人受海神跪寶者五人騎龍者跨虎者乘馬者象駕者獅子馭者各三人為犀說法者一人後座者三人植錫而座巨蟒上者一人背樹驪山鶴者六人注樑升者仰鳳集者閱麋鹿者各四人俛伏瘵者說舞鶴者各五人擷菌舊者一人從後者五人書蕉葉者五人持蕉葉而涉筆者二人焚香而茗飲者六人臨流而滌鉢者三人滌已而持歸者一人浣衣者就樹絞衣者浣已而歸者將浣而進者隔岸而覘者各一人洗屨者後洗而納屨者振衣而去者各一人削髮者為削髮者沐而待者解衣者既解收衣者各一人補毳者二人操刀尺者一人治綫者三人泉涌於石遠近而觀者十六人度石梁者二人欲度者四人行杖錫者二人導者二人贊者三人芒屨擔簞而歸者三人束裝而行者一人或坐或行或立踟躕跌欬杖拄笠負數珠白紵山曲水隈塗觀而卒遇者十八輩合一百二十有二人或坐或行或立背樓觀憑欄據危迫險俛睇仰睇直視轉盼側睨旁顧近相目遠相望者二十八輩合一百三十九人凡羅漢五百人而佛處其中焉佛之旁又有寶冠珠絡持如意蓮花座貌象者菩薩二右袒徒跣曲拳和南而後侍者弟子十瞻贊而前謁者十六甲冑椎髻挺劍秉鉞立左右者善神二別三十有一焉又童子有抱經室主茶壺荷策持餅典湯徹器凡十有六鬼有馭龍馭馬象受施食送齋書鱗身為味衣短後隱樹而窺者凡十有四雜人物有白衣胡跪獻花香珍怪衣冠而謁驢牛以從載犀象聖篋篋而進被甲服弓矢愕而瞻歎者凡十有九鳥獸有鳳鶴鸞鳥龍虎犀象獅子馬牛麋鹿蟠蛇戲貌猿猴大小四十有三然以羅漢為主故號五百羅漢圖世傳吳僧法能之所作也筆畫雖不甚精絕而情韻風趣各有所得其綿密委曲可謂至矣昔戴逵常畫佛像而自隱於帳中人所不敢否輒竊聽而隨改之積數年而就余意法能亦嘗研思若此

然後可成非率然而爲之決也余家既世崇佛氏又嘗覽韓文公畫記愛其善敘事該而不煩縟詳而有軌律讀其文恍然如卽其畫心竊慕焉於是做其遺意取羅漢佛之像而記之顧余文之陋豈能使人讀之如卽其畫哉姑致教之私意云爾元豐二年正月十五日弟子秦某記

雪齋記

雪齋者杭州法惠院言師所居室之東軒也始言師開此軒汲水以爲池累石以爲小山又灑粉於峯巒草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州倅太史蘇公過而愛之以爲事雖類兒嬉而意趣湛妙有可以發人佳興者爲名曰雪齋而去後四年公爲彭城復命郡從事畢君景儒篆其名并作詩以寄之於是雪齋之名浸有聞於時士大夫喜幽尋而樂勝選者過杭而不至則以爲恨焉杭大州也外帶濔江漲海之險內抱湖山竹林之勝其俗工巧羞質朴而尙靡麗且事佛爲最勤故佛之宮室栞布於境中者殆千有餘區其登覽宴遊之地不可勝計然獨不至雪齋則人以爲恨何也蓋公之才豪於天下斥其棄餘以爲詞章字畫者亦皆絕妙一時讀而翫之使人超然有孤舉遠擢之意是齋雖編小無足取稱於人而公所書詩實在其壁士大夫過杭而不能一至其地以寓目焉是豈所謂喜幽尋而樂勝選者哉以爲恨焉宜矣昔李約得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子持歸東洛遂號所寓亭爲蕭齋余謂後之君子將有聞雪齋之風不可得而見者矣豈特爲今日之貴耶言師各法言字無擇泊然蕭洒人也蓋能作雪齋從蘇太史遊則不問可知其爲人元豐三年四月十五日記

龍井記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塘十里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嘗鍊丹於此事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風篁嶺之上實深山亂石中之泉也每歲旱禱雨於他祠不獲則禱於此其禱輒應故相傳以爲有龍

居之然泉者山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靄空闊納光景而涵煙霏菱芙蓉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之山多爲所誘而不克以爲泉浙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一夜澗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風雨怒過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爲所脅而不暇以爲泉惟此地蟠幽而踞阻內無靡曼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脅以虧疏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夫畜之深者發之遠其養也不苟則其施也無窮龍井之德蓋有至於是者則其爲神物之託也亦奚疑哉元豐二年辨才法師元淨自天竺謝講事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中之人有事於錢塘與游客之將至壽聖者皆取道井旁法師乃卽其處爲亭又率其徒以浮屠法環而咒之庶幾有慰夫所謂龍者俄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而其名由此益大聞於時是歲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錢塘訪法師於山中法師策杖送余於風篁嶺之上指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浙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推其緒餘以澤於萬物雖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於此盍爲我記之余曰唯唯

龍井題名記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過杭東還會稽龍井辨才法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已日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遺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閒月明可數毛髮遂乘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履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上激悲鳴殆非人閒境也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辨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閑軒記

建安之北有山巖然與州治相直曰北山山之南有瀟澗之南有橫阜背山而面阜據瀗之北濱有屋數十楹則東海徐君大正燕居之地也其名曰閑軒去軒數十里有田可以給饘粥供絲麻賓饗燕祭之用取具君將歸而老焉而求記於高郵秦觀觀曰土累於進退久矣弁冕端委於廟堂之上者倦而不知歸據葦蒼而佃橫清冷而漁者閉距而不肯試二者皆有累焉君雖少舉進士而便馬善射慷慨有氣略天下奇男子也夫以精悍之姿遇休明之時齒髮未衰足以任事而欲就閑曠處幽隱分猿狖之居廁麋鹿之遊竊為君不取也乃為詞以招之曰山之雲兮油然作水循澗兮號不數雲為雨兮水為瀟澗時不滄兮難驟得念夫君兮武且力矢奔星兮弧挽月夜參半兮投袂起探虎穴兮虜其子破千金兮購奇服撫劍兮氣橫出山之中兮歲將闌木樛枝兮水驚瀟瀟隼擊兮蛟龍蟠熊咆虎嘯兮天為寒四無人兮誰與言膏君車兮秣君馬軒之中兮不可以久閑

芝室記

河南張倪老既以其父宣義君命奉其母彭城君之喪殯于廣陵石塔佛舍遂與其弟曼老冲老廬於殯側數月有芝生干廬中余聞而謁觀焉蓋附土而出者數本其色正赤澤而堅悍若傅髮形余撫而歎曰天下之物固有未易詰其所以然者夫濡雨露而生被霜雪而天下萎而上蔓者草之常性也今芝亦草耳而學士大夫之家則生賢諸侯之國則生明天子之世則生徒之不可時之不能豈所謂未易詰其所以然者歟有浮屠聞而笑之曰是不然天下之物皆吾心也心之本體明白空洞實無一毫可得而有惟其覺真蔽於塵幻由是清激而升者為想濁汚而墮者為情夫情想之於心猶珠鑑之有影像江海之有浪瀕形固具存非其本矣故無窮如虛空有物如天地爰逮日月斗星金石草木之屬凡悅可於吾心意者皆善想之所

變而憎惡於吾耳目者皆惡情之所生也吾聞彭城君承其先夫人之凶五日而以毀死諸子廬於殯側刺血書經哀動道路善想交感室為生芝異於凡草理固然矣其又奚疑若夫善惡畢淑情想究空芝於此時瑞為何物已而歎曰奇哉吾不能以告子矣余未嘗讀佛書固不知所論中否然竊怪其語宏博瓊奇有足觀者明年張氏兄弟服除而歸廣陵士大夫因號其廬曰芝室懼來者之不知也而屬余為記余既論次其事遂追疏浮屠之語而并載之倪老名康道伯以召試中選今為南都教授曼老名節孫前參海陵軍冲老名康道云

祖氏先塋芝記

大夫祖公無賴自西蜀使者得請以崇福祠官燕居于蔡將還朝謂高郵秦觀曰祖氏本幽州之范陽晉將軍瑒實我遠祖其後稍徙深州至道閒始來居蔡今汝陽縣陽安鄉十里岡之源則我先府君之墓也元豐初有芝數十本產于塋中其後歲歲有之迄今不絕夫豈一氣之運偶然感發莫詰其所以然耶抑天時人事之際或有以致之也子其為我記之觀曰草之有芝猶鳥之有鳳獸之有麟從古相傳以為瑞物今乃歲生於先塋之中者殆汝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其非偶然決也何以明之汝南在漢為佳郡陳蕃黃憲二許諸衰之徒實皆郡人俗尚風節輕勢利士不守道則妻妾取之故天下號汝南為名士之區迨唐之世始建彰義節度使屯宿重兵而李希烈吳元濟秦宗權之屬盜有其地王澤不流民吐無知父以弄兵詔子兄以殺人誨弟故天下號淮西為盜賊之藪皇朝受命定都大梁蔡去京師七驛遂為輔郡百餘年閒良二千石相繼出焉蓋唐之舊俗浸微而漢之遺風復起當此之時祖氏一門顯者數人府君之仲弟士衡掌誥披垣從子無擇通籍內閣大夫踐更中外為省名郎作時虜使行且登用諸子森然多有植立其慶未艾也由是言之芝為

汝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豈不信然昔新豐市李與千慮父之墓左有紫芝白芝二本生于廬上柳宗元以為孝治神化陰中其心克致斯事矧今芝出於股肱之郡侍從之家也哉宜得一時文學之士比物屬辭歸美於上度為樂歌薦之郊廟迨配元封齋房之篇觀也何足以與於此姑承大夫之命論次其事以備作者采擇而已府君諱士龍字德驥云元祐八年四月吉日記

羅君生祠堂記

羅君之為江都以誠心為主取言鈞距惠文之事凡民有訟曲直徑決於前不以屬吏誑誤若小過輒誨諭遣去視緜寡孤獨之有失其所者如己致焉黎明視事入夜猶不已或譏其大勞君曰與其委成於吏民有不盡之情孰若勞予之耳目哉居數月政化大行民知其長者不忍欺給之訟者益少君乃出行諸郊所過召其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為罷行之始復大石湖改名元豐廣袤數百步溉田千有餘頃是歲大穰畝收皆倍於是遠近自陳願復陂塘溝渠之利者相屬君一切聽許親至其地與之經始築大隄以卻潮之患疏潦水而注諸江凡水利之興復者五十有五溉田六千頃而桑之以課種者亦八十五萬有奇徙其治於東南爽塏之地為屋數百楹以其贏材新驛墩亭館之在境者又頗出私錢營致藥劑以給疾病之民所痛至不可勝計歲或乾盜有禱羣祠兩賜輒應如響世益謂神其享之歲滿代去其民思之不置乃聚而謀曰我民之德羅君至矣顧無以自效聞古有召伯者善治民民追思之至不忍伐其所憩之棠又有謝公者亦其流也嘗以斯城北築堞後人因各其堞曰召堞今堞實在江都之北境蓋即其地堂畫羅君之像而祠之以慰吾民且曰使羅君之名與召謝共傳而不朽不亦可乎眾曰善於是即召堞之東法華佛寺置生祠焉羅君名適字正之台州寧海人學術有本末通於世務風節凜然國士也嘗再被召見皆以不合罷歸

其立官行己所可書者甚有書在江都者以為生祠記云

勅書擬論記代

元祐二年夏五月詔以臣某知蔡州軍州事三年春盜發陳蔡賴之閒甲而兵者四十餘人皆悍悍善鬪其渠魁頗能拊眾得其死力每劫大姓之家獨取金幣斥其錢粟以予小民小民德之樂為囊橐通行饋食捕盜者以故稀復遇閒過之又輒為所敗俄轉入淮南界光壽都巡御史數戰不勝其子死之奔仙居縣尉朱記吏卒死傷甚衆既而引還陳蔡賴之閒復擾於是有旨合京西南北部使者督捕移將官於京東募弓箭手騎兵於澗州增立賞格得其渠魁者官三班供職錢六十萬餘黨一人錢四十萬是時諸捕盜官相望者十餘屯無晝夜闕不解甲而賊眾詭秘出沒如神終莫能得臣既陰布耳目察其所在又預募將兵以備掩擊會謀知其區處而諸屯皆遠不可遽召於是令權節度推官翟元衡統所募兵夜從閒過去果遇賊於高佐之北斬其渠魁并其妻等六級梟於市元衡又與諸捕盜官圍殘黨於李曲殲其眾遁免者以次皆擒或自相屠殺棄屍於水中獲仙居縣尉朱記前後斬首凡三十四級生得者六人獲鎧甲旗幟仗械二百二十有七是時澗州弓箭手騎兵猶未至奏卻於途諸捕盜官各解去而陳蔡賴之閒安堵矣四年六月蒙恩賜勅書獎諭臣竊惟二聖臨御以來神功聖化鼓動海內陰陽調和蓄害絕息臣於此時幸緣肺腑備位郡守偶因薄效遽賜褒承命震驚榮懼交至敢憑金石具刻明詔傳示無窮又論次其事而并載之元祐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臣向宗回記

遊湯泉記

漳南道人昭慶隱湯泉山之八月集賢孫公謂其游曰漳南去幾時已甚久且聞其所寓富山水盍往訪焉於是余與道人參寥請從之具鞍馬戒徒御翼日出高郵西郭門馳六十里宿神居山之悟空寺

神居高不踰三四引而股趾盤薄甚大旁占數墟俗呼土山或曰昔老姥煉丹於此功成仙去今寺有石藥臼者乃其遺物也又馳四十里宿黃公店從者以雨告止焉又馳六十里次六合館壽聖寺之香積院院有龐眉老僧主之應客淡然若無意於世者與之言心如其貌蓋有道者也又馳七十里次真相院明日漳南來逆相勞苦如平生歡遂與俱行馳二十五里至湯泉館惠濟院則漳南之所寓也景申遂浴於湯泉之墟西惠濟二百步周袤不踰一成有泉五一曰太子湯舊傳梁昭明所遊今廢於野一在居民朱氏家其三則隸于惠濟而惠濟三泉旁皆磐石爲八方斜竅其兩崖一以受虛一以泄滿泉輪其中晨夜不絕其色深碧沸白香氣襲人爬搔委頓之病浴之輒愈羸糧自遠而至者無虛時劉夢得和州記云地有沸井卽此泉也噫泉之爲湯者衆矣彼汝水驪山嘗爲乘輿後宮之所臨幸方其盛時綺疏璇題魚龍飛動眩人目睛勢徂事變鹿豕得而辱焉其僻味不聞於世者又皆蔽於叢薄埋於土塗抱清懷潔歷千百年莫或稍試於用二者皆有恨焉獨是泉出無元滿之累其仁足以及物豈所謂無出而陽無入而藏柴立乎其中中央者數舍三人者旣嘉泉之近於道又貪其有功於塵垢疾病也日不一至再日必至焉率以爲常越三日爲江令聞求仁來求仁余鄉友也遂與俱行東南馳八里至龍洞山下蹇馬而徒步山形斗起象龍曲道尤難登攔進者五里然後至其山椒是日風帶望建業江山踰龍踞虎之狀皆依約而得之自山椒轉而西南盤紆徑復又二里而至龍洞其上巉巖峯岑不可窮竟則大穴也漸下十數丈窅然深黑日光所不及揭炬然後可行腹中空豁可儲粟數萬斛屏以青壁而泉噴其趾蓋以乳石而鼠穴其實仰而視之或突然傲岸而出若有恃者或優尋而卻若有畏者雲擾而爲企鼻口呀而斷齟露其限牙橫避卒愕之變疑生於鬼神雖智者造謀而巧者述之未必能爾也惜乎闕於龕巖窻

絕人迹罕至之地世莫得而窺焉夫豈負天下之奇勝者固不欲售其伎必待夫至誠爲好之士然後與之接耶或曰洞有小蛇青色而赤章早歲禱雨多應云景夕還惠濟惠濟有庵二一在太子泉南百步庵中隱者陳生居之一未構基在院西六十步大丘之原丘勢坡陀前有小澗涓涓而流灌以齊篠閱以雙松每冷風自遠而至泛篠薄激松梢度流水其音嘈然如奏笙籟巽嚮而望自定山轉而西服光暉薄星辰亘二百里迅馳而轟立妬危而恬壯分秀而取奇各挾其伎以效履鳥之下孫公愛其地勝欲寄以老焉因請名曰寄老庵相率作詩以約之明年庵成發二奇石於雙松之下形勢益振於是環山數百里嘗以遊觀名者遷延辭避推寄老焉西庵之成久矣其地迫遽無流水非枯槁自謀之士莫能居之故庵有聞者是庵始基也爲賢士大夫所矚及成遂以眺望浮游之勝甲於一方物之興固自有時也哉湯泉之事旣窮余又獨從參寥西馳七十里入爲江邀求仁謁項羽祠飲擊馬松下憑大江以望三山憩于虛樂亭復還惠濟翌日乃歸蓋有高郵距爲江三百二十五里凡經佛寺四神祠一山水之勝者二得詩二十首賦一篇至於山林雲物之變溪瀨潺湲之音故墟荒落晨汲暝春之狀悠然與耳目謀而適然與心遇者蓋不可勝計於戲茲游之所得可謂富矣明年漳南自湯泉來會于高郵追敘去年登臨之美且歎日月之速感遊之難再也因撰次之以備湯泉故事時與同好者覽之以自擇焉熙寧十年九月記

俞紫芝字序

余昔遊玉筍山周行二十四峯訪蕭子雲故隱道見靈芝焉生平磐石之上回環而有葉秀澤而不根信天下之異草也竊愛久之留不能去俄有童子朱顏紺髮自松陰中距石輒止撫芝歎曰嚶道人無本其亦如是矣余異而問曰適吾子有緒言不敏未知所謂願終其說童子笑曰子求終乎終之久矣以爲未耶沒身無終雖然嘗試爲

汝言其崖略夫德人以有本爲宗道人以無本爲宗天下皆知有物所以失己也不知有己所以失己也而德人知之於是內觀無是外觀無彼無是故能以己爲物無彼故能以物爲己己物不二謂之真一夫是之謂以有本爲宗天下皆知有偽所以喪真也不知有真所以喪真也而道人之於是前際無捨後際無取無捨故不斷一切偽無取故不住一切真真偽兩忘亦無真一夫是之謂以無本爲宗蓋非有本則不能離相而歸空非無本則不能即空而證實有本然後明心無本然後見性夫子識之人間所謂道德者固不出乎此矣雖然有本無本吾豈能識之哉語未既有老人復杖策自松陰中來顧謂童子曰適何所言童子欲語老人引杖擊之童子走松陰忽然不見還視老人亦以亡矣於是余茫然自失私識其言後九年遊京師遇金華居士俞紫芝請余改字因思昔日玉筍童子之言字曰無本復以其說爲序贈焉

曹魏州詩序

號爲州在關陝之間其地不當孔道無稱過使客之勞刺史之宅有水池竹林其樂可以忘老故自唐以來號爲佳郡朝之士大夫樂靜退者多願往焉元和中劉使君作三堂新題二十一章昌黎韓文公爲屬和於是亭臺島渚之勝天下稱之護國曹子方比自尙書郎出守茲郡左丞相汲郡呂公引昌黎故事送之以詩子方至陝右以書抵余曰待罪司勳初無裨補疾病求去丞相不加譴假以一州幸矣又賜詞詩以寵其行幸孰甚焉且其卒章之意欲因某以警來者將摹刻於三堂之上其爲我序之余曰木不能飛空託泰山則于青雲人不能蹈水附樓航則絕大海自唐迄今守魏者多矣而劉使君獨傳於世者非以昌黎文公故耶今得丞相之詩則曹劉二使君皆當傳於不朽知魏之亭臺島渚將益顯於天下朝之卿大夫願往者又加多也余未嘗至魏魏誦丞相之詩已若幅巾杖履從子方於水竹

之間子方守魏之樂爲可知也然士大夫皆謂子方賢者宜同樂於天下不當獨樂於魏子方蓋專精神近藥物亟還天朝以慰士大夫之論毋爲水池竹林之所留也傳曰懷與安實敗名子方其慎之

逆旅集序

余閒居有所聞輒書記之既盈編軸因次爲若干卷題曰逆旅集蓋以其智愚好醜無所不存皆隨至隨往適相遇於一時竟亦不能久其留也或曰吾聞君子言欲純事書欲純理詳於誌常而略於紀異今子所集雖有先王之餘論周孔之遺言而浮屠老子卜醫夢幻神仙鬼物之說猥雜於其間是否莫之分也信誕莫之質也常者不加詳而異者不加略也無適與所謂君子之書言者異乎余笑謂曰鳥棲不擇山林唯其木而已魚游不擇江湖唯其水而已彼計事而處庸物而言竊竊然去彼取此者搢紳先生之事也僕野人也擁腫是師懈怠是習仰不知雅言之可愛俯不知俗論之可卑偶有所聞則隨而記之耳又安知其純與駁耶然觀今世人謂其言是則矍然改容謂其言信則適然以喜而終身未嘗信也則又安知彼之純不爲駁而吾之駁不爲純乎且萬物歷歷同歸一陳衆言喧囂歸于一源吾方與之沈與之浮欲有取舍而不可得何暇是否信誕之擇哉子往矣客去遂以爲序

揚州集序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馮君希孟采諸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內簡編碑板亡缺之餘凡得古律詩洵箴賦合二百二篇勒爲三卷號揚州集云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則三代以前所謂揚州者西北劇淮南距海江湖之閒盡其地自漢以來既置刺史於是稱揚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所治而已蓋西漢刺史無常治東漢治歷

陽或徙壽春又徙曲阿魏亦治壽春或徙合肥吳治建業西晉後魏後周皆因魏東晉宋齊梁陳皆因吳惟宋嘗以建業爲王畿而東揚州爲揚州東揚州者會稽也隋以後皆治廣陵蓋是言之凡稱揚州者東漢指歷陽或壽春或曲阿中原自魏至周指壽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陳指建業或會稽隋唐五代乃指廣陵廣陵在二漢時嘗爲吳國江都國廣陵郡宋爲南兗州北齊爲東廣州後周爲吳州唐初亦爲邗州其爲揚州自隋始也繇是言之凡稱吳國江都廣陵南兗東廣吳州邗州者皆今之揚州也此集之作自魏文帝詩已下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實今之廣陵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當時爲揚州者皆不復取至楊子雲箴本約禹貢爲辭則廣陵自在其中固不得不不錄也既成公又屬某推表廢興遷徙之跡而究其端使夫覽之者有攷焉

會稽唱和詩序

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廣平程公守越之二年南陽趙公自杭以太子少保致仕道越以歸南陽公與廣平公其登進士第也爲同年其守浙東西也爲鄰國又皆喜登臨樂吟賦故其雅好觀遊從中爲厚而山川覽矚之美酬獻之娛一皆寓之於詩舊所唱和多矣集賢林公既爲之序而道于越也復得二十有二篇東南衣冠爭誦傳之號爲盛事以後見爲恥或曰昔之業詩者必奇探遠取然後得名於時今二公之詩平夷渾厚不事才巧而爲世貴重如此何邪竊嘗以爲激者辭溢夸者辭淫事謬則語難理誣則氣索人之情也二公內無所激外無所夸其事核其理富故語與氣俱足不待繁於刻劃之功而固已過人遠矣鮑照曰謝康樂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蓋如其言也某既獲觀威德之事爲幸因手寫二十二篇之詩以遺越人使鑣諸石又述其所以然者發其端云

懷樂安蔣公唱和詩序

會稽之爲鎮舊矣豈惟山川形勢之威實控扼於東南哉其勝遊珍觀相望乎楓栒竹箭之上枕帶乎藻荇芙蓉之濱可以從事雲月優游而忘年者殆亦非他州所及而臥龍山鑑湖尤爲一郡佳處蓋府第之所占城堞樓雉之所憑非若窮崖絕壑遊鹿豕而家魚龍不可與民同樂者也前太守二御樂安蔣公嘗以山富草木樵蘇所采爲令於公府止之湖地沃衍田爲豪奪爲表於朝廷復之又廢山西淫祠分湖之別派覆以締構爲流觴曲水以追永和故事於是湖山自然之觀始深密空明不復爲人力所敗聞山水閒棹歌之詩至今稱焉熙寧十年廣平程公以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來領州事覽其遺迹而歎曰此前賢所以遺後來也使予無一日之雅德當奉以周旋況嘗被其知過乎乃述樂安之志手植松千餘章於臥龍山之上狂枝惡蔓斬雜以時秀甲珍芽無得輒取每春秋佳日開池鑿具舟楫與民共遊而樂之復爲詩以記其事元老名儒屬而和者凡六人而樂安之從子金部預焉公素以詩名天下其所述作必有深屬遠寄不獨事章句而已翟公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特樂安之沒幾二十年而公想像風流眷眷不忘如此然則是詩之作也豈特與山水俱傳而不朽哉聞其風者可以興起矣

送錢秀才序

去年夏余始與錢節過於京師一見握手相狎侮不顧忌諱如平生故人余所泊第節數晨輒一來就語笑終日去或遂與俱出遨遊飲食而歸或闕然不見至數浹日莫卜所詣大衢支徑卒相親逢輒媪罵索酒不肯已因登樓縱飲狂醉各馳驅去亦不相辭謝異日復然率以爲常至秋余先浮汴絕淮以歸後踰月而節亦出都矣於是復會於高郵高郵余鄉也而邑令適節之僚婿爲留數十日余既以所學迂闊不售於世鄉人多笑之恥與遊而余亦不願見也因閉門卻掃日以文史自娛其不忍遽絕而時過之者惟道人參寥東海徐子

思兄弟數人而已節聞而心慕之數人者來節每偕焉循陌巷款小扉叱奴使通即自提帶坐南軒下余出見之相與論詩書講字畫茗飲弈碁或至夜艾而絕口未嘗一言及曩時事也於是余始奇節能同余弛張而節亦浸知余非脂韋汨沒之人矣客聞而笑之曰子二人者昔日浩歌劇飲白眼視禮法士一燕費十餘萬錢何縱也今者室居而與出非澹泊之事不治掩抑若處子又何拘也罔兩問景曰曩子坐今子起曩子行今子止何其無特操歟子二人之謂矣余對曰吾二人者信景也宜乎子之問也嘗為若語其凡夫思慮可以求索視聽可以聞見而操履可以殆及者皆物也飲酒之娛文字之樂等物而已矣顧何足以殊觀哉漁父有云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夫清濁因水而不在物拘縱因時而不在己余病弗能久矣不意偶似之也而復何苦竊竊焉隨余而陰之哉客無以應一日節曰我補官嘉禾今期至當行矣曷有詩以為送乎比懶賦詩又重逆其意因敘遊從本末之迹并以解嘲之詞贈焉節吳越文穆王之苗裔翰林之孫起居之子個儻好事有父祖風云

王定國注論語序

元豐二年眉陽蘇公用御史言文涉謗訕屬吏獄具天子薄其罪責為黃州團練副使於是梁國張公洙水司馬公等二十六人素厚善眉陽得其文不以告皆罰金而太原王定國獨謫監濱州鹽稅定國相家子少知名一朝坐交遊斥海上人皆意其日飲無何不復以筆硯為職矣而定國至濱益自刻勵晨起入局視鹽稅之事唯謹退則窮經著書或賦詩自娛非疾病屢躬輒不廢七年罷還詣東上閣門奏書曰臣無狀幸緣先人之故獲齒仕版不能慎事陷于罪戾念無以自贖因因職事之暇妄以所見注成論語十卷未敢以進唯陛下裁哀之明日詔御藥院取其書去未報而神宗棄天下嗚呼自熙寧

初王氏父子以經術得幸下其說於太學凡置博士試諸生皆以新書從事不合者黜罷之而諸儒之論廢矣定國於時處放逐之中蠻夷瘴蕩之地乃能自信不感論著成一家之言至天子聞之取其書非其氣過人何以及此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於斯言益信子比多事未獲請觀其書而定國迺以副本來屬子為序顧子文之陋豈能發定國之所蘊乎姑援其大概使夫覽之者知定國著書之時為如此又知神宗崇經術亦非主於一家而已

集瑞圖序

讀字俱當作寶詳致謹

熙寧九年燕國邵舜文與諸弟持其先君之喪於宜興數月有雙瓜生于後圃後二年又生紫芝三雙桃雙蓮一凡六物於是鄉之者老聞而歎曰邵氏其興乎何其瑞之多也舜文因集六物者而圖之號集瑞圖云余謂萬物皆天地之委和而瑞物者又至和之所委也至和之氣磅礴氤氳而已則必發見於天地之間其精者蓋已為威德為尊行為豪傑之材其浮沈而上下者則又為景星卿雲甘露時雨醴泉芝草連理之木同穎之禾而樓翔遊息乎其中者則又為鳳凰麒麟神馬靈龜之屬睇乎光景色象之異也謁乎華實臭味之殊也卓乎形聲文章之無與及也於是世指以為瑞焉繇是言之世之所謂瑞者乃威德尊行魁奇之才所鍾和氣之餘者耶邵氏之祖考既以潛德隱行見推鄉閭至舜文彥瞻瑞仁又以文學取科第弟兄相繼有聞於時而諸子森然皆列於英俊之域則是至和之氣鍾於其家久矣宜其餘者發為草木之瑞也昔楊寶得王母使者白環四枚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凡四世為三公以往推今即邵氏六物之瑞豈徒生而已夫蓋有應之者矣

送馮梓州序

上即位之明年有詔侍從之官各舉部使者二人故龍圖閣直學士

滕公與二三耆老皆以馮侯叔明應詔即日除陝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觀嘗問於滕公曰馮侯何如人公曰有守君子也觀曰何以知之公曰昔高平范公之帥環慶也環將种古以寧守史籍變其熟羌獄上書訟寃且言高平公不法者七事朝廷疑之卽寧州置獄而馮侯以御史推直實奉詔往訊是時高平公坐言事去執政有惡之者欲中以危法久矣此獄之起人皆爲懼及馮侯召對神宗曰帥臣不法萬一有之恐誤邊事然范純仁爲時名卿宜審治所以遣吏者政恐有差誤耳卽賜緋衣銀魚馮侯拜賜出執政謂曰上怒慶帥甚君其慎之馮侯曰上意亦無他因誦所聞德音執政不悅及考按連逮熟羌之獄實不可變而古所言高平公七事皆無狀附置以聞執政殊失望會史籍有異詞詔遣韓晉卿覆治執政因言范純仁事亦恐治未竟願令晉卿盡覆神宗曰范純仁事已明白勿復治也獄具如馮侯章於是籍古皆得罪而高平公獨免執政大不快未幾高平公復爲鄴帥所奏論守信陽而馮侯失用事者意亦竟罷去繇是言之非有守君子而何觀曰如公所云殆古之遺直也豈特良部使者而已哉後六年馮侯自尙書郎出守梓潼加集賢校理實始相識質其事信然嗚呼古語有之人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信斯言也方高平公被誣上有明天子之無私下有良使者之不撓可以免矣而二三子表裏爲姦始終巧請至於抵罪而後已可不謂人能勝天乎然當時所謂用事之臣與諸附麗之者今日屈指數之幾人爲能無恙而高平公方以故相之重保釐西洛馮侯亦通籍儒館持節鄴郡其福祿壽考功業未艾也可不謂天定亦能勝人乎馮侯將行同舍之士二十有八人餞飲于慈孝佛寺又將屬賦詩而觀以拙陋所欲言者不能盡之於詩乃以舊聞并以嘗所感歎者爲序贈之

宋 高 郵 秦 觀 少 游 著

詩

幽眠

幽眠起常晚冬晷復不長中間數十刻倏如驚燕翔晨餐粗云畢申
鼓鳴相望忽忽竟何就念之動中腸天地一逆旅死生猶轉商暫來
旋云去遲速乃所常較計亦何補徒然非慨慷不如聽兩行一概付
酒觴北風吹老槐白日轉紙窗布衾一覺睡身世成渺茫宿莽冬不
衰蘭茝幽更芳無庸傷局促速此鬢髮霜

越王

越王念吳役寢與常不安有臣曰種蠹實與同難艱終酬會稽取列
國不敢干智者見未兆愚夫暗前觀范公拂衣去扁舟五湖閒清輝
照四海秋月耿雲端種也竟不悟處之若無難屬鏤一朝至身與名
俱殘免走獵狗悲鳥盡良弓閒自古身不退多為世所歎

隕星石

蕭然古丘上有石傳隕星胡為晉漢閒墜地成此精雖有堅白委塊
然誰汝靈犬眠牛礪角終日蒙羶腥昔同列者到今司賞刑森然
事芒角次第羅空青俛仰一氣中萬化無常經安知風雲會不復歸
青冥

山陽阻淺

一日行一尺十日行一丈豈不歎淹留所幸無波浪悲風動深夜原
野眇森爽青天行蟾蜍枯木轉翹翹此時蓬茅下去心劇於瘵葉置
勿復論通塞如反掌

次韻參寥辛老

迅風薄高林萬象號虎豹紛披與棘爾復鼓狂鬧我垣既已燬我
棟又以構豈無一木支權力難與較黎明忽自龍晴日射魚罩死水

失狂瀾衰木回故貌勞生真夢事往趨如睡覺炊黍烹黃鶉吾其理
歸棹

送洪景之循州參軍

寒梅不自重飄花桃李先矯枉有佳菊最後衆芳妍各因一時美難
以相嗤憐物理固若是士林亦宜然夫子南國後聲歎推妙年數奇
晚方偶參軍古龍川龍川雖云遠風物號清鮮羅浮不相下顏頰
荒天雲疊二三子聊足奉周旋行矣試老孝歸歟遠翔

茶

茶實嘉木英其香乃天育芳不愧杜蘅清堪揜椒菊上客集堂葵圓
月探盞盞玉鼎注漫流金碾響文竹侵尋發美啜旖旎生乳粟經時
不銷歇衣袂帶紛郁幸蒙巾笥藏苦厭龍蘭續願君斥異類使我全
芬馥

茶白

幽人耽茗飲剗木事擣撞巧制合白形雅音侔祝虛室困亭午松
明然北窗呼奴碎圓月搔首聞錚鏦茶仙報君得睡魔資爾降所宜
玉兔搗不必力士扛願借黃金碾自比白玉缸彼美制作妙俗物難
與雙

石魚

佛宮琢琳瑯懸魚警聾聰緩扣集方袍急拊趨百工雖無筍虛器自
協徵與宮聲然當人心逸有炎氏風山泉自疏數瓊玉相玲瓏朝昏
聞鐘鼓清響傳無窮惟有寶陀山於音獲圓通一聞如得解石鰲亦
投弓

劉公幹

鄴中多賢豪公幹氣飄逸弱歲頗徊徨飄零低金室君王事遊宴下
馬列琴瑟豪吹挾哀彈娛歡非一日當年侍廣酬珠玉在揮筆五字
一何工妙絕冠儔匹所得雖經寄未得偏人失

贈醫者鄒放

百工皆聖作惟醫有書傳緒餘起人死妙處實通天鄒子本淮海弱齡加討研岐扁逢卷中遂知百病先往歲遊京室公侯紛薦延國工不敢妒遺兒求執鞭晚棄本州役青衫鬢蕭然臨衢開大肆旁午送金錢嗣子頗不凡文場早周旋行期拾青紫善積神所憐

贈張潛道

張生何為者落魄不自拘獨攜三尺琴笑別妻與琴一來泊吾里忽已月再虛朝遊故人館暮止佛子廬雖無食藜餘所樂常晏如我欲有所進生聞勿煩紆君子閑有道不專塊然居無道祗深適於戲亦已愚願生脫塵鞅從我滄海隅

荷花

方塘收雨脚踏日半遙岑芙蓉淨娟媚麗服撫翠袂無言意自遠欲渡秋水深緬懷平生人對此詎可尋弄芳惜晚晚酒至誰與對天涯有歸雲聊寄相思心

心開復清賞芙蓉一何綺美人豔新妝斂袂照秋水端如蕩子妻願自負家子黃金選燕趙搖搖對江江薄暮風雨來獨立淚如洗望君君詎知傾宮定誰似

酬會逢原參寥上人見寄山陽作

倦客嘗老秋忽忽少佳意孰云塵滓地劉阮肯俱至一披清骨毛再見失身世有如執盛熱僚月濯涼吹又如觀巨擘卻覘蕭蕭細十辰同遨遊不覺日車逝嗟予逃空虛終日面林巖聞人足音喜況乃道所契方念衣袖分明月忽我昇眷言何以酬白髮同所詰

吳興道中

艮勉華門下十年守一方胡為御舟者挽我置此傍青山不肯盡流水故意長雖云道理遠瓦樽有酒漿

無題

君子有常度所遭能自如不與死生變豈為憂患渝西伯因演易馬遷罪成書性剛趣和樂淺淺非丈夫世事如浮雲飄忽不相待欬然化蒼狗俄頃成車蓋達觀聽兩行昧者乃多態舍旃勿重陳百年等銷壞

喜雨得城字

陰陽有常職代卸不可并一氣或錯繆愆伏相寇兵惟時四月交南國厭久晴風師挾帝令呼號肆徂征雲師長推逐蓄意不敢爭兩師曠厥官所苟朝夕生黃塵暗如霧掩彼日月明帝眷一夕回旱譏沮莫行番然膏澤夜半來兩聲黎明縱返眺溝澮各已盈青秧散廣畝白水涵孤城耕夫欣有託水為飛且鳴乃知化工妙悠然信難各行矣耘我穡歲終坵坵京

東城被盜得世字

野人無機心觸事少防衛所至輒酣寢屢墮穿窬計孤亭夜深墨風死兩初聲有盜穴壁來攫取速矣袂微思不敵怒弱力鼓虛銳起搏且復呼可否難量勢誰云同室鬪凶文莫相繼兩奴眠睡旁矯首但睥睨棄之倚柱休盜亦從此逝慚無牛缺賢幸脫燕人斃亡三豎須求失馬不必浣黎明成感歎事往若異世買賈號深藏無閱稱善閉君子勿我誇得喪無際

夢伯收文公案似有謠說又案釋道潛分家子

昨夜夢故人心顏少歡趣自嗟棄有司卻言歸山路君王下明詔羣英奮爭赴焦鵬共揮翻跋覽亦騁步擾擾天地閒飛鳥不知數何意獨蕭條命與時相忤空復蔽馬牛不為匠人顧昔為土中花行待東風願今為簷下草遠矣澹秋露老母鬢成絲寒妻被無絮歲莫多嚴風絳綵將焉度覺來不復見撫枕淚如注安得萬頃陂活此舟中鮒

秋夜病起懷端叔作詩寄之

寢瘵當老秋入夜庭軒空天光脆如洗月色清無縫風颯戾戾輕露

氣霏霏重簷花伴徐步籠燭窺孤諷緬惟情所親佳辰誰與共夫子
淮海英材大難爲用秉心既絕俗發語自驚衆塵尾扣球琳筆端攢
螭螭雄深迫楊馬妙麗該沈宋浮沈任朝野魚鳥仰鯢鳳與時真楚
越於我實伯仲爾來居邑鄰頗便書札貢上憑鴻雁傳下託鯉魚送
二物或愆時已辱移文訟人生無根柢泛若凌波蕩昧者復汲汲晨
暝趨一閨陰持含沙毒射影期必中自置嫫母容對客施錦幪溘然
一朝逝萬事俱成夢形骸雖汝辭利勢猶君動思之可太息傷之爲
長慟所以古達人脫身事高縱我生尤不敏匈腹常空洞疆顏入規
模垂耳受羈繫行謀買竿棧名理就折衷但恐狂接輿煩君更朝弄

送孫誠之尉北海

吾鄉如覆孟地據揚楚脊環以萬頃湖黏天四無壁壘蛟戲神珠正
晝飛霹靂草木無異委靈氣殊鬱積所以生羣材各抱荆山璧小爲
百夫防大爲萬人敵夫子少邁倫暗鳴阻金石奏賦明光宮玉座瞻
咫尺翻身墮雲霄十載追窮屣焚舟更一戰得尉滄海北五月乘晝
船簾鼓事遠適天橫齊山青雨帶楚水黑勿云晚方仕四十乃古昔
勿云各位卑九萬自此擊幽求尉朝邑鬢髮森已白元振尉通泉律
令非所即一朝會風雲顧眄立四極行矣壯舊圖勉爾

抱甕

揜揜抱甕人沁乎治其內仲尼爲所輕子貢無以對舍器欲還橫爲
量固已隘苟得渾沌真寧差事機械

讀列子

咄咄兩小兒多言空爾爲後之日無定不覺心有期尺捶探者溘但
令傍者嗤誰謂不能決孔某乃真知

和顯之長老

禪子觀因緣十髮無復餘誰人治經繪文夜猶未除冷風奏哀松寒
月挂碧虛此意了不喻悲哉同驛如

清夜

子夜天無雲掃星耿耿碧茫茫行役者對此焉不息胡爲蝸角端相
與競尋尺勸君歸去來飛空爲無跡

南池

汎汎池中鳧上下與水俱不與水爭力所以全其軀遇物貴含垢修
身戒明污胡能若雲月浪自驚羣鷺

和王定國

崢嶸歲月但物色莽於巨歡言公子至坐失百憂集宵箔蕙煙橫寒
炮玉脂泣勉旃決南園荷華行滿臨

秋興

擬韓退之

逍遙北窗下百事遠客慮無端葉閒蟬催促時節去愁起如亂絲縈
纏不知緒日月豈得已還復役朝暮人生均有得悲歎我不悟春秋
自天時感憤亦真趣

擬孟郊

曉風有暴信暮蟬無好聲曉風與暮蟬自與時節爭獨客辭故鄉推
車謁梁城梁城道迢遞區區役吾生不如歸舊山藜藿安性情

擬韋應物

坐投林下石秋聲出疎林林閒鳥驚棲豈獨傷客心物亦有代謝此
理共古今鄰父縮新醅林下邀同遊癡兒踏吳歌姪蛇足謔音日落
相攜手涼風快虛襟

宿金山

山南山北江水流半空金碧隨雲浮我來仍值風日好十月未寒如
晚秋山僧引客尋蒼翠歷盡參差到平地萬里風來拂骨清卻憶人
閒如夢寐夜深無風月入扉相對老人如槁枝流水與天爭入海共
笑此心誰得知下山卻向中冷望翻憶當時在屏障老母思兒且欲

歸回首雲峯已天上

別賈耘老

若有人兮雪之濱服火齊冠切雲有才不爲世所揜盡入詩句爲奇新志歸繁弱不浪陳發必中的疑有神目關飛鳥尋蒼鱗俛仰自娛志賤貧駭我與君素參辰敦爲一見同天倫共指飛光易沈淪莫若痛飲還我真況有內子賢文君終日叫呼不怒頃酒酣往往出前珍瓦甌竹筴羞青芹左列文史右紅裙樽前不覺徂清晨念我行當西適秦鞏舟來別非所欣欲託豪素通殷勤匠巧曠難揮斤人生百齡同臂伸斷梗流萍暫相親行行飲酒且勿云丈夫萬里猶比鄰

李端叔見寄次韻

君文豪膽無與儔使我吟諷忘離憂浩如沅湘起陽侯翻星轉日吞數州華章藻句鏡風力頃刻朱紅迷吟域一斑縱復爲管窺萬派終難以蠹測區區文墨倦高情解鞍還游恍惚庭半槽新水大尺量臥視雲物行空青伊我籃輿抵京縣滯暑黃埃負初願君家只在御城東彌月不能三兩見求仙未若醉中真蟻鬪蛾飛愁殺人清都夢斷理歸棹回首一樹瓊枝新歸來草木春風換世事蝟毛那可算幸謝故人頻寄書莫笑元郎自呼慢

贈陳令舉妙奴

西湖水滑多嬌嬌妙奴十二正芬芳肌膚雪白髮脚長含語未發先有香溪上夜燕侍簪裳皎如華月墮滄浪音聲入雲能斷腸不許北客辭酒漿主人藹藹邦之良少年射策謁未央後詞偉氣森開張玉杓賁斗生怒芒天欲文采老更昌故使斂翮窺羣翔五十僅補尙書郎浩歌騎牛倚徜徉東風戲兩花草狂二溪泱泱青黛光妙奴勿倦侑羽觴主人正欲游醉鄉

自警

古人去後音容寂何處茫茫尋舊迹君看草徧北邙山路猶來丘

壘積那堪此地日黃昏長途萬里傷行客只知恩愛動傷情豈悟區區頭已白莫嫌天地少含弘自是人心多褊窄爭名競利走如狂復被利名生怨隙食聲戀色鎮如癡終被聲色迷阡陌休言七十古稀有最苦如今難半百聞道蓬宮仙子閑紅塵不染無瑕謫日月遲遲異短明三峯秀麗皆仙格文蘿覆石蔓黃花芝草瓊玕何幾尺桃源長占四時春漾漾華池真水碧乘槎擬欲扣金局巨浪洪波依舊隔歸來芳舍與誰儔老鶴松閒三四隻啜天聲動彩雲飛對我時時振長翻驂鸞未遇且悠悠盡日琴書還自適紛華任使投吾前爭奈此心終匪石拜命懷金誰謂榮低頭未免拾言責從茲俗態兩相忘笑指青山歸路僻同人有志覓長生運氣休權徒有益須知下手向無爲莫學迷徒賴針灸

陪李公擇觀金地佛牙

薄伽梵相含空虛化人分段同瓊瑣爾來示滅二千歲真骨萬里傳中區錢塘有尼號法照得自禁掖藏金鋪欲因此勝高構閣假設象似開羣愚偶從好事至雪上持出瞻玩相歡娛寶牙寶色玉不如上有無數光明珠莊嚴一一出御帑婉孌繡袋榮碑礫是時寶客盡上土回向已登干地初殷勤稱讚出軟語坐人顧眄驚俗汚因悲人生信如夢浪逐聲勢霜鬢鬢一源清淨誰復無任入諸趣更崎嶇願因今日詣真際古松白日常蕭疎乃知金仙妙難測餘潤普及霑凡枯况復老尼亦才辯朱碧瓊瓦非難圖行看嶮嶮倚青嶂翁媪頌說傾三吳

雪浪石

漢庭卿士如雲屯結綬彈冠朝至簪登高履危足在外神色不變惟伯昏金華掉頭不肯住乞身欲老江南村天恩許兼兩學士將兵百萬守北門居士疆名曰天元窟嶽山水勢心魂高齋引泉注奇石迅若飛浪來雲根朔南修好八十載兵法雖妙何足論夜闌番漢人馬

靜想見雉堞低金盆報罷五更人吏散坐調一氣白元存

和蔡天啓贈文潛之什

蔡侯飽學困千釜濯足清江起南土劇談頗似燕客豪快奪范雎如墜兩東城橋梓未足論柏直何爲口方乳蔡侯山中伴香火三年不厭長蔬苦平生瑰璋有誰同要得張侯三日語晝閑那自運雙忙時清不用聞難舞桓榮歡喜見車馬書冊辛勳立門戶要當食肉似班超狂虎何嘗窺案俎

秋興

擬李白

芙蓉露濃紅墨枝幽禽感秋花畔啼玉人一去未回馬梁邊燕子三見歸江頭白蘋老波底尺書不來空相望斜吹疎雨濕秋江霜風暗引芙蓉香石上菖蒲三尺長綠頭鴨兒棲葦草採蓮女郎笑花老木蘭船上動江水不覺驚鷺帶波起

擬玉川子

南州有病客起臥北窗下玉兔銜花照清夜故人別來京洛遊不寄一行三改秋秋色變冷客裘薄漸覺衣袂寒颺颺作詩欲寄君未語先有愁不如呼童起危坐北窗下一杯寬我千日憂眼前俗事何擾擾此夕盡向杯中休何必懷黃金印兮爲通侯

擬李賀

魚鱗盤空排嫩碧露桂梢寒挂團壁白蘋風起吹北窗尺鯉沈波斷消息燕子將雛欲歸去沈郎病骨驚遲暮濃愁茫茫寄何處萬里江南芳草路

次韻孔彥常舍人曝書

上帝圖書府傳觀詔特容嘉賓蒼佩玉威靈紫碗峯散映牙籤亂開函錦襲重君莫如可請願備北堂供

次韻安州晚行寄傅師

淮海後集 卷上

投暮安州北蒼煙亂眼昏茅茨人外路砧杵月邊村野水飛雲薄空林噪雀繁幾人堪此樂逢客莫輕論

題五柳亭

結構依流水新題五柳亭登臨有遺味攀折不勝情隔岸聞聞鼓遠軒舟舫橫闌

悼王子開

我昔官房子長懷忠穆賢里無行馬第山有臥牛阡當代三公後惟君五福全桐棺遠歸附追善幾潸然

卓爾金闈彥頎然玉筍班周旋二友益零落十年閒豈聽靈輿動悠揚素旆還暮年還抱愛應復辨追攀

蕭散竹林風平生約略同官班猶叔夜年輩晉安豐民詠濡須政朝推胸忽功九原無復作埋玉恨何窮

南浦維舟訪東堂抵榻眠後期猶指日輕別遂終天墨妙今初貴詩名久已傳清風如未墜諸子更翩翩

已矣知無憾賢愚共此途白駒馳白日黃髮掩黃墟和氏終歸趙干將不葬吳琴河如可彊猶擬更生芻案老學庵筆記以爲實蹟作

次韻辛老

妙齡隨計日紺髮度關年較藝先豪俊飛聲動眇綿祕書窺甲乙密室詣溫宣已叶半千運仍親尺五天御香春晚炷宮蠟夜深然漢殿螭頭筆蛟巖暮下連孔鸞人共貴蘭蕙世皆憐附尾方睨若提刀獨善然早囊封細札青簡續遺編壁府深難造龍煤萬莫先大農參奏計宗伯與興賢玉鉉行真即金甌忽復傳兩輪若上駕百丈剡中牽

在苒馮唐老掩回買傳還星霜俄九換金竹遽三遷鼓吹吳雲外旌旛楚水壩經綸殊未倦憂患復相連惡草空搖毒蠹蝸謾污泥松筠終不易雨露竟無偏憔悴千株橘荒涼二頃田幾書借船帖屢廣絕

交篇禪譽推龐蘊親評主閔齋懶因閒處極樂向靜中全歲月黃塵

裏鶯花白髮前冰臺清照底玉海浩無邊身世尤飛隼功名妙蛺蝶
蕉心難固待栳葉謾勞銷佇續清都夢還隨濁世緣泉虬海已久風
翻去應便預想朝元處簪裾立萬仙

送陳太初道錄

先生簪紱後世系本綿瓜駐馬生枯骨回車濟病蛇帶雲眠酒市和
月醉漁家落日千山路西風一枕霞幾年流俗笑一旦五侯誇甚惜
春深鬪琴憎雨後蛙背因書字曲髮為注經華地轉東淮水天回北
斗車新宮黃道近舊隱白雲退顧我身多累逢君意謾誇空提方士
劍未上客星槎何日同歸去重飛九轉砂

贈蘇子瞻

歎息蘇子瞻聲名絕後先衣冠傳盛事兄弟固多賢感慨詩三百流
離路八千直心羞媚竈忠力欲回天縲繼終非罪江湖祇自憐饑寒
常併日疾病更連年明主無終棄西州稍內遷奏言深意苦感涕內
人傳前席須宣室非熊起渭川君臣悅相遇願上角招篇

觀寶林塔張燈次胡瓊韻

飛來峯上塔然蜜奉慈觀互照三山冢分輝七寶欄勢擊金界迴影
蘸玉盞寒次第邊烽舉高低祭燭攢虹旌排陣堞火繳御靈官魏乘
珠千顆隋帆錦萬端華敷連藏海光集匝宮壇罔罔建青吳煇煇逼
翠巒月御秋杵思星將夜瀟翰繼藥鈞天奏尤知屬和難

還自湯泉十四韻

歲晚倦城郭聯驂度巖岫天黃雲脚亂村黑鳥翎訛潑水侵生路晴
天落漫坡澄江練不卷温井鑿新磨漁火分星遠沙鷗散點多蘋祠
題玉筋龍窟受金波瓊琬存吳事兒童記楚歌孤龜瘦居士雙塔老
頭陀飛鼠鳴深穴胡蜂結巧窠晚參圓白足昏梵禮青螺雲馭沈荒
發仙春沒淺莎杖藜從莫逆談笑入無何慘澹日連霧蕭颯風轉阿
華清俄夢斷回首失煙蘿

淮南郊慶成詩并表

右臣伏觀皇帝陛下肇修典禮冬日之至親有事於南郊仍復祖宗
故事以皇天地祇合祭前期之日陰雲蔽空將祀之夕月躡畢宿詩
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於法當雨而是夜開霽特甚晏温星月昭明
禮畢之明日雨雪乃作朝市郊野相告欣然頌敷之聲形于中外非
二聖有作上當天心神祇顧享何以逮此臣雖疎賤通籍祕省預見
熙事不勝大馬區區之情輒將與人之頌撰成郊禮慶成五言二十
韻詩一首隨狀上進干冒宸嚴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於赫龍飛後中區八月秋合嚴天地祀遠繼祖宗休熙事將興舉彝
章預譚諒紛然曲臺議斷自太任謀宗伯方承命元龜遂告猷二錢
封內裕五瑞輯諸侯路寢前齋玉清宮復射牛長迎南至日圓即自
然丘扈蹕三千劍干霄十二樓鉤陳嚴殿御座太一奉宸遊好雨虛聞
學生陽不待鄒浮雲依斗散華月亘天流宵被黃袍宿霜空曲蓋收
堪與同顧梁河嶽盡懷柔麾日初鳴仗旂風不滿旒回鑾龍入馭傳
詔鶴為郵崇慶天難老華胥聖不憂衣冠千玉簡宇宙一金甌可但
豐年屢當知世德永慚無班馬手作頌配商周

送佛印

打包初舍蔚頭藍江月松風處處參他日惠林為上首幾年彌勒作
同龕真珠撒帳開新座飛鳥銜花繞舊庵雲散虎溪蓮社友獨依香
火思何堪

次韻公闢會流錫亭

偷引湖光一派飛詠鷗還卻似當時吳歌送酒隨流急越豔浮花轉
曲遲山廟早因前守徹冰盤元是故工遺年年裡飲今非昔不到蘭
亭到北池

次韻公闢會蓬萊閣

林聲城域動秋風共躡丹梯上臥龍路隔西陵三兩水門臨南鎮一

千峯湖吞碧落詩爭發塔湧青冥畫幾重非是登高能賦客可憐猿鶴自相容

送羅正之兩浙提刑

豈爲鱸魚憶故丘東南昏墊賴良謀一封暮別雲間閣三組秋歸海上州子政暫爲都水使千秋終作富民侯贈君一語君應笑競注江河本不流

辨才法師嘗以詩見寄繼聞不寂追次其韻

遙聞隻履去儵然詩翰纔收數月前江海盡頭人滅度亂山深處塔孤圓憶登夜閣天連鴈同看秋崖月破煙尚有衆生未成佛肯超欲界入諸禪

次韻公關州宅月夜偶成

新秋過兩月如霜緩足蓬萊徹上方翠木玲瓏藏寶界白煙濃淡鎖華堂書名越豔誰興發角動單于自感傷山似臥龍天似水卻疑身在海中央

線繞千重雨後涼月含秋色上東方風催絡緯歸金井月轉檀欒陰畫堂游目騁懷佳興發感時撫事壯心傷歸來枕單清無夢臥看明星到未央

次韻公關卽席見寄

與君鄰並共煙霞乘興時時過我家更漏一新聞曉角門闌數級看秋花湖山對值全如買風月相期不用賒賴有醉毫吟更苦他年分作句圖詩

次韻公關將受代書蓬萊閣

城連湖岸水爲關日暮漁樵自往還龜負寶林新佛地龍蟠使宅老仙山平生仕宦今何得終日登臨獨未閑歲滿徘徊難遽別就中瀟灑異人閒

次韻公關聞角有感

淮海後集 卷上

一聽胡笳動越吟聲潛地底氣逾深千宮月色單于曲萬里大光親關心秉燭何人猶把盞挑燈有女正穿針早寒時節黃昏後更逐西風應遠砧

寄公關

憶昔都門手一攜春禽初向苧蘿啼夢回金殿風光別吟到銀河月影低無急錦腰迎十八酒醒玉盞照東西何時得遂扁舟去邂逅從君訪剡溪

呈公關

東歸行路歎賢哉碧落新除龍上才白傅林塘隨畫去吳山花鳥入詩來唱酬自有微之在談笑應容逸少陪除此兩翁相見外不知三徑爲誰開

奉和莘老

童子何知幸最深久班籍混奉登臨挾經屢造芝蘭室揮麈常聆金玉音黃卷香焚春晚晚絳紗人散夜蕭森明朝只恐絲綸下回首青雲萬里心

秋興

擬杜子美

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閒人悲風有意催林葉落日無情下水濱車馬憧憧諸道路市朝衮衮共埃塵貧錢稚子啼紅頰不信山翁篋笥貧

擬杜牧之

鼓鼙夜戰北窗風霜葉鋪階疊亂紅一段新愁驚枕上幾聲悲鴈落雲中眼前時節看駝馬目下生涯寄斷蓬弟別來勞夢寐香無消息過江東

擬白樂天

不因霜葉辭林去的當山翁未覺秋北里酒錢煩屢索南州詩價懶

頻酬欲歌金縷羞紅粉擬插黃花避白頭底事登臨好時節等閑收
拾許多愁

中秋口號元注并引一云
雲山閣白話

伏以四難并得既為樽俎之佳期五福具膺實號搢紳之盛事矧中
秋之屆候宜公燕之交歡恭惟判府大賁身遇聖神家傳將相時應
半千之運論歸尺五之天姓各久在於金甌方面暫分於玉節浮增
飛閣引南國之佳人豪竹哀絲奏西園之清夜

雲山簷楯接低空公宴初開氣鬱蔥照海旌旗秋色裏徹天鼓吹費
志作驚數月明中香槽旋滴珠千顆歌扇驚團玉一叢二十四橋人
望虞台星正在廣寒宮

致政通議口號元注并引一
秋燕口號

竊以五福具膺實搢紳之盛事四難并得亦樽俎之佳期恭惟致政

通議馬鶴英姿鼎槐華胄身見六朝之盛位登兩省之崇北陌東阡
特命青牛之駕左圖右史日從赤松之遊判府左丞神嶽殊鍾星躔
異粟方面雖分於玉節姓名已覆於金甌舉白飛鷄極水陸四方之
鏗彈絲擊石盡賓主一時之歡

秋空畫隼照新晴符隱庵前小队停玉壘金醪通繡縷鳳笙龍管入

青冥靚妝醺酒花侵席寶獸呀香霧滿庭太史應占豫州分上台星

近老人星

口號

美酒忘憂之物流光過隙之駒不稱人心十事常居八九得開口笑
一月亦無二三莫思身外無窮且賭尊前見在功名富貴何異楚人
之弓城郭人民問取遼東之鶴付與香鈿畫鼓盡歡笑景良辰欲奏
長壽壽陳短齒
平原居士今無影鸚鵡空洲誰舉杯猶有漁陽搗搗鼓為君醉後作

輕雷

早春

黃金菽救滿垂楊尚有春寒到畫堂酒力漸銷歌扇怯入簾飛雪帶
梅香

赴杭倅至汴上作

俯仰軀稜十載閒扁舟江海得身閑平生孤負僧牀睡準擬如今處
處還

無題

掃地燒香閉閣眠簾紋如水帳如煙客來夢覺知何處掛起西窗浪
接天案此篇見蘇東坡詩南堂五首內

蘇子瞻記江南所題詩本不全余嘗見之記其五絕今以補子
瞻之遺元注東坡詩并三絕見正集第十卷擬蘇詩注下案
舊本擬蘇詩下無注亦無東坡詩并絕句又案此非
大唐詩姑從舊本
列入詩月致證

紅窗小立低聲怨永日春寒斗帳空中洒落花飛絮亂曉鶯啼破夢
慙慙

瑞草露如郎倅薄亂花飛似妾情多歸鳴見處彈珠淚語燕聞時斂

翠蛾

翠絃斷續愁兼恨續水分流西復東深院小屏紅日落繡窗閑倚更

誰同

參橫露色天沈水為宿寒枝竹鎖煙衾惹舊香清夜半淚凝殘燭畫

堂前

寒信風飄霜葉黃冷燈殘月照空林看君記憶回文錦字字繁愁寫

斷腸馮應鵬蘇文忠公詩合注
此五絕句見蕭江三孔集

金山晚眺

西津江口月初弦水氣昏昏上接天清渚白沙茫不辨只應燈火是

漁船

病中

疎簾薄幔對青燈鷓鴣喧喧自轉更風雨渺漫人臥病地鐘湯鼎更

病中

疎簾薄幔對青燈鷓鴣喧喧自轉更風雨渺漫人臥病地鐘湯鼎更

悲鳴

聞鴈懷邵仲恭

楚澤吳天去未遲煩君且傍蒜山飛白袍居士如相問爲說緇塵欲

滿衣

冬蚊

蚤蠶蜂蠹罪一倫未如蚊子重堪嗔萬枝黃落風如射猶自傳呼欲

噬人

白馬寺晚泊

濛濛晚雨暗回塘遠樹依微不辨行人物漸稀疎磬斷綠蒲叢底信

鴛鴦

書上感懷

七年三過白蘋洲長與諸豪載酒游舊事欲尋無處問兩荷風蓼不

勝秋

和程給事贈虞道判六首

刀圭雲母具晨餐門對二層步斗壇夜考鶴經分七九曉占歲氣辨

對丹

火糞交梨近可餐不須地肺及天壇龜藏坎海毛皆綠鳳宿宮宮色

自丹

紫府沈沈掩夜闌竹陰清掃月中壇歲星偷得桃枝碧董奉栽成杏

子丹

囊中玉色已經餐醉拂絲桐坐杏壇應笑倦游塵滓客囊毛蕭瑟事

鉛丹

漢武游心縹緲開文成五利盡登壇何如曲屈韓夫子不羨神君白

玉丹

使君本住道家山時訪元都太古壇陰靈已能追許令治功不獨過

章丹

處州閒題

清酒一杯甜似蜜美人雙鬢黑如鴉莫誇春色欺秋色未信桃花勝

菊花

春詞絕句

蒲萄初暖蕙薰微紅日窺軒睡覺時人倦披衣雙燕出青絲高閣木

蘭枝

弱雲亭午弄春嬌高柳無風翠條懶讀夜書搔短髮隔垣時聽賣

錫簫

都城春富百花披長憶人歸駐馬時淺色御黃應好在爲誰還發去

年枝

風驅白雨洗園林蔽地飛花一寸深狂紫浪紅俱已矣老春雖在亦

何心

顛毛漸脫風情少匣劍空存俠氣銷人遠地偏無酒肉春深花爲護

相撩

秋詞

雲惹低空不更飛班班紅葉欲辭枝秋光未老仍微暖恰似梅花結

子時

無數青莎繞玉階夕陽紅淺過牆來西風莫道無情思未放芙蓉取

次開

齊逸事

酸發即君更不歸故亭蕭瑟異當時玉笙金管渾如夢只有梅花三

四枝

春日

殘臘渺茫雲外日新春彷彿夢中來雪霜便覺都無力只見桃花次

第開

宿乾明方丈

漫天白雪無端現佛室夜艾烏更啼相逢解頭足自慰勿語俗子念
心揣

新開湖送孫誠之有龍見于東北因成絕句

狂客走影暗悠悠菡萏吹風五月秋黃綬不爲無氣概蒼龍隨尾送
行舟

呈李公擇

青篋壁處銀鈎斷紅袂分時玉筍懸雲脚漸收風色聚半規斜日射
歸船

歸船

落日馬上

日落荒阡白霧深紫駟嘶願出疎林回頭已失來時路杳杳金盤墮

翠岑

次韻參寥

武陵漁子入花源但見秦人不得仙會有黃鸝鳴翠柳何妨白眼望

青天

長安仕路與雲齊倦僕贏駘不可躋但得元暉會折簡何須平子更

安題

且折花枝醉復醒人閒時節易崢嶸屠龍肯自差無用畫虎從人笑

不成

和書天慶觀賀秘監堂

老仙舊地枕東城古木參天警晝聲我亦願爲方外友風流何必並

時生

使君平昔慕高情一到祠堂意一新戶外黃冠應指點公應便是謫

仙人

衣履蕭條氣久清豪家門館未嘗行失覺碧瓦何從得疑有陰兵夜

助成

和書觀妙庵

龍瑞宮中種玉人誅茅結室傍秋雲自言洞裏山川別此處千分未
一分

早春題僧舍

東園紫梅初破蕊北澗綠水方通流歸去一春花月夢定應常在此
中遊

盆池釣翁

誰刻仙材作釣翁尺池終日釣微風令人卻憶鴟夷子散髮五湖狂

醉中

賞餘醪有感

春來百物不入眼唯見此花堪斷腸借問斷腸緣底事羅衣曾似此

花香

淮海後集卷上

文

代蘄州守謝上表

愚罪著明當以萬死聖恩寬大尙假一麾顧惟冒昧之深第積戰兢之至伏念臣不學無術寡偶少徒荷先帝之誤知錄常員而擢用始欲悉力而舉職莫知長慮以佐時自取悔尤至煩揮黜責其妄作便可屏之遠方憫其知非猶當投於散地敢圖生死而肉骨尙容宣化以承流況臣專自去冬嘗陳愚懇願歸使節求館郡章雖此左遷正符宿願恩既深而逾望感亦極而難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德海涵至仁天覆謂災眚之可赦以過失爲當憐寬其未棄之誅開以自新之路辨之不早嗟已迫於桑榆來者可追幸未填於溝壑誓捐軀幹上報恩私

代程給事乞祝聖壽表

本州管內舊有應天寺者造於宋元徽中其地據寶林山巔南直秦望北負臥龍載山挾其左鐘水趨其前圍視井邑如閱圖畫越之形勝十得六七比於熙寧十年八月遇火金石土木之觀一夕殆盡樓觀宮室化爲丘墟父老過之徜徉悼歎若失所依憑者因相率詣州自陳願以私錢修復故寺本州尋具其事上聞仍乞易爲十方蒙朝廷報可賜號寶林禪院於是郡之衣冠縉素無不悅豫鼓舞以謀報上因大出力財爭先請奮浮圖棟宇次第告成會未踰年已復舊觀蓋所據之地勝故興也易所遭之時感故成也速不然何以至是哉謹按寶林禪院其地本名龜山前世文士見於篇章上有鰓井歲旱禱雨輒應巨等竊以爲龜神物也有先事之智而壽輪千歲鰓龍類也有施澤之仁而功被萬物位正南方與時相見勢出人境足以有臨稽之於名効之於物參之於方位考之於形勢而酌之於民情理

從事順實宜永爲頌祝陛下聖壽之地臣等自今後每遇同天節只於本院啓建道場及禱祠兩澤吉祥齋供其餘官中道場並不令於本院啓建天下達士民之願上報君父之恩臣子之職也臣等荷國厚恩無以答生成之萬一庶幾因緣塔廟少伸犬馬之誠仰瞻闕庭不勝大願伏望聖慈特賜俞允

坤成節功德文疏

寶曆開祥爰屬補天之運金行御氣適當夢帝之期躬詣精廬妙修勝會致上方香積之飯閱西土貝多之文庶憑調御之緣少效華封之祝大皇太后伏願睿圖鞏固宸算增隆日月無私永照臨於下土風雲不聞長感會於中天

代答范相公堯夫啓

器兼文武道備天人始列周行綽有棟梁之器及參大政鬱爲社稷之臣果振家聲遂當國相昔章平詞興於西漢袁楊繼起於東京張公錫延賞之名陸氏取象先之意雖云華族未必熙朝然猶前史以爲美談當世謂之榮事固未有百年過太平之運四世膺爰立之求以今言之一何威也某夙登門叨嘗頌威容念班謁以無由第承風而竊忭

賀孫中丞啓

光奉明恩進升中憲伏惟慶慰恭惟中丞侍郎受天閒氣爲世真儒力足以扶顛持危器足以致遠任重巍然如衣服之有冠冕卓爾若爲魚之有鳳鯤三朝充諫諍之官奮身不顧七郡任蕃宣之寄爲民所思動靜不失其時避逆必求諸道比支物望簡在上心專自貳卿遂登執法嚴霜被野既知松柏之後凋猛虎歸山將見藜藿之不采某叨持符節久遠門闈

賀吏部傅侍郎啓

光膺帝命進貳天官某官道術淵微器猷宏博更險夷而不測其

操踐中外而不易其心漢節初歸常折董弘之妄楚郊臥治尤推汲黯之忠方傳報政之成以聽除書之下亟辭右輔復踐中臺邦人遮轍以願留朝士舉酒而相賀吏曹三綜既知冰鑑之無私王體一謀當見鈞衡之益重某屬驅輶傳阻造門闌

代何提舉賀范樞密啓

光膺睿命進貳中樞碩輔登崇溥天均慶竊以天運無積蓋由八柱之仰成歲功不虧亦自四時而分治矧焞皇補天之際當商老和羹之初儻非心德之素同難冀事功之必立伏惟某官器兼文武學備天人雖小善而必為臨大節而不奪入參臺有付闈折檻之風外總戎機獲罷爭桑之費負誇傷而精神益勵處閒散而聞望愈隆逮神聖之纂臨屬風雲之感會念昔仁祖虛懷於慶曆之閒惟時先公奏對於天章之下謂道可行於反掌而世亦至於容刀感世難逢事空傳於故老嗣賢復出天實慰於斯民既被召以旋歸遂干霄而直上千尋廣廈欣然慰多士之心萬里長城足以制四夷之命某夙登門叨久曠書勝方從沙汰之餘未卜棲翔之所側聞進拜倍切謹愉巖石雖瞻尚鬱搢紳之論衮衣遂有方疇區夏之情

賀門下呂僕射徵仲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左輔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當世大儒斯民先覺毀譽莫為之損益窮通靡得而變淪北平如高山深林人何可測巨源若渾金璞玉器孰能名卓乎在搢紳之中屹然有公輔之望果踐西臺之峻遂躋端揆之崇邱音喧騰士類交慶納忠有素詎須德裕之六箴應變無方不止姚崇之十事

謝穎州呂吏部啓

叨奉宸恩謫當藩郡境預四鄰之末潤霑九里之餘憑凡占書未進河南之牋采雲號體俄蒙節國之函仰荷謙沖退增悚愧恭以某官器周事變學造淵微出四世五公之門遇千載一時之運文辭則操

節立就政事則投刃皆虛荀氏八龍盡繼高陽之美河東三鳳尤推鸞鷟之奇會公且之相周俾伯禽而侯魯布宣詔令已成師帥之功近省君親行陟股肱之任某承風茲久觀德未遑企頌之懷敷宣罔既

答丁彥良書

某啓辱書及詩備悉雅旨且承邇來為況甚休以感以慰竊味詩之大意率多辛酸敗愴之旨君生長素富貴而喜作寒士語何耶因知詩非能窮人詩窮然後工得非政欲以此合古人語乎兼審薄挂吏議小累不足以玷遠猷毋甚快快也知罷官里閭慕義嗜學是所以增其志尚爾白玉微瑕千丈松檟何不害他日為大器駢馳之士自有御之者幸順時自愛區區不宜某再拜

與許州范相公

公字下當有書字胡李萊本已脫

某再拜安撫相公閣下某淮海一介之士行能無取比因緣科第獲列仕版又屬朝廷復置賢科而一二瀟臣猥以充賦名實乖戾果致多言相公當國譯其孤單不即聞罷使得自便引疾而歸僥倖深矣比遇相公均逸藩輔而某承乏之地實在節制之下疵賤無介紹不敢以書自通眷眷私懷何以云喻豈圖相公過有采聽首賜論薦使備著述之科檄書至發函伏讀且喜且懼蓋相公於某昔既有保全之賜今又有論薦之恩顧惟狂愚何以辱此屬拘官守不獲進謝門闈又不敢具啓事以敘悃區區俗禮非國士所以報知己者也惟相公裁察

祭監稅主簿文

維年月日致祭于歿故監稅主簿之靈嗚呼賢才懿德宜顯周行以君德厚宜享壽康仕既未達人其亡亡顧天理之莫究茲察友之永傷嗚呼西風蕭颯長夜淒涼靈車戒道丹旄飛揚有殽在俎有酒盈觴臨岐仲冀歸安故鄉尚饗

清和先生傳

清和先生姓甘名液字子美其先本出於后稷氏有粒食之功其後播棄或居於野遂爲田氏田爲大族布於天下至夏末世衰有神農之後利其資率其徒往俘於田而歸其傭僮不降者與彊而不釋甲者皆爲城旦春賴公孫杵臼審其輕重不盡碎其族徒之陳倉與麥氏谷氏鄰居其輕者猶爲白粲與鬼薪作已而逃乎河內又移于曲沃曲沃之民悉化焉曲沃之地近於甘古甘公之邑也故先生之生以甘爲氏始居於曹受封於鄭及長器度汪洋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有醞藉涵泳經籍百家諸子之言無不盪觴孟子稱伯夷清柳下惠和先生自謂不夷不惠居二者之間而兼有其德因自號曰清和先生云十六夫喜與之游詩歌曲引往往稱道之至於牛童馬卒閭巷倡優之口莫不羨之以是名漸徹於天子一召見與語竟日上熟味其旨愛其淳正可以鎮澆薄之徒不覺膝之前席自是屢見於上雖郊廟祠祀之禮先生無不預其選素與金城賈氏及玉卮子善上皆禮之每召見先生有司不請而以二子俱見上不以爲疑或爲之作樂賦鏤以待之歡甚至於頭沒杯案先生既見龍馮子孫支庶出爲郡國二千石往往皆是至於十室之邑百人之聚先生之族無不在焉昔最著聞者中山宣城滄浦皆賈子第也然皆好賓客所居冠蓋駢集賓客號嘯出入無節交易之人所在委積由是上疑其濁小人或乘閒以毀入欲以逢上意而取寵一日上問先生曰君門如市何也先生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上曰清和先生今乃信其清和矣益厚遇之由是士大夫愈從先生游鄉黨賓友之會咸曰無甘公而不樂既至則一坐盡傾莫不注挹然先生遇事多不自持以待人斟酌而後行嘗自稱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人或召之不問貴賤至於斗筲之量挈瓶之智或虛已來者從之如流布衣寒士一與之遇如挾纊惟不喜釋氏而僧之徒好先生者亦竊與先生游焉至於學

道隱居之士多喜見先生以自晦然先生愛移人性情激發其膽氣解釋其憂憤可謂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者邪王公卿士如灌夫李布李景儉桓彬之徒坐與先生爲黨而被罪者不可勝數其相歡而奉先生者或至於破家敗產而不悔以是禮法之士疾之如讐如丞相朱子元執金吾劉文叔郭解長孫登皆不悅未嘗與先生語時又以其士行或久多中道而變不承於初咸毀之曰甘氏孽子始以詐得終當以詐敗矣久之或有言先生性不自持無大臣輔政之體置之左右未嘗有沃心之益或虞以虛閒廢事上由此亦漸疎之會徐逸稱先生爲聖人上惡其朋比大怒遂命有司以光祿大夫秩就封宗廟祭祀未嘗見遂終於鄭仕於郡國者皆不奪其官初先生既失寵其交游往往謝絕甚者至於毀棄素行以賣直自售惟吏部尙書畢卓北海相孔融彭城劉伯倫篤好如舊融嘗上書辨先生之無罪上益怒融由此亦得罪而倫又爲之頌爲當世所有故不著今掇其行事大要者著于篇

太史公曰先生之名見於詩書者多矣而未有至公之論也譽之者美逾其實毀之者惡溢其真若先生激發壯氣解釋憂憤使布衣寒士樂而忘其窮不亦薰然慈仁君子之政歟至久而多變此亦中賢之疵也孔子稱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先生何誅焉子嘗過中山慨然想先生之風聲恨不及見也乃爲之傳以記

法雲寺長老然香會疏文

竊以香者妙通法性冥動聞機大則香積如來令天人而入戒律次則香嚴童子得羅漢而證圓通覺至性之清嚴破塵寰之濁穢肆求善友同結勝緣漸沈水之蜜圓斥蕘膏之昏鈍規模既遠誓願尤長若林若園得無礙法非煙非火轉不退輪偶就印以成文常干空而作蓋無前後來去之際有解脫知見之因嗚呼若光明之靈佳哉如鬱蔥之氣反聞聞性八百之功德以成自覺覺他億萬之河沙斯徧

越州請立程給事祠堂狀

浙水之東七州獨越為都會凡七州之軍事督焉其地西帶江北北海多雄山傑澤有桑麻魚稻藤蔗竹箭之饒土沃而流水清而不迫非舟車足力所會故其民喜耕耨勤織紉算本而薄末狡獪詆欺之弊視他州為少然以險阻之故豪彊惡少跌宕不逞之民一失其業則往往什聚伍行剽攘攻劫於江海之上不時去之則蔓延而成大盜矣為太守者審知風俗之厚刑政並修則一方可以指麾而治不然雖億力勞心猶無益也熙寧十年詔以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廣平程公知軍州事公素以治行稱天下越人無不踴躍竦企願見公之所為及至政尚簡肅不為苟且苛細之事事至而後必行亦無所假借發隱擿伏敏捷如神每得所謂豪彊惡少跌宕不逞之民草斬而獸逐之至斷絕乃已於是距吳際閩楚千里肅然盜賊不敢發川行途止如即其家獄訟衰息風雨時至仍歲大穰乃禮賢俊仁老孤鰥疎士卒繕修宮寺至於郵亭刻漏為之一新頽廢僂僂斬然俱起然後知公之才所遇縱橫無窮其所厭伏東西逆銷變故於未形者多矣非特越人受其賜也使行且大用於朝推其道於天下則其所就者又可量耶先是太子少保南陽趙公有惠政於越既去而公承其後故議者謂近世越州之政未有如二公者南陽公嘗命畫史圖太子少師天水趙公并公與已游從之像號三老圖而越之好事者遂作三老堂以實之元豐二年公還朝郡之衣冠縉黃耆艾之士若干人乞留於郡使者三為之上不報因相與泣曰公去矣其像雖存於三老堂然吾人之心未厭也聞公嘗帥洪福廣三郡三郡皆有生祠豈越獨無有今寶林院者公之所興建也若即其地為堂立公之像如三郡故事以慰吾人之思不亦可乎衆曰然於是又以狀白使者請立公之祠堂焉是時某適自淮南來省親將還越人謂某曰吾州更饑歉札蕩之後程公實撫養而教誨之去年冬福州太守司諫孫

公嘗道于此具見其事今祠堂成有日矣誤為記宜莫如孫公者聞子與孫公鄉里且門人也盍撫厥實以為我請乎某既歎程公之政有以媚于民又嘉越人能大其施而推報之也乃為論次其事并州之風俗具而載之以備孫公之采擇焉

精騎集序

子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游旬朔之間把卷無幾日故雖有彊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比數年來頗發憤自懲文悔前所為而聰明衰耗殆不如曩時十一二每閱一事必尋繹數終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雖然有勤苦之勞而常廢於善忘嗟夫敗吾業者常此二物也比讀齊史見孫奉答邢詞云我精騎三千足敵君軍卒數萬心善其說因取經傳子史事之可為文用者得若干條勒為若干卷題曰精騎集云噫少而不勤無如之何矣長而善忘庶幾以此補之

故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知成都軍府事管內勸農使充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鈐轄上護軍隴西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公行狀 曾祖諱宗誼故不仕 祖諱知至故不仕 父諱東故任江寧府溧水縣尉累贈特

進

南康軍建昌縣李常字公擇年六十四李氏宗出唐宗室郇公諱遠祖濟五代時號稱名臣仕皇朝為兵部尚書封荊國公苜少時仕於湖南馬氏有一子留江南公其裔孫也故今為南康建昌人公少警悟好學彊記為文章捷敏初若不經意而比成然屬屬深遠皇祐中登進士甲科授防禦推官權江州軍事判官丁昌源郡太夫人憂解官又丁光祿公憂服闋權宣州觀察推官監漣水軍轉般倉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奉新縣未行用韓公獻薦為三司檢法官神宗即位詔大臣舉館職會宣公以公應詔召試學士院除秘閣校理編

校史館書籍兼太常博士兼史館檢討置三司條例司檢詳官看詳中書條例權判尚書考功改右正言同管勾國子監公事是時王荆公輔政始作新法諫官御史論不合者輒斥去公上疏力詆其非以爲始建三司條例司雖致天下之議而善士猶或與之至於均輸之論與青苗之法立公然取息傳會經旨以爲無嫌則天下固已大駭而善士亦不復與矣時荆公之子雱與溫陵呂惠卿皆與聞國論凡朝廷之事二人者參然後得行公言陛下與大臣議某事安石不可則移而不行安石造膝議某事安石承詔頒馬呂惠卿獻疑則反之詔用某人安石惠卿之所可雱不說則又罷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在大夫陪臣執國命今皆不似之耶而其論青苗尤爲激切至十餘上不已於是落職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徙知湖州遷尙書祠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徙知齊州齊故多盜公至痛懲艾之論報無虛日盜猶不止他日得點盜察其可用刺爲兵使直事鈐下閉閤以盜發輒得而不衰止之故曰此絲富家爲之囊使盜自相推爲甲乙官吏巡捕及門擒一人以首則免矣公曰吾得之矣乃令得藏盜之家皆發屋破柱盜賊遂清始公在武昌吳興政尙寬簡日與賓客縱酒笑詠吏民安樂之郡以大治於是世知公之才所值無不可也屬河決灌山東諸郡公捍禦有術部使者以聞降詔書獎諭從淮南西路提點刑獄遷尙書度支員外郎坐厚善直史館蘇公軾得其詩文不以告罰金寄祿格行換朝散郎遷朝請郎試太常少卿公去國十五年至是還朝士大夫喜見於色以謂正人復用也以職事對稱旨面賜三品服未幾試禮部侍郎文昌府成車駕臨幸恩遷朝奉大夫案此下有脫幸恩遷朝散大夫上卽位覃恩遷朝請大夫試吏部侍郎遷朝議大夫俄試戶部尙書詔百官轉對公以七事應詔一曰崇廉取二曰存責舉三曰別守宰四曰去職貪五曰慎疑獄六曰擇師儒七曰修役法皆當時急務而其言役法尤合公論又取差免二法折衷爲

書上之以爲法無新陳便民者良法也論無彼己可久者確論也又曰貧富俱出貲則貧者難辦俱出力則富者難堪使富者出貲貧者出力庶乎其可也大略如此遷中大夫除御史中丞兼侍讀如龍圖閣直學士初元豐河決小吳神宗以河勢方趨東北難以力回詔勿復塞須其自定增立隄防而或者以謂非悠遠之策請開澶淵游河分殺水勢又欲自孫村口截爲隄導還故處詔遣公視之還奏非便又遣吏部侍郎范公百祿給事中趙公君錫覆視奏與公合而或者猶執前議銳於興役故朝廷疑之至是公申論其弊章六七上而其役竟罷公又請分詩賦經義兩科以盡取士之法別自致因人爲兩塗以究省官之術其忠言謙論蓋不可以一二舉至於因時乘間導迎和氣者多密以啓聞故莫得而知也俄守兵部尙書固辭不受懇求外補章屢上遂出知鄧州數月徙成都府行及陝府闈鄉縣暴卒於傳舍實元祐五年二月二日也累勳至上護軍隴西郡侯公風度凝遠與人有恩意而遇事彊毅不爲苟合初善王荆公荆公嘗國莫其爲助而詆之乃力於他人荆公嘗遺雱喻意曰所爭者國事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況朋友乎自存益確士論以此歸之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後身雖出任宦而書藏於山中如故每得異書輒益之至九千餘卷山中之人號李氏山房仲兄布蚤卒事其嫂張敬甚撫其子養彝如己子自奉清約所俸入多少以調親族捐館之日無贏貲朝廷聞之常賻外特賜五十萬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初娶狄氏襄陽遠度主簿之女蚤卒贈某縣君遵度亦俊傑士寶元慶曆間以文章顯名再娶魏氏光祿柳琰之女亦蚤卒贈遂寧縣君又娶遂寧之第封安康郡君子男四人長曰據揚州江都縣尉蚤卒次曰遠承奉即次曰遠承務即次曰迥承務即次二人長適鄧州長壽縣主簿孫端次適祁祀齋即丘指次適進士黃叔教諸孤自闈鄉扶柩南歸而公之伯兄時爲江南西路轉運使遂以

其年十月丙午葬公于南康軍建昌縣千秋之原前期諸孤請狀公之行治而公之美實多難以具著著其出處始終之大者以告諸氏謹狀

雜說

唐杜淦江夏人也自罷漢陰令居泗水上烈日笠首親督耕夫一年而食足二年而衣食兩餘三年而屋室完新六畜肥繁器用皆備自墾荒起家十五年爲富家翁不假一人之力一毫之助彼嘗謂人曰夫忍取入仕不困妻子衣食者幾希彼忍取我勞力皆衣食耳顧我何如由功名之士觀之則誠爲拘繫踟促人也若夫恬於進取安分潔己者蓋有取焉爾

通事說

文以說理爲上序事爲次古人皆備而有之後世知說理者或失於略事而善序事者或失於悻理皆過也蓋能說理者始可以通經善序事者始可以修史

書丁彥良明堂議後

祀國事之大者歷世洪儒碩生議論考訂往往自相違戾丁侯以世家子早假蔭以官少年彊學授質有根柢訶詆前載惜乎未能以此獻諸朝得付有司禮官博士相與校正以備一代闕文君不能好愛惜遵養以待云

錄龍井辯才事

熙寧九年秀州嘉興縣令陶孝有子得疾甚異形色語笑非復平人令患之乃大出錢財聘謁巫祝厭勝百方終莫能治是歲辯才法師元淨適以事至秀法師高僧也隱於錢塘之天竺山傳天台教學者數百人又特善咒水疾病者飲其所咒水輒愈吳人尊事之令素聞其名即馳詣師具狀告曰兒始得疾時見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久之俱去稍行至水濱遺詩曰生爲木卯人死作幽獨鬼泉門長夜開

矣韓待君至自是屢來且有言曰仲冬之月二七之閉月盈之夕車馬來迎今去妖期逼矣未知所處願賜哀憐師乃許諾因杖策從至其家除地爲壇設觀音像於中央取楊枝澆水灑而咒之三壇壇而去是夜兒寢安然不復如他時矣明日復來結跏趺坐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答曰會稽之東下山之陽是吾之宅古木蒼蒼師又問汝姓誰氏答曰吳王山下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師曰汝柳乎乃駭然而笑師良久呵曰汝無始已來迷已逐物爲物所轉溺於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災害延及無辜汝今當知魔即非魔魔即法界我今爲汝宣說首楞嚴祕密神咒汝當諦聽痛自悔恨訟既往過愆返本來清淨覺性於是號泣不復有云是夜謂兒曰辯才之功汝父之虔無以加焉吾將去矣後二日復來曰久與子遊情不能遽舍願一舉觴爲別因相對引滿既罷作詩一章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下無緣與子期今日臨歧一盃酒共君千里遠相離遂去不復見子聞其事久矣元豐二年見辯才於龍井山問之信然

書王氏齋壁

皇祐元年余先大父赴官南康道出九江余實生焉滿歲受代猶寓止僧舍未幾代者卒叔瞻之先君來領其職事通家相好也至和元年叔瞻始生於南康後子迎老母來爲汝南學官也而叔瞻亦奉太夫人閒居於郡之西郭時余之先大父母先人皆捐館而叔瞻之先君亦沒於鹽州皇祐逮今四十一年中閒豐稔得喪死生休戚不可悉記獨兩家之孤各牽其母相遭于此甚可悲也

題彭景山傳神

內殿崇班致仕彭崇仁字景山胸中有韜略吏事精密所至士大夫翕然稱之年四十不幸喪明家居無餘而目不可治如老驥伏櫪心未嘗不在千里聞北風則耳聾然自道觀之物無幸不幸以得喪觀

之豈異世有所負耶然人之有德慧術智者常存乎疾疾惟深也能披剝萬象而見己安知景山不得之沈冥中耶

附蠶書

子閒居婦善蠶從婦論蠶作蠶書

考之禹貢揚梁幽雅不貢繭物充筐織文徐筐元織縞荆筐元縹璣組豫筐織織青筐縵絲皆繭物也而桑土既蠶獨言於充然則九州蠶事充為最乎予游濟河之間見蠶者豫事時作一婦不蠶比屋習之故知充人可為蠶師今予所書有與吳中蠶家不同者皆得之充人也

種蠶

臘之日聚蠶種沃以牛溲浴于川毋傷其藉迺縣之始雷臥之五日色青六日白七日蠶已蠶尙臥而不傷

時食

蠶生明日桑或柘葉風戾以食之寸二十分晝夜五食九日不食一日一夜謂之初眠又七日再眠如初既食葉寸十分晝夜六食又七日三眠如再又七日若五日不食二日謂之大眠食半葉晝夜八食又三日健食乃食全葉晝夜十食不三日遂繭凡眠已初食布葉勿擲擲則蠶驚毋食二葉

制居

種蠶方尺及乎將繭乃方四丈織萑葦範以蒼篋竹長七尺廣五尺以為筐達四木宮梁之以為槌縣筐中閒九寸凡槌十縣以居食蠶時分其居蕘其葉餘以時去之萑葉為籬勿密屈蕘之長二尺者自後茨之為籬以居繭蠶凡繭七日而採之居蠶欲温居繭欲涼故以萑鋪繭寒之以風以緩蛾變

化治

常令衰繭之鼎湯如蟹眼必以筴引其緒附于先引謂之餒頭毋過

二系過則系蠶不及則脆其審舉之凡系自鼎道錢眼升於鑿星星應車動以過添梯乃至於車

錢眼

為版長過鼎面廣三寸厚九黍中其厚插大錢一出其端橫之鼎耳後鎮以石緒總錢眼而上之謂之錢眼

鎖星

為三蘆管管長四寸樞以圓木建兩竹夾鼎耳縛樞於竹中管之轉以車下直錢眼謂之鎖星

添梯

車之左端置環繩其前尺有五寸當車牀左足之上建柄長寸有半匝柄為鼓鼓生其寅以受環繩繩應車運如環無端鼓因以旋鼓上為魚魚半出鼓其出之中建柄半寸上承添梯添梯者二尺五寸片竹也其上揉竹為鈎以防系駁左端以應柄對鼓為耳方其穿以開添梯故車運以牽環繩繩篋鼓以舞魚魚振添梯故系不過偏

車

制車如轆轤必活其兩輻以利脫系

禱神

臥種之日升香以禱天駟先蠶也劉雜設禮以禱苑窳婦人寓氏公主蓋蠶神也毋治堰毋誅草毋沃灰毋室入外人四者神實惡之

戒治

唐史載于闐初無桑勾鄰國不肯出其王即求置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為衣女聞置蠶帽祭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蛾蠶蛾飛盡乃得治繭言蠶為衣則治繭可為絲矣世傳繭之未蛾而察者不可為絲頃見鄰家誤以竅繭雜全繭治之皆成系焉疑蛾蛻之繭也欲以為絲而其中空不復可治嗚呼世有知于闐治絲法者肯以教人則貧蠶之死可勝計哉予作蠶書

哀鐘有功而不免故錄唐史所載以俟博物者

穀粟圖絲之利一也高沙之俗耕而不蠶雖當有季穀踐而南貴
 民甚病之訪諸父老云土運水淺不可以蠶桑子穰以為然一日
 郡太守汪公取秦淮海蠶書示予曰子謂高沙不可以蠶此書何
 為而作乎豈昔可為而今不可為耶嘗秦氏之婦獨能之而他人
 不能耶乃命綾木俾與農書並傳焉且公以天子命出守邊陲方
 將脩城郭備器械訓兵積穀以從事於功名其志可謂大夫豈區
 區蠶絲之足言哉而是書之傳所以垂奉為商民計者乃復切至
 如此然則為高沙之民者盡亦仿體公之善意而無愧於淮海之
 書云嘉定甲戌臘月下旬
 高郵縣雙溪孫繼謹書
 按鮑氏知不足齋所刻宋陳粵農書後序為新安汪經書又按高
 郵州志宋嘉定中汪經知高郵軍蓋即孫繼所稱太守汪公也今
 蠶書農書高郵久無單
 行本爰附元跋於此

淮海後集卷下



淮海詞

宋 高 郵 秦 觀 少 游 著

望海潮 廣陵懷古

星分斗躔連淮海揚州萬井提封花發路香鶯啼人起朱簾十里
春風豪俊氣如虹曳照春金紫飛蓋相從巷入垂楊畫橋南北翠煙
中 追思故國繁雄有迷樓挂斗月觀橫空紋錦製帆明珠濺雨寧
論雀馬魚龍往事逐孤鴻但亂雲流水繁帶離宮最好揮毫萬字一
飲拚千鍾

又 蘇州懷古

秦峯蒼翠耶溪瀟灑千巖萬壑爭流鴛瓦雉城誰門畫戟蓬萊燕閣
三休天際識歸舟汎五湖煙月西子同遊茂草荒臺學羅村冷起閒
愁 何人覽古疑眸悵朱顏易失翠被難留梅市舊書蘭亭古墨依
稀風韻生秋狂客鐘湖頭有百年臺沼終日夷猶最好金龜換酒相
與醉滄州

又 洛陽懷古

梅英疎淡冰漸溶洩東風暗換年華金谷俊游銅駝巷陌新晴細履
平沙長記誤隨車正絮飜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亂分春色到入
家 西園夜飲鳴笳有華燈礙月飛蓋妨花蘭苑未空行人漸老重
來事事堪嗟煙暝酒旗斜但倚樓極目時見樓鴉無奈歸心暗隨流
水到天涯

又 別意

奴如飛絮耶如流水相沾便肯相隨徹月戶庭殘燈簾幙恩恩共惜
佳期纔話暫分攜早抱人嬌咽雙淚紅垂畫舸難停翠幃輕別兩依
依 別來怎表相思有分香帕子合歡松兒紅粉脆痕青牋嫩約丁
寧莫遣人知成病也因誰更自言秋杪親去無疑但恐生時注者合
有分子飛

沁園春 春思

宿霧迷空靄雲籠日畫景漸長正蘭皋泥潤誰家燕喜蜜脾香少觸
處蜂忙盡日無人廉幕挂更風遊絲時過牆微雨後有桃愁杏怨
紅淚淋漓 風流寸心易感但依依佇立回盡柔腸念小奩瑤鑑重
勻絳蠟玉籠金斗時對沈香柳下相將遊冶處處回首青樓成異鄉
相憶事縱蠻牋萬疊難寫微茫

水龍吟 贈妓東玉

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轡雕鞍驟疎簾半捲單衣初試清明時候破
暖輕風弄晴微雨欲無還有賣花聲過盡斜陽院宇紅成陣飛鴛鴦
玉珮丁東別後悵佳期參差難及名韞利鎖天還知道和天也瘦
花下重門柳邊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向人依舊

八 六 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刻盡還生念柳外青驄別後水邊紅袂分時
愴然暗驚 無端天與娉婷夜月一簾幽夢春風十里柔情怎奈何
歡娛漸隨流水素絃聲斷翠綃香滅那堪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
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

風 流 子

東風吹碧草年華換行客老滄洲見梅吐舊英柳搖新綠惱人春色
還上枝頭寸心亂北隨雲黯黯東逐水悠悠斜日半山暝烟兩岸數
聲橫笛一葉扁舟 青門同攜手前歡記渾似夢裏揚州誰念斷腸
南陌回首西樓算天長地久有時盡奈何辭說此恨無休擬待倩
人說與生怕人愁

夢 揚 州

晚雲收正柳塘煙雨初休燕子未歸惻惻輕寒如秋小欄干外東風
軟透繡幃花密香稠江南遠人何處鷓鴣啼破春愁 長記曾陪燕
遊酬妙舞清歌麗錦纏頭殢酒困花十載因誰淹留醉鞭拂面歸來

晚望翠樓簾捲金鉤佳會阻離情正亂頻夢揚州

兩中花慢

指點虛無征路醉乘班蚪遠訪西極見天風吹落滿空寒白玉女明星
迎笑何苦自淹塵域正火輪飛上霧捲煙開洞觀金碧 重重觀閣
橫枕蠶峯水面倒銜蒼石隨處有奇香幽火杳然難測好是蟠桃
熟後阿環偷報消息在青天碧海一枝難遇占取春色

一叢花

年時今夜見師師雙頰酒紅滋疎簾半捲微燈外露華上煙曩涼颯
簪鬢亂拋恨人不起彈淚唱新詞 佳期誰料久參差愁緒暗縈絲
想塵妙舞清歌罷又還對秋色嗟咨惟有畫樓當時明月兩處照相
思

鼓笛慢

亂花叢裏曾攜手窮豔景迷歡賞如今誰把雕鞍鎖定阻遊人來
往好夢隨春遠從前事不堪思想念香闥正香佳歡未偶難留戀空
惆悵 永夜嬋娟未滿歡玉樓幾時重上那堪萬里卻尋歸路指陽
關孤唱苦恨東流水桃源路欲回雙漿仗何人細與叮嚀問呵我如
今怎向

促拍滿路花

露顆添花色月彩投窗隙春思如中酒恨無力洞房咫尺曾寄青鸞
翼雲散無蹤跡羅帳熏殘夢回無處尋覓 輕紅膩白步步薰蘭澤
約腕金環重宜裝飾未知安否一向無消息不似尋常憶憶後教人
片時存濟不得

長相思

鐵壘城高蒜山波闊千雲十二層樓開樽待月掩箔披風依然燈火
揚州綺陌南頭記歌名宛轉鄉號溫柔曲檻俯清流想花陰誰繫蘭
舟 念淒絕秦絃感深荆璞相望幾許凝愁勤裁尺素奈雙魚難

渡瓜洲曉望堪羞潘鬢點吳霜漸稠幸于飛鴛鴦未老綢繆依認屋

滿庭芳

山抹微雲天黏衰草畫角聲斷誰門暫停征棹聊共引離尊多少蓬
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 銷魂當
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謾贏得清樓薄倖各存此去何時見也襟
袖上空惹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

又

紅蓼花繁黃蘆葉亂夜深玉露初零露天空闊雲淡楚江清獨棹孤
篷小艇悠悠過烟渚沙汀金鉤細絲綸慢慢牽動一潭星 時時橫
短笛清風時月相與忘形任人笑生涯泛梗飄萍飲罷不妨醉臥塵
勞事有耳誰聽江風靜日高未起枕上酒微醒

又

碧水澄秋黃雲凝暮敗葉零亂空階洞房人靜斜月照徘徊又是重
陽近也幾處處砧杵聲催西窗下風搖翠竹疑是故人來 傷懷增
悵望新歡易失往事難猜問離邊黃菊知為誰開護道愁須帶酒酒
未醒愁已先回憑闌久金波漸轉白露點蒼苔

江城子

西城楊柳弄春柔動離憂淚難收猶記多情曾為繫歸舟碧野朱橋
當日事人不見水空流 韶華不為少年留恨悠悠幾時休飛絮落
花時候一登樓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

又

南來飛燕北歸鴻偶相逢慘容綠鬢朱顏重見兩衰翁別後悠悠
君莫問無限事不言中 小槽春酒滴珠紅莫怨滿金鍾飲散落
花流水各西東後會不知何處是煙淡遠暮雲重

又

蕞花金釧約柔黃昔曾攜手難期咫尺玉顏和淚鎖金闈恰似小園

桃與李雖同處不同枝 玉笙初度顛鸞篋落花飛爲誰吹月冷風高此恨只天知任是行人無定處重相見是何時

滿園花

一向沈吟久淚珠盈襟袖我當初不合苦攔就慣縱得軟頑見底心先有行待癡心守甚捨著脈子倒把人來偶儻 近日來非常羅皂醜佛也須眉皺怎掩得衆人口待收了字羅罷了從來斗從今後休道共我夢見也不能得夠

迎春樂

萬蒲葉葉知多少惟有箇蜂兒妙兩晴紅粉齊開了露一點嬌黃小早是被曉風力暴更春共斜陽俱老怎得花香深處作箇蜂兒抱元莊花香原作香香

鶯橋仙

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 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菩薩蠻

蛩聲泣露驚秋枕羅幃淚溼鴛鴦錦獨臥玉肌涼殘更與恨長陰風翻翠幔雨澀燈花暗畢竟不成眠鴉啼金井寒

減字木蘭花

天涯舊恨獨自淒涼人不問欲見回腸斷續金釧小篆香 黛蛾長斂任是東風吹不展困倚危樓過盡飛鴻字字愁

木蘭花

秋容老盡芙蓉院草上霜花勻似翦西樓促坐酒盃深風壓繡簾香不捲 玉纖慵整銀箏腐紅袖時籠金鴨暖歲華一任委西風獨有春紅留醉臉

畫堂春

落紅鋪徑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園憔悴杜鵑啼無奈春歸柳外畫樓獨上凭欄手撚花枝放花無語對斜暉此恨誰知

千秋歲

柳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亂鶯聲碎飄零疎酒盞離別寬衣帶人不見碧雲暮合空相對 憶昔西池會鸚鵡同飛蓋攜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斷鏡裏朱顏改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

踏莎行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 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

蝶戀花

曉日窺軒雙燕語似與佳人共惜春將暮屈指豔陽都幾許可無時雲閉風雨 流水落花無問處只有飛雲冉冉來還去持酒勸雲雲且住憑君凝斷春歸路

一落索

楊花終日飛空舞奈久長難駐海潮雖是暫時來卻有箇堪憑處紫府碧雲爲路好相將歸去肯如薄倖五更風不解與花爲主

醜奴兒

夜來酒醒清無夢愁倚闌千露滴輕寒兩打芙蓉淚不乾 佳人別後音塵消瘦盡難拚明月無端已過紅樓十二閒

南鄉子

妙手寫徵真水翦雙眸點點疑疑是昔年窺宋玉東鄰只露牆頭一半身 往事已酸辛誰記當年翠黛聲盡道有些堪恨處無情任是無情也動人

醉桃源

碧天如水月如眉城頭銀漏遲綠波風動畫船移嬌羞初見時 銀

燭暗翠簾垂芳心兩自知楚臺魂斷曉雲飛幽歡難再期

河傳

亂花飛絮又望空關合離人愁苦那更夜來一霎薄情風雨暗掩將春色去 籬枯壁盡因誰作若說相思佛也眉兒聚莫怪為伊抵死縈腸惹肚為沒教人恨處

又

恨眉醉眼甚輕輕颯著神魂迷亂常記那回小曲闌干西畔鬢雲鬆羅襪剗 丁香咲吐嬌無限語軟聲低道我何曾慣雲雨未諧早被東風吹散瘦殺人天不管

浣溪沙

漠漠輕寒上小樓曉陰無賴似窮秋澹烟流水畫屏幽 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寶簾閒挂小銀鉤

又

香靨凝羞一笑開柳腰如醉暖相挨日長春困下樓臺 照水有情聊整著倚闌無緒更兜鞋眼邊牽恨懶歸來

又

霜鴉同心翠黛連紅綰四角綴金錢惱人香蕙是龍涎 枕上忽收疑是夢燈前重看不成眠又還一段惡因緣

又

腳上鞋兒四寸羅脣邊朱粉一櫻多見人無語但回波 料得有心憐宋玉只應無奈楚襄何今生有分共伊麼

又

錦帳重重卷暮霞屏風曲曲闌紅牙恨人何事苦離家 枕上夢魂飛不去覺來紅日又西斜滿庭芳草襯殘花

如夢令

門外鴉啼楊柳春色著人如酒睡起疑沈香玉腕不勝金斗消瘦消

瘦還是褪花時候

又

遙夜月明如水風緊驛亭深閉夢破鼠窺燈霜送曉寒侵被無寐無寐門外馬嘶人起

又

幽夢忽醒破後裝粉亂痕燈袖遙想酒醒來無奈玉銷花瘦回首回首邊岸夕陽疎柳

又

樓外殘陽紅滿春入柳條將半桃李不禁風回首落英無限腸斷腸斷人共楚天俱遠

又

池上春歸何處滿目落花飛絮孤館悄無人夢斷月暝歸路無緒無緒簾外五更風雨

阮郎歸

褪花新綠漸團枝撲人風絮飛秋千未并水平隈落紅成地衣 遊蝶困乳鶯啼怨春春志知日長早被酒禁持那堪更別離

又

宮腰纍纍翠鬢鬆夜堂深處逢無端銀燭殞秋風靈犀得暗通 更有限恨無窮星河沈曉空隴頭流水各西東佳期如夢中

又

瀟湘門外水平鋪月寒征棹孤紅裝飲罷少踟躕有人偷向隅 揮玉筍洒真珠梨花春雨餘人人盡道斷腸初那堪腸也無

又

湘天風雨破寒初深沈庭院虛龍誰吹罷小單于迢迢清夜徂 鄉夢斷旅魂孤崢嶸歲又除衡陽猶有鴈傳書柙陽和厲無

滿庭芳

北苑研膏方圭圓璧萬里名動京闈碎身粉骨功合上凌煙算俎風
流戰勝降春睡開拓愁邊纖纖捧香泉乳金縷鷓鴣班 相如方
病酒一觴一詠賓有羣賢半扶起燈前醉玉釵山搜攬甸中萬卷還
傾動三峽詞源歸來晚文君未寢相對小妝殘又見山谷集小異

又

曉色雲開春隨人意驟雨才過還晴高臺芳樹飛燕蹴紅英舞困榆
錢自落秋千外綠水橋平東風裏朱門映柳低按小秦箏 多情行
樂處珠鉿翠蓋玉轡紅纓漸逝空金桂花困蓬瀛豆蔻梢頭舊恨十
年夢屈指堪驚凭闌久疎煙淡日寂寞下蕪城

又

雅燕飛鶯清談揮塵使君高會羣賢密雲雙鳳初破縷金團窗外鐘
煙似動開算試一品奔泉輕洶起香生玉乳雪濺紫甌圓 嬌豔宜
笑盼雙擎翠袖穩步紅蓮坐中客翻愁酒醒歌闌點上紗籠畫燭花
聽弄月影當軒頻相顧餘歡未盡欲去且留連

桃源憶故人

玉樓深鎖薄情種清夜悠悠誰共羞見枕衾鴛鴦悶即和衣擁 無
端畫角嚴城動驚破一番新夢窗外月華霜重聽徹梅花弄

調笑令十首并詩

漢宮選女適單于明妃斂袂登氍毹車玉容寂寞花無主顧影低回
泣路隅行行漸入陰山路目送征鴻入雲去獨抱琵琶恨更深漢
宮不見空回顧

回顧漢宮路捍撥檀槽鸞對舞玉容寂寞花無主顧影偷彈玉筯未
央宮殿知何處目送征鴻南去

右王昭君

金陵往昔帝王州樂昌玉第最風流一朝隋兵到江上共抱悽悽
去國愁越公萬騎鳴笳鼓劍擁玉人天上去空攜破鏡望紅塵千

淮海詞

古江楓龍盤路

盤路江楓古樓上吹簫人在否菱花半壁香塵汚往日繁華何處舊
歡新愛誰為主啼笑兩難分付

右樂昌公主

蒲中有女號崔徽輕似南山翡翠兒使君當日最寵愛坐中對客
常擁持一見裴郎心似醉夜解羅衣與門吏西門寺裏樂未央樂
府至今歌翡翠

翡翠好容止誰使庸奴輕點綴裴郎一見心如醉笑裏偷傳深意羅
衣深夜與門吏暗結城西幽會

右崔徽

尙書有女名無雙蛾眉如畫學新妝伊家仙客最明俊舅母唯只
呼王郎尙書往日先曾許數載睽違今復遇聞說襄江二十年當
時未必輕相慕

相慕無雙女當日尙書先已許王郎明俊神仙侶腸斷別離情苦數
年睽恨今重遇笑指襄江歸去

右無雙

錦城春暖花欲飛灼灼當庭舞柘枝相君上客河東秀自言那得
傍人知妾願身爲梁上燕朝朝暮暮長相見雲收月墮海沈沈淚
滿紅綃寄腸斷

腸斷綃羅捧妾願身爲梁上燕朝朝暮暮長相見莫遣恩還情變紅
綃粉淚知何限萬古空傳遺怨

右灼灼

百尺樓高燕子飛樓上美人翠眉眉將軍一去音容遠只有年年
舊燕歸春風昨夜來深院春色依然人不見只餘明月照孤眠回
望舊恩空戀戀

戀戀樓中燕燕子樓空春日晚將軍一去音容遠空鎖樓中深怨春

一六七

風重到人不見十二闌干倚徧

右盼盼

崔家有女名鶯鶯未識春光先有情河橋兵亂依蕭寺紅愁綠慘
見張生張生一見春情重明月拂牆花影動夜半紅娘擁抱來脈
脈驚魂若春夢

春夢神仙洞并拂牆花樹動西廂待月知誰共更覺玉人情重紅
娘深夜行雲送困鞞釵橫金鳳

右崔鶯鶯

若耶溪邊天氣秋采蓮女兒溪岸頭笑隔荷花共人語煙波渺渺
蕩輕舟數聲水調紅嬌晚棹轉舟回笑人遠腸斷誰家遊冶郎盡
日踟躕臨柳岸

柳岸水清淺笑折荷花呼女伴盈盈日照新妝面水調空傳幽怨扁
舟日暮笑聲遠對此令人腸斷

右采蓮

鑿湖樓閣與雲齊樓上女兒名阿溪十五能為綺麗句平生未解
出幽閨謝郎巧思詩裁翦能使佳人動幽怨瓊枝璧月結芳期斗
帳雙雙成眷戀

眷戀西湖南湖樓臺侵雲漢阿溪本是飛瓊伴風月朱扉斜掩謝
郎巧思詩裁翦能動芳懷幽怨

右煙中怨

深閨女兒嬌復癡春愁春恨那復知舅兄唯有相拘意暗想花心
臨別時離舟欲解春江暮并并香魂逐君去重來兩身復一身夢
覺春風話心素

心素與誰語始信別離情最苦蘭舟欲解春江暮精爽隨君歸去異
時攜手重來處夢覺春風庭戶

右離魂記

虞美人

高城望斷塵如霧不見聯驂處夕陽村外小灣頭只有柳花無數送
歸舟 瓊枝玉樹頻相見只恨離人遠欲將幽恨寄青樓爭奈無情
江水不西流

又

碧桃天上栽和露不是凡花數亂山深處水縈洄可惜一枝如畫為
誰開 輕寒細雨情何限不道春難管為君沈醉又何妨祇怕酒醒
時候斷人腸

又

行行信馬橫塘畔烟水秋平岸綠荷多少夕陽中知為阿誰凝恨背
西風 紅裝艇子來何處蕩桡偷相顧鴛鴦驚起不無愁柳外一雙
飛去卻回頭

點絳脣

醉漾輕舟信流引到花深處塵緣相誤無計花開住 烟水茫茫回

首斜陽暮山無數亂紅如雨不記來時路

又

月轉烏啼畫堂宮徵生離恨美人愁悶不管羅衣褪 清淚斑斑揮
斷柔腸寸頃人問昔燈偷拭盡殘妝粉

品令

幸自得一分索強教人難喫好好地惡了十來日恰而今較些不
須管喫持教笑又何須貶織衡倚賴臉兒得人惜放軟頑道不得
又

掉又暈天然箇品格於中壓一簾兒下時把鞋兒踢語低低笑咭咭

每每秦樓相見見了無限悵惜人前強不欲相沾識把不定臉兒
赤

南歌子

玉漏迢迢盡銀潢淡淡橫夢回宿酒未全醒已被鄰雞催起怕天明
臂上妝猶在襟閒淚尚盈水邊燈火漸人行天外一鉤殘案高齋詩話作

橫

月帶三星

又
愁夢香雲墜嬌眸冰玉裁月屏風幌爲誰開天外不知音耗百般猜
玉露沾庭砌金風動瑤灰相看有似夢初回只恐又拋人去幾時

來

又
香墨鬱鬱畫燕脂淡淡勻抹藍衫子杏黃裙獨倚玉闌無語點檀唇

人去空流水花飛半掩門亂山何處覓行雲又是一鉤新月照黃昏

臨江仙

千里瀟湘接藍浦蘭橈昔日曾經月高風定露華清微波澄不動冷
浸一天星獨倚危檣悄悄遙聞妃瑟冷泠新聲含盡古今情曲
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又

髻子偎人嬌不整眼兒失睡微重尋思模樣早惺忪斷腸攜手何事
太恩恩不忍殘紅猶在臂翻疑夢裏相逢遙憐南浦上孤蓬夕陽
流水紅滿淚痕中

好事近夢中作

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
面化龍蛇天矯轉空碧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

淮海詞



淮海集補遺序

今淮海集傳本爲明工部郎中仁和李公之藻彫版蓋依邑人南湖張公擬舊本而未加增訂者其中譌脫頗多原版度藏公所司事者不慎致戾於鑿下今年邑人議爲重刊敬之不揣固陋與同志校正其譌脫之顯然者付諸梓人已將告成矣因思淮海集外之作多散見於羣書不可不亟爲補錄爰借珩君零水共事搜輯凡得賦詩文詞若干條錄爲一編斷句亦附其末匪敢謂無缺憾撥拾前人所未及盡後學之責而已嘗攷少游遺文各體中惟詞爲多足爲對客揮毫不耐聚稿之證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淮海詞一卷明毛晉所刻僅八十七調非其舊帙案張本李本所載長短句區爲三卷詞止七十七調則毛氏本已多十調矣浙中段氏本卷末尚附補詞僅就艸堂詩餘所及編附仍屬挂漏且本集已載之詞亦復列入不足以稱善本今據羣書補錄較毛補差多實爲厚幸未見之書其待諸將來矣乎又各家文集補編多闕入他人之作如商丘宋氏施注蘇詩補遺及黎川陳氏黃文節公詩外集多載淮海集中詩是也茲編所補俱引原書其下不敢參以臆見亦深懼見誚於後來云爾

道光十有七年八月邑後學王敬之謹序



宋秦少游淮海集補遺

賦

君臣相正國之肥賦

因知正主而御邪臣者難以存乎安強正臣而事邪主者不能浸乎明昌美盛時之會聚常直道以更相蓋上下交孚乎若從繩之糾畫故民物阜蕃也常飽德以康強所以舜申后稷之忠民或饑而可救唐相韓休之餒己雖瘠以何傷

宋孫委示兒編云如少游君臣相正國之肥賦其第五韻云云係中魁選有訟其重疊用韻者遂殿舉朝言今後詩賦如押安強即不得押康強矣蓋十陽韻中疆字亦作強故也

詩

題涪溪中興頌

玉環妖血無人掃漁陽馬厭長安神潼關戰骨高於山萬里君王蜀中老金戈鐵馬從西來郭公凜凜英雄才舉旗爲風偃爲雨灑掃九廟無氛埃元功高名誰與紀風雅不繼騷人死水部胸中星斗文太師筆下龍蛇字天遣二子傳將來高山十丈磨蒼崖誰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見昏眸開百年興廢生歎慨當時數子今安在荒涼涪水寒不收時有游人打碑賣

元威如梓庶齋老學叢談題涪溪中興頌玉環妖血無人掃詩世以爲張文潛作實少游筆也時被責憂長又持喪乃託名文潛以名書耳

案此詩載宋上集涪溪中興頌碑刻爲文潛作紫芝詩話亦引文潛中興涪溪中興頌高松山之句皆庶齋所謂世以爲張文潛作者也 國朝王士禛活潑致動作皆庶齋所撰更秦卿漫郎詩話不云爲中興頌而作然心知已下四句非中興頌不足以當之 馮興宋詩紀事亦引作張文潛未加辨正茲據庶齋詩話補錄曾敏行獨醒雜志亦云少游賦涪溪中興頌題曰張文潛作而以其名

呂後學 王敬之 纂輯 郭泮林

書之則庶齋之說益爲尼據

游杭州佛日山淨慧寺

五里喬松徑千年古道場泉聲與嵐影收拾入僧房

明朱存理鐵網珊瑚

牽牛花

銀漢初移漏欲殘步虛人倚玉蘭干仙衣染得天邊碧乞與人閒向曉看

宋魏慶之詩人玉屑引柯江詩話少游汝南教官日郡將向宗回團練有登城詩少游次韻兩篇案詩載又嘗於程文通會閒賦牽牛花詩云云又一歲太守王左丞二月十一日生日程文通諸人前期袖書詩州謁少游問曰左丞生日必有佳作少游以詩州示之首云元氣鍾英偉東皇賦炳靈冀數十一英椿茂八千齡汗血

來西極搏風出北溟案詩載諸人愕然相視俱不敢出袖中之州唯唯而退

鬼門關

身在鬼門關外天命輕人鮮貪頭船北人慟哭南人唉日落荒邨聞杜鵑

杜鵑

宋趙令時侯鯖錄覆塘之下地名人鮮貪少游謂未有以對南遷度鬼門關乃用爲絕句云云

案宋神宗鈔載汪元量詩中一詩云西華山前日落處北關門外水連天南浦流淚北人哭臣甫賦賦拜杜鵑注引覆塘之下地名人鮮貪少游用爲絕句云云詩意相此此詩又載蘇詩補遺及黃集直集各有異同

別侍兒朝華

月霧茫茫曉柝悲玉人揮手斷腸時不須重向鏡前泣百歲終當一別離

玉人前去卻重來此度分攜更不迴腸斷龜山離別處夕陽孤塔自崔巍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秦少游侍兒朝華姓邊氏京師人也元祐癸酉歲納之嘗爲詩云天風吹月入闌干鳥鵲無聞子夜閒織女明星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閒時朝華年十九也後三年少游欲修真斷世緣遂遣朝華歸父母家資以金帛而嫁之朝華臨別泣不已少游作詩云月霧茫茫曉柝悲玉人揮手斷腸時不須重向鏡前泣百歲終當一別離朝華既去二十餘日使其父來云不願嫁乞歸少游憐而復取歸明年少游出俸錢唐至淮上因與道友論議歎光景之逝歸謂朝華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真矣亟使人走京師呼其父來朝華隨去復作詩云玉人前去卻重來此度分攜更不迴腸斷龜山離別處夕陽孤塔自崔巍時紹聖元年五月十一日少游嘗手書記此事未幾遂竄南荒去

案天風吹月入闌干本集載作游仙四首之一漫錄以爲初稿然蘇詩未知孰誤蘇詩補遺載此詩當是屬入其後二詩本集不載茲補

觀音洞

匹馬驕嘶石路斜觀音洞口踏煙霞普陀風景差相似只欠潮音小

白花

西湖志

閒燕堂聯句

黃葉山頭初帶雪綠波尊酒暫回春欽臣已聞璧月瓊枝句更看朝雲莫兩人勳老愧紅妝翻曲妙喜逢佳客放懷新欽臣天明又出桃源去仙境何時再問津勳

復齋漫錄王仲至與少游謁恭敏李公飯於閒燕堂卽席聯句云

夢魂思汝鳥工往事故著人羊負來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曰少游云夢魂思汝鳥工往事故著人羊負

附斷句

來膾炙人口爲工往舜鑿井事羊負來乃蒼耳子見千金要方果菜門

案史記帝本紀正義引通史二女曰織女衣裳鳥工住是織車非漆井事穿井曰去汝衣裳龍工住

自是我翁多威德頓回秋色作春陰

宋方回瀛奎律髓評曰生日詩改語詩皆不可易爲以其徇情應俗而多諛也所以予於生日詩多不選少游作此詩是夜無月遂改尾句云自是我翁多威德頓回秋色作春陰或嘲謂晴雨翻覆

手

案律髓此詩載少游中秋口號之後而其改句陰非東韻是未必即指中秋口號一詩也茲姑附斷句當更攷之

高郵西北多巨湖疊疊相貫如珠環

宋人錦繡萬花谷引秦觀詠三十六湖

槿籬護藥紅通徑竹筍通泉白偏邨案上通字疑誤

明王象晉羣芳譜

城晚通雲霧亭深到菱荷

同上

詞

搗練子

心耿耿淚雙雙皓月清風冷透窗人去秋來宮漏永夜深無語對銀缸

以下十四闋見卮堂詩餘

憶王孫

萋萋芳艸憶王孫柳外樓高空斷魂杜宇聲聲不忍聞欲黃昏兩打梨花深閉門

謹案欽定四庫全書卮堂詩餘攷證云李重元作刊本訛秦少游

如夢令

門外綠陰千頃兩兩黃鸝相應睡起不勝情月到碧梧金井人靜人

靜風弄一枝花影

前調

鶯嘴啄花紅溜燕尾點波綠皺指冷玉笙寒吹徹小梅春透依舊依舊人與綠楊俱瘦

浣溪沙

青杏園林煮酒香佳人初試薄羅裳柳絲搖曳燕飛忙 乍雨乍晴花易老閒愁閒悶日偏長為誰消瘦減容光

阮郎歸

春風吹雨繞殘枝落花無可飛小池寒綠欲生漪雨晴還日西 簾半捲燕雙歸諱愁無奈眉翻身整頓著殘棋沈吟應劫遲

畫堂春

東風吹柳日初長雨餘芳艸斜陽杏花零亂燕泥香睡損紅妝 香篆暗消龍鳳畫屏縵繞瀟湘莫莫輕透薄羅裳無限思量

李調元兩邨詩話曰少游淮海集首首珠璣為宋一代詞人之冠

今刊本多以山谷作雜之黃九之不逮泰七古人已有定評豈容

混入如畫堂春詞云云氣薄語弱此山谷十六歲作也不應雜入

海棠春

流鶯窗外啼聲巧睡未足把人驚覺翠被曉寒輕寶篆沈煙爇 宿醒未解宮娥報道別院笙歌會蚤試問海棠花昨夜開多少

眼兒嬌

樓上黃昏杏花寒斜月小欄干一雙燕子兩行歸雁畫角聲殘 窗人在東風裏無語對春閒也應似舊盈盈秋水澹澹春山

案此詞樂府雜記拾遺選作左屬作

柳梢青

岸艸平沙吳王故苑柳裊煙斜雨後寒輕風前香軟春在梨花 行

人一棹天涯酒醒處殘陽亂鴉門外軟鞋牆頭紅粉深院誰家

案此詞詞餘選作情情殊作

桃源憶故人

碧紗弄影東風曉一夜海棠開了枝上數聲啼鳥裝點知多少 妒雲恨兩腰肢裏眉黛不堪重掃薄倖不來春老羞帶宜男艸

鷓鴣天

枕上流鶯和淚聞新啼痕閉舊啼痕一春魚鳥無消息千里關山勞 夢魂無一語對芳尊安排腸斷到黃昏甫能多得錦兒了雨打梨

花深閉門

蝶戀花

鐘送黃昏雜報曉昏曉相催世事何時了萬苦千愁人自老春來依 舊生芳艸 忙處人多閒處少閒處光陰幾箇人知道獨上小樓雲

杳杳天涯一點青山小

案此詞四庫全書卅堂詩餘考證云王晉卿作刊本蘇秦少游

金明池

瓊苑金池青門紫陌似雪楊花滿路雲日澹天低晝永過三點兩點 細雨好花枝半出牆頭似恨望芳艸王孫何處更水繞人家橋當門

春燕燕鶯鶯對舞 怎得東君長為主把綠鬢朱顏一時留住佳人

唱金衣莫惜才子倒玉山休訴況春來倍覺傷心念故國情多新年

愁苦縱寶馬嘶風紅塵拂面也只尋芳歸去

案此詞淮海集卅堂詞集內有阮郎歸詞詞餘選作情情殊作

木蘭花慢

過秦淮曠望迴瀟灑絕纖塵愛清風景蚤吟鞭醉帽時度疎林秋來 政情味澹更一重煙水一重雲千古行人舊恨盡應分付今人 漁

邨望斷衡門蘆荻浦鴈先聞對觸目淒涼紅凋岸蓼翠減汀蘋憑高 正千嶂黯便無情到此也銷魂江月知人念遠上樓來照黃昏

宋趙聞禮陽春白雪

案清景句秋來句俱疑有誤
林韵獨用開口音亦可疑

南歌子

樓迴迷雲日溪深漲晚沙年來憔悴費鉛華樓上一天春思浩無涯
羅帶寬腰素真珠溜臉霞海棠開過柳飛花薄倖只知游蕩不歸

家
宋曾慥樂府雅詞

前調

鶻鶻迷春感溶溶媚曉光不應容易下巫陽祇恐翰林前世是襄王
暫為清歌駐還因暮雨忙瞥然飛去斷人腸空使蘭臺公子賦高

唐

宋袁文翁牖閒評此秦少游為朝雲作南歌子詞也余謂此詞朝
雲死後作其閒言語可見藝苑雌黃乃云東坡令朝雲就少游乞

醉鄉春

喚起一聲人悄衾暖夢寒窗曉暉雨過海棠開春色又添多少
社
食釀成微咲半缺瓊飄共留覺健倒急投杯醉鄉廣大人閒小

宋陳思海棠譜引冷齋夜話少游在橫州有老書生家多海棠叢
閒少游醉臥宿於此明日題其柱云云東坡愛之恨不得其腔當

有知之者耳

案明楊慎詞品本集不收見於地志修一補志者不識俗字可誤
國朝聞故舉述海棠橋在橫州西宋時建故老傳曰此橋南北
舊者海棠橋生於此者家此宋秦少游請補舊傳其家明日題
詞而去庚作冷空作窗缺作破慶作柳自作醉使作傾裏樹詞傳
載其詞調
名醉鄉春

菩薩蠻

金風敲撼黃葉高樓影轉銀蟾匝夢斷繡簾垂月明烏鵲飛
愁知幾郵欲似柳千縷屬已不堪聞砧聲何處却

明毛晉汲古閣淮海詞

昭君怨

隔葉乳鴉聲軟號斷日斜陰轉楊柳小腰肢畫樓西 役損風流心
眼眉上新痕無限極目送雲行此時情

同上

宴桃源

去歲迷藏花柳恰恰如今時候心緒幾曾歡贏得鏡中消瘦生受生
受更被養娘催繡

生查子

眉黛遠山長新柳開青眼樓閣斷霞明羅幙春寒淺 孟嫌玉漏遲
燭厭金刀前月色忽飛來花影和簾捲

朱彝尊詞綜

憶秦娥

莫雲碧佳人不見愁如織愁如織兩行征雁數聲羌笛 錦書難寄
西飛翼無言只是空相憶紗窗月澹影雙入隻

同上

附斷句

我嘗從事風流府

宋趙令時侯鑄錄東坡在徐州送鄭彥能還都下問其所游因作
詞云十五年前我是風流帥花枝缺處留名字記坐中人語嘗題
於壁後少游薄游京師見此詞遂和之中有我嘗從事風流府之
句公聞而笑之

天若有情天也為人煩惱

禽闌閒評程伊川一日見秦少游問天若有情天也為人煩惱是

公詞不少游意伊川稱賞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算嚴安得易而
悔之少游慚而退

雜文

銀杏帖

觀自去歲入京遭此追捕親老骨肉亦不敢留鄉里治生之具緣此
蕩盡今雖得生還而仰事俯育之計蕭然不給想公聞之不能無惻
然也不知能為謀一主學處否試望留意幸甚惠及銀杏尤見厚意
感悚恩逮未有以為獻者行甫聞授宣城是否家叔已赴濱州渤海
知縣祖父在彼幸安但地遠難得書耳李端叔從軍都無閒耗不知
何如也與公別未幾世閒事多變如此既可數復可吟耳何時展晤
以盡所懷觀再拜

宋周必大題跋云少游作此帖猶未仕也今淮海集有對詔獄二
詩所謂一室如懸磬人音盡不聞老兵隨臥起漂母給朝曠者殆
去歲追捕時耶淳熙七年正月十四日東里周某同崔大雅觀於

吏部直舍

案益公題跋今
載津逮叢書中

夢中題維摩詰像贊

竺儀華夢瘴面囚首口雖不言十分似九天唼覆大千作獅子吼不
如搏取妙喜如陶家手天賦覆大千一作
應成古覆大千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曰郡亭湖廟甚靈能分風送往來之舟秦少
游南遷宿其下登岸縱望久之歸臥舟中聞風聲側枕視微波月
影縱橫追繹昔常宿雲老惜竹軒見西湖月色如此遂愛美人自
言維摩詰散花天女也以維摩詰像來求贊少游愛其畫默念曰
非道子不能作此天女以詩戲少游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似秋
眠惜竹軒聞道詩詞妙天下廬山對面可無言少游夢中題其像
云云子過雷州天寧與戒禪夜話問少游字畫戒出此傳為示少

游筆蹟也

案西湖志引咸淳臨安志載元豐間有僧清順師垂雲亭又有僧
竹軒奉少游遺像此軒夢天女以維摩詰像求贊禪夜話天女戲
少游詩當是宿於亭廟廟下
事非在西院時事也志誤

蘭亭跋

世傳逸少書帖外惟有蘭亭禊飲敘樂敘論黃庭遺教四本蘭亭樂
毅臨摹失真遠矣而英委逸韻雅有存者譬如忠臣義士瓌偉絕特
之才雖放蕩江海形骸憔悴而威儀辭令毅然不撓猶足以度越庸
人無數也而黃庭遺教皆非逸少之蹟歐陽文忠公以謂黃庭特後
人緣山陰換鵝事附益所闕遺教出於唐寫經手余始聞而疑焉及
精攷蘭亭樂毅然後知文忠之言為不謬也高郵秦觀太虛題

宋桑世昌蘭亭跋右淮海先生黃素上所書蘭亭敘并題跋集中

不載真蹟今藏高郵勾氏壽南家清北弇子綺摹以入石因書絕
句云少游寫就蘭亭敘逸韻英姿殆昔人我祖同為長公客每於
翰墨契精神但太虛新書誤增一會字於行間豈本於東坡耶

論書帖

學書端正則寤於法度側筆取妍往往豐左而病右故端書如右軍
霜寒表子教乞解臺職狀張長史即官廳書記皆不以法度病其精
神至於行書則王家父子隨意肥瘠皆有佳處近世惟顏魯公楊少
師特窺其妙其用筆能左右之不好處闕惟王荆公書有古人氣而
不甚端適司馬公正書不甚善而隸法極端

孫承澤庚子銷夏記秦少游論書帖墨蹟端勁大約得之顏魯公
楊少師觀淮海所論書而其書可知矣淮海與豫章同為坡公門
下士皆善書陸放翁言豫章晚自稱許淮海則退避不肯以書自
名故淮海之書傳世者少益足重也

案前廷博識云此卷秦少游論書帖字多脫誤參以諸本皆同刻
既成偶讀山谷集有之而語亦小異後又見清河書畫物彙亦見
山谷真蹟其用筆能左右之以下多二見字其論云不好處更
覺婉媚求一點一畫俗氣不可得比來士大夫惟王荆公書有古

淮海集補遺

入氣而不端於筆力甚道司馬公正書不甚善而隸法極端勁健
其為人此山公論書法所多字句也高郵州志軼事引銷夏記據
送公脫誤本於不好處上增無字
未知從何本校補附錄以供參攷

淮海集補遺



宋秦少游淮海集續補遺

王敬之 纂輯
呂後學 荊泮林

詩

白鶴觀

複殿重樓墮杳冥故基喬木尚崢嶸銀河不改三千尺鐵馬曾經十萬兵華表故應終化鶴謫仙未解獨騎鯨林泉一一兒童舊白髮衰顏只自驚

李滄廬山志

雜文

除中書舍人謝執政啓

一時承乏方慚越俎以代庖數月爲真更愧操刀而製錦才微任過恩重懼滋茲蓋伏遇某官以仁義興詔漢載廢巖廊以禮樂易干戈爰靖海宇故衆美之備具宜諸福以沓來後人嚮臻會何殊於臯朔頌聲胥穆蓋遠繼於猗那微健筆其誰宜爲豈老生敢專數事燕詞累句亦復見收延閣崇名俱加褒賁在於流俗至所寵光某敢不體朝廷含垢之慈勵賦畝願忠之志指青山而長往忍自妻於明時錄白玉以紀封尚竊期於後日

宋魏齊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萃卷二十八

與吳承務

窮冬急景佛舍蕭然甚無聊賴以此頗深企想不審公外履尚何如西臺法帖昨日方尋得謹馳上公家筆法妙絕如此何必不如他日所書乎繆禮更不敢爲獻情恕幸甚

同上卷六十七

錢氏善新錄云播芳又梓葉
蔡子實編魏齊賢仲賢校正

請高飛新老開堂疏

藕絲孔內既可追軍牛蹄泓中何妨說法況此三家郵裏亦是百丈

淮海集續補遺

竿頭儻若當人自堪選佛令起南宗之規矩政資本色之鉅錘新公禪師出自梵嚴之業林來佐天王之法席但知跛跛挈挈何曾曖曖昧昧忽有悟於吹毛遂難藏於禮米今茲拈出分明對箭當旬但看行令不是呼鷄作鳳喚回癡種子接取眼明人坐令蟻穴蜂房俱爲佛地何用龍宮玉食徒美人觀好振雷聲仰祝堯算

同上卷七十八

蝗蝻謝神祝文

比以旱氣撲沴災騰羣翔方穀之蕃敷來勤捕致禮祠典祈稔農收至誠如蒼飛擊無災噍類訖息柔威迪嘗惟神之貺屆夫多祉匪曰嘉薦聊用謝誠

同上卷八十五

孫彥同職官分紀敘

職官之書尚矣前世士大夫所著如漢官儀魏官儀唐六典之類幾冊家而附見於類書中者如御覽通典會要之類又十餘家咸平中華陰楊侃始采諸家之書次爲職林凡廿卷號稱極博而斷自五代以前不及本朝之事元豐中朝廷刺六典之文集有司之議建文昌之府立寄祿之格制度炳然一新可謂甚盛之舉也而因時揆文尙驗其人富春孫彥同雅意斯事間因暇日取職林而廣之具載新制而又增門目之亡缺補事實之遺漏凡五十卷號職官分紀而古今之事於是備焉或曰君子之學當志其遠者大者楊氏之書做精神於名物固已惑矣孫氏又從而廣之不亦大惑與余竊以爲不然何則昔九方皋知千里之馬而不知牝牡驪黃以舉爲善觀天機則可使舉爲天子諸侯之有司則微矣此其所以爲黃老家之言也儒者則異於是內以廢外不以精志蠶故上達天機之妙而下堪天子諸侯有司之責紀官之事仲尼嘗學於郈子矣何獨於二子而疑之彥同嗜學好古晚而不衰有志士也讀其書可以知其爲人元祐七

一七九

年六月望日秘書省校對黃本書籍高郵秦觀敘

謹案職官分紀五十卷宋孫彥同撰先生作敘初藏蘇州惠氏紅
豆莊繼入蔣氏賦琴樓乾隆年間纂入四庫全書通光丁卯重刊
淮海集新若錫琳司鐸高郵賈與校
訂因出其先世藏本續敘以憑必版

與李方叔帖

觀頓首昨日獲款晤甚慰馳仰之懷比辱教欣承履候佳勝文字已

領聞參候不宣方叔賢友閣下觀再頓

明文壁停雲館法帖

淮海集續補遺



按原本每集二十行每行二十一字按字者記

高郵後學王敬之同纂

金長福

卷一第八葉和歸去來辭 七官 披阿 酬唱集作七還

卷二第七葉和題斗野亭 破冬仲 酬唱集作正冬仲 雪霜

作霜雪 菱荷 作芝荷 佳觀 作佳觀 附蘇子由和詩末

酬唱集自注有僧榮斗野主人子瞻將卜居丹陽蒜山下此亭

正當歸路故云爾字

卷二第二十三葉自作挽詞 窮荒 酬唱集作窮域

卷三第四葉和虛飄飄 飄絮浪 酬唱集作吹絮浪 曠履 作

水暝 霜垂霰 作雙垂綫 鋪遠 作橫碧 光影 作富貴

魯直原唱 聳 作橫 命 作世

卷三第五葉子瞻和第二首子由詩 淮南 酬唱集作濟南 置

之 作致之 相忘 作相望 新詩 作誦詩 麗句 作秀

出 垢面 作汗面 霜爛漫 作秋爛漫 詩末有自注秦君

與家兄子瞻約秋後再游彭城字 參寥詩 爲君寫 參寥子

集 作爲摹寫

卷三第六葉參寥詩 要須 參寥子集作要看 春風 作清風

子由和 老夫 酬唱集作病夫 嶮語長篇 作險韻高篇

誇先 作仍詩 真覺 作精覺 四飛 作四鳴

卷三第十葉徐得之閒軒 詩亦載參寥子集

卷三第十一葉次韻初至湯泉 年華行已老一首亦載參寥子集

過六合水亭懷裴博士次韻 折柳相從地一首亦載參寥子

集 隔浦 作碧園 當作朱

卷三第十二葉子由詩 勞生兩蓬鬢 酬唱集作徂年半今世

卷四第一葉題闍求仁虛樂亭 誰構新亭近翠微一首亦載參寥

子集案前一首已云僧與闍亭此首

卷四第二葉次韻 畫船京口見停橈一首亦載參寥子集題作次

韻少游寄李齊州 路 作客

卷四第七葉次韻子由題光化塔 酬唱集作僧伽塔

卷四第九葉參寥次韻 拱 參寥子集作繞 附參寥和 矣語

參寥子集作杖策

卷七第十二葉論議下 沈休文之撰 蘇門六君子文粹沈休文

下之撰上有休文二字 近乎棄本 近上有則字

卷八第八葉財用下 先籍境內定墾田 文粹田下有晦字

卷八第十七葉謀主 究山川形勢之便 文粹之下便上有所字

卷九第七葉盜賊下 二科足以取之 文粹二上有所字

卷九第九葉邊防上 逆執事 文粹事下有者字

卷十蠹錯論 以巨觀漢之斬錯 顧氏宋文選錯上有蠹字 第一

葉

卷第十四葉陳寔論 古之人恥其身之辱於刑也是故爲伯夷

之清 文粹刑下也上有臣字也下是上有如此非寔之時其可

紕身於宦人也哉十五字

卷十一第一葉崔浩論 歷草 文粹作歷章 道傍 作道旁

卷十一第七葉李泌論 雖有絕足無所恃其勢然也 顧氏宋文

選勢下無然字

卷十二第六葉浩氣傳 集者自然而至也其所謂配者 文粹也

下無其字所謂上有變者有因而至也夫八字

卷十三第八葉代謝加勳封表 五百家播芳大全作謝南郊加恩

表

卷十三第二十葉代賀門下孫侍郎啓 斯成 播芳大全作方成

卷十四第十九葉代蔡州祈晴文 乞晴於爾明神廟食此土播

芳大全神下廟上有惟神二字 重苦 作重困

卷十五第十五葉書王蠋事後 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奈何反

不為蠋立傳 文粹心下有焉字奈何下無反字 猶以原道附

之老聃 文粹道下附有德而字

卷十七第六葉龍井題各記 法師 東坡集作大師 以書 作

以事 毛髮 顧氏宋文選作豪髮 杖策 作策杖 鰓龍井

亭 憩下有於字

卷十七第二十葉楊州集序 在二漢時嘗為江都國廣陵郡宋為

南兖州 通雅引作江都廣陵國與漢志合宋上有劉字

後集卷上第廿三葉蘇子瞻記江南所題詩本不全余嘗見之記其

五絕今以補子瞻之遺 元注東坡跋并三絕見正集第十卷擬

織錦詩注下 茗溪漁隱叢話東坡後集有題織錦圖上回文三

首淮海集載東坡跋云余少時見一江南本其後有人題詩十數

首皆奇絕今記其三首云春晚落花餘碧草夜涼低月半枯桐人

隨遠雁邊城暮雨映疎簾繡閣空紅手素絲千字錦故人新曲九

迴腸風吹絮雪愁繁骨淚灑綠書恨見郎羞看一首迴文錦錦似

文君別恨深頭白自吟悲賦客斷腸愁是斷絃琴然則此詩非東

坡所作也少游又云子瞻記江南所題詩本不全余嘗見之記其

五絕今以補子瞻之遺即叢話前集所載迴文詩五首是也世以

為少游所作亦非也 案今本正集題織錦圖詩下無跋亦無附
注三絕據漁隱所云是淮海集舊有附注跋
及詩後人因詩載蘇集後集之耳少游所記五首集中錄
收宋漢堂蘇詩補遺又將淮海集所誤收詩屬入亦誤

卷四第四葉次韻馬忠玉喜王定國還自濱州 卷二十七第二十四

葉王定國注論語序 獨謫監濱州鹽稅 定國至濱 案二濱

字俱當作濱宋史地理志濱州屬廣南西路又食貨志鹽廣東廉

州白石石康一場歲鬻三萬石以給本州及容白欽化蒙聖藤象

宜柳豈潭貴賓梧橫南儀鬱林州知此詩桂嶺莫登嶺斷續句序

定國於時處放逐之中蠻夷瘴癘之地二句與濱州合與河北路

之濱州不合蘇軾次韻王鞏南遷初歸詩次韻王定國南遷回見

寄詩查慎行注引集及宋史並作濱州蘇詩問君謫南賓野葛食

幾尺又卻思庾嶺今何在查附子由詩嶺外雲煙隨夢遠亦均可

證

淮海文集攷證

前明萬曆四十六年重刊淮海集校閱姓名

邑人王應元陳有典張承華毛一駿朱邦道薛希璣李應軫吳光
範張廷璋陳吾道王百祥王百順

國朝康熙二十八年補刊淮海集校閱姓名

高郵州學正休寧余恭

高郵州學正山陽毛之鵬

國朝乾隆三十二年補刊淮海集校閱姓名

邑人吳鉉陳觀文沈鐸

國朝道光十七年重刊淮海集校閱姓名

高郵州學正吳縣蔣錫琳

高郵州訓導婁縣姚光發

吳縣戈載邑人王敬之茆泮林周敘夏崑林賈秉冲金長福

秦少游先生淮海集待重刊久矣道光丙申歲大興王司馬甫亭奉
大府檄來權楊河通判其明年召高郵人士咨訪文獻敬之首以有
宋黨禁君子孫秦對因及淮海集司馬慨捐清俸爲倡敬之退而謀
諸邑中好古同志咸欣然有所附益遂集梓人刊成攷淮海集前刊
於明萬曆四十六年其時捐俸者爲提督河道工部郎中仁和李公
之藻高郵河道之有部曹制使也正德初由蕭縣移駐於斯入
國朝號南河分司康熙三十一年裁改楊河通判今署前猶存水部
樽焉然則司馬之所司卽水部之所司也其於淮海集率作興事後
先繼美如此殆有時數存乎其閒且水部杭人也司馬籍隸大興實
越州望族少游嘗從東坡游杭又嘗以叔父官越省大父於越游蹤
所至香火因緣亦似非漫然者宜乎其異世相感已敬之幸斯集之
刊成而記其事所緣起以告來者庶幾虔藏寶惜勿負司馬拳拳之
意無若前此之抱愧於水部則敬之與同志所殷望於無窮者爾邑
後學王敬之拜手謹跋

31127



中華民國壹零肆年捌月拾柒日贈送

國家圖書館



004850068



15

音